
武俠世界
第36年
18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蕭顯先生撰著的奇案錄「財色風暴」。鄺玉珍乃財政廳核算科科長，為人正義廉潔，只因發覺一干幹部貪污挪用公款，遭人滅口，反受誣蔑。司徒清奉命偵查此案，他率領吳靜、謝剛進駐財政廳，偵查的結果，發現疑點重重，案情並非表面現象那麼簡單，而是隱伏着種種陰謀，上下其手的貪污、賄賂……蕭顯先生筆下的人物有血有肉，將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構成財與色迷宮的內情描寫得淋漓盡致，且看本文如何為你抽絲剝繭的分析案情……

*　　*　　*

本期為敬愛的讀友撰刊馬獅龍先生的一期完短篇「黑蜘蛛」，內容引人入勝，文筆流暢，獻給你欣賞。辛士先生所撰著的中篇「飛刀小祖宗」本期刊完，請欣賞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程天朗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江湖路」；辛士先生所著的中篇故事「胭脂奴」；石天先生撰著的短篇「百步穿楊」，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8.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8期
（總號18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書介紹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富商林羅拔被殺，而警方查出這不同於一般的劫殺案。協助警方調查的司馬洛發現一個可疑人物，但不久後，這可疑人物亦遭受傷，死者之妻亦被殺。牽連的人、事、物越來越多，叫人感到撲朔迷離。

各大書局、屈臣氏、超級市場、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財色風暴

現代奇案錄／蕭可

文・圖　顯・飛



貪污枉法　暴露劣跡

叮鈴鈴，電話鈴響聲。

「HELLO……YES，美聯社記者。請問：是否能提供有關鄧小平副主席的消息呢？」一名美聯社記者緊張的打電話到中國外交部新聞處。

「SORRY，無可奉告！」中國外交部新聞處發言人冷漠的回答。

叮鈴鈴……電話鈴又響。「北京新聞處嗎？請問：鄧小平副主席還在北京嗎？」是一名法新社記者。

「對不起！此事無可奉告。」同一腔調回答。

法新社記者頹然的第四次放下電話。「呼啦！」一陣寒冷的西北風捲進法新社駐京辦事處之內，把擺在桌面上的中式日曆翻了幾翻，只見上面寫着：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各國駐北京的大使館、各大報社的駐京記者，注意到一個令人異常關注的情況：自春節前至今，一個多月時間，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巨人鄧小平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露面。

他病了嗎？他是否已經引退？他被反對勢力排斥，已經失去權力了嗎？各種有關鄧小平先生的電訊消息，像雪片般飛了出去，引起中外人士的密切關注。

在中國傳統節日——農曆辛酉年春節的前五天，亦即公元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西單機場，一架十二座位的高級專機停在機場的跑道，機上機師整裝待發，引擎已吼響，等待着某一位不知名的高級人物的到來。

通紅的火球慢慢的西隱去，太陽的最後一抹餘暉剛要消逝的一霎間，在東面跑道上，一輛深紅色的「紅旗」牌房車飛馳而至，房車「咯吱！」一聲停下，走下一位矮個子，他頭髮已有點花白，但步態仍非常穩健。

伴隨他的，有一高、一中、一矮三人。四個人邊走向專機，邊低聲談論着什麽。

「……耀邦、紫陽，你們回去吧。彭眞、彭冲、仲勛、鶴羣他們要先打個招呼，重點在粤、閩、浙、滇四省，具體行動先議一下，再向各省打個招呼，有那麼一些人太不像話啦！」斑白頭髮的矮個子說。

「他們刮得比資本家還要厲害！」另一個較瘦較年輕的矮個子插話說。

斑白頭髮的矮個子憤怒地把手一揮，「格老子！老子三起三落，還在辛苦。這班傢伙吹了幾年喇叭就坐上去了，却倒先貪起暴利來啦，就像猛虎下山，來個大小通吃，總之，不管是大老虎、小老虎，查明是老虎就要打，誰說老虎屁股摸不得！摸清了，狠狠地打，這是我個人意見，你們先醞釀一下嘛！」斑白頭髮的矮個子走上飛機樓梯，揮手向送機的老胡、老趙等三人告別。

十二座位的高級專用飛機急促滑行，稍後，機頭一抬，像離弦之箭似的插入迷濛的夜空，又猛地一個急轉彎，向南方疾飛而去。

* * *

在稍後的時間內，中國的政壇上發生許許多多的重大事件，每一事件都極爲引人注目。

一九八二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權威理論刋物，「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聯合發表評論員文章，該文章稱：「那些抗拒黨的三中全會路線的人將會被解除他們的領導職務，那些犯了嚴重錯誤和完全不合資格的人將被驅逐出黨。」文章嚴厲抨擊說：「甚至在一些領導機關中間仍存在着嚴重的不正之風，使進行思想鬥爭變爲不可能的事，這些人甚至對批評和自我批評怕得要命，這類人，林彪及四人幫的追隨者，和那些耽於派性及巧取豪奪者，仍居領導地位。」該文最後嚴厲警告說：「整風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

二月七日，北京傳出消息稱：中共最高層領導人正舉行一次秘密的工作會議，鄧小平正發起整肅行動，目前正在南方秘密巡視，看來很快會點燃大規模整肅的烈火。

二月九日，廣州市電訊局局長王維經因犯貪污、走私、套滙罪，被第一個拿來開了刀。兩天後，做了兩年之久的佛山市房管局黨委書記溫立偉被控貪污、受賄、强姦罪，被判五年徒刑。

二月十日，「人民日報」爲王、溫事件發表評論員文章，發出嚴厲批評：「一是領導機關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對羣衆的揭發檢舉很不重視，優柔寡斷，軟弱無力；二是有些從老同志、老關係、老朋友的庸俗關係出發，對某些人的犯罪行爲熟視無睹，姑息遷就，不願挺身而出進行鬥爭；三是有些人貪小便宜，接受賄賂，本身就不夠乾淨，因而對犯罪分子知情不報，甚至縱容包庇，爲之開脫罪責。」「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强硬警告說：「在清查違法活動中，越是涉及大人物、大機關的大案件，越要抓住不放，從嚴處理。對少數情節嚴重的犯罪幹部，特別是佔據重要職務的犯罪幹部，必須依法逮捕，依法予以嚴厲的制裁。」

人們很快獲悉，該份評論員文章，由鄧的得力幹部胡喬木親自撰寫的，直接反映了鄧的意思。人們

知道，一場即將席捲全國的整肅風暴來臨了。

* * *

在荒園，在人們家中的隱蔽角落，有時會發現一種面目猙獰，使人恐懼的黑色的蜘蛛。它，有八隻如鈎似彎刀的脚爪，有一根令人觸目驚心的血紅色的橫絲印在腹部，渾身漆黑，閃閃發光。

它，張開黑色的絲網，在靜靜地等待着投入羅網的獵物，然後，它突然撲上去，攫住獵物，吸血咬肉，大嚼一頓。

它，當它引誘雄蜘蛛的時候，是那麼溫柔嫵媚，雄蜘蛛給它迷得神魂飄蕩，不顧一切的爬近來，與它依偎成一團，其實，她這時已滿肚子殺機，在突然之間，它便一躍而上，狠狠的咬斷雄蜘蛛的咽喉，嚼得津津有味，雄蜘蛛在掙扎，在嘶叫，天地間彷彿響徹它的臨死的慘呼：啊……啊……陰狠的黑蜘蛛。

* * *

松花江南岸，哈爾濱市。現在的時間，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三，凌晨二時三十六分。

寒風刺骨，白天剛下過一場大雪。俗語：不雪不冷，停雪寒徹骨。到了這個凌晨時分，只見北風驟停，氣溫乍降，哈爾濱這個大陸偏北之城，城廓郊野，千里冰封，處處寒光閃閃。冷月懸在中天，銀輝灑下，恍如罩落一座冰網。

市西側康安路，一幢高六層，寬近千平方米的龐大建築羣在徹骨的寒風中聳立，它，就是曾一度令人矚目的黑龍江省財政廳總部。

寒氣逼人，冷月抖擻。淒清的寒月斜斜的照進省財政廳三樓的一間房間，房內有四個人，正在悄聲細語，室內沒有開燈，很難看清他們的面孔，但從身形來看，是一高一中兩矮，矮似兩個，其中一個是女的。在暗淡的月色中，只能看清他們衣着都很華貴，皮帽皮衣，純羊毛圍巾，這些，絕非普通老百姓、窮職工所能買得起的。

幾個人低聲的嚷着，爭辯着，只有高個子一直默不作聲，這時，他轉過身來，原來他戴了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他輕輕的「咳！」了一聲，其餘三人立時靜下，兩隻眼珠彷彿「刷！」的一聲全轉了向，盯着他。

戴眼鏡的高個子轉了轉陰沉的眼珠，壓低了聲線，沉聲道：「黑蜘蛛傳話下來。」

「黑蜘蛛！」，說的人，聽的人只要觸及這三個字眼，均覺心頭一震，「黑蜘蛛」這三個字眼的份量也實在太大了。

戴眼鏡高個子道：「電器公司、福建線、紅棉絲織廠三條線要抓緊，風聲很緊，爭取時間再搞它一批，咱們也該收手了。」

「哪……」中等身材、年約四十的男子緊張的瞪着眼，說：「我這一攤怎辦？鄺玉珍那臭婆娘在猛翻我們的賬，我看會栽在她手上的。」他猛的打了個冷顫，他所幹的不「栽」猶自可，一「栽」他就永無翻身之日，所以他不能不慌。

戴眼鏡高個子久久沉吟不語，陰沉的眼珠在眼鏡片後一個勁的轉，良久，抬手一揮，作向下劈狀，道：「盯緊她，但先別打草驚蛇，等其餘三條線大功告成，就把她幹掉算了。」

「幹掉？」中等身材的男子嚇了一跳，「這可是人命案子啊，一朝被揭發，要挨子彈的。」他說的是「槍斃」！

「怕什麼？這是黑蜘蛛的意思。」戴眼鏡高個子冷笑着，重重的「哼！」了一聲。

「又是黑蜘蛛！」三個人張口欲語，可給嚇回去啦，張大了嘴巴一時又合不上來，便變成哭笑難分，既驚且慌的嘿嘿聲，四個人準備走了，又給戴眼鏡的高個子止住，沉聲吩咐着：「一個一個出去，不要聚在一起，看清周圍有沒有人才走。以後不要三人一齊來找我，黑蜘蛛的計劃，我會派人分頭通知。大棒、白牡丹、哨子，分次序走哩！」戴眼鏡的高個子臉上毫無表情，冷酷的下命令。

「是！那我們走了！」三個人恭順的，依次序走了出去，但出了房門，下了樓，他們緊了緊身上昂貴的皮衣皮帽，他們裝模作樣，又顯得神氣十足了。

* * *

夜，一個寒冷寂靜的夜，文昌南路某一幢住宅，窗門緊閉，周圍寂靜無聲，除了「沙！沙！」大雪落地聲，天地萬物彷彿全隱入寒夜中。

「啪！啪！」突然，門外有一個高高的黑影在輕輕的拍着門。

「誰呀？」裏面傳出一個啞嗓子，門悄悄的掩開了一條縫，啞嗓子一見門外的人，嚇了一跳，忙問：「這多晚了，你還來？路上沒碰見人麼？」

「沒事！只在拐彎處給一個毛頭小子碰了一跤，這鬼小子，不是他連聲道歉，我還不放過他呢！」高個子在路上大概給一位楞小子用單車撞倒了，到這時火氣仍十足。

「什麼？有人在拐彎處撞倒你？該不是有意的吧！」開門的啞嗓子一震，馬上摸了出去，悄悄的四周張望了一會，才重新走了進來。

「沒人麼！」高個子不以爲然的

問，一面用手帕擦淨眼鏡片上的雪花。

「鬼影也不見一隻！」啞嗓子這時才放下心來。兩人走入正廳，一屁股的把身子倒在沙發上，伸手「啪！」的一聲，擰亮了茶几上的枱燈。

枱燈是用上等的白玉雲石造的，一節節盤旋而上，叫「白玉漢宮燈」，是上等的出口工藝品，在市面上根本買不到，就算有得買，亦很少人買得起，因爲它價值整整三百元人民幣，這可並非小數目。在大陸，普通老百姓、窮職員用半年的工資買這支枱燈，除非他是傻瓜。但亦有一個例外，如果是不用花錢有人送來，這份禮就太令人垂涎啦，這個例外，就是啞嗓子。

在枱燈的柔和的、奶白色的光線映射下，室內的陳設就更使人眼花撩亂。

四面的牆壁，是用嫩綠色的乳膠漆髹上，東西兩面牆壁各伸出四支銀色的宮燈，正中吊下兩盞光彩四射的琉璃吊宮燈。正廳擺了兩套沙發，每套三件，一長兩短，全部均用上等西班牙眞皮製造。

東面一部西德產的「聲寶」牌24吋彩色電視機，電視機旁，是一座全新的立體聲高級音響設備。這幢住宅共有一廳四房，每個房中，均有一部12吋彩色電視機，一部收錄兩用的錄音機。「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如果一個普通市民置身在這裏，他大概會懷疑，自己是否走進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大亨家中了。

「電視機還好用嗎？」高個子笑問。

啞嗓子高興得搗蒜似的點頭，一疊連聲的說：「好用，好用，太謝謝你啦！」

「哪裏！哪裏！自……己……人啦，說什麼客氣話？」

啞嗓子得意忘形的神態，使高個子有點反感，於是帶骨的刺了一句。果然，「自己人」這三字，頓時使啞嗓子一震，面孔一沉，再也高興不起來啦。他當然知道，這個「自己人」可不是好做的，無事哼哼哈哈，一遭揭發，可就得哭哭啼啼啦！哎！濕了鞋子，沒辦法，見一步行一步吧。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他自然明白高個子的心思，忙說道：「好啦！我的好科長，你有燈請點，有話請說吧！」

高個子陰沉的一笑，眼珠在眼鏡片後迅速的一轉，當他最後肯定對方已經完全屈服時，便馬上換了另一副面孔，彷如一條變色龍，突地臉色一沉，低聲的對啞嗓子說：「那批美金搞得怎麼樣啦？」

「已向中央廣播總局申請了，估計兩個星期內會批下來。但上頭有個條件……」啞嗓子猶豫的說着。

「什麼條件？」高個子忙問，顯得很緊張。

「這筆外滙，規定只准用於購買生產必需的儀器設備，不得把該項外滙購買彩色電視機套件。」

「那就壞了！」高個子猛的渾身一顫，不自覺的嚷了出來。這在他來說是甚少的，因爲他是「黑蜘蛛」手下的一員重要戰將。按與「黑蜘蛛」計劃，利用哈爾濱市S電器公司這筆數目龐大的美金，在香港購買彩色電視機，然後運到各地高價出售，待收到「外滙券」後，再折回美金，除歸還S電器公司本金一百萬美金外，可賺取厚利一百萬美金，這可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這是「黑蜘蛛」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現在偏偏在這個重要環節給卡住了手脚，高個子那得不急？

「有其他變通的法子嗎？」高個子盯着啞嗓子。

「有倒是有，不過，還得你們來想辦法囉！」啞嗓子絕非善男信女，他自然有他奸滑的一套，否則的話，他也不會從一名普通的工人，搖身一變而成爲市S電器公司的第一副總經理。

「什麼話？到這個時候你還來賣什麼關子？有話你就說，有屁你就快放吧！」高個子狠狠地瞪了啞嗓子一眼。

啞嗓子滑頭的笑了笑，但他也不敢過份逗這條「眼鏡蛇」，逗急了，眼前這條「蛇」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咬你一口，啞嗓子神秘的反問高個子：「中央這筆美金批下來，是從誰的手再批給電器公司的？」

「財政廳！」高個子陰沉的眼珠在眼鏡片後急速的一閃，他有點醒悟了。

「那你該想到門路了吧！」

「哈……哈……」啞嗓子隱而不語，打着哈哈。這是他的歷來交際手段，特別是關係重大的事，他要出主意時，他從不直接說出來，只是轉彎抹角，旁敲側擊，好爲萬一事敗時，有個漏洞溜走。所以他有個綽號，被圈內人稱爲「泥鰍」。

「這條泥鰍！果然滑溜得很，媽的！」高個子在心裏暗罵，但臉上卻笑得很甜，很甜，連聲說：「對極！對極！你果然有兩下子！」

不知爲什麼，「泥鰍」不怕高個子的陰沉的目光，但只要一見他的「甜笑」，心裏就直發毛，心想，自己可得小心哪，不然，給這條「眼鏡蛇」暗地裏咬上一口，那可就毒發難治囉，他眼珠一轉，試探地：「聽說，批這大筆美金，可得要財政廳頭頭簽字哩！是嗎？」

「哈哈！這個嘛，你就不用花

腦筋了，我們自有辦法……」高個子不願再說下去，話鋒一轉，道：「美金什麼時候到財政廳，我會派人告訴你，中國電子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方面，你要馬上派人與他們洽談，條件方面，盡可能答應他們。一定要快，速戰速決！」

就這樣，「黑蜘蛛」計劃的其中一個行動開始進行了！而且是「黑蜘蛛」計劃中的關鍵環節，因爲它涉及了近百萬美金，是金錢中的皇帝，誰得到它，誰的私慾就會得到很大一部份的滿足，而最珍貴的是，它可以在全世界通用，在香港當然就更不在話下啦。誰手裏有了這筆錢，躺在床上，想着「夜總會」媚得令人發醉的嬌笑，想起那聳入雲天的摩天洋樓，想起那小汽車，想起那「拿破侖白蘭地」，想起懷中的美人，那紅粉扭動的玉腿，誰都會垂涎三尺。

在「黑蜘蛛」的心目中，這個關鍵的行動一定要成功，也一定能成功，因爲他已作了一切週密的準備，撒下了天羅地網，現在，應該是收緊漁網，撈魚的時刻了。

* * *

夜，同樣是淒清寒冷的夜。不過，如果說在這寒夜中，仍然有一處熱氣騰騰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最近才恢復營業的「四季香飯館」。

「四季香飯館」位於哈爾濱市文昌路東面。

哈爾濱市最著名的飯館就是「四季香飯館」，「四季香飯館」最著名的是湯包、豆皮、煨湯。

「四季香」的湯包與衆不同，師傅們把鮮肉精熬成湯後，置入冷庫中凍成膠肉，然後設絞拌在餡裏，湯包皮選上等糖白面，講究皮薄、餡嫩、湯鮮、均勻，吃時一咬，一口鮮美的肉伴湯。

「四季香」的豆皮選用上等綠豆加大米浸泡磨成漿，用慢火在鐵鍋中攤成薄薄的一層，然後打上鷄蛋放上熟糯米，最後又加進叉燒肉、豬肚、蝦仁、冬筍等，把皮子捲好，煎成兩面金黃色，吃起來外脆肉軟，皮酥餡鮮。

這還不算，最膾炙人口是這裏的煨湯。哈爾濱人愛喝湯是出了名的，「四季香」的煨湯則最受歡迎。它做湯有特別之處，先把排骨、鷄塊等加調料爆炒至五成熟，然後放入瓦罐中用慢火煨煮，煨出的湯肥而不膩，骨酥肉嫩，常煮的有八卦湯、排骨湯、牛肉湯、鴿子湯、鮮鷄湯等等，花式多樣，端的鮮美異常。

這裏環境優雅，外面雖是大雪紛飛，但裏面炭爐暖氣宜人，恍若寒冬裏的春天，別有一番天地。

此刻，是晚上八時左右，「四季香」飯館更是座無虛席。來這裏的客人，有工廠、商店下了班的職工，有放了學的教師，更多是各地來的遊客。遊客之中，除了小部份是游山玩水、探親訪友外，又多是來自各地的經紀、貨物採購員。

這些經紀、供銷採購員天南地北。「喂！有乜好嘢介紹呀？」是來自廣東的「小老廣」；「格老子！他這不是存心給面子咱看嗎？」是四川唐門地方人；「他提的條件就儂知道，阿拉說什麼也不答應。」是來自上海的經紀；「什麼？俺可沒聽說過哪！」這又是山西老鄉的話音了。這些人高談闊論，旁若無人。但你若以爲他們在談天說地，那就算看錯啦！看吧，往往一宗三幾百萬的交易，在公開場合要連跑一百幾十個地方，大大十幾二十個科局，蓋了密密麻麻的公章，才勉强辦成，但在此，三幾杯白干下肚，在桌面枱下密談，眨眨眼便交易成功了。拿這些人的「行話」說，這裏是「經紀交易所」，拿哈爾濱市公安總局的偵緝術語來說，這裏是「龍蛇之滙」！

此刻，在靠東面的一個不惹人注意的角落，有兩個男子正在用飯。方桌上擺了四個菜色，一碟湯包、一罐煨湯、二碗豆皮。這三樣菜式，本不易叫，何況是三樣來齊？但這兩人剛進來，便有人點頭哈腰的迎進這預先留下的方桌，不等開口，便如飛般捧上三樣四碟菜式。如果說大陸飯店，服務質量欠佳的話，那對這兩人倒是一個例外，老關係，老交情嘛！

這兩人，身材一高一中，高的那個竟然又是那個「戴眼鏡」的人。

「來！把它乾了！」高個子擧起杯中的「貴州茅台」，招呼那位中等身材的客人，「乾！乾」兩人一飲而盡。

高個子把一個英國製造的眞皮手袋放在客人面前，說：「香港那邊給捎來的，上等貨色啊！」

客人連連擺着手推辭：「啊……不用客氣！」但擺着的手突然一變而成鈎，把手袋勾住了。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那人指了指手袋，神秘的笑着說。客人拉開皮手袋拉鍊，瞥了一眼，眼突然亮了，手攫得更緊，原來裡面竟是一大疊嶄新的十元人民幣鈔票！

「怎麼樣？報稅的賬本弄好了嗎？」戴眼鏡的似笑非笑的盯着客人。

「還有點小問題，不過，請放心，我會盡快弄妥！」客人的眼珠神光閃閃，不知是心情緊張，還是給嶄新的鈔票照亮？

「什麼問題？不要緊吧？」高個子毫不放鬆的追問了一句。因爲，

這是「黑蜘蛛」計劃的另一項重大行動，所以就算小小問題，也不能讓它發生。

「沒什麼大不了的事，那老會計不肯在報稅表上簽字，就這麼一回事。」

「他不肯簽字？那就成問題啦，你們廠的財務制度規定，報稅表一定要主管會計簽了字，才能報來財政廳的。」

「哼！他不簽？人是死的，筆是死的，它當然不會動，但若人生了，筆也就生啦。」

「你是說冒簽？」

「呵呵！誰簽還不是一樣？最後都要送給你們這些財政廳老爺過目的，只要你不說，那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囉，你當然不會說是冒簽的吧！我的核算科科長！」客人呵呵的詭笑着說。

「妙計！妙計！你這個鬼經理，眞有你的！」戴眼鏡的高個子高興得直搓手掌。他當然值得高興，因爲，「黑蜘蛛」的計劃在進行着，一切都在順利的進行着。

* * *

「黑蜘蛛」計劃在順利進行，在中國這個寬大的庭園中，在一角，一隻巨大的，黑色的蜘蛛張開了黑色的蛛網。它，在白天悄悄地，在黑夜肆無忌憚地向四週圍編織一條條的蛛網。

這一道道無色無臭的、但厲害無比的、足可以困住、迷住鐵錚硬漢的黑色的蛛網，越飛越伸越遠，在中國這座寬大庭園的立體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它伸向了最南方的廣州，靠近花花世界的深圳，面對茫茫公海的福建，甚至霓虹燈閃亮，洋樓直插雲霄的光怪陸離的地方——香港。

* * *

在「四季香」飯館發生的那件奇怪的交易後的第二十天，是晚上十二時了。

嚴寒的天氣一直持續至今，在這嚴酷的寒夜中，行人本就稀少，再加上在這接近凌晨的時刻，哈爾濱市郵政總局附近，就更是人跡絕無，北風呼號，刺人肌骨。

就在這時，在郵政總局的東側，突然轉出一個黑影。這個黑影全身均用厚厚的棉大衣裹住，由頭到脚只露出一雙眼睛。他隱在暗處，像一頭狐狸般窺視了許久許久，直到他確信四周再無第二者在場的時候，突然閃身而出，急速的走到郵政局門口的郵箱，探手在棉大衣的口袋中掏出一封信，手一伸，「咯溜！」一聲，這信封輕輕的溜進信箱。

黑影露在外面的那雙眼睛詭秘的閃了一閃，馬上轉身而去，隨即很快的在寂靜的寒夜中消失了。

* * *

松花江南岸，哈爾濱市靖宇街三十六號，省公安廳辦公總部大樓。

「彭！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在位於第三層省公安廳偵緝科辦公室處響起。

「進來！」裡面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語氣顯得有點不耐煩。

「科長！是這樣的。」推門而進的，是一位年方廿四歲的女偵察員，臉蛋兒豐滿，白裡透紅，眼睛不大，很亮。粗看很醜，但細看又覺她很美。她叫吳靜，性急火辣，人未到，聲音先傳了出來。看她這副急匆匆的模樣，顯然是有特別緊急的事要向辦公室內的人報告。

室內的人，是偵緝科科長司徒清，他是一個年近五十的「半老頭子」了。司徒清剛才聽到拍門聲便已皺起眉頭，這時，再見吳靜慌張的樣子，眉頭皺得更緊，突然沉聲截斷吳靜的話，嚷道：「立正！」

吳靜怔一怔，不知這「老科長」肚子裏賣的什麼藥，但又不敢違抗，只好趕緊雙脚一合攏，手擧到額前，急道：「報告！吳靜報告！」

司徒清忍住笑，板起面孔，說：「吳靜同志，公安偵緝要領第三條內容是什麼？請回答。」

「遇事冷靜沉着。」

「嗯！偵緝科拍門的規矩？請回答。」

「輕敲，先敲三下，每下一秒鐘，停二秒鐘，再拍三下。」

「回答正確，現在聽我口令：向後轉！齊步走！重新進來！」吳靜給他整得委委屈屈的直噘嘴。他詐作不見，嚴肅的命令道。

吳靜無法，只好依然立正，向後轉，走出門外，手輕輕的敲三下，停二秒鐘，又再拍三下，然後大聲道：「報告！」

「進來！」司徒清一絲不苟的回答。

「報告司徒科長，偵緝員吳靜有事報告！」吳靜委委屈屈的擧手敬禮。

司徒清緊繃的臉皮舒開了，笑笑說：「好啦！現在可以隨便一點囉！坐吧！來，先喝杯茶。」說着，倒了一杯茶，遞給吳靜。

吳靜接過茶杯，但還是生氣的噘着嘴說：「不喝啦！口渴蟲都給你嚇跑啦！我是有急事報告嘛！」

司徒清瞪了吳靜一眼，「鬼丫頭，就懂得生氣。」說心裡話，司徒清是有點偏愛吳靜的，這位姑娘，遇事潑辣果斷，敢衝敢闖，有股不服輸的女强人味道，這是幹偵察這行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性子急躁，有些沉不住氣，而這點，却無疑是偵緝行的大忌，所以他毫不留情的糾正

她，「天塌下來也不能驚慌失惜，記住：吃我們這碗飯的，不是你吃掉人家，就是讓對方吃掉你，明白嗎？」

吳靜並不蠢，她當然明白科長這番話的艮苦用心，他這是爲自己好呀！她一下想通了，便格格笑了：「老科長！我明白的。但跟住你，你不會讓人家吃掉我的，是嗎？」

司徒清無可奈何的瞪了這嬌野的姑娘一眼，不再說什麼了，他示意吳靜開始滙報情況。

吳靜帶來的信息，連司徒清亦爲之一震。

原來，就在今天上午，省公安廳郭副廳長突然收到一封神秘的匿名信，信的內容是檢舉揭發省財政廳財務核算科的科長鄺玉珍有嚴重的貪污行爲，涉及的款項竟達人民幣三百多萬元。

郭副廳長接報後極爲震怒，馬上下令偵緝科徹查該令人震驚的貪污案。

「郭副廳長指示：無論如何要盯住鄺玉珍不放，一定要在此人身上查個水落石出！」來了，吳靜把這份轉來偵緝科的匿名檢舉信遞給司徒清，一面神態緊張的說。

匿名檢舉信這樣寫道：「省公安廳郭副廳長：您好！現本人向公安廳揭發檢舉省財政廳核算科科長鄺玉珍的貪污不法行爲。該人從七八年以來，借國家經濟開放之機，以各種不同手法，包括僞造票據、塗改單據、與外單位串謀，販賣外滙，從中獲取非法暴利，涉及款項達三百萬元人民幣，其中包括買賣外滙五十萬美金。例如：一九七九年三月，鄺玉珍曾把一張票面十萬元的報銷票據，塗改成一百萬，從中貪污人民幣九十萬元……上述種種犯罪事實，均有案可查，只要翻查核算科的歷年票據，便眞相大白了，本人爲國家利益着想，冒着極大的危險，向你們提供上述情況，望能徹查追究……知情人。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

「材料很豐富啊！人物、時間、地點都有了。」司徒清絲毫不帶感情的說，一邊反覆觀察着信封。

「科長！你老只看着信封幹麼？上面又沒有線索文字。」吳靜在一旁奇怪的望着老科長的動靜。

司徒清笑笑，把信封遞給吳靜，「你把上面沒有文字的線索給我找出來。」司徒清半開玩笑半認眞的命令說。

吳靜深知老科長素來處事穩重，他這樣說必含有深意，便也苦苦思索着，突然，她高興得用手指頭連連彈着信封，嚷道：「我看出來了，信封上的字跡與信內的字跡是兩個人的。」

「嗯！不錯。」司徒清滿意的點點頭，「但還有什麼呢？」

吳靜略一沉吟，又道：「還有麼？還有，信封上的郵戳是廣州市的。」

「這說明了什麼？」司徒清緊盯着吳靜，啓發地探問。

「是了，這封信是先由一個地方寫到廣州市，再從廣州市由另一個人寄來這裏的。」

「說下去！」司徒清鼓勵吳靜。

「匿名人對省財政廳的情況這樣熟悉，就算這人不是省財政廳內部的人，也是哈爾濱市人，這就是說，這封信肯定是從哈爾濱市寄往廣州，再從廣州由另一個人寫回哈爾濱來的，但爲什麼他要這麼做呢？」吳靜人本聰明，經司徒清啓導，馬上想出這許多一環扣一環的疑點出來。

「好，說得好。」司徒清讚了吳靜一句，這在老科長來說是極少有的，他從來不輕易稱讚吳靜，他雖有點偏愛她，但越是這樣，對她的要求就越加嚴格，有時甚至弄得吳靜哭笑難分。現在吳靜聽老科長讚了這麼一句，竟比聽了責罵還要突然。

吳靜的不自然的神態沒有引起司徒清的注意，他繼續說：「他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有兩個：第一，是他害怕被檢舉人的報復，所以要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以免暴露身份；第二，是他主要是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

「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呢？」

「區別是截然相反的兩回事，前者證明該份檢舉書的資料是可靠的，鄺玉珍確實有嚴重的貪污嫌疑，後者則是可怕的誣諂，對此，我們不能不極爲慎重。放過一個壞人無疑是對人民的犯罪；但是，寃枉一個好人，同樣也是嚴重的犯罪。」司徒清冷靜的說，他沉吟着，「還有，這件事恐怕不像表面那樣簡單，這裏頭，說不定潛伏着一個極大的陰謀，看來，需要我們到省財政廳作一陣子客人了。」末了，司徒清果斷的說。

* * *

兩天後，省公安廳偵緝科科長司徒清，率同吳靜，副科長謝剛，組成「三人調查組」，進駐省財政廳。

鄺玉珍何許人也？她涉嫌貪污巨款，支持的證據有多少？寫這封檢舉匿名信的人又是誰？上述三個疑點，是司徒清所急於弄清的。

貪污的證據，是該案的重點，關鍵中的關鍵，這方面，司徒清決定由自己親自進行調查。鄺玉珍的歷史背景，由吳靜負責；寫檢舉信的人是誰？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副

偵緝科長謝剛。

按省財政廳的財務制度，凡向各工廠企業發放工業貸款，先是由工廠企業打報告申請貸款的數目及用途，上報省財政廳核算科，核算科核准後，蓋章簽名同意貸款的數目，銀行便照數目貸給申請單位，申請單位依照規定，兩年或三年歸還貸款及百分之零點五的低息，這筆借貸的程序便告完結。在這裏有一個關鍵性的部門，這個部門便是省財政廳核算科，因爲它有批准貸款數目及歸還期限的大權。換言之，只要核算科與申請單位有交情，或事先串通，核算科有權擴大貸款數目及延長貸款歸還日期，這擴大的部份金額及延長了的期限，申請單位便可以加以利用，從中獲取買賣的非法利潤，到歸還貸款期限時，只要按本加息如數交還銀行，一切便安然無事，天衣無縫了，這顯然是貪污份子可以利用的一條最安全的門路。

經核查省財政廳核算科的歷年賬目，司徒清果然發現了匿名檢舉信上所透露的塗改單據事實。

這張單據，是由黑龍江省綏化地區望奎縣財政局，向省財政廳申請工業貸款單據，望奎縣財政局原來的申請附表也一同歸入這筆款項的賬案中。經認眞分析對比，司徒清發覺，原來申請表格上的貸款數目「13」萬，被人用巧妙的手法改成「180」萬，核算科批准的貸款數目，就變成「180」萬了。核准人是鄺玉珍，該份單據的簽發日期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一日，類似塗改單據，增大貸款額的事件有四宗，涉及款項二百三十八萬人民幣。

那麼，望奎縣財政局是否如數收到了這筆款項呢？司徒清趕到望奎縣，經調查，縣財政局的人一口咬定，他們最初只是申請貸款十三萬，但批准下來是一百八十萬。

「其中一百六十七萬是誰接手的呢？」司徒清追問。

「省裏批下來的條文有附加說明，這其餘的一百六十七萬，是縣物資信托公司直接向省申請貸款的，這筆錢，後來就由縣財政局轉到信托公司了。」縣財政局的負責人清楚的反映了情況。

司徒清再趕去信托公司，查問起這筆貸款情況，縣信托公司的經理說，他們確實收到了這筆貸款，但是，這筆款項在一年後，便連本帶利歸還銀行了。經查明證實，信托公司在八一年三月，貸款期到期限時，果然如數加息歸還。

表面上看，這筆貸款的來龍去脈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爲什麼核算科科長鄺玉珍不直接批給信托公司，而要私下加大縣財政局的貸款數目，再把多餘的大部份貸款轉給信托公司呢？經最後調查結果證實，由於信托公司的這筆貸款不經省財政廳批出，便不用繳國家法定稅收，他們運用這筆資金，不管是公開或暗中進行，賺到的利潤，都可以直接由信托公司自己處理。這部份利潤，是額外多出來的，總數字多少？到了那裏？怎樣使用？沒有人調查，亦根本無法調查，因爲這是額外多出來的。

「這勾當幹得相當漂亮，因爲不易露破綻，固然可以安享無憂，萬一敗露，亦無從根究，這鄺玉珍確實有很大的嫌疑。」這是司徒清經過詳細調查得出的結論。但是，這只是他第一個的結論，他不願意僅憑這件事就妄下結論，「但是，爲什麼鄺玉珍這麼傻呢？這件事一旦爆發，參與此事的人誰都可以逃脫罪責，因爲缺乏證據；獨獨她是例外，因爲，批准貸款數目的人是她，而且是由她親筆簽字的，有證有據，根本無從抵賴。是偶然疏忽嗎？也絕不可能，因爲能夠想出這個天衣無縫非法勾當的人，絕不會忘了最重要的一點：保護自己！」這樣推想下去，連司徒清這位老牌偵緝員自己也給這錯綜迷離的案件給弄糊塗了，在省財政廳保衛科特地撥給「三人調查組」的辦公室內，司徒清陷入沉思之中。

「彭！彭！彭！」門外輕輕的，有規律的拍門聲。

司徒清一聽，微笑一下，高聲道：「進來！是小吳嗎？」

進來的人果然是吳靜，她板起面孔，滿臉嚴肅的走近，「察！」的一聲立正，舉手敬禮道：「報告！偵緝員吳靜有事報告。」

司徒清見吳靜故意緊繃的面孔，忍不住笑了，他輕罵道：「丫頭！坐坐，此一時彼一時嘛，看你，別把臉皮都繃破了。」

吳靜忍不住也格格的笑了。她走到桌邊，捧起一杯凍開水，咕咚咕咚的喝了幾大口，一轉身說道：「那鄺玉珍的歷史背景弄清了。」

「談談！」司徒清笑笑說：「揀重要的說。」

「鄺玉珍，女，現年四十八歲，是五六年參加商業工作的，五八年入了黨，三次被評爲市勞動模範，文化革命被打成劉少奇的黑樣板，七七年平反，調來省財政廳工作，任職核算科科長，一直至今。」吳靜頑皮地，一口氣說了下去，內容簡略、清晰。

「這鬼丫頭！」司徒清又氣又讚的暗罵了一句：「好極，別頑皮了，羣衆對她的反映怎麼樣？」

吳靜本來想逗老科長開心一下，但見他現在這副沉思的神態，便不敢再頑皮了，她仔細的思索了一會，歸納說：「對鄺玉珍這人，

省財政廳的職工幹部意見不一，有些甚至截然相反，有人說，老鄺為人坦率，她肚子裏裝不住話；有人說，鄺玉珍這人最虛偽不過了，瞪着眼睛說瞎話；有人說她心眼兒好，待人熱情，很關心人啦；有人却說，鄺玉珍心狠着哪，把人往死裏整……她的生活嘛，丈夫早死了，家裏只有一個女兒，在讀大學，聽說是在北京讀法律系的。有人說她過得很簡樸，有人說她吸烟、喝酒，像個大男人，就這些了。噢，對了，檢舉信上所說的那樁塗改單據事，是眞的嗎？」吳靜與司徒清老科長、副科長分頭進行調查，到現在才第一次碰頭，她人本性急，剛滙報完情況，便忍不住問。

「唔，那是眞的。」司徒清思索着吳靜反映鄺玉珍私生活情況，沉吟着答道，接着，他把調查結果簡略的對吳靜談了一下。

吳靜對鄺玉珍其人本就沒多大好感與惡感，但她出於對國家的一片純眞，認為鄺玉珍既然有如此重大嫌疑，幹了對國家不利的非法勾當，便驀地站了起來，衝動的說：「這就對了，把這壞女人抓起來審問！」

司徒清擺擺手，制止吳靜的衝動，他站起來，來回的踱起方步來。吳靜瞪大眼珠，隨着司徒清的身影來回轉動。司徒清心內極為矛盾，一方面，他也認為，既然鄺玉珍涉嫌貪污的證據，是可以逮捕審查的；但另一方面，他又隱隱約約的覺得，這件事不可能像表面那樣簡單，萬一抓錯了呢？萬一這裏面眞的另有內幕呢！」想到這一點，司徒清猛地打個冷顫，「這可不是小案件啊！貪污百萬元人民幣，是要槍斃的啊！萬一弄錯了，自己豈非成了無形中的凶手？不！這件事絕不能突然下最後結論。」司徒清告誡自己。他決定，無論如何，要先查出誰是寫這封檢舉信的匿名人。

＊　＊　＊

省公安廳偵緝科派了三人調查組進駐省財政廳一事，非常引人注目，這三個人，來幹什麼呢？

省財政廳嘛，手掌財政大權，每天過手的金錢，何止成千上萬？俗語有云：「金錢是惡水，常在河邊站，那有不濕鞋？」這也難怪世人這麼想。眼珠是黑色的，金錢是迷人的，不管你有意或是無意，只要你抵受不住那刻骨銘心的魔力，你終歸會慢慢走向這「惡水」之邊沿，先是脫鞋，再是洗脚，濕身，到最後，這「惡水」便把你的身體，連同理智、良心、人格淹沒。

省公安廳人員進駐財政廳後，人們知道，「要搞運動了！」有人害怕，有人坦然，有人漠不關心，又有人好奇探問，有人想弄清進駐的目的，又有人處之泰然，靜觀其變。

這些年，年年搞運動，不是政治運動，就是經濟運動，搞得越來越厲害，搞的運動越厲害，壞人越自在，好人倒有不少遭殃 有的是被打成壞人，有的則是由於揭發檢舉了壞人壞事，到頭來，却被更壞的人打成新的壞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佛家抵制男女情慾的一句名言。壞即是好，好即是壞，則是近年大陸人們對現實社會的普遍的哀歎。

不是嗎？君不見好人可以在一霎間被打成壞人，拉去遊街毒打；壞人可以在一天之內登上政治舞台，敲鑼打鼓？

不是嗎？在這三十年來的社會現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重重疊疊的關係，好像兩個泥人捏成一個，再分成兩個，你的身上有我，我的身上有你，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已經織成一張又厚又密的巨網，在這張巨網的庇護下，隱藏着一座金碧輝煌的迷宮。什麼馬列主義原則，什麼黨的方針政策，一碰到一進入這座迷宮，就像觸了電，失靈了。一家企業讓這張網下的迷宮困住，什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就要走樣；一樁案件進入這座迷宮，無產階級專政的堂皇的理論就會被歪曲，是非混淆，賞罰顚倒，眞理屈從於謬誤，善良受制於邪惡。這個迷宮，就叫「財與色的迷宮」。

＊　＊　＊

如果說，財政廳上下二、三百人，都注視着司徒清等人的動向的話，那麼，亦有一個人是唯一的例外。這個人，就是省財政廳核算科副科長宋森，他之所以不注視，不是因為他不關心此事，而是因為他早已料到定會發生此事。

宋森，年方五十，工作熱情肯幹，用時下流行的術語來說，他是一位「年富力强、革命化、專業化」的幹部。他在財政廳工作已十多年，早年是一位留蘇學生，解放初期曾隨援華的蘇聯專家工作，中蘇反目，蘇聯撤走專家，便轉來省財政廳工作。

他平日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見了人未講先笑，謙恭有禮，他與財政廳上下的大小幹部、普通職工，人緣極好，「好好先生」是他最初的綽號。自昇為核算科副科長後，不知是誰人先叫起，「好好先生」一變而為「好科長」。宋森很喜歡這個綽號，有誰當面叫他時，他總是謙虛的笑笑，說：「啊，不敢當。我也不是全好，歡迎向我提批評意見嘛！」跟着，他又會飛快出

給對方遞上一支烟。這樣一來，更給人留了好印象，於是「好科長」這個綽號便不脛而走，一聽「好科長」這三個字，便知道是宋森啦！

不過，其中亦有一個例外，這個人就是核算科科長鄺玉珍。她倒不覺得宋森辦事不得力，說到宋副科長的辦事能力之强，熱情之高，那在財政廳是屈指可數的；而是她總覺得，在宋森的笑臉後邊，似乎隱藏着另一副面孔，是什麼面孔？鄺玉珍說不出，她也不敢貿然說出，因為宋森是省財政廳第一副廳長眼中的紅人，同時，亦是中央財政部沈副部長的老同學，說出來，不管是對是錯，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鄺玉珍的「人事分類學」中，她把宋森排在「危險性人物」的首位，稱他為「笑科長」或「笑着的眼鏡蛇」。但她絕不外洩，只是深深的隱在心底，因為，她受到「權力」的壓逼、摧殘，受到的教訓實在太慘酷了。

在另一方面，在宋森萬應萬靈的「應酬學」中，如果說任何人都有威脅的話，那鄺玉珍亦是唯一的例外。因為，宋森在任何人面前都會笑，而且笑得很自然，但是，在鄺玉珍面前，他覺得笑得不容易，他曾私下對保衛科科長彭洲恨恨的說：「這女巫婆，總有一天給她好看的。」

對此，保衛科科長彭洲亦有同感。但唯一有點區別的是，宋森在鄺玉珍面前不會笑亦盡量笑，而彭洲在鄺玉珍面前則是冷冰冰的，半句話也不願與她多說，兩人偶然碰面，冷漠的打個哈哈，便算客氣，有時甚至冷眼相向，各行各路，用彭洲的話說，鄺玉珍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宋森曾提醒彭洲說：「老巫婆這人不簡單哪！」

但彭洲暗裡的「哼！」了一聲，說：「她？放屁！孤家寡人，成得什麼氣候！」

宋森心裏暗罵彭洲盲眼，只識用惡，頭腦簡單，故此，宋森稱彭洲是「大棒」。

在公開場合，這幾個人同為財政廳的中級幹部，開會學習時常碰在一起，各行各路，相安無事，但在暗地裏，他們的關係却又如此的微妙，幾乎已到了生死相搏，一觸即發的地步，雙方竟有如此大的仇恨，為了什麼呢？在當時，只有他知、天知、地知。

終於，情勢發展到了如此一種地步，宋森覺得，如果讓鄺玉珍這「女巫婆」繼續存在下去，自己這一面便會有徹底毀滅的危險。

＊　＊　＊

是半月前的一天黃昏，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太陽將近西下，嚴冬倍添寒意。

松花江早就結了冰，冰層厚達十公尺以上。江面上，車來人往，用兩匹東北烈馬拉拽的雪橇時時飛速的掠過冰面，捲起一陣旋轉的寒氣，轉眼便飛逝而去。

這時，在松花江的東面，一匹黑色的高頭大馬，拉着雪橇飛馳而來。雪橇前端的橫板上端坐着車伕，只見他時而揚鞭催馬，時而悠悠的吹起哨子，似甚得意。在雪橇的後座，有一位年約五十歲的男子，戴眼鏡、高個子，原來他就是省財政廳核算科的副科長宋森。

雪橇飛速的疾馳，很快便掠過松花江上的江心島。車伕扭過頭來，問：「同志！是直接去太陽島公園嗎？」

「啊！對！對！不過要快！車費嘛，給足你就是了。」宋森一面說，一面焦急的瞥了一眼手腕上的錶，現在的時間已經是傍晚七時多了。宋森有特別緊急的事，要與一個人見面，那人起初不答應，說是太惹人注目，後來幾經唇舌，那人才答應在黃昏後與他見面，要他在今天傍晚八時趕去太陽島公園，現在已經是七點多了，離太陽島公園還有長長一段路程，宋森那得不急？因為宋森知道，只要自己超過十分鐘時間，那人就會不顧而去，這是他們之間的鐵一樣的「行規」。

「快！快！」宋森一疊連聲的催促，連平日常掛在唇邊的笑臉亦不見了。

車伕皺着眉頭，揚鞭猛的一抽黑馬，嘴裏高叫一聲：「吁！得！」黑馬猛的一沉腰，四蹄平空飛離冰面，像一支利箭似的插向前方。

到了，宋森鬆了口氣，他猛的把一張十元人民幣塞給車伕，喊了一聲：「不用找啦！」話音未落，人已彈到十丈開外。

車伕苦笑着，自言自語的歎了一句：「這傢伙，像奔喪似的，是會老情人麼？這麼緊張？」

宋森三步併為兩步，疾奔到約定的會面地點，他一看錶，剛好是八時十分，沒有超過規定的十分鐘，才鬆了口氣，一屁股在假山旁的一石上喘粗氣。

這是一座三角亭，建在太陽島公園的東南角，行人絕少到此，很是幽靜。

等了一會，宋森有點慌了，怎麼還未見人呢？他惶急的驀地站了起來。突然，背後有人輕輕拍了他一下肩頭，宋森嚇了一跳，疾地轉身一看，原來一個瘦長的身影已無聲無息的站在他的身後，來人竟是財政廳的女秘書余小媚！

宋森又嚇了一跳，忙沉聲道：「怎麼？他不來了嗎？妳不是說已約好了嗎？」

余小媚嬌柔的俏笑了一聲，毫無顧忌的把手搭在宋森的肩膊上，說：「哎喲！我的『好科長』，你怎麼弄成這副失魂落魄的模樣啦？」

宋森渾身一顫，他可不是被迷得發顫，而是驚得發顫，他寧願見到余小媚的怒容，也不敢面對她的媚笑。他深知，當她對誰發出這種媚笑的時候，誰就得倒霉。她本人的陰狠手辣，他是知道的，但憑這一驚，宋森也不見得就會怕她。使宋森心驚膽顫的是，她背後的那個沒有露面的人，實在太可怕了。

沉默了半晌，宋森又有點氣，他心想，自己還不是爲了他們，才這麼緊張趕來的麼？但他卻不肯見面，終於，他忍不住了，刺了這難惹的女人一句：「好啦！別開玩笑，現在可不是開玩笑，尋歡作樂的時候，我的『美人魚』！」

余小媚冷冷一笑，臉上忽變了另一種顏色，冷冰冰的沉聲道：「誰跟你開玩笑？告訴你，這是『黑蜘蛛』告誡！」霎時間却又變得冷酷如霜，恍如一具雙面玩具女娃娃。

「他？」宋森心頭一顫，情不自禁的嚷了出來。

「就是他，怎麼樣？不服氣麼？怪他不來見你麼？我的大科長！」這女人得勢不饒人。

「算了，算了！」宋森放軟了口氣，求和的說。這兩人之間的關係亦很微妙，對「黑蜘蛛」來說，這兩個人都是他的心腹，但這兩人之間，却是猜忌甚深，誰也不服誰。對這一點，「黑蜘蛛」當然心知肚明，他嘴裏常勸兩人要同心合力，但暗裏却故意制造這兩人的不和，自己則居中調解控制。這樣做，可起到兩個作用，一是使這兩人互相監督牽制，二是使他們爲邀寵而爲自己賣力。這種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以人治人的手腕，「黑蜘蛛」是運用得相當漂亮的。在某一方面來說，「黑蜘蛛」確是一個人材，但這是那方面的「材」呢？這點只有天才曉得。

余小媚亦不願過份令宋森難堪，她當然亦知道，眼前這條「眼鏡蛇」也不是好惹的，逼急了他，說不定會不顧一切的撲過來咬你一口，所以她亦見好即收，把話改一轉，道：「他要我告訴你，目前風聲很緊，他不能過多露面，你有什麼事，就對我說吧！」

宋森一想，這話也有道理，余小媚是「他」的秘書，由她出面，確是可以避過許多人耳目的，他和余小媚隱在黑暗中，宋森得了這麼一個情況。

兩天前，省財政廳保衛科保衛員小趙發現，核算科科長鄺玉珍在當天深夜十時，曾秘密摸進核算科辦公室，小趙覺得奇怪，鄺科長這麼神秘幹嘛呢？於是他就隱在暗處監視。

鄺玉珍摸入核算科辦公室，悄悄的翻着資料，又捲起來，挾在腋下，偷偷的走了出去。小趙更奇了，他決心看個究竟，便暗地一直跟踪而去。

鄺玉珍在大街上轉了幾個彎，看清後面沒人跟踪，（她當然不可能發現有經驗的保衛員小趙）便悄悄的摸進自己的家。跟着，她睡房的電燈就亮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鄺玉珍睡房的燈亮着，兩小時又過去了，她的睡房燈仍然亮着。在門外秘密潛伏的小趙忍不住了，想了想，便想出一個辦法。

「彭彭彭……」鄺玉珍門外突然有人拍門。「鄺科長，夜深了，還在忙着哪？」門外有人叫聲。

夜深人靜，聲音特別響，鄺玉珍嚇了一跳，她忙跑出來，開門一看，一個人也沒有。她覺得奇怪，便返入屋內取了支手電筒，出去查看動靜。

就在鄺玉珍轉身入屋取手電筒的一霎間，小趙已悄悄的在身後跟着閃了進去。

鄺玉珍打着手電筒，重新出門去周圍照着。就在這時，小趙飛速的摸入鄺玉珍的睡房，對着鄺玉珍攤在桌上來不及收起的筆記本，用微型攝影機「察！察！」的按了幾下，又馬上閃出大門外，消失在黑暗中，前後不到十秒鐘時間。這時，鄺玉珍見沒有動靜，以爲是鄰居偶爾路過招呼一聲，也就不以爲意，重新返入屋內。

保衛員小趙把這事詳細的向保衛科科長彭洲滙報了。彭洲一聽，嚇了一跳，連忙按捺住心緒，顯得很鎮靜沉着的問：「那些資料是從核算科取出來的，你沒看錯吧？」

「我一直跟踪着她到家，中途沒有停留過任何地方，錯不了！」小趙非常肯定的說。他爲自己無意中發現了這宗秘密而暗自得意。他是一位從部隊轉業來省財政廳保衛科工作的年輕人，對工作有一股熱情，他常常想，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幹出一番成績，爭取調到公安局工作，當一名正式的偵察員，他是多麼喜歡「偵察員」這個威猛的名銜啊！

「這件事，要不要馬上報告公安局？」小趙躍躍欲試充滿熱情的說。

「不！不！」彭洲連忙緊張的擺手，但一想，自己不能稍露失常情緒，被面前這小趙知道自己的心意，可就天大麻煩，這鬼小子的眼是挺尖的，所以他馬上咳了一聲，變得異常穩重的說，「這一點，你要絕對保密。」

小趙只好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說實話，他對自己這位上司是又敬又怕的。他把攝得的底片交給彭洲，便走了。

現在，捏着這卷底片的保衛科科長彭洲心裏可眞有點發毛了。

剛才的鎮靜，他是拚命裝出來的，但當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性格中原有的貪財怕死的弱點便暴露出來了。他知道，在這件事上，害怕被追查的，不是涉案人鄺玉珍，而恰恰是自己這個查案人。

事情就是如此奇怪，在社會現實中，所發生的事是如此的微妙，微妙到使人撲朔迷離。

彭洲倒了杯茶，不知怎麼一來，他捧起茶杯的手竟然好像有點把握不住，微微有點抖顫。他望了望辦公桌上那份最近一期「紅旗」雜誌，他的手就抖顫得更加厲害。

他拚命搖了搖頭，希望能趕走留在腦裏的陰影，但是，這一切努力，竟是徒然，腦子裏的陰影不但沒有被趕走，而且越來越濃，越來越暗，終於變成一陣陣的叫聲、吼聲，這些驅趕不掉的聲音，連同一幅幅畫面，一一劃過他的眼前。

一個滿面笑容的人，抬着一部電視機走進他家，又是一套上等西班牙皮沙發，一部收錄音機，一台雪櫃，一部洗衣機，起初他是搖頭擺手，再是拱拱手表示道謝，第二次便拍膊拍頭，稱兄道弟；第三次則是他向着對方點頭哈腰，像是禮拜財神。這以後啊，他覺得自己在那個「笑人」面前，腰骨軟了，再也挺不起來，而對方那種「笑」，亦在不斷的笑，先是「甜」，再是「陰」，後來則是「森森」的了，彭洲一見這種「陰森森」的笑容，就嚇得脚有點軟。此刻，這種「陰森森」的笑容，又在彭洲面前晃動，彷彿變成一條戴着眼鏡的蛇，白森森的利牙，在向彭洲頭部咬了過來。

「啊……」彭洲不由自主的在心裏驚叫，「鬼！這條眼鏡蛇，他是魔鬼！」他想拚命甩開這條纏住他的毒蛇，但它却更緊緊的纏住他，一步一步的把他往深淵中拖、拖……

彭洲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歎了口氣，把那卷底片塞在貼身的衣袋裏，走了出去。

「鄺玉珍那女巫婆，在翻我主管的賬單了。」說到這裏，宋森猛地打了個冷顫。

余小媚亦嚇了一跳，忙沉聲問：「那底片呢？鄺玉珍發現了什麼？」

「『……八〇年二月三日，市金屬機械廠報稅五十萬元，但據查核該廠應稅數字是五百萬，有可能從中隱瞞了四百五十萬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紅棉絲織廠上報收支賬目，竟虧損五十萬元，但據知該廠實有盈利三百五十八萬元，比對瞞稅四百萬元。上述兩筆賬目，均由核算科副科長宋森經辦，未經核算科會計部人員審核……』這可是天大的罪呀！」宋森想到此臉色「刷！」的一下變得蒼白。

余小媚又驚又恨，咬牙切齒的罵道：「這女巫婆，眞的衝着我們來啦！」

「罵街有什麼用？咱得趕快想個辦法，不是她死，就是我們死了！」宋森陰沉的說。

余小媚色厲內荏，她口裏狠，其實這時她早驚怕得靈魂兒也幾乎溜了，要她出主意，哪還不是要了她的小命？宋森當然明白這一點，他這樣說，只不過暗示她盡速把此事通知「他」，但他又不敢直接說出來，因爲這會令余小媚反感，認爲看不起她。「在這個時刻，渡過難關再說，哼！以後再瞧我姓宋的，你這條鬼魚。」宋森在心內咒罵，但臉上半點也沒有流露出來。

余小媚當然明白宋森話裏的含義，「好啦！我馬上找他，今晚十點，在四季香飯館碰頭！記住：老地方！」

哈爾濱市四季香飯館二樓的一處廂房。廂房很小，除了一張方桌，四張沙發，此外就別無他物。廂房的四周遮了綠色的窗紗，顯得典雅恬靜，一看就知道是爲那些高級幹部專用的雅室。此刻，早有一男一女坐在裏面，似乎在等着什麼人，因爲桌面上擺了四對碗筷。

女的嬌俏玲瓏，臉上掛着媚笑，風騷得入骨入心。男的有五十多了，胖胖的身材，有個肚腩，但不大，紅光滿面，向上翻的大西裝髮型。能夠坐上四季香飯館二樓雅座的客人，起碼是省委級幹部，這胖胖的男子當然是有相當身份的人。

大陸現時有句術語，叫「看你能走進什麼門，就知你是什麼人」，所謂「什麼」，是指你的身份。「先敬羅衣後敬人」可能會看錯一個人，但「進什麼門看什麼人」就準管沒錯。

「噹！噹！」四季香飯館樓下的大掛鐘剛剛敲響第十下，二樓雅室就走進兩個人。其中一個是戴眼鏡的高個子，另一個身材則較爲矮壯一點。兩人一見室內的那個胖胖的男子，不約而同馬上恭敬的連連點頭。

胖子一擺手，「坐吧、小宋、小彭！」其實胖子的年歲比進來的兩人大不了多少，但不知爲了什麼，這兩人一聽胖子這稱謂，均很受用的連忙坐下。

胖子的臉背着燈光，看不清他的面容，他的眼睛原來是半睜半閉

的停在那女郎身上，此刻，却突然在黑暗中射出一道寒光，直盯着那小彭、小宋。兩人禁不住微微的打了個冷顫。

這神態，胖子彷彿察覺了，「哼！」了一聲，再沒有說話。「小彭」憋不住了，恭順的終於開口：「首長！這件事究竟怎麼辦？」

胖子瞥了一眼「小彭」，滿臉不屑的罵了一句：「緊張什麼？天塌下來有我頂住。」他沒有再理「小彭」，轉身道：「小宋！把你的鬼主意談談吧！」看來，這胖子對這「小宋」是相當器重的。

「小宋」微微一笑，得意的斜了那女郎一眼，女郎右眼一閉，扮了個鬼臉，「小宋」沒有理她，詐作不見，輕輕咳了一聲，沉聲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胖子微一愕，隨即醒悟，含笑道：「噢？有意思，不過，這塊石頭又臭又硬，要抓住她的痛脚，不容易啊！」

「小宋」討好的點頭，馬上又陰狠的沉下臉來，道：「病從口入，禍從手出，痛脚是可以由人製造的，假如從背後捅她一刀，她不是有『傷口』了嗎？再從咱這裏報上『醫院』，上頭派了『醫生』下來，還怕她飛到天上去麼？」

「傷口？醫生？」胖子略一沉吟，狠狠的盯了「小宋」一眼，心裏話「這條鬼眼鏡蛇，果然夠狠，對他可不能太急啊！」但嘴裏却高興的讚他：「好，你行，有兩下子，就照你的鬼主意辦哩。」

「是！」小宋恭順的應了一聲，但馬上臉露猶豫，「不過，他們會派醫生來嗎？這醫生不同意送院又怎辦？」

小宋有他暗自的打算，他亦非善男信女，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胖子很鬼，故意把一切主意推到自己身上來，他自己站在旁邊，好，萬一出事了，他可以落井下石，說，主謀是姓宋的，那自己不死都一身腫了，所以他無論如何亦要逼出胖子的話來。

這兩個人均工於心計，表面上，胖子對「小宋」異常信任，骨子裏對他是嚴加監視控制；「小宋」呢？他言語神態對胖子是如此的忠心耿耿，但暗地裡他眼鏡片後的眼珠却無時無刻在轉，轉。

胖子的心思，果然被「小宋」猜中，他原來打算一切讓「小宋」來出面處理，自己則在暗中主持。這樣做有很多好處，成功了，自己一伙人便可以安然過關，萬一暴露，自己也可以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檢舉揭發」小宋的罪行，那自己又可以穩坐釣魚船了。

現在小宋這麼說，顯然是逼自己表態，沉吟半晌，胖子道：「你照計劃行動就是，以後的事，我會處理的，不必猶豫嘛！」他擺出了首長的氣勢，「我的脾氣你難道不清楚嗎？」胖子的目光中閃過一絲殺機，如果不是在這種關鍵時刻，胖子是會毫不猶豫的施出辣手的，他的用人宗旨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這一點，就算他最重用的人亦不例外。

「小宋」心頭微顫，這胖子的辣手他不是不知道，如果是平日他會馬上低頭，現在則是唯一的例外，他拚命也要頂住，他知道自己一退縮，日後就遺患無窮，但他深知在這個時候自己不能說話，所以他乾脆默不作聲，以沉默來作頑强的抵抗，胖子盯着小宋，悶聲不語。

這時，在胖子與「小宋」之間，氣氛非常緊張，一觸即發。

女郎一直媚笑，靜靜的注視着，她眼看「小宋」處於受困局面，心裏暗自幸災樂禍；但她絕不會在這時候說話，只是保持臉上的迷人的媚笑，這就夠了。

「小彭」可有點心裏發毛，萬一胖子與小宋鬧翻，那自己這個搭了這條船的人，也得跟着陪葬。

這四個人的關係是如此的微妙，有利可圖時，大家嘻嘻哈哈，一碰到生死攸關的利害關頭，又各自打算，千方百計不惜犧牲對方來減少自己身上的危險。

胖子盯着小宋，足有二十分鐘；小宋垂頭沉默，硬不發一言，亦足足二十分鐘。

「小宋」的「垂頭」，表示他對胖子仍然是畏服、忠心；「小宋」的「沉默」，表示他對胖子存有戒心，是一種無言的反抗，而且，看樣子他是死頂住不軟的了，胖子心頭又驚又恨，他料不到這鬼傢伙在這個關鍵時候會來這一手，對他施辣手吧？「女巫婆」的矛頭又已瞄準了自己這伙人，要對付「女巫婆」，眼鏡蛇是唯一合適的殺手，所以他絕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失去這條「眼鏡蛇」。

終於，胖子重重的「哼！」了一聲，繞了個圈子說：「這樣吧，這份『傷勢報告』你寫給『老郭』，這樣可以了吧？」

「小宋」一聽，心想，你終歸亮牌了，他當然知道，這「老郭」是什麼來頭，胖子如肯出面與「老郭」通氣，那事情就萬無一失了。他馬上恭敬的說：「是！是！首長英明！這我就放心囉！」「小宋」的勁頭又來了。

胖子又驚又喜，驚的是眼前這條「眼鏡蛇」果然陰險，他以前曾聽「美人魚」在他面前告狀，說這條「眼鏡蛇」難以馴服，他還不怎麼相信，但現在他親身嘗到味道，才知此言非虛了，他心頭的殺機本

動，現在更加深了二分，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喜的是只要這條眼鏡蛇肯全力去幹一件事，那他是絕少失手的，眼前這個難關可以安全通過。爲了給「眼鏡蛇」打氣，他乾脆把「皇牌」再亮了出來：「唔！你放心幹吧！這只是第一步行動，到必要的時候，我會通知你進行第二步的。哼！我就不信這派來的醫生不掉進這個圈套。」

胖子一擺手，招呼三個人湊耳過來，用極低的聲音說了一會，他的聲音細到幾乎附耳也聽不清，但他眼珠偶爾閃過的寒光却越來越使人心寒。

稍後，這四個人先後離開四季香飯館。

戴眼鏡的高個子「小宋」和那位直到最後心裏仍在發毛的「小彭」先離開。這「小宋」就是被稱爲「眼鏡蛇」的財政廳核算科副科長宋森，而那個較爲矮壯的「小彭」則是被宋森這條「眼鏡蛇」緊緊纏住，再也不能脫身的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彭洲。

宋森、彭洲兩人離開四季香飯館二樓雅室，雅室的柔弱的燈光就突然熄了。但胖子與那位自始至終在媚笑的女郎並沒有馬上離去。

一會兒，裏面傳出極輕微的女人嬌笑呻吟聲：「唔！不來啦，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好呀……你這條迷死人不要賠的美人魚！」是一個男子興奮的低吼。

「喲！大首長，我這條魚，還不是給你這隻黑蜘蛛吃掉了嗎？換個地方，再……再玩，好麼？」女人的俏笑。

片刻後，胖子離開了，半個小時後，女郎亦走出四季香飯館，她在大街上轉了幾個圈，便蹬蹬的跑上一層漂亮的高級幹部宿舍，那是胖子的住家。

殺人滅口　盗毀罪證

這以後，那份「匿名檢舉信」就神秘的發出了。

這以後，省公安廳郭副廳長收到了這份檢舉信，老郭大爲震驚，馬上下令省公安廳偵緝科徹底查該案。

這以後，偵緝科科長司徒清便率隊進駐省財政廳，對財政廳核算科科長鄺玉珍展開偵查。

這以後，果然在鄺玉珍負責的賬目中，發現了塗改貸款申請數目，涉嫌重大貪污的證據！

* * *

省公安廳偵緝科，司徒清正坐在椅子上默默的沉思。

門外走進兩個人，一個是偵緝科副科長謝剛，他負責調查那個寫檢舉信的「匿名人」；另一個是不認識的。

「科長，他是財政廳核算科員余文德同志！」謝剛指這個司徒清不認識的，年約三十歲青年男子說。

「有事嗎？」司徒清問。

「他就是寫匿名信的人！」謝剛笑笑說。

「噢？是他來找你的嗎？」司徒清感到很突然。

「對！」

司徒清轉身盯了這人一眼，招呼道：「來！余文德同志，坐下談談吧。」

余文德坐下，「是這樣的……」他滔滔不絕的，詳細的談起了他如何發現鄺玉珍有貪污行爲，如何出於對國家的負責，如何甘冒被鄺玉珍打擊報復的危險，寫了這封檢舉信……

余文德滿懷義憤的述說着，字裏行間顯出他是一個非常富於正義感，憎恨壞人，愛國家的先進青年。這是他留給司徒清的第一個印象。他開始相信這青年人說的話了，但出乎一個老牌偵察員的慎重，他不能不弄清他心裡仍然存有的疑問。

「這封信爲什麼繞了一個彎，才寄來公安廳呢？」司徒清問。

「鄺玉珍是科長，我只是她手下的一名普通職員，如果給她知道了是我寫的，那我不是完了嗎？所以我先把信寄到我在廣州的朋友，再由他另外寫信，再寄到這裏。」余文德解釋說。

不錯，他是怕打擊報復，這個解釋令司徒清很滿意，因爲，因檢舉揭發壞人，而反過來遭受打擊報復的例子，在現實社會中太多了。他心中的信任感又加了二分。

「你怎樣發現鄺玉珍有貪污行爲呢？比如說，你信中所說的那件塗改申請貸款的事就是她幹的，可那筆多出來的貸款確實是撥到基層單位去了，她本人並沒有拿到錢呀？」司徒清好像是商量似的，實在，司徒清自己亦弄不清這一點，雖然他推測這筆多出來的貸款是拿來賺取非法利潤，但證據呢？所以他把這問題提了出來，一方面是考驗一下自己的推測的正確性與可靠性，另一方面，亦含有試探余文德態度的含意。

司徒清的語氣顯得有點猶豫，這點，余文德馬上注意到了，他連忙激動的說：「這筆多出來的貸款，她可以用來秘密炒賣炒買，還可以走私，買了黃金，再賣給香港來的走私犯，從中大賺一筆！這是毫無疑問的！」余文德唯恐司徒清對此事仍存猶豫，加重語氣說。

司徒清注意到余文德說話語氣的激動及斬釘截鐵的肯定，他微微

一怔，心想，憑表面的推測，怎能如此肯定呢？好像唯恐對方不死似的！這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青年人帶有的感情衝動，一種是他與鄺玉珍有私人仇恨，特別是後者，更有可能。因爲鄺玉珍在某一件事上得罪了他，所以他千方百計的搜集鄺玉珍的資料，終於被他發現了鄺玉珍的貪污嫌疑，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相反，司徒清根本不相信世間上有眞正的無私無畏，完全出於公心的檢擧揭發。爲了證實自己的想法，司徒清突然單刀直入的問：「你與鄺玉珍有個人恩怨嗎？」

余文德猛一顫，臉色變得蒼白，馬上連連擺手否認：「不！不！我與她沒有任何個人仇恨，完全是出於公心的！」

一絲疑問在司徒清腦中閃過，爲什麼他對這個問題如此緊張呢？就算是有個人仇恨，因而檢擧揭發對方的壞事，也是人之常情嘛，值得這麼緊張麼？司徒清不動聲色的笑笑，感謝地對余文德道：「謝謝你啦！向我們提供寶貴的破案資料。有什麼情況，我們會來找你的。」

「可不能放過鄺玉珍這大貪污犯哪！」臨走，余文德滿懷義憤的說。

司徒清笑笑，道：「放心吧！眞正的罪犯，我們是絕不會放過的！」這句話語氣雙關，司徒清瞥了一眼余文德，看他有什麼反應。

余文德眨了眨眼，嘴唇微動，似乎想說些甚麼，終於只點了點頭，就告辭走了。

「科長，人證、物證都有了，我看，可以把鄺玉珍逮捕了！」一直坐在一旁的副偵緝科長謝剛急急的說。

司徒清沒有答話，他沉思着，良久，他站起來，沉吟着道：「不！看來，這事情亦不簡單！」

＊　＊　＊

「放過一個壞人，是錯誤的，但傷害一個好人，是更嚴重的錯誤！」這是司徒清幾十年偵察生涯，一直堅持的信條。他脾氣很硬，他認爲有疑點的案件，他絕不會輕易抓一個人，有時，由於他在這個宗旨上太過倔强，因而得罪了不少有勢力的人，這是他幹來幹去都是一名偵緝科長的原因。

有人曾勸過司徒清，勸他腦筋要放靈活一點，眼光要看「高」一點，才能獲得更好的地位，「說眞的，有些與司徒清一同參加公安偵察工作的人，早就當上廳長級幹部了，例如那位地位僅次於廳長的副廳長郭正權。」

但司徒清總是笑笑說，「我過得很開心呵，偵緝科長這個位子不是很合適麼？所以有人說司徒清是「木瓜」，意思是他腦筋死板、蔴木，不懂得看政治風向。

司徒清聽到了，笑呵呵的說：「好呀，『木瓜』是廣東特產，有人又稱爲『萬壽果』，活得長一點，不是很好麼？」他就是這麼一副怪脾氣。

但是，「逮捕鄺玉珍！」的壓力越來越大，不但他手下的偵緝員吳靜、副科長謝剛主張馬上逮捕鄺玉珍，甚至連公安廳副廳長，這位勢力極大的鐵腕人物亦幾次詢問此事，責令盡快處理。兩人的關係本就緊張，這時無疑火上加油！

「叮鈴鈴……」電話鈴又響了，司徒清一見是直通公安廳總部的專用電話，眉頭就皺得更緊了，他知道，又是「他」打電話來了。

別的電話司徒清可以不理，但這個電話司徒清不能不接，亦不敢不接，他咬緊牙關抄起了話筒，話筒馬上傳來對方氣勢凌人、火爆的聲音：「我是郭副廳長！啊！你就是司徒清，我問你：爲什麼不同意逮捕鄺玉珍？」語氣異常武斷，根本沒有商量餘地。

司徒清咬咬牙，拚命控制住直冒上腦殼的怒火，低聲答道：「我認爲，該案還有疑點，暫時不能採取逮捕行動。」

「笑話！還有什麼疑點？和你一道的謝副科長告訴我，人證、物證都有了，還不能逮捕？你是要等她偸走了國家的金錢才逮捕她嗎？簡直胡鬧！」對方訓斥道。

「人證只是單方面的供詞，物證除了那張塗改的貸款票據之外，沒有其他有力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怎能突然逮捕一個同志呢？」司徒清忍氣繼續耐心解釋。

對方一聽更火了，厲聲說：「什麼？你還說她是同志？逮捕她是必然的，司徒清，我警告你：抗拒執行上級的指示，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你的黨性到哪裏去啦？你這樣維護這名大貪污犯，用心何在？你想過這樣做的後果嗎？」郭副廳長的語氣充滿露骨的威脅。

這種露骨的威脅，誣蔑的口吻，把司徒清激怒了，他一字一句的說：「郭副廳長，你也聽着：你可以撤我的職，定我的罪，甚至開除我的黨籍，但是，要强逼我逮捕一個眞相未明的同志，絕對辦不到！」司徒清無法再說下去，因爲對方已氣得狠狠的擱下電話筒。

司徒清沉重的嘆了口氣，雙手抱着頭，一屁股坐在辦公椅上！鄺玉珍，鄺玉珍哪，你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你究竟幹了什麼？爲什麼這麼多的矛頭都惡狠狠的對準了你？是你幹出了天大的壞事，所以他們要仇恨你嗎？還是你無意中得罪了他們，所以他們定要置你於死

地？

司徒清痛苦的思索着，壓力是這樣的沉重，他還頂得住嗎？有幾次，他忍不住要抄起電話，告訴留在財政廳監視鄺玉珍的吳靜，把她逮來算了，但他幾次又把手放下，一個人民偵察員的良心提醒他，不能貿然下這個決定啊！他不明白，爲什麼當案情還未清楚，他正要深入偵查的關鍵時刻，已有許多形形色色，一層比一層更重的强大壓力降到自己的頭上？他開始冷靜下來，認眞的把這個撲朔迷離的貪污檢擧案前後過程聯繫了起來。

先是有人寫了檢擧鄺玉珍貪污的匿名信，從哈爾濱寄到廣州，再在廣州寄回公安廳郭副廳長手裏。接着，他奉令率隊進駐省財政廳偵查該案，他發現了核算科科長鄺玉珍總管的貸款單據，果然有塗改的痕跡；但他亦不認爲這是鄺玉珍貪污的有力證據，於是決定先集中精力偵查寫檢擧信的匿名人，此事是由謝剛負責的，但就在這時候，匿名人自己出現了，隨後就是這郭副廳長的嚴厲訓斥……

突然好像電光火閃一樣，這件事的幾個疑點跳了出來：爲什麼寫這封信的人直接把信寄到「郭正權副廳長」手裏呢？爲什麼每次當自己認爲不能逮捕鄺玉珍，支持逮捕她的人證、物證就自己跳了出來呢？爲什麼連郭副廳長也這麼緊張，三令五申要馬上逮捕鄺玉珍呢？從這幾個疑點，司徒清彷彿看見，有一股强大得令人可怕的勢力在把鄺玉珍推到他面前，這股勢力在惡狠狠的吼着：「逮捕她！逮捕她！馬上逮捕她！」

司徒清猛地打了個冷顫，這有可能是一個陷阱，一個可怕的，絕大的陰謀！想到這一點，饒是司徒清，亦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的確，如果自己的推想是正確的，那這股勢力就太可怕了！司徒清不敢往下想像，因爲，他甚至希望自己這個想法是錯的！

司徒清痛苦的沉思了整整一日時間，在這一日時間中，司徒清的白髮又添了十根八根！

「噹！噹！」牆上的掛鐘敲響了十下。司徒清一怔，抬頭一看，忽然意識到：現在全案的關鍵着落在鄺玉珍身上，可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出半點差錯！他心頭一顫，他要馬上通知吳靜，嚴密保護鄺玉珍的生命安全！

他正想抄起電話，就在這時，電話鈴却搶先響了，司徒清連忙抄起話筒，話筒中傳來留在財政廳監視鄺玉珍的偵緝員吳靜緊張的聲音：「是老科長嗎？鄺玉珍自殺了！」

「什麼？再說一次！」司徒清的血液像凝結了似的，腦袋一片昏昏沉沉，下意識的喊了一句。

「是！半小時以前，鄺玉珍在她的臥室中自殺了！」吳靜難過的重複報告。

「唔！」司徒清沉重的擱下話筒，這個突然而來打擊，對司徒清來說，實在太大了！

＊　＊　＊

哈爾濱市太古街三〇一號，自殺死者，省財政廳核算科科長鄺玉珍的家。現在的時間，是發生命案的當晚深夜十二時十五分。

大雪紛飛，狂風怒號。凜烈的北風來自西伯利亞，挾捲着漫天的雪花，在哈爾濱這個大陸偏北城市中上下飛舞。風雪在省公安廳周圍怒吼，冰塊在省財政廳上下翻捲，彷彿有兩股來自不同方向的强大勢力，在天地間衝撞、碰擊，大地充斥着這兩股巨大勢力的撞擊聲、金戈鐵馬聲……

三〇一號命案現場，此刻已被省財政廳保衞嚴密封鎖。

室內很靜，靜得有點出奇，除了偶爾傳入屋內的風雪呼嘯，這裏再沒有第二種聲音，彷彿這裏的一切，都隨着正廳右側睡房內，靜靜的躺着的一具女屍一樣，變得死一般的冷寂。

在正廳，有四個持手槍的便衣大漢，分佔四角，緊張的監視着四週圍的動靜。正廳陳設簡單，除了一部風扇可以稱爲是現代化家具外，其餘的，便全部是普通的木製家具。一張木製的方桌，一張四個座位的靠背木椅，四張靠背木櫈，就是如此簡單了。偌大的正廳，顯得冷冷落落。

此刻，除了那四個持槍的大漢外，在正廳的一角，有一個年約十八歲的少女呆呆的坐在一張木椅上，她手上，拿着一件編了一半的羊毛冷衫，她的手指頭下意識的一下一下的輕輕撫摸着，淚水一滴一滴的落在這鮮紅色的、織了一半的毛衫上，她像做夢似的自言自語着：「媽媽，爸爸去了，現在你也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你告訴我，這件毛衫是織給我的，媽媽！你不替我織毛衫了麼……」

司徒清、吳靜、省公安廳的一名法醫翁偉明自發生命案的三〇一號匆匆走來。財政廳保衞科科長彭洲迎了上前，招呼說：「司徒科長，你來了！」

司徒清點點頭，突然問彭洲：「彭科長！命案現場是誰負責封鎖的呢？」

「這？」彭洲科長一愣，似乎意料不到司徒科長有此一問，但馬上又一揚眉，冷靜的回答說：「命案現場是我指揮封鎖的！沒什麼事吧？」未了，彭洲還是不大放心的追問了一句。

「沒什麼，隨便問一問。」司徒清瞥了彭洲一眼，心想：對這個問題，他好像有一點點失態！爲什麼呢！司徒清暫時沒有細想。

死者鄺玉珍的屍體靜靜的躺在她的睡床上，神態安詳，彷彿是入睡了。室內很整齊，兩個向南的窗緊閉，窗簾垂下，靠床側的一張寫字枱放了一本筆記本，打開看，上面還擱了一支原子筆。「卡察！卡察！」吳靜把現場全部拍了照。

司徒清和法醫翁偉明走近屍體，法醫俯身仔細檢查。司徒清靜靜的站在一旁，冷靜的思索着。發生命案的現場很靜，死者居室牆上的掛鐘嘀達！嘀達！的響着。

「怎麼樣？」司徒清輕聲問法醫翁偉明。

「暫時沒發現其他特異跡象。」翁偉明邊檢查，邊說。

「致死原因？」

「臉容安靜，雙眼合垂，周身沒有傷痕，有服毒自殺可能。」翁偉明絲毫不帶感情，冷板地說，這是當法醫的怪脾氣！司徒清熟知這位老搭檔的一切，心裏暗說了一句。

他伸出手指，扳開死者的左眼皮，又扳開右眼皮，凝視了一會，忽然示意翁偉明，翁偉明低頭凝視一會，抬起頭，兩人神秘的對望一眼。

「小吳！把相機拿來！」司徒清接過相機，卡察一聲，對着死者眼球拍了兩張照片。

「科長！你看，」在一旁檢視現場遺物的吳靜，突然在死者臥床下面搜出一瓶藥丸。

站在一旁的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彭洲見狀好奇的走過來，問：「是什麼東西？」

吳靜有點不滿的瞪了彭洲一眼，把藥瓶遞給司徒清。她之所以不滿，是司徒科長曾告訴過她，在現場查勘時，是不准任何人干擾的，但司徒清却笑了笑，拿着藥瓶看一看，就遞給彭洲。

彭洲接過來，一看驚道：「啊！是安眠藥！」

司徒清瞥了彭洲一眼，徵詢似地：「你的看法是……」

彭洲沒有馬上回答，沉吟半晌，眼珠轉了幾轉，彷彿在這一霎那間經歷了一百幾十回合交戰似的，才說：「情況非常明顯，她是服了安眠藥自殺的。至於她爲什麼要自殺，暫時不清楚；但是有一點不能不懷疑的是，爲什麼在她負責保管的保險櫃被人撬開的同一天晚上，她要自殺呢？這兩者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呢？」

看樣子，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對於鄺玉珍的死，心內早就有結論了，剛才的猶豫，只不過是他在考慮，應不應該說出來而已！司徒清敏銳的意識到這一點。他的眉頭不被察覺的輕跳了一下。這保衛科長爲什麼急於下「自殺」的結論呢？這是司徒清對彭洲的第二個奇怪的印象。他與彭洲並不熟悉，僅是在省的公安會議上偶爾見過一兩次面，在司徒清的印象中，這彭洲不笑猶可，一笑起來，就會令人產生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司徒清沒有回答彭洲的疑問，他忙碌着，結束了鄺玉珍死亡現場的查勘工作。死者的屍體被抬走了，根據法醫翁偉明的建議，屍體要作進一步的解剖。

在另一個現場，司徒清探悉，那被人撬開的保險櫃，有三本重要單據被人偷走了！這三本單據的數目，據說接近四百多萬元人民幣。

* * *

省公安廳偵緝科。

財政廳核算科科長鄺玉珍的死，是自殺？還是謀殺？直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

兩天前，圍繞該宗案件的一系列工作正緊張的進行着。經檢查，財政廳保險櫃是被人先用電綫插入匙孔，再接通猛烈的電流，造成短暫的電流短路，造成保險櫃內防盜系統的損壞，然後用硬物撬開。

保險櫃內，損失的物件僅是三本重要的單據，編號分別爲：〇〇二一、〇〇四三、〇〇六四。在這三本單據內，所保存的數據均是八〇年外貿高潮時財政廳的收入賬目，這些單據的被盜，省財政廳的收支賬目，就失去了審查的依據。換言之，假如有人從中作弊，貪污公款，亦無從查究。賬本的被盜，是否與財政廳內部工作人員的貪污有關呢？這是該案的第一個謎。

經公安廳法醫翁偉明的解剖死者鄺玉珍的屍體，再經嚴格的化學檢驗，證實死者胃內有殘存的「安眠藥」丸，這樣，死者是自殺而死的結論似乎可以定出了。

但是，使翁偉明覺得奇怪的是，爲什麼死者胃內還有殘存的安眠藥丸呢？

因爲，翁偉明憑他的經驗知道，安眠藥只有在胃內溶解，再被血液吸收，才會造成人體大腦中樞系統的强烈痲醉致死，死者胃內殘存安眠藥丸，只有一種解釋就是：在安眠藥全部溶解前，死者已經死去，胃部蠕動功能停止，溶解當然就慢了。

死者是服安眠藥致死呢？還是在安眠藥發揮作用前，已另外存在一種其他的致死因素呢！

假如有其他因素，這種因素是什麼呢？換言之，亦即是死者是自殺呢？還是另有其他致死原因？這是該案的第二個謎。

法醫翁偉明的驗屍報告書，已經作好，此刻就正攤在偵緝科科長司徒清面前。司徒清緊皺眉頭，在苦苦思索着。他以右手指頭輕輕的敲擊着桌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是每當他思索時的習慣，他若一下一下有節奏的敲擊時，是他正緊張思索時；「得得！得！」敲擊聲兩重一輕時，是他已理清紛亂的思緒，即將作出判斷時；「得得得！得得得！」敲擊連續而急速，就是他作出最後判斷的時候。「得！得！得！」一下一下，有節奏的鼓擊聲在繼續着。

牆上的大掛鐘「嘀達！嘀達！」的與敲擊桌面聲互相呼應着。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了，司徒清抬起頭，望了一下掛鐘，彷彿到現在才注意到時間似的嘆了口氣：「啊！是六點了！那張照片該送來了！」

「啪！啪！啪！」三下，隔兩秒鐘，又輕拍兩下的敲門聲傳了進來。

「小吳！進來！」聽着這按照規矩，熟悉的拍門聲，司徒清馬上喊道，手指頭仍舊敲擊着桌面。

偵緝員吳靜拿着兩張照片走了進來，「得得！得！得得！得！」吳靜一聽敲擊聲就笑了，說：「報告老科長！照片拿來了。你想出頭緒來了麼？告訴我吧！」吳靜當然知道老科長的習慣，這二重一輕的敲擊桌面聲，正是他即將作出判斷的時刻。

「鬼丫頭！就你知道我的心思？」司徒清喜愛的看了吳靜一眼。說實話，司徒清在內心裏是把吳靜當成女兒一樣看待的。他無兒無女，家中只有一個老伴，而吳靜自入公安局工作，就一直在司徒清負責的偵緝科，他花了極大心血，一步一步的把吳靜從一個不懂事的小丫頭培養成偵緝員，可以說，他是吳靜的教路人，而吳靜亦把他這位老科長當成自己的父親一樣。

「把照片拿給我看看！」司徒清故意裝成生氣的樣子，瞪着吳靜說。

吳靜心中暗笑，她深知，這老科長對誰越隨便，越嚴格要求，就說明他對誰越喜愛，所以她嘸着嘴，亦裝成生氣的樣子把照片遞過去。

「你別瞪着我老頭子，我也正在思索囉！」司徒清見吳靜好像有點生氣，連忙爲自己辯護似的說，一邊接過照片。

吳靜忍不住格格一笑，正要開口說話。

突然，司徒清雙眼緊盯着照片，急促的對吳靜說：「快！馬上打電話給翁偉明法醫，請他馬上趕來偵緝科！」一面連連的急促敲着桌面。

吳靜一聽這敲擊聲，便知道老科長已作出最後判斷，很快有所行動，便不敢再頑皮，連忙搶過去電話機旁，一把抄起話筒：「請翁偉明法醫過來！」

三分鐘後，法醫翁偉明趕到了。

「來！老翁！你先看看這兩張照片。」司徒清簡潔的說，沒有一句多餘話。

「唔！是有點特別！」翁偉明盯着照片，說：「這兩張照片，就是在現場拍的死者鄺玉珍的眼球照片。」

「不錯！有什麼特別！說一說嘛，我的法醫官！」司徒清說，他熟知他這位老友法醫性格，在未有任何確證前，他不會妄下結論，但有時又顯得過於猶豫而缺乏果斷。

「眼球內好像是有一個人像！」翁偉明突然說。

「你沒看錯麼？」司徒清趕緊道了一句，有所期待地。

「當然！唔，我看清楚了，眼球內不但有一個人像，而且，這個人像還是個男的！」翁偉明肯定地說。

司徒清一聽，輕鬆的舒了口氣，他的推斷果然得到證實了，但爲求更愼重行事，不放心的問了一句：「這能說明什麼呢？」

翁偉明的表情亦激動起來了，他急促的說：「這說明，鄺玉珍在死前的三秒鐘內，曾經有一個男人站在她面前，而且，頭俯得很低，鄺玉珍死時的面部肌肉沒有收緊，亦即沒有驚嚇現象，說明這個男人是鄺玉珍熟悉的！」

「有科學根據嗎？」

「有！因爲人的眼球有一種類似攝影的功能，平時因爲大腦指揮着眼球活動的接收事物而又隨即洗去景物的底像，所以不可能察覺，但是，如果一個人死前的三秒鐘內，眼球接觸過的景物，是會保留一段時間的！」

聽到這裏，司徒清驀地站起來，決斷說：「唔！這就可以證明，省財政廳核算科科長鄺玉珍之死，不是自殺，而是謀殺！」

這回輪到吳靜驚得張大嘴巴了，連忙問：「爲什麼呢？老科長？」

「根據解剖屍體，死者胃內殘存安眠藥丸片，這證明，在安眠藥未溶解發揮毒性時，死者已經死去了；根據死者眼球照片透視的人像，在死者死前的三秒鐘內，曾經有一個她熟悉的男人站在她面前。上述兩點都說明了，鄺玉珍的死，是有第二者介入的，這樣，謀殺的跡象不是非常清楚了嗎？」司徒清解釋說。

「啊，對了！」吳靜恍然大悟的

叫了一聲，隨即補充說，「鄺玉珍既然是被人謀殺，那麼，她所保管的核算科收支賬單的被盜，豈不說明，這裏面有『毀壞單據，殺人滅口』的目的嗎？」

司徒清點點頭，思索良久，方道：「是的，這件案子的背後，很有可能隱藏着一個極大的陰謀！鄺玉珍是進行這個陰謀的絆脚石，所以對方才不惜一切手段把她除掉。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迅速查清：鄺玉珍究竟抓住了對方什麼致命的痛脚，引致對方大動殺機！」

停了停，司徒清突然問法醫翁偉明：「老翁！你說我夠不夠資格做你的朋友？」

翁偉明一怔，被司徒清這句突然的問話弄得莫名其妙，驚疑的：「我的老科長，你開什麼玩笑？」

「你信得過我嗎？」司徒清仍然沒頭沒腦的問。

「當然信得！鬼木瓜！你玩什麼鬼把戲？」翁偉明生氣的說。他不明白，多年老朋友了，彼此脾性相投，這司徒清竟問起這句話來！他雖然知道司徒清這樣問必定另有文章，而且非比尋常，所以才這樣鄭重其事，但仍然忍不住罵了一句。

果然，司徒清笑笑，隨即非常認眞的低聲說：「別生氣，老翁！我當然明白你的人格，才向你提出這個要求……」

「好啦！好啦！別轉彎拐角的，幹脆，說出來不就成了嘛！天塌下來，老頭子替你頂一半就是了！」

「我想，我想把鄺玉珍的女兒秘密接到你家裏一段時間！因爲，我怕對方很快就會向這棵可憐的幼苗下手。老翁，收藏一個重大嫌疑貪污犯的女兒，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弄不好，會掉烏紗的。如果你認爲有困難，不答應，我也不會怪你。」

翁偉明乍聞之下，確實嚇了一跳，窩藏壞人家屬，是要判刑的！他猶豫了一下……

司徒清嘆了口氣，他也不願牽累老朋友，便說：「本來我想把她接到我家裏的，但我家目標太大了，可能這不但不能保護她，相反是害了她。這樣吧，此事我另想辦法……」

翁偉明突然吼了一聲：「別說了！她在那裏？我今晚用車子去接她回家！讓要來的災難衝着我老頭子來吧！」

司徒清拉起翁偉明的手，握着，緊緊的握住，站在一旁的吳靜突然發覺，司徒清，這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他的眼角，竟然有淚花在隱隱的閃動！

司徒清爲了什麼呢？他是爲了自己？爲了自己升官發財？爲了名？爲了利？不！都不是。他只不過是爲了一個無辜的婦女，爲了盡量減輕降臨在她身上的可怕的災難！但是，他却爲此忍受了多少委屈啊！吳靜心一酸，差點掉下淚來，但眼淚竟然沒有掉下，因爲，她想起了一句似乎過了時的俗語：正氣在人間！

＊　＊　＊

昨天晚上，剛下過一場大雪。現在，雪停了，鋪在地上的積雪開始在嚴寒下凝成厚厚的冰塊。大街上，到處都有人掃雪，不掃去積雪，結成了冰塊，再掃就困難了。

位於市區西側康安路的省財政廳總部大樓，遍地白雪皚皚，一片銀裝。今年的天氣特別冷，雪也下得比往年大。雖然俗語有云「瑞雪兆豐年」，今年的農村，該又是一個豐收年景。但缺衣禦寒的窮百姓小市民，就覺得冷得受不住了。

有一種人亦覺得冷得要命，但倒並非因爲天氣關係，老天爺再冷，他們亦不怕，他們身上貴重的皮裘大氅把他們從頭到脚的包裹起來，確眞可以稱得上「傲對風雪」，使他們覺得嚴寒難耐的，不是天氣，而是今年政治氣候的寒流。

上午，省財政廳的職工幹部全部參加掃雪，忙了半日，到下午二時，才恢復正常辦公。人們剛上班半個小時，突然又一窩蜂似的奔了出來，紛紛湧向財政廳的大禮堂。人越聚越多，片刻間，便已接近有百人。

大禮堂地方很大，寬二百米，長五百米，平方近一千方米，足可容納一、二千人。這一百人聚在這偌大的地方，本來只有如地中的一塊小葉，但這近百人，幾乎全部是戴眼鏡執筆人仕，凡事都喜歡來個議論，人聲就大得很了。

「喂！快去看，核算科鄺科長自殺了！有大字報貼出來，說她是貪污、畏罪自殺！」

「哎呀！這可看不出囉，她很儉僕，說甚麼也不像是個貪錢的女人！」

「這也難怪呀，人心隔肚皮，誰能看透？她呀，說不定是稻草蓋珍珠，家肥屋潤也無人知啦！現在，她自殺了，這就大件事了。」

「不錯！不錯！常在河邊站，那有不濕鞋嘛！她幹的是核算科，對着那白花花的鈔票，唔，難講，難講。」

人們一傳十，十傳百，片刻間，「鄺玉珍畏罪自殺！」的消息便傳遍財政廳每一個有人到的角落，財政廳上下整個震動了！

在人羣中，在東面一個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站着一男一女，男的五十歲左右年紀，女的二十三四歲，這兩人，就是司徒清和吳靜！



彭洲深知司徒清的倔脾氣，咬牙道：「幹掉他……」

在另一邊，司徒清注意到，保衞科科長彭洲也來了，和他站在一起的，是核算科副科長宋森。他兩人沉默着，讀着大字報。

這是一張用毛筆寫的，字跡很大的大字報，大得離老遠便可以看清。

大標題是：「貪污犯鄺玉珍畏罪自殺罪該萬死！」

大字報的內容全部重複了那份匿名檢舉信上所寫的一切，而寫這份大字報的人，也恰是那個自承寫檢舉信的余文德——核算科的一名普通科員。

讀完這份大字報的人，在議論紛紛，有人說：「我不大相信鄺玉珍有貪污行爲。」

但更多的人却說：「這很難講囉！看，這不是貪污的證據嗎？不然，她爲什麼要自殺呢？這是畏罪自殺哪！」

這樣一說，連有小小懷疑事實眞相的人也開始動搖，無言可答，甚至轉而贊同「畏罪自殺」的結論。

這一切，司徒清和吳靜都看到、聽到了。司徒清嘆了口氣，他根本不想再逗留多片刻，便示意吳靜離開。

站在一邊的宋森遙盯着司徒清低着頭走出去的背影，用手肘撞了一旁的彭洲，擠了擠眼，兩人會心的笑了。

吳靜隨着司徒清走出來，吳靜憋了半日的火氣忍不住了，她火辣辣的低聲說：「這余文德太可惡了！他憑什麼一口咬定鄺玉珍是畏罪自殺？鬧到滿城風雨，好像他是法官定案似的！我看，這個人嫌疑最大！」

司徒清搖搖頭，「這個人暫時別理他！」

「爲什麼？他不是在興風作浪，硬要整死鄺玉珍嗎？」

「哼！這只是一條小泥鰍！他後面，眞正興風作浪的，還有鯊魚、鯨魚，這才是主要的。」

「他們爲什麼要貼這張大字報呢？」

「造輿論，造成既成事實，向我們施加强大壓力。據我估計，鄺玉珍的死只是對方的第一步，他們的第二步，看來很快就會來了！這司徒清沉重的說，想到這股罪惡勢力的無恥狠毒，把司徒清激怒了，他咬着牙說，「來吧！衝着我來吧，撤職、開除黨籍、坐牢，我等着，但是，逼着我傷害一個無辜的同志，眼看一個無辜者的慘死而撤手不理，這絕對辦不到！」

「還有我呢，老科長！我也是絕對辦不到！」吳靜毫不畏懼的說。

司徒清點點頭，他欣賞的正是

吳靜這丫頭的那股正氣。但他不忍因此事斷送了吳靜的前途，心一硬，終於忍不住對吳靜說：「小吳！算了，你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郭副廳長今天早上把我找去罵了一頓，說我由於不同意逮捕鄺玉珍，造成她有機會自殺，使案件中斷，犯了大錯誤，他下令把我們的三人調查組解散了，我呢，要停職交代！郭副廳長已另派人來處理此案了！」

「什麼？你說的是眞的？」吳靜嚇了一跳，她根本不相信在這個破案的關鍵時刻，這個郭副廳長會下這個命令！

「是眞的！小吳。本來我不想告訴你的，怕你難過。但你還年輕，還有更好的前途，跟着我，你會一同倒霉的！你去找郭副廳長，認一下錯，請他另派你工作吧。」司徒清硬住心腸，大違本意的望着吳靜說。

吳靜緊緊的盯着司徒清，盯着，足足有二分鐘，她忽然問：「那謝剛呢？他是副科長呀，他不說句公正話嗎？」

「他？哼，他已經跑到郭副廳長那裏承認錯誤去了！郭副廳長表揚了他，說他迷途知返，是個有前途的幹部，在我停職交代期間，由他代理偵緝科科長職務，並由他和郭副廳長的秘書負責處理此案。他昇官了嘛！」司徒清冷漠的、憎厭的說。

吳靜眨了眨眼，說：「所以你也叫我去爭取昇官了，是嗎？」

司徒清苦笑，在這個時候，他還說什麼好呢？

吳靜冷笑一聲，突然火辣辣的嚷道：「哼！我不走！你用棍子趕我也不走！」說着，她突然拉拉司徒清的衣袖，「走啊……」

司徒清一怔：「去哪裏呀？」

吳靜格格的笑了：「還有什麼地方？去找鄺玉珍的女兒伊淑明呀！你不是說她是一條寶貴的線索嗎？」

司徒清忍不住也笑了，「鬼丫頭！你眞的不怕人家把你也吃掉？」

吳靜頭一歪，充滿信心的說：「跟着你，誰也吃不了我！是嗎？老科長！」

司徒清激動的拍了拍吳靜的肩膊，在這個艱難時候，能夠獲得自己部下的忠心及信任，這種難能可貴的感情及凜然的正氣，使司徒清這位輕易不動感情的硬漢子也被深深感動了！他把手一擺：「讓我們兩個戴罪在身的偵察員，好好地跟他們鬥一鬥！」

在背後三百咪處，宋森、彭洲遙遙的望着司徒清、吳靜兩人黯然而去的背影，哈哈的笑了！

「這土包子！敬酒不吃吃罰酒！看你硬，硬，還不是給趕得灰溜溜的走了？」彭洲開心的說。他覺得，現在自己與宋森這伙人的關係，已有如一道粗大的鐵鏈鎖住，再也分不開了。

宋森瞥了彭洲一眼，見他這副得意忘形的模樣，心頭很不是滋味，便狠狠的刺了他一句：「你也別太開心了！司徒清這老傢伙不是善男信女，你以爲他會就此罷手嗎？大棒！高興過了頭，可就該輪到哭啦！」

彭洲心頭一震，忙道：「哎呀我的眼鏡蛇！我的心你到現在難道還不明白嗎？可別來嚇我！」

「誰嚇你？你等着瞧吧！」

「這……這是要命的事啊！」彭洲面前，彷彿出現了一個婦人的臉孔，只見她正在扭曲掙扎，臉部給人用枕頭緊緊壓住，婦人拚命的扭曲了一會，便慢慢靜止了，那個用枕頭壓住婦人臉部的男子放開枕頭，在褲袋裏掏出了一瓶藥丸，用手指撬開婦人的口，把那瓶藥丸倒了進去……突然，婦人的眼睛猛地睜開，充滿怨毒的盯了男子一眼，身子再扭曲一下，此後便寂靜不動了，但是，那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說不出的詭異恐怖……彭洲猛覺全身一涼，冷汗直冒。

見狀，宋森笑笑，又變成名副其實的「笑科長」。他不想在現在這個極爲關鍵的時刻，把彭洲這根大棒折斷，他還用得着這根大棒！

「來！抽一支吧！」宋森掏出一包名貴的進口香烟「555」，遞了一支給彭洲，給他點着火，撫慰地拍拍彭洲肩頭。

彭洲拚命的吸了兩大口，香烟的烟味也確實不錯，彭洲噴出兩團烟霧，人又變得有點生氣了。

「好！這才是眞正的大棒嘛！」宋森笑笑，「司徒清那老不死，他是秋後的螞蚱，兇不了幾天啦！放心吧！」

「聽說鄺玉珍命案還沒有下給論，司徒清被撤職，謝剛來接他的手尾，這個人也不大好對付的！」彭洲猶豫不安的說。

「謝剛？嘿！」宋森陰沉的一笑，「眞刀眞槍的與他幹，他倒有可能是條硬漢，但他是孫猴子翻觔斗，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何況，他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

「是什麼弱點？」彭洲感興趣了。

「女人！」

「那我明白了！哈哈！眞有你的，不愧眼鏡蛇之稱！」彭洲高興了。

宋森掏出一包東西，見四下無人，遞給彭洲，壓低聲音說：「黑蜘蛛給你的！」

彭洲接過紙包，悄悄打開一看，啊！竟是一大疊嶄新的十元人民幣，大概有二三百張之多！「555」名牌香烟的味道實在太好了，深深的再吸一口，嗬！人輕飄飄的，如夢仙境，鈔票是花花綠綠的，那種色彩啊，五彩繽紛的，好像春天裏的百花盛開，嚴寒好像也立時過去了！彭洲臉上神氣十足了！

宋森、彭洲又低聲的談了一會，末了，宋森用極低的聲音說：「那批美金，要盡快弄到手，你馬上過去深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明白嗎？」

* * *

司徒清現時的處境艱難。

他拒絕貿然逮捕鄺玉珍，得罪了郭副廳長，是罪狀之一；鄺玉珍的「畏罪自殺」是由於司徒清的錯誤造成，這是罪狀之二，兩者加起來，郭副廳長就有足夠理由對司徒清採取行動，所以他被下令「停職檢查」，期間亦即變相撤了他的偵緝科長職務。

凡公安幹部，在「停職檢查」期間，武器、證件均要上繳，所以司徒清現時是赤手空拳，換言之，亦即無權進行任何偵緝行動。

所以說，司徒清現時是戴罪在身的，無職無權的偵察員。而他要面對的對手，却是一伙兇殘狠毒、詭計多端的惡勢力集團！他如果不知機而退，就無疑是鷄蛋碰石頭了！

案情錯綜複雜，對方步步搶佔先機。如果說鄺玉珍是清白無辜的話，那偏偏又有她經管的塗改單據；他懷疑寫檢擧信的匿名人另有目的，但寫信人馬上站出來主動承認，他開始意識到這可能是對鄺玉珍有預謀的陷害，想深入追查，馬上又有個「畏罪自殺」，單據被盜，所有線索因而中斷；他想偵查下去，但隨即又被「停職檢查」，成了一個無職無權的戴罪之身。如果說，這一切都是陰謀、陷阱，但你又能拿出什麼有力的證據？

社會現實就是如此的冷酷殘忍，當一個人與另一個人聯合起來，就成了一個小集團，當一個小集團與另一個小集團聯合起來，就成了一個大集團；當這個大集團與金錢、美女、權力聯合起來，它的力量强大得令人可怕了！好人與它碰撞，好人遭殃；正義與它碰撞，正義萎縮。

如果說共產黨的宗旨是爲人民謀幸福的話，那爲什麼最兇狠，最可怕的人，却往往是那些手握大權的共產黨員？

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比資本主義更完美的社會制度，那爲什麼在這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却存在一些比資本家還要厲害的吸血鬼？

在這個現實社會裏，如果說有誰能夠在金錢、美女、權力面前不屈服，那這些難能可貴的人中，就有一個司徒清，以及翁偉明、吳靜這些人。他們之所以不屈服，是因爲他們相信，正義終究會戰勝邪惡；因爲他們相信，老百姓需要像他們這樣的人。

* * *

哈爾濱市東直街四十五號，省公安廳法醫翁偉明的家。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八時。

這是一所獨立的兩層平房，翁偉明家中有三個人，一個老伴，一個女兒。女兒在廣州市工作，長年不返家，故此，這個家庭實際上便只有老夫妻兩人。

但這幾天，翁家却多了一個人，說明白些，是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一個俏麗、倔强的女孩子。這個新來的客人，就是省財政廳核算科科長、一個嫌疑重大貪污犯、據說是「畏罪自殺」的鄺玉珍的獨生女兒伊淑明。

伊淑明被翁偉明半勸半强逼的接回家中，這位倔强的少女，三天三夜沒講過一句話，沒吃過一粒飯，沒喝過一杯水，她終日只是用手撫摸着那件織了一半的鮮紅的毛衫，她沒有流淚，因爲淚水早已流乾了！僅僅五、六天時間，一個嬌俏的少女，便彷彿變成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

翁老太看得不住搖頭嘆氣，一個勁的催着老伴：「喂！老頭子呀，你快想個辦法，勸她吃點東西吧！」

翁偉明被催得心煩意亂，只好也不知是第二十次還是第三十次走到伊淑明面前：「小姑娘！你這樣是不行的，要堅强起來嘛！事情終有水落石出一天的！」他說來說去就是這句話。每次翁偉明這樣說了，伊淑明總是說：「我不想連累你們，我是罪犯的女兒，你讓我走！」此後就再無第二句話。

翁偉明只好又走開，老伴又來催他，催得翁偉明急了，他一個勁的在屋內團團轉，一邊嚷道：「你催我，我催誰？司徒清那老傢伙，他就撒手不管啦！我不是怕掉烏紗、坐牢，但眼看這棵可憐的幼苗，她這樣自己折磨自己，我心痛啊！」

「老翁！我的心也痛着哪！」突然，身後有一個人接了翁偉明的話頭，翁偉明轉身一看，來人竟是司徒清和吳靜！他又喜又氣，嚷道：「喂！木瓜，我還以爲你把她忘了！你行個好，勸勸她，只要你勸得她肯吃點東西，喝杯水，我老翁寧願給你叩個頭！」

翁偉明這老頭子，是快要急瘋了！他心痛這個可憐的「罪犯」的女

兒！

司徒清難過的嘆了口氣，沉默着，走近伊淑明的身邊坐下。

伊淑明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仍然瞪着手上的毛衫，呆呆的出神。

「這件毛衫，是你媽媽織給你的，但只織了一半，就……是這樣嗎？」司徒清盯着伊淑明手上的織了一半的毛衫，突然問。

伊淑明的手指抖動了一下，沒有作聲。

「你嚷着要走，是嗎？好呀，就算我讓你走，你走到哪裏去呢？你出去是很危險的，他們可能連你也殺死的！」

伊淑明的手指猛地抖動一下，突然驀地站起來，搖搖晃晃地掙扎着走出去，快到門邊，她忽然扭過頭來，仇恨的瞪着司徒清他們說：「我！我恨你們……你們這些幹部沒有一個好人！我……我要報仇！」說着，他掙扎着奔了出去，孤獨的，可憐的背影投入沉沉的黑暗中！

吳靜急得要衝出去攔阻，一面嚷道：「淑明！你回來……你知道嗎？司徒科長爲了你媽媽，受了多大的委曲嗎？」可惜伊淑明聽不到，因爲她已走遠了。

司徒清連忙拉住吳靜，低聲說：「你秘密跟住她，看她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隨時向我報告！記住：你無論如何，要保證她的生命安全！她夠可憐的了，知道嗎？」

吳靜迅速一點頭，疾奔而出。

「老翁，我也要走了！我不放心她一個人。」司徒清轉身對翁偉明說。

翁偉明默默的望着司徒清，忽然問：「木瓜！聽說他們繳了你的手槍，撤了你的職，是嗎？」

司徒清痛苦的點點頭，突又呵呵一笑了，道：「沒關係！他們撤了我的職，但撤不了我的心；撤了我的槍，繳不了我的手！以爲這樣就可以綁住我的手脚，任他們爲非作歹，消遙法外，這是作夢！」

翁偉明嘆了口氣，他知道堅强的人是不必用任何語音安慰的！他突然蹬蹬蹬的跑入了睡房，又跑了出來，把手裏的東西塞到司徒清的手上：「木瓜！那幫人是甚麼事也幹得出來的，我這支手槍和子彈，你拿去用吧，在刀尖上打滾，沒有防身武器是不行的。」

大陸公安條例規定，凡任何佩槍人士，槍支和子彈都須詳細登記，誰人用什麼編號的槍支都有嚴格的備案。郭副廳長繳了司徒清的武器，翁偉明把自己的手槍給司徒清用，這是明擺着與郭副廳長對着幹啦，讓他知道，扣上一個「目無組織紀律，私借槍械」的罪名，可不是小事情啊！

老朋友對自己的感情，對自己的信任，司徒清那會不知道？但他沒有推辭，也沒有說一句感謝的話。因爲他知道，在眞正的患難朋友之間，言語是多餘的。他默默的接過手槍，充滿感情點點頭，就走了。

* * *

狂風，暴雪，風雪交加的黑夜，大自然在發怒，它征服了一切。

伊淑明在風雪中的身影，狂風吹着她，大雪澆着她，她跌跌撞撞地走着，哭着，昏暗的路燈映出她悲痛的臉容，淚水和雪水在臉上往下淌。

在這個孤獨凄涼的背影後面五百碼地方，有一個女子的身影一閃而過，在這個女子身後，又有一個男子的身影閃過。

夜，風雪之夜。那個孤獨的背影一直跑向市郊。

市西郊墳場，墓碑林立，在風雪中，紛紛的沾滿雪花。風在吼，雪越下越大，夜沉沉，雪茫茫……

漫天的雪花飄落在一座新築的墳上，墳前的墓碑上。這座墳是草草築成的，這從墳上凌亂的草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在風雪之中，那個孤獨的身影突然跑進這個悽清恐怖的墳場，跑到那座新墳，一頭撲在墳上，撕心裂肺的嘶叫：「媽媽！明明來看你了！」

「呼啦啦！」一陣狂風急捲而過，雪花飛舞，借着雪花閃過的微光，墓碑上隱約現出一行用紅油新寫的字：「伊氏鄺玉珍同志之墓，很顯然，這座墳是鄺玉珍生前的知己朋友冒險秘密建築的，否則，絕不可能會稱這個涉嫌貪汚，畏罪自殺的犯人，冠以「同志」之銜。

這個孤獨的身影，就是可憐的伊淑明！

悽冷的風雪之夜，在這個陰森的墓地之中，本身就已經夠荒涼的了，一個少女，在這個地點，這個時刻，在新築的墳前哀啼，此情此景，鐵石心腸的人亦會爲之惻然！

在中國，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此情此景本來不應看到，但這種悽慘的景象却又偏偏發生了，這是社會中某一部份人的錯，還是社會本身的錯？

* * *

伊淑明靜靜的仰躺在母親的墓地上，任雪花紛紛的飄落在她臉上，她呆呆地瞪着飄舞的雪花，想着、想着……

傳單像雪花一樣飛舞，宣傳車在街道上穿梭，「打倒反動分子××××！」，「打倒反革命黑幫××××！」……口號聲震耳欲聾，這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哈爾濱市。

「黑幫的橫額貼在伊淑明的家門楣上，抄家者在發狂般摔砸着各種各樣的傢具，小淑明渾身發抖，躺在一邊呆呆地看着。

熊熊的大火，焚燒着古裝戲衣、書刊、字畫等，伊淑明的父親伊方平，這個斯文的知識份子，市京劇團團長，蓬頭垢面，雙手被反綁，跪在火堆旁，烈火烤得他黃豆般的汗珠往下淌。

一聲尖叫，小淑明從人羣中撲過來，跑向爸爸，伊方平刷的一下流出了强忍的眼淚。但他的手被反綁着，竟連撫慰一下小女兒的動作也不可能。小淑明被幾條大漢一手抽離地面，提了出去。伊方平悲痛欲絕，他被揪住頭髮，被逼仰起臉，不能看女兒，淚水、汗水滾滾流下。

半個月後的一天黃昏，小淑明母女兩人跪在父親的新墳前，哭得哽咽抽噎，悲痛欲絕，幾位街坊阿嬸扯住母女倆，再也忍不住，伸手擦掉流下的淚水。

又一個昏暗的黃昏，小淑明母女兩人被强令趕出舊居，母親挽着一個破舊的包袱，別的東西都被沒收了，母女兩人漫無目的地往市郊走去，她們被趕去下鄉改造。

半路上，小淑明餓得哭了，一個勁的哭叫：「媽媽！我餓，走不動了！」母親勸慰着小女兒：「孩子，明明別哭，等會到了外公家，就買餅給你吃，好嗎？」她摸摸身上僅有的十元錢，這是那些「幹部」發給母女倆的路費，她擦乾小淑明臉上的淚水，但自己的眼淚却刷的一聲流了下來！

天昏地暗，暴雨傾盆，隨後又是狂風暴雪，大雨、狂風、飛雪交替，眨眼間，十個年頭過去了！

天晴朗了。小淑明的母親鄺玉珍母女返回哈爾濱市，父親平反了，名譽恢復了。舊居發還了，積久扣發的工資獲補發了，鄺玉珍重新復職財政廳核算科科長，小淑明這時已長得亭亭玉立，她憑自己的毅力，考上了中央第二法律學院。她希望自己能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盡一點力……

母親復職後，她沒有爲自己的災難而怨恨，她相信這只是某一部份人造成的，而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她要爲這新的「現在」出一點力。伊淑明見到母親臉上開朗了，逐漸恢復生氣的臉，她是多麼高興呀！她想，「過去」已經是「過去了，「現在」應是好的了！

啊！少女的心是多麼純眞啊！她的心靈就好像一張白紙，雖然上面有幾點淚水的痕跡，但它很快就會逝去，她的心仍然是一張純眞的白紙。但是，社會的風雲是如此的變幻不定，生活的現實對這純潔的少女是如此的冷酷無情！

半年前，伊淑明放假回家時，她發覺母親的臉上又開始現出愁雲。她時常嘆着氣說：「那些害人的東西，又出來了！」伊淑明發覺母親經常一個人關在睡房，伏在桌子寫呀寫的。她好奇地問母親：「媽媽，你寫什麼呢？」

母親說：「我是共產黨員，我不能眼看那幾條蛀米大蟲啃吃國家的財物……」她臉上的表情充滿痛苦和憤恨。

二十天前，伊淑明放寒假了，她又從北京返到哈爾濱母親的身邊。這幾天，母親的心緒很不寧靜，時常獨自唉聲嘆氣，有時又恨得咬着牙。

一晚，母親正爲伊淑明編織着一件鮮紅色的羊毛冷衫，她的手指隨着織針動着、動着，忽然停了，她把伊淑明拉到身前，撫摸着女兒臉龐說：「明明……現在你長大了，媽媽不能守在你身邊啦，你應該學會自己照顧自己了！」

伊淑明有點奇怪，媽媽爲什麼會說出這些話呢？她撒嬌地說：「不！媽媽，女兒永遠要留在你身邊！」母親笑了笑，但笑得苦澀。

三天後的一個早上，一位幹部模樣的男子前來，這位幹部與母親談了整整一個上午，走了。

晚上，伊淑明睡得正濃，她聽到母親睡房中彷佛有奇怪的響聲傳了出來，連忙跳落床，跑入去一看，她嚇呆了！母親臨死那瞪得大大的眼珠，凝視着虛空，彷彿在慘厲的質問道：「爲什麼？爲什麼！」

在伊淑明面前，又一個新墳！

仰躺在母親墳前的伊淑明渾身抖顫一下，她望着漫天的雪花，撕心裂肺的嘶叫：「爲什麼？這究竟爲什麼！」

* * *

相距鄺玉珍墓三十咪的地方，此刻，亦有一男一女伏在一座墳後，注視伊淑明的一擧一動。少女的憤厲的嘶叫，傳了過來，那老年男子身體微微抖顫了一下，在雪夜中，他的臉色刷的變得蒼白，他痛苦的嘆了口氣，喃喃的自言自語：「可憐的孩子！」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我！與你們這班虎狠拚了！」那個女的已淚流滿面，悲憤的低聲吼道。她猛地在腰腋下拔出一支傢伙，氣衝衝的轉身欲衝出去。

男子猛地急竄上前，劈手奪過女子手上的傢伙，把她猛的按低，沉聲道：「拚！你去找誰拚了？火爆性子總是不改！」說着狠狠的瞪了女子一眼。

女子沒有作聲，噘着嘴賭氣似

的不發一言。突然，她低聲急促地說：「看！她又跑了！」說着，指了指伊淑明那邊的墳墓。

她到什麼地方去？去幹什麼呢？這兩個疑問，再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女子瞪着老年男子，彷彿在尋找答案。

「你別老瞪着我……」老年男子說着，「哎！這可憐的孩子，誰能知道她的心思？」突然，他瞥了一眼伊淑明逐漸消失的身影，急忙說，「小吳！你馬上趕上去，盯着她！記住，不到關鍵時刻，不准暴露你的身份！」

女子一點頭，猛的像箭般竄了出去。

* * *

伊淑明漫無目的在深夜的大街上踱着，突然，她一個轉身，閃入太古街，悄悄的摸進自己家的大門。

伊家大門緊閉。自鄺玉珍命案發生後，伊淑明又突然不知去向，大門早就給省財政廳保衛科用交叉的封條封住，任何人亦不准進內。

太古街住戶不多，這裏燈光又暗，平時在風雪之夜，已甚少人出來走動，再加上隔鄰發生了神秘的自殺命案，街坊隣里爲免惹禍上身，就更絕少人出來走動，更何況這時已經是深夜十二時多了，這裏就更加肅靜。

伊淑明見四下無人，便摸到後門，這是她自己的家，她當然知道在何處最易摸入屋。她一直摸到廚房瓦面，隨後，便消失在黑暗中……

奉命盯着伊淑明的女子跟到這裏，見伊淑明翻身跳了出去，她連忙竄近廚房牆邊，她也不爬樹，只見她一蹲身，突然向上一躍，像一隻靈貓般亦竄上廚房瓦面，隨即亦消失在黑暗中。

伊淑明入屋後，一直摸入母親的睡房。睡房已給人搜得十分凌亂，甚至連睡房的階磚也給人撬起了三四塊，在這裏如藏有什麼東西而不被發現，那是絕不可能的。

伊淑明一看，呆住了！她本來滿懷希望在這裏能找到某種對她來說是生命攸關的東西，但眼見此情景，她知道，這裏如果眞有什麼物件，也準給那些「幹部」們搜去了！本來，這是支持她繼續活下去的最後一點希望，但是，現在這個希望也完了！伊淑明終於軟軟的坐在地上，她的身心實在忍受不了這接踵而來的致命打擊，身上殘存的最後一絲力氣也用完了！

伊淑明抱着頭，像一個三、四歲的小娃娃一樣，抽泣着，喃喃的說着：「媽！他們太可怕了，我，我餓啦！我再沒有力氣，你不是壞人，我知道你要跟他們鬥，他們就恨你，要殺死你！你留下的東西他們也搜去了，我要爲你跟他們鬥，也不行了，我鬥不過他們了！媽！女兒想跟你去了……」

隱在暗處的女子聽到伊淑明的最後一句話，渾身一顫，正想衝出去，但馬上又抑制住自己。因爲，這時睡房牆上的掛鐘噹噹的敲響了！

掛鐘「噹！噹！」的敲聲，彷彿把伊淑明驚醒過來，突然，像電光火閃一樣，一個奇怪的念頭在她心中閃過，她身上又不知從那裡跑來一股力氣，只見她一步跳上櫈子，伸手把掛鐘摘下，她把掛鐘放下，用手一擰，掛鐘的後蓋打開了，伊淑明伸手進去，她竟然在裏面掏出一本筆記本！

就在這時，睡房的窗子突然被人在外面猛地扳開了，一條黑影一翻身，躍了進來！

伊淑明驚叫一聲，嚇得摔在地上，但她手裏仍死死的揑住那本藏在掛鐘後面的筆記本！

黑影「嘿！嘿！」的冷笑，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但用手巾捂住臉部，看不清他的臉容，他抄起睡床上的一個軟枕，獰笑着慢慢走近伊淑明的身邊！

伊淑明驚叫：「你……你要幹麼？」

黑影又嘿嘿冷笑，從齒縫裏迸出聲音說：「小娃娃！你手裏的東西，是你那個死鬼母親留下的吧？」

「不！不！這是我自己的筆記！」伊淑明驚惶的否認。但是，這小女孩又怎瞞得了面前這個惡魔一般的鬼影呢？她這種否認，無疑是更直接的肯定！

黑影再沒有絲毫疑問了，只見他獰笑着，突然一個箭步衝上前，像一頭野狼似的撲向伊淑明！伊淑明還沒來得及喊出聲，黑影便已用軟枕頭緊緊的壓住她的臉部，竟要把伊淑明活生生悶死！

說時遲，那時快，隱在外面的女子一弓腰，閃電般竄了進來，黑影還沒來得及轉身細看，女子手中的硬傢伙已閃電般狠狠的擊中黑影的太陽穴！黑影悶叫一聲，便摔在地上，昏了過去。這時，不遠處又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疾速的闖了進來！

女子皺皺眉，她知道此時此刻一秒鐘也不能停留了！她一彎腰，抱起軟癱在地上的伊淑明，左手把伊淑明手中的筆記本劈手奪過，隨即一弓腰，閃電一般竄了出去！女子從閃身撲進，出手傷人，抱起伊淑明，奪過筆記本，到重新竄出去，幾個動作一氣呵成，花了幾乎不到幾秒鐘，可知她的身手是非常敏捷了！

女子抱着伊淑明剛翻出後園，身後驀地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快！你走這邊！我引開他們！」話音未落，只見一條疾如靈貓的身影向相反方向竄了出去！

眨眼間，又有兩條黑影撲到，見四下無動靜，兩條黑影微一怔，突然，看到遠處那條身影，這兩條黑影低吼一聲：「在那邊！」兩人疾速遙盯着撲了過去！

* * *

省財政廳保衛科辦公室。保衛科科長彭洲臉色陰沉，在聆聽着兩位屬下的滙報。其中一位屬下，頭上紮了綳帶。

「我頭上給狠敲了一下，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紮了綳帶的人心有餘悸的說。

「你看清這身影嗎？」彭洲問。

「身材苗條，但動作非常快捷，看身材似是個女的，但動作的敏捷，比男人還要厲害！」

彭洲「嗯！」了一聲，轉身臉向另一個人，「你呢？」

「我是和小趙一齊追出去的，但那身影很快，轉了幾個彎，就不見了！」

「你們沒有開槍嗎？」

「本來我想用無聲手槍揍他的，但小趙不同意，說是未弄清對方身份意圖，不能隨便開槍傷人！就讓他跑掉了！」這位保衛員對小趙顯然心懷不滿，乘機說了小趙不是。同時，亦是替自己開脫責任。

彭洲暗地咬咬牙，顯然對小趙的做法極爲不滿，但在表面，他不動聲色的說：「你以爲這人是個男的？」

「從他的背影來看，錯不了，定是個男的！」

彭洲略一沉吟，他知道，這次是中了調虎離山計了！而且，那兩條身影，顯然是一男一女，這兩個人是誰呢？最要命是那本筆記本！這兩個飯桶，竟連這要命的事也弄糟了！他疾言厲色的訓斥說：「媽的！你倆馬上出去查一下，那一男一女是什麼人？伊淑明藏到那裏？那本筆記本，無論如何要給我弄回來！」

* * *

「怎麼！那本筆記弄丟了……」一個由心裏喊出來的驚惶的聲音。

說話的人，竟是財政廳核算科副科長宋森。那本筆記本，是他千方百計，甚至不惜一切要弄到手的！但，現在竟被人弄走了！這個消息，對宋森來說，無疑極爲沉重的一擊！他緊張得連臉頰上的肌肉也抖顫起來。

彭洲瞥了一眼宋森，心頭暗驚又暗喜。驚的是事情果然非同小可，否則宋森也不會嚇成這副模樣！喜的却是他絕難見到這「笑科長」有繃緊臉孔的時刻，這「笑科長」，就算死了老婆，他的臉上仍然可以掛着笑容，這是他獨具的本領。但此刻他竟然見到了！所以他有點幸災樂禍，這「鬼東西」，也有輪到他心驚的時刻！想到這些，彭洲禁不住想笑，但嘴角咧咧，又驀地嚇得收住，因爲這時他見到「笑科長」陰森森的搶先笑了！

「誰笑得最遲，誰就笑得最好！」這不知是誰說的名言，宋森比彭洲笑得遲，所以他比彭洲笑得「好」！

「大棒，你想笑，是麼？笑吧，笑吧，當有人問你，你的四萬元東西是怎麼得來的，核算科長鄺玉珍是怎麼死的？你就興奮得更迷人了！我的大棒！」宋森獰笑着說。

彭洲不笑了，他不是不想笑，而是不敢笑，亦實在笑不出，這兩樣，隨便一樣便可以馬上要了他的小命！他哪敢笑？不笑，嘴巴又咧開了，只好「嘿……嘿……」連聲，差點變成哭啦！

宋森這狠狠一棒，把彭洲殘存的最後一點反抗的潛在勇氣徹底打跑了。

「那本筆記，我已派人追尋了！那鬼男女，不知是什麼路數？」彭洲訕訕地解釋說，他的脊背無論怎麼用勁也直不起來，所以他實在不敢開罪宋森。

「不！一切都太遲了！」宋森飛快的轉着眼珠，陰沉的說，「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那兩個神秘男女，就是司徒清那老不死和吳靜那臭丫頭！筆記本落到他們手上，還有好戲演嗎？」

「司徒清？他不是被撤職了嗎？」彭洲嚇了一跳。

「這老傢伙硬得很呀，凡事給他纏上了，他是不死不休！媽的！」宋森恨得連髒話也罵出口來了。

彭洲嚇傻了。他作爲財政廳保衛科科長，與公安人員素來相熟，司徒清這倔老頭的脾氣他是知道的，若他對此事不肯罷手，追查下去，那自己這班人遲早準會給翻沉！想到被「淹」死的滋味，彭洲的心像給人塞進一塊冰，變得冰冷！他爲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不能不與宋森他們同舟共濟了！

狼狽爲奸　上下其手

「把他幹了吧！」彭洲咬牙切齒的在牙縫中迸出聲音來。

宋森的眼珠，在眼鏡片後急促的轉動，「幹！可得想想怎麼個幹法！」說着，又沉聲不語，久久的在肚子裏打着圈圈。

在緊急關頭，救走伊淑明的

人，果然不出宋森所料，正是司徒清和吳靜。

司徒清秘密把伊淑明安置在哈爾濱一家旅館。此刻，在三〇一號房間，正傳出一個少女壓抑的哭泣聲。

「把筆記本還給我！你們這些幹部，我信不過你！我媽媽死了，我要替她報仇！」少女抽泣着，反反覆覆的重覆着這幾句話。少女的旁邊，坐着一位年紀大一點的姑娘，在對面的一張木椅上，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子，皺着眉頭的坐在那裏。這三個人就是伊淑明、司徒清、吳靜。司徒清耐心的在詢問着少女什麼，但少女只是一個勁的抽泣，逼得急了，她又嚷道：「把筆記本還給我！」這句話。

吳靜性急，見狀氣得罵道：「小丫頭！哭！哭！就能替你媽媽報仇麼？」她罵人小丫頭，她忘了自己其實只比人家大那麼三、四年！但她罵起來却似模似樣的，彷彿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太婆！

司徒清在一旁忍不住笑了，他輕聲對吳靜說：「鬼丫頭，你大人家多少啦？罵起來老氣橫秋的！把筆記本還給她，應該怎樣替親人申寃，她這個做女兒的應該有她自己的決定。」

吳靜無法，只好把筆記遞給伊淑明。

伊淑明一把搶過筆記本，像怕別人重新搶走的樣子，緊緊地抱在懷裏。她望了司徒清一眼，司徒清亦含笑的望着她。伊淑明此刻的眼神很複雜，仇恨、驚疑、感激、信任等各種情緒兼而有之。

少女眼中的複雜情緒，哪能瞞得過司徒清的眼睛？他說：「姑娘，你以爲我們也是殺害你媽媽的兇手？所以你憎恨？」

伊淑明搖搖頭，她被司徒清慈祥的目光感染了，終於說：「不！你們不是。但害死我媽媽的是你們這些幹部！害死我爸爸，也是你們這些幹部！我，我恨你們！」說着，她又哭了。

吳靜在一旁氣得直瞪眼，但被司徒清目光止住，只好拚命把罵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

司徒清凝望着伊淑明，這位老偵察員的眼睛濕潤了，「哎！這可憐的孩子？」他在心裏嘆了一句。

他站起來，走到伊淑明身邊，把伊淑明的小手拉到自己的掌心裏，緊緊地握住，司徒清一字一句的說：「你爸爸的事，我知道，我也看過他演的戲。整他的那些人，爲了破壞你爸爸的聲譽，什麼都作了。傳單、漫畫、游街，不惜任何手段，但他們成功了嗎？沒有，歷史的最後判決是公正的。你媽媽的死，我心裏難過，比你更難過！你難過的只是失去了親人，我難過的是，在我們國家裏，確實有那麼一些幹部，因爲他們的無恥的行爲，罪惡的勾當，破壞了人民對我們作幹部的信任！你媽媽的寃屈是要昭雪的，殺害她的罪惡份子，決逃不脫法律的嚴正審判！」

伊淑明抬起頭，她望着司徒清的眼睛，她看清了，這對飽歷滄桑的眼睛竟有淚花！她壓抑在心中很久很久的悲苦，此刻再也忍不住了，一頭撲在司徒清的肩上，痛哭失聲！就像一個受盡了折磨的孤女，突然見到親人。

吳靜的氣未消，這時忍不住說：「你知道嗎？他爲了查清你媽媽的寃枉，受了多少加在他身上的委曲？他甚至被上司撤職檢查！但他仍然冒死與他們鬥下去，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了洗脫你媽媽的寃屈！」

伊淑明突然不哭了，她重新抬起頭，緊盯着司徒清，說：「司徒叔叔！」她把手中的筆記本放到司徒清的手裏！

三〇一房內傳出一陣密語聲：

「八〇年二月三日，市金屬機械廠報稅五十萬元，但據查核該廠應報稅數字是五百萬，有可能從中隱瞞了四百五十萬元，這筆賬，筆記本透露，均由核算科副科長宋森經辦！顯然，這個宋森，應該是一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541.00　一年港幣$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590.00　一年港幣$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692.00　一年港幣$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個重要的問題人物！」一個少女火辣辣的聲音。

「啊！對了，我有一次，聽媽媽說提過這人的名字，我曾問，這人是誰，媽沒有答我，自言自語的說『這條眼鏡蛇，我能鬥贏他嗎？』我媽說的，就是這個宋森！」是一個較嫩口音的少女說。

「嗯！那天上午來找你媽的幹部，是不是姓宋的呢？」男子口音。

「不是！我聽我媽叫他『彭科長』，以後，他與我媽談了很久，詳細內容我就不知道了！」較嫩口音少女說。

「這個『彭科長』多大年紀？身材呢？」

「四十多吧，中等身材！」

「是他？」男子沉吟的低語，彷彿證實了某一點疑問似的，「這就不足爲奇了！」

靜，久久的沉靜，彷彿靜得連三〇一室自己本身也跌進沉思中。

這以後，室內又傳出極輕微的耳語聲，但低得幾乎聽不到。末了，才聽男子口音隱隱約約的說：「順籐摸瓜！嚴密注意姓宋的、姓彭的一切動靜！注意安全，他們很可能狗急跳牆！對！可以找翁偉明這老頭想辦法，他是忠誠的！好了！咱們分頭進行吧！」

這以後，又靜了，再沒有任何聲音。彷彿是雷暴前的一霎那——雲停了，風靜了，空氣凝結了，突然，一道强烈的電光在天際間劃了下來，「彭刺！轟！」一聲驚人的炸雷，隨即、電閃、雷鳴、風吼、雨狂，天地萬物陷入驚雷暴雨之中！

* * *

省財政廳。現在的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日。

風雲變幻，危機四伏。在正義與邪惡之間，正蘊釀着一場生死決鬥！

有人說，我們處於什麼方向無關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向什麼方向移動。

有人說，要純潔無邪只要無罪行便可，但若想有美德却必需先克服我們醜惡的情操與意向。

有人說，金錢能推動世界旋轉，當金錢說話時，眞理就緘默了。

有人說，女人的容貌比法律有更大的力量，女人的眼淚及微笑比正義有更高的權威。

有人說，當一條化成美女的青蛇纏住你的時候，你就知道她的滋味了！

此刻，在省財政廳的一幢高級宿舍內，一個神氣十足的胖子，哈哈的狂笑，「英雄難過美人關！哈哈！看你可能跳出老子的掌心？」

* * *

在省財政廳招待所的一間設備豪華的房間，一張軟梳發上，舒服的躺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他就是謝剛！

半個月前，他是偵緝科副科長，半個月後，他被省公安廳郭副廳長提拔爲代理偵緝科長，取代司徒清，接手調查「鄺玉珍貪污案」。

世事瞬息萬變，唯有適者生存。不辨風向，只識蠻幹的，是蠢材，謝剛是跟「風」的能手，所以他是天材。不是嗎？司徒清那蠢蛋，竟敢違逆郭副廳長意旨行事，所以他被撤職檢查；自己見機行事，馬上站到郭副廳長一邊，所以安然無恙，馬上被重用！

哎！說眞的，司徒清幹偵察這行，確有他的一手，是個人材。但最遺憾的是，他在偵緝科存在一天，其他有能力的人就相形見拙，永無出頭之日，自己要出頭，司徒清非讓路不可，所以司徒清就逼着讓路了！

「眞是的！世事瞬息萬變，唯有適者生存。這個道理，司徒清呵你不懂，可別怪別人要你讓路囉！」謝剛悠然的，悲天憫人的嘆了口氣。

奶白色的燈光也確實太過柔和，軟軟的蓆夢思床躺上去的舒服可就別說啦，暖氣使人忘記了室外的寒冷，柔軟而富有彈性的梳發使人陶然欲醉，謝剛躺着，太舒服了，他甚至舒服得連手指也懶去動一動。

「哎！這兒女人爲什麼笑得這麼風騷？她的膚色可眞夠白！最要命的是那對攝人魂的媚眼，爲什麼老是有意無意的瞥着自己？」人吃飽了飯，躺在軟柔的沙發椅上，自然遐思，所以謝剛亦想起那個女人來。

這也難怪，余小媚這個風騷的女人，總有意無意的拿眼睛瞟着謝剛。謝剛雖有老婆，但那是個鄉下黃面婆，怎及得上這女人的漂亮？不過，她是財廳的秘書，那會看得上自己？莫非有其他鬼心思在她心中隱藏？理智跳了出來，提醒謝剛。他拚命搖搖頭，抑制自己不再去胡思亂想。

「謝科長！還沒睡嗎？」門外一個女人嬌甜的聲音傳了進來。

眞要命！又是這要命的婆娘！謝剛嘆了口氣，拚命把心中的遐思壓抑住，裝作不耐煩的說道：「是余秘書嗎？有什麼事？」

女人嬌笑道：「喲！我的大科長，那有隔着門和人說話的？是徐副廳長叫我送資料給你的！」

謝剛左右爲難。他彷彿覺得，這女秘書對自己有某種神秘的心思，自己可不能上了她的當！叫自己拿槍在戰場上殺死一個敵人，他

完全有這個膽量，但是啊，他却怕和這個女人獨處一室，因爲他深知自己弱點，他無力面對一個女人的誘惑！可是她的眼睛也確實太迷人，她的胸脯也確實太豐滿了！何況是徐副廳長派她送資料來，徐副廳長是黨的老幹部，他是可以信賴的嘛！

謝剛終於爲自己找到開門的借口，所以他忍不住就開門了。世間上任何人想做任何事，明知不好而想找個借口，他總是找得到的，所以謝剛很快便找到了。

進來的女人，果然是余小媚秘書。她穿了一套緊身的絲質連衣裙，也可能衫裙太緊身了，所以她周身上下，玲瓏浮突，該凸的凸，渾身彷彿噴出火來。她的絲質衣裙也確實太薄了！所以連內裏的乳罩，下面的粉紅色三角褲亦隱約的現了出來，她渾身上下，竟就是如此簡單的三樣東西。她臉上的笑容，就要人的命，那對眼睛閃爍着，鮮紅的小嘴咧着，彷彿在隨時隨地的招呼你，任你將她怎樣！

謝剛的心猛地跳了幾下，他勉强咽下一口口水，拚命的不耐煩的說：「余秘書！你把資料放下，可以走了！」他話說了出口，又覺得有點可惜，嘴張了張，想補充什麼，但終於沒有說出來！

謝剛這副難以取捨的矛盾心理，哪裏瞞得了余小媚的眼睛？她太有經驗了！她知道，一個漂亮的女人要想男人上當，不可以脫光了來勾引男人，她應該將衣服穿得緊緊的，薄薄的，等着男人去勾引她，否則男人就會覺得無趣！太容易得到的女人，男人是不會珍惜的，令這個男人爲自己發狂了，他才能任自己玩弄於股掌之間！

余小媚含笑的應了一聲，把手上的資料彎着腰遞給謝剛，也許她的腰彎得實在太低了，她的豐滿的胸部幾乎壓在謝剛的臉上。余小媚瞥了一眼猛吞唾涎的謝剛，馬上又站開一步了，嬌笑說：「好吧！不打擾你休息啦！」說着，側頭一笑，抛了一個媚眼，便盈盈的轉身走出去。

謝剛的心給這媚眼弄得差點跳了出來，他渾身燥熱，彷彿有人把一團熱油澆在他的身上，他熱得快要爆炸了，他要尋求一個盡情的發洩！他雖然猛吞口水，拚命想把慾火捺下，但終於這一切努力都徒勞了，情不自禁的像一頭急瘋了的野獸低吼道：「余秘書！你……請回來！」

謝剛這副神態，余小媚瞧在眼裏，笑在心裏，這條魚兒上鈎啦！這時她已走到房門口了，見狀乍作一驚，叫道：「謝科長？你怎麼啦？你這個樣子，令人害怕啊！」

余小媚一步一步往後退，她的肩膊有意無意的靠着房門，身子往後退，但房門却砰的一聲關上了！

余小媚這副若即若離，欲擒故縱的媚態，有如火上加油，使謝剛殘存的最後一點理智亦喪失了！在這種時刻，什麼共產黨員的黨性，什麼黨員應有的崇高美好品格，什麼法律工作人員的應有的尊嚴，等等，全都一古腦兒抛到腦後啦！

謝剛猛地撲上去，緊緊的摟住余小媚，在喉嚨裏發出一陣野獸般的低吼，余小媚左閃右避，謝剛伸出右手，在余小媚的胸前一撕！「嘶」的一聲，余小媚的上衣給撕裂了一大幅，露出了緊圍住豐滿乳房的乳罩！

余小媚突然發出一聲刺耳的驚叫！

就在這時，房門突然被人猛力推開，「卡察！」是攝影機的閃光燈强烈的一閃！

謝剛猛烈一顫，立時清醒了，他抬頭一看，房門口竟站着一個胖胖的男子，正盯着他，陰沉沉的滿臉奸笑。

「徐副廳長！我！我……」謝剛張口結舌，驚惶失措。徐副廳長，姓徐名克實，是黨的七級幹部，是高級幹部了！自己身爲公安廳偵緝科負責人，企圖强姦省財政廳的秘書，這一切，被徐副廳長攝了下來，人證、物證齊備，自己這回算完了！「這……這是陷阱！」謝剛拚命作最後的掙扎道。

「你這是含血噴人！」余小媚作狀的哭着說，「我好好的送資料給你，而你……竟幹出這禽獸行爲！」

胖子徐副廳長一聲不響，陰沉的冷笑。這時，在這間豪華客房內，三個人都悶聲不響，每個人都在緊張的思索着，怎樣才使自己處於最有利的地位。

這三個人，一個是省財政廳副廳長，國家高級幹部，他陰沉的冷笑着；一個是省公安廳代理偵緝科科長，負責來財廳偵查貪污案，但此刻在這室內，他彷彿變成了一個罪犯；一個是省財政廳高級秘書，此刻，却是一個穿着妖冶，被人撕裂了上衣，袒肩露胸的受害者，但這位受害者雖然裝模作樣的抽泣，但時而轉動一下的眼波，却仍然是那麼風騷得令人刻骨銘心！

這三個人默默對峙着，想想他們之間的各自身份和地位，此情此景，這本身就夠刺激了！如果說，天下任何手段都不大可能成功的話，那其中一種是唯一的例外，這一種，就是利用女人使出的美人計。

徐副廳長當然明白這一點，他

更知道，如果這計中的主角是有經驗，年輕漂亮的女人，而她又甘心的爲自己效力，那成功的把握就百分百了，所以他讓余小媚出馬！所以謝剛不可能不上鈎！而徐副廳長，他從一開始就不想隱瞞自己的意圖，因爲他有太多把握了！

徐副廳長臉上胖胖的肌肉顫抖一下，一步一步的走近謝剛身邊，一邊好像扯家常的隨隨便便的說：「謝科長！你聰明，你看出了這是陷阱。不錯，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陷阱，但又不是陷阱。是陷阱嗎？你去告狀吧！你是偵緝科的，當然知道囉，人證、物證都可以給你，但結果你可以想像，看，這幾幅照片就很能說明眞相嘛！」到了這時候，徐副廳長有意無意搖晃一下手中的相機。

謝剛一看眼前的陣勢，他知道自己在這件事上，就算跳進黃河水也洗不清了！更何況自己也確實有企圖强暴的鏡頭在對方手上！這是陷阱也好，不是也好，對自己來說反正一樣，就是完蛋，他是一個善於辨別風向的人，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取代司徒清而當上科長，所以他知道，眼前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順從風向！

「徐副廳長！謝某人服了你啦！開個盤口吧！」謝剛想過了，膽氣又壯了，他知道自己是仍然重要的，不然對方亦不會設這個陷阱！

徐副廳長爽朗的一拍謝剛的肩膊，說：「好！你明白就最好不過了！其實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等會再跟你詳細談談。至於這小媚嘛，老實說啦，其他人她是不肯幹的，但對你嘛，她早就情願哩！哈哈！所以我才說這不全是陷阱嘛！」

這時，余小媚已換了一件低胸晚裝，捧了一支「貴州茅台」和一包東西走了進來，聞言嬌笑道：「好呀！你們倆拿我當起貨物來啦！我不依的！」嘴裏這麼說着，手裏却輕盈的迅速倒了兩杯茅台，遞給徐副廳長和謝剛。

徐副廳長拿起酒杯，「來！乾了這一杯！」左手伸了過去，在余小媚豐滿的屁股上扭了一把，擠眉弄眼地望着謝剛說，「怎麼樣？這小騷妞兒？」

余小媚作狀的一跳，嚷道：「喂！你這樣我不依的！」

徐副廳長問：「什麼依不依的？」

余小媚嬌笑着，悄聲地：「你……輕一點不行麼？」

「哈哈！這騷妞兒！迷死人不用賠哩！」徐副廳長哈哈的笑了。

謝剛也禁不住微微一笑，他終於捧起這杯貴州茅台，「好！乾！」

三個人長時間的密議。

「好了！就這樣啦！郭副廳長那裏不能太露骨，這事就不必告訴他啦！這裏是五千元美金，你拿去花吧。」是徐副廳長的說話聲。

「這！謝謝囉。外調出國工作的事，就麻煩你想想辦法啦！」謝剛的聲音。

「行啦……這包在我身上。後天我上京開會，找那個在外交部工作的戰友說一聲，調你到外國當個什麼官的，小事情啦！好啦！我也該告辭了。哈哈，我不做電燈泡，延誤了你倆的新婚之夜啊！」

「喲！看你說的，肉麻！」是余小媚甜得令人神魂飄蕩的嬌笑聲！

謝剛不知道，在這個豪華的房間對開的五十咪地方，有兩個人正緊張的監視着一切！

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房門終於開了，這次走出來只是那個胖子！胖子走出來後，房門馬上又關上了，稍一會，一陣輕微的響聲過後，房內的燈也熄了。

「大功告成了！」其中一個，手放在褲袋，握着手槍的男子悄聲說。

「唔！不錯！他親自出馬嘛！」另一個戴眼鏡的男子沉聲說。

「黑蜘蛛果然厲害！」握着手槍的禁不住讚道。

「大棒！說話小心，他不喜歡人家叫他黑蜘蛛的！讓他聽到了，有你的好看！」戴眼鏡的連忙示意，稍一會，他咬牙切齒地，從牙縫中擠出一句話：「司徒清！司徒清！你倒霉的日子到了！」

＊　＊　＊

現在的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陰地黑，疾風呼嘯，飛沙撲臉，一列長長的客車沿着京哈綫向南飛馳。

從車窗往外望去，但見奇峯險惡，猶如亂石穿天，林濤洶湧，恰似巨海狂嘯。嚴冬的北國呵，林密仰首不見天，草深俯首不見地，誰知這奇峯巍峩到底有多高？這峻嶺千里綿亘究竟有多廣？「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恰切的描出了北國的嚴寒的風光。

「隆隆！隆隆！」汽輪機車頭，拖曳着二十多節車廂從這個嚴寒的北國向南方飛馳。

黃昏，鐵路兩旁寂無人烟，黑夜很快降臨，除了車窗外呼呼的寒風翻捲聲，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下車輪碾壓鐵軌發出的隆隆響聲。

車廂內早已亮了電燈，但燈光昏暗；大多數的旅客，由於旅途的顛簸，這時候，都懨懨欲睡。

在列車的第十節車廂上，有一個年約五十歲的鄉下老鄉，正躺在臥舖上沉睡。但他的眼睛却時而向

後面隔了六張床的一個床位瞥一眼，只見他閃一下眼珠，這隻眼珠烱烱有神，但很快的，他又彷彿入睡了。這個上了年紀的老鄉，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根本就無人留意他。

搭這趟車的旅客，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出外旅行的，有探親的，有因公事出差的，有些還拖兒帶女，車廂裏不時有一兩聲嬰兒的哭叫，小孩頑皮的吵鬧聲，父母喝斥的聲音。

置身在這樣一個車廂裏，很自然的使人聯想到一個溫馨的家庭。整列車又好像一個國家，裏面有無數個家庭，那些政治家們，就像車頭拖着列車在向前，在向着一個方向奔馳。車頭總是希望能把列車拖得更穩更快，但是鐵軌早已鋪定，鐵軌決定了列車的行駛方向；鐵軌的質量，機車馬力大小，又決定了列車行駛的速度。如果說社會政治制度是路軌的話，它早已決定了列車行駛的方向。

與那位鄉下老鄉相隔五個位的一張臥床，有一個中等身材，壯實的男子，他靠在床欄上閉目養神。他的身旁，有一個黑色的眞皮手提包，手提包外面加了一把小鎖，手提包的挽耳緊緊的扣在這男子的手臂上。那位「鄉下老鄉」注意的方向，就正是這張臥床！

這個男子是省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彭洲，而那個「鄉下老鄉」，就是現時正被「停職檢查」的偵緝科長司徒清！

司徒清的易容術太高明了，他此刻不但變得土頭土腦，衣著破舊，甚至連舉止神態亦似足了一個鄉下老頭。所以彭洲作夢也想不到，這不惹人注目的鄉巴佬，竟是使他們膽顫心驚，極欲除之而後快的偵緝科長。

實際上，彭洲倒並非太過於粗心大意，因爲他知道，魚兒已上鈎，現在他們除去司徒清已有足夠的力量！過不了幾天，司徒清就該倒霉了，他再兇，再硬，又能怎樣？用老朋友宋森的話來說，司徒清已經是待宰的羔羊，所以他們已根本不再把他放在心上。

而事實上，司徒清現時的處境亦好不了多少了！自從謝剛取代他入駐省財政廳偵查「鄺玉珍貪污案」，幾天後，便有人傳出消息說，司徒清之所以不同意逮捕鄺玉珍，是另有內幕的！甚至有人說，司徒清與鄺玉珍早就秘密勾結，司徒清受了鄺玉珍的賄賂，所以他要處處維護鄺玉珍。爲此事，郭副廳長已兩次把司徒清召到辦公室，當面嚴令他反省交代，而且在交代期間，不准私自離開哈爾濱市，否則當叛徒處理。

一棍又一棍向司徒清的頭上敲來，一面無形的，神通廣大的鐵網罩向司徒清，很多人，甚至包括司徒清的老朋友翁偉明法醫，亦暗暗嘆息，司徒清看來已沒有其他希望了！

兩天前，翁偉明曾對司徒清說：「算了，木瓜，你先避避風頭吧，再查下去，你會給他們整死的！」

司徒清哈哈的笑，但笑得勉強，而且帶着凄涼，他說：「要來的，就讓他來吧，但要幹的，我還是要幹！」

兩天後，司徒清獲悉彭洲要南下廣東深圳，他頂着「叛逃」的罪名，毅然決定南下跟踪。因爲，根據鄺玉珍女兒伊淑明反映的情況，彭洲的謀殺嫌疑很大。

列車上的一天一夜很快過去了。現在的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列車在北京車站停了。彭洲挽着手提包下了車後，便逕直來到北京華僑飯店。這裏早有一個人在等着他，秘密跟踪彭洲的司徒清注意到，這個人竟是省財政廳核算科的職員，那個自承寫匿名檢舉信的余文德！

彭洲和余文德在華僑飯店餐室用膳後，便一同上了飯店九樓，兩人進了一間設備豪華的房間。

北京華僑飯店是全國有名的高級賓館，專供外國人使用，內地人除非是大有身份，而與賓館的領導有交情，否則絕難入住。司徒清這個「鄉下老鄉」，當然無辦法登上九樓，他只能在樓下不遠處等候。

半個小時後，從九樓而下的自動電梯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出來，這個人是余文德，而那彭洲就不見下來，奇怪的是，彭洲手上的黑色手提包，此刻竟在余文德手上！

「彭洲那傢伙爲什麼不見人呢？自己是要等他下來，還是跟踪這個余文德呢？」司徒清心內捉摸不定，「這姓彭的很鬼……他是否利用這余文德引開我的視線呢？爲什麼他們要在上面交換這個手提包呢？」

這時，余文德已離開了華僑飯店，一直向北京體育館的方向走去。

司徒清決定，先等等彭洲再說。十分鐘，二十分鐘，半小時過去了，彭洲一直未見人。

司徒清有點急了，他想直接試試走入電梯，上九樓看看，但在電梯口卻給賓館的服務員擋住，說：「同志，對不起！這裏不接待國內客人！」

司徒清又急又氣，心想，邪透了！在自己的國家，在中國的地

方，中國人自己也不能走進自己國家的地方！他急得想罵，但馬上忍住，心想，這怎能怪這個可憐蟲？他不過是奉命行事呵！但自己怎辦呢？他眉頭一皺，突然裝出可憐的樣子說：「我說同志，我是從鄉下出來的，我有個兒子剛從外國回來，他住在九樓……痳煩你替我找找好嗎？」

「你兒子叫什麼名字？」

「彭洲！」

「好吧！你等一等。」服務員走去打電話。一會兒，他就回來了，滿臉不高興的說：「彭洲倒有一個，但他不是外國人，而且，他半小時以前，已退房走了！你這個老頭是怎麼搞的？扯蛋！」

司徒清忍氣吞聲的陪着笑臉說：「他們有沒有說這彭洲去了那裏呢？」

服務員不耐煩的笑道：「說了！彭洲退房時說，他有急事，要馬上返哈爾濱去了！」說完，轉身就走，遠遠的還聽他咒罵了一句：「這鄉巴佬！看他的熊樣，也沒有兒子在外國混啦！」

要在平日，這充滿洋奴的語音，說不定會使司徒清罵一頓，但他現在可不顧計較，因爲他發覺，自己上了對方的大當！媽的！這姓彭的鬼東西，聲東擊西，虛中有實，他竟眞的直接由余文德去深圳了！

司徒清一個轉身，疾速向北京至廣東的交滙站——豐台站跑去！看他的樣子，現在那裏像一個土頭土腦的鄉巴佬？

* * *

京廣線交滙站——豐台站，開往廣州市的二〇七次列車就要開出了。

此刻，核算科科員余文德早安穩的坐在列車上。他瞥了一眼身邊的黑色手提包，滿意的笑笑。這姓彭的雖然像是多此一舉，但看來這會更安全的！所以余文德對彭洲這個中途換馬的手段實在很佩服。

余文德在口袋裏掏出一包外國進口的名牌香烟「555」，抽出一支，「卡察！」一聲，手裏的電子石英打火機把烟點着，他神氣的吸了一口，「唔！國際名烟三個5，不錯！」他滿意的噴出一口烟霧。在那一圈圈冉冉上昇的烟霧中，他彷佛看到了自己寫的那封檢舉鄺玉珍的匿名信在面前晃動！啊！對不起！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嘛！不然的話，我這個小科員那來這些享受？要怪的話，你就怪國家太窮吧，爲什麼不讓我得到這些享受？國家？哼！管它那麼多，你不給我，我爲你幹嗎？他們給了你，我當然爲他嘛！這不是很簡單嗎？

一個犯了罪的人，他總是會找一些借口，不然，他就不會犯罪啦！所以余文德很快找到借口，又很快的心安理得。

「各位旅客！列車馬上就要開出了，請各位旅客注意檢查自己的行李！」站台上的廣播響了。

當最後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一個土頭土腦的鄉巴佬，跌跌撞撞的跑入車站，跑上月台，又跌跌撞撞的爬上列車的一霎間，列車「嗚！」的一聲拉響了汽笛，隨後便緩緩的駛離月台，一會兒後，車廂猛一顚簸，車速突地加快了，「隆隆！隆隆！」列車風馳電掣般向南飛奔。

有人這樣形容：列車隆隆，往北開的聲音好像是「空空！窮窮！」，往南開的聲音則是「豐隆！豐隆！」

從哈爾濱到北京，從北京到廣東，從廣東到深圳，從深圳到香港，假如有人親身經歷這連貫中國大陸的路程，你就會由衷的感慨，難怪會有人如此形容！

同時，你亦會發覺，這地方竟是如此之大，人是這樣的多，假如有人能夠把所有這些人的才能調動起來，包括正幹着合法的、非法的、正義的、邪惡的人，他們在其中表現的非凡的才能利用，你就會相信，大陸絕不會像現在一樣的貧窮！

可惜的是，幹着合法的、正義的人往往不被重視，處處受排擠打擊，弄到他們無所適從；而那些幹着非法的、邪惡的人反而處處得到重用！在這裏，社會主義的中國制度的缺陷——不重視個人價值，官僚極權，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唯老子獨尊的社會弊病，是造成這一切的元兇！

而這些社會弊病所交織成的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構成了這個財與色的迷宮！

* * *

深圳市。

如果說北國是嚴冬，那這裏就是春天了。雖然時有寒風吹襲，但仍然處處綠樹掩映，青草萋萋。

深圳，原來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鎭。七九年，它被上頭宣佈爲「經濟特區」，開始實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經濟制度，它便逐漸爲世人矚目了。

八〇年，「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五屆人大常委會批准，正式公佈，深圳特區所實行的一整套方針、政策被正式肯定下來。

有人以爲整個深圳市都是經濟特區，那是誤傳，實際上，深圳市所包括的範圍，比所謂的「經濟特區」要大得多。當然，深圳經濟特區比起香港地區來說，它已算很大。

深圳經濟特區東起大梅沙、小梅沙，西到南頭、蛇口、南隣九龍新界，北靠內陸大山，方圓佔整個深圳市的百分之十六。

昔日的深圳是一個古老，落後，帶着濃厚鄉土氣息的邊關小鎮。特別是離了當時深圳的一條古老大街，去到西南的蛇口時，更有如回到了遠古時代。就算在七八年前，這裏的面貌亦差不多，古人曾用「海上羣山控海門，古祠鐘鼓自晨昏」來形容這寂寞的地方。

如今這一切都成爲歷史的陳跡了。如果你來到這裏瀏覽一番，你就會相信這一點了。而今，在公路兩旁，到處是工地，到處是建築的棚架，沿路都可見到海外客商興建的工程指示牌，在老公路的旁邊，工人們正在修築寬闊筆直的頗有水準的高速公路，推土機的轟鳴，打樁機震響，穿梭來往的汽車，確是一幅新興工業城市起飛的場面！

這裏的土地低價，人工便宜，對海外資金有一定的吸引力，據當地的執事先生稱，單是建築住宅樓宇方面，就已相當可觀，由中方與外商合作或外商獨資經營的住宅樓宇，估計共達二百八十九萬平方米，折合住宅樓宇單元計，共達五萬七千多個。

最引人注目的有湖濱新村、東湖麗苑、詩寧別墅等，這類建築的現代化程度，室內的佈置，幾可與港澳地區中上樓宇看齊，有些甚至可與半山區高級住宅媲美。而且，當局除允許外地家屬遷入外，還可以免稅進口電器及傢具等，再加以周圍外國廣告林立，大腹便便，西裝畢挺的海外客商到處可見，這就難怪內地人把這裏稱爲「中國大陸的香港」了！

另一方面，在余文德等這一類人的頭腦中，對深圳更有一個很別緻新鮮的名詞，叫「新的冒險家樂園」！

這是別具一格，恰切的形容！不是嗎？這裏的人來自大陸東西南北，來自海外港澳的多個角落。有東北人、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香港人、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等等，眞是個龍虎蛇鼠風雲滙集的地方。

余文德早就來到深圳了。此刻，他乘了一部計程的士駛往一處地方，他手頭有的是港幣、美金，不坐坐的士，他可就算委屈了自己啦。

進口的日本豐田小汽車駛得眞穩，靠背的軟車座也實在太舒服了！余文德很滿意自己這趟差事，他心裏確實感激派他來的宋森科長，他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這麼威風過、享受過、舒服過，他時時故意用力的壓一壓彈簧軟座，他的屁股在隨着軟座上下跳動，那舒服勁呵，可就別提啦！他禁不住伸出手到車窗外，向一位落在後面，騎着單車鄉下老漢招招手，不這樣，也無法表示出他心中的愜意勁嘛！

「先生！啊，不！同志，到啦！」司機習慣了稱呼，一看叫錯了，連忙改口。

「先生也是一樣嘛！」余文德咕嘀着，他多願意自己眞的能被人稱爲先生呵！

在余文德面前的，是一幢高高的寬大的樓宇。正門，有一個高三米，寬半米的白底黑字招牌，上寫：「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

「多神氣！」余文德暗讚了一聲，他走到大樓傳達室的小窗口前，笑笑說：「先生！」他忍不住試試用上這個能夠說明身份的，時髦的詞滙。

傳達室小窗口伸出一個頭髮斑白的頭來，他大概是老古董了，竟沒有聽懂這個最夠性格的詞兒，眨了眨眼，奇道：「你……你是內地人嘛！同志！你有什麼事呀？」他竟然不理會余文德的心思，自管自的稱他爲「同志！」

余文德臉一紅，低頭看一眼自己身上的不倫不類的國產時裝，暗地嘆了口氣，難怪人家一眼就看出來啦！哼！走完了這一趟，看我穿上上等料子的西裝讓你看看！余文德負氣的說：「我找你們的周書記！」

「你有介紹信嗎？」老頭兒口氣柔和了，他是來找周書記的！周書記是官，來找他的多少也帶點官氣了！

「有，你拿去吧！」余文德拿出省財政廳徐副廳長的親筆信遞了過去。

「啊，啊，請您等一等，我馬上去報告。」老頭兒的臉色恭敬，語氣更柔和，近似有點獻媚了。

過了一會，老頭兒快步走了出來，他說：「請，周書記請你到他的辦公室！」他甚至點頭哈腰起來，「吸，周書記辦公室就在三樓六一三房！」周書記都說「請」他，他自己當然要恭敬一點啦！唯「官」的口氣臉色定接待，這是這位活了半世人的老頭兒的處世哲學。所以他很吃得開，周書記從北京調來這裏，便把他也弄來了，這可是他夢寐以求的啊，他所以更相信自己的處世哲學是百試百靈的。

這老頭兒說變就變的恭敬神態，使余文德亦差點笑出來。但他沒笑，因爲，他知道自己此行的重要，他要急着去見周書記。

＊　＊　＊

余文德挽着那個上了鎖的黑色小提包，登上三樓，走到六一三

房，伸手叩叩門。

「是黑龍江來的嗎？」裏面傳出一個北京人純正的國語口音。

「是！剛從黑龍江來的。」余文德連忙笑道。

「請進來！」房門馬上打開了，余文德走進後，房門又自動關上。喲！多自動化的設備！余文德先是驚奇在裏面一伸手就可以開關的按鈕電動門，但他一細看這房內的陳設，他就更驚奇得咧開了嘴巴！別的不用說啦，單是面前這人坐的全套眞皮高靠背可以隨意折屈的電動高級梳化椅，就是余文德平生從未見過的了！

坐在這張高級梳化上的男子，是一個四十五歲左右，保養得很好，紅光滿臉的人，這個人伸手一按椅側的電掣，梳化椅就轉了過來，他望着滿臉驚奇的余文德，很爽朗的說：「我就是周志榮，是徐副廳長派你來的嗎？」

余文德正注視着一按電掣便自動轉過來的梳化椅，啊，多帥！聞言一怔，他連忙走上幾步，不好意思的說：「是的！是的！我被你這張椅子迷住啦！」

周書記一聽，哈哈的笑了，爽快地說：「那有甚麼稀奇？等辦完了這事，我每人送你們一張！也讓你們舒服、舒服嘛！」他一擺手，「來！坐嘛！」他指了指側邊的客椅，「怎麼樣啦？徐副廳長一切都弄妥了吧？」周書記說話簡捷，有力，一副北方人豪爽的性格。

「帶來啦！」余文德指了指黑色皮包。

「多少？」周書記忙問。

「一百萬美金！一點也不少。」

「好！」周書記一拍大腿，讚賞地道，「你們弄得手脚乾淨嗎？」周書記在高興之餘，仍然忘不了問這一句，這是至關重要的事，任何交易，有麻煩的話，他是絕對不幹的，如果是乾淨俐落嘛，那自然又當別論。

余文德笑笑，心想，徐副廳長臨行就吩咐，要强調這筆美金的手續清楚，乾淨俐落，否則，這周書記是不幹的，這眞是知周書記莫如徐副廳長囉！余文德說：「放心吧！這筆美金，由哈爾濱市S電器公司向中央廣播局申請撥來的，中央廣播局有個條件，規定只准用於購買必需的儀器設備，不准挪作他用。」

「這安排不成嗎？」周書記急道。

「哈哈，本來是這樣的，但這筆美金撥下來後，是由我們財廳監督使用的，哈哈，你該明白了吧？」

大家都是心裡有數，周書記當然明白，既然明白其中奧妙，他知道，這筆美金的來龍去脈是不必擔心了！他滿意的連連點頭。

「好！你回去告訴老徐，我馬上去搞。但進口的是電視機組裝件，不能進口整機。」

「爲什麼？組裝機裝配國內沒有這個技術啊！」余文德忙說。

「傻蛋！整機他打稅百分之百，組裝機不用打稅。不是嘛，這組裝機只差一個線口，瞎子也會把它接上啦！你明白麼？傻蛋！」

余文德不傻，亦不蠢，當然明白其中深意！如進口整機，經海關要打稅百分之百，但現在改成組裝機，則可以免稅進口，而這組裝機不過是做了點手脚，接少了一條線口，運到黑龍江後，接上線口，就是一部完整的彩色電視機，再把它抬高價放出去，那這筆一百萬美金，就可以翻了一倍，變成二百萬美金啦！除了歸還S電器公司一百萬美金外，其餘的一百萬美金嘛，哈哈，可就穩到手了！想到這些，余文德不能不佩服徐副廳長、宋森、周書記這些人的高明手段！

「高明！高明！還是薑老的辣嘛！」余文德諂笑着，臉向周書記。

周書記高興的哈哈笑了！這是北方人的豪爽本色，他們事先會把一切都計劃得很週詳，這時候，他們是謹慎的，但一旦考慮成熟，他們認爲萬無一失時，他們便會果斷地，迅速地，毫不猶豫地幹。

「沒有其他吩咐，我先走了。」余文德告辭說。

「噢？這麼急？不在這裏玩幾天麼？」周書記豪爽的把兩條進口名牌烟塞到余文德手上，「一條是你的，一條代我捎給徐副廳長。告訴他，明天我去香港，與那邊的經理再談妥，簽個合同，這事就成啦！請他等着收貨好了！」

望着余文德離開的背影，周書記禁不住哈哈的笑了！這即將到手的一百萬美金中，他有二十萬，再加上自己在香港那邊收的回佣，那就足足三十萬美金啦！這批美金再存到在香港的兒子戶口裏，那自己這輩子也不必發愁啊！想到這迷人的美好前景，他那能不開心得要死呢？

余文德挽着那個已經不用上鎖的皮包，走出大樓，在門口，他回頭望了一下那寫着「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白底黑字大招牌，他也開心得咧開了嘴巴。不是嗎？這即將到手的一百萬美金，雖然自己大概只能分到少少的，但就算小小一萬二萬吧，也等於有十萬元港幣啦！唔！那自己要弄個電視機、錄音機、電冰箱、摩托車等等的，還不是易如反掌嗎？想到這些，他連脚步也輕飄飄的，甚至在

門口，亦沒有忘記向那個白髮老頭兒揚手打個招呼告別！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他彷彿覺得，今天的陽光特別好，樹木也綠得更加可愛，啊！這美麗動人的南方啊！他由心底裏愛上啦！

余文德一直走向深圳車站。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剛才他在的士上，他得意的向其招手的鄉巴佬，在他身後走百米遠的地方，正望着他的背影冷笑！

＊　＊　＊

叮鈴鈴！省公安廳總部的電話鈴響了。一個瘦削的中年男子一手抄起話筒：「我是郭副廳長！」

郭副廳長聽到電話中傳來的訊息，眼睛激怒得彷彿要噴出火來：「什麼？司徒清竟敢違抗命令，私自潛入深圳？」

「錯不了！是廣州方面朋友親口告訴我的，司徒清曾在廣州公安廳弄到一張去深圳的通行證。」對方非常肯定的說。

「他去幹什麼？」郭副廳長氣極，厲聲問。

「動機未明！他回來了，不敢回家，現在住在法醫翁偉明家裏，我已派人嚴密監視！要馬上採取行動嗎？」

「不！我要先請示一下上頭。司徒清這老傢伙，幹了偵緝科這麼多年，他在上頭是很有名氣的，隨便動他，會有麻煩的！繼續嚴密監視他的一切動靜！」

郭副廳長「咯咯」一聲放下電話，他氣得臉色鐵青。一個小小的偵緝科長，竟敢漠視他的命令，私自潛入深圳，況且還是在停職檢討期間，這還了得？郭副廳長感到自己的權力威勢及自尊心受到嚴重的損害。還有，他竟敢包庇維護一個大貪污犯，甚至懷疑財廳內部另有陰謀，這無疑是把矛頭直接指向徐副廳長他們，徐副廳長是黨的高級幹部，司徒清這樣做，豈非太歲頭上動土，連做人的「行情」也不懂，所以他早該死啦！

郭副廳長猛地一按電鈴，秘書走了進來，郭副廳長鐵青着臉孔，命令着：「給我掛一個電話，接中央公安部！」

剛才打電話給郭副廳長的人，竟是代理偵緝科科長謝剛！他是接替司徒清進駐省財政廳，負責偵查鄺玉珍案，按道理他的注意力應該是在財廳，但是這已成了次之又次的事兒，因爲他的視線，已集中盯在司徒清身上！

在現實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就是如此的奇妙，一個人的精神情操固然可以因外力而改變，一個人身負的使命同樣亦可以因外力而改變，甚至，老朋友、老同志、老戰友可以在一夜之間變成死對頭，死對頭又可以在一夜之間變成互爲利用的朋友！不是嗎？謝剛的臉孔變了！這强大得足可以改變一切、毀滅一切的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呢？

「怎麼樣？老郭同志逮捕那老不死了麼！」語氣充滿信心、肯定、威勢。

站在謝剛旁邊，盯着謝剛打電話的人，就是那個胖胖的，紅光滿臉的省財政廳徐副廳長！他顯得那麼志得意滿！

現在，一切都進行得穩當而順利。余文德從深圳回來了，那邊的合同已簽好，那二萬八千多台彩色電視機已順利免稅入關，而且，已在付運來哈爾濱的途中，半個月後，那一百萬美金就可以穩穩到手啦！還有，市金屬機械廠少報稅的那五百多萬人民幣，運去福建的那批銀元……這些，早已到手啦！想到這些，徐副廳長差點從心底笑了出來。

哎！自己從十四歲參加那個東北抗日聯軍，再後來又是南下打戰爭，幾十年了，有那一天不是提着腦袋過日子？革命成功了，又怎麼樣，自己是七級幹部了，可每月還只是那二百多塊錢，自己快六十啦，還是那麼光棍一條。革命嘛，自己爲革命打生打死，辛苦了這麼多年，革命也應該爲自己效勞效勞了！自己也該有幢洋樓了，洋樓嘛，裏面沒有三幾套高級梳化、電視機、錄音機、電冰箱什麼的，那就太不像樣啦！可是自己有了這些，沒有一個女人，豈不是空對金屋麼？總該來個藏嬌了吧？哈哈，現在嘛，洋樓、電器是革命的意義嘛！

突然，他面前彷彿有個黑影，這個黑影把徐副廳長眼前的一切遮住了，徐副廳長氣極、恨極，厲聲喝斥：滾！滾！你是什麼人？竟敢來這裡？誰料那黑影硬是挺住，反而說：對不起！我不能滾！因爲，我是司徒清！

「哼！媽拉個巴子！老子非把你搬走不可！」徐副廳長恨得罵了出來。

「怎麼啦？徐副廳長，你！」一旁的謝剛驚疑的瞥了一眼，現在，他很怕接觸徐副廳長那對小而尖的眼珠。

「啊！沒什麼，」徐副廳長一怔，掩飾地說，他不想被謝剛把他的內心看穿，馬上臉一沉，道：「老郭他怎麼說？」

謝剛道：「他要請示一下中央公安部！」

「爲什麼？」徐副廳長一怔。

「司徒清這傢伙，幹了幾十年偵緝科長，他的職務在中央公安部是有備案的！未經公安部批准，動

他是有麻煩的。」謝剛是公安幹部，當然熟知內情。同時，他亦有自己的想法，他與司徒清原本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把司徒清往死裏整，他的良心是有點不安的。況且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中央公安部責怪下來，那自己恐怕也得跟着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這件事上他一切唯郭副廳長的馬首是瞻。

謝剛的心思，那裏瞞得了徐副廳長？俗語有云：人老精，鬼老靈，何況他是幹了幾十年工作的老革命？正反兩面的鬥爭經驗他是太豐富了！再加上他手上掌有的權力，他在社會上的人情、面子、關係，他那裏會把司徒清這小小的偵緝科長放在心上？謝剛在這時隱隱流露出來的猶豫，徐副廳長心頭很不是味兒。這鬼滑頭，他到現在還在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到萬一時他好溜掉！哼！謝剛呀謝剛，憑你，也能滑出我的掌心嗎？徐副廳長笑笑，說：「是嗎？那你放心好了！你告訴郭副廳長，中央公安部那裏我去打個招呼，他該辦的只管放心去辦吧！可是嘛，這還需要你幫個小忙！」徐副廳長故意頓了頓。

果然，謝剛一聽就失聲問：「什麼？」

徐副廳長笑笑，像瞧着一條掉進鍋裏的魚在掙扎時的笑着，「其實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就麻煩你寫個檢舉書，或者說是『鄺玉珍命案』定案報告吧，報告書內容嘛，那司徒清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角色囉！你該明白囉？」

謝剛嚇了一跳，這那裏是小事！當然，這份定案報告送了上去，那司徒清是死定了，至少暫時是這樣。但將來呢？萬一上頭複查下來，這又怎麼辦？「不！這怎麼成！」謝剛失聲喊道。

謝剛對此事的驚恐，徐副廳長一點亦沒有感到意外，如果這件事他馬上答應，相反是意外的事，不然的話，徐副廳長亦不必花如此大心思啦！

徐副廳長拍拍謝剛的肩膊，笑容滿臉的說：「噢？先別衝動嘛！來，坐下，抽支烟！」徐副廳長給謝剛遞過一支「555」烟，又替他點着火，把謝剛按在椅子上，還特地倒了杯上等君山茶，親自遞到謝剛手裏。

謝剛心裏可發毛了！徐副廳長笑得越甜，神態越是親密熱情，謝剛的心越是跳得厲害。這徐副廳長的笑與宋森的笑截然不同，宋森的笑是溫和甜密的，固而越顯得陰氣森森，所以他被人稱爲「眼鏡蛇」，而徐副廳長的笑則是豪爽的，虎虎生威，威風十足的，有一種君臨天下，凌駕於上的氣勢，所以宋森等人除了稱他爲「黑蜘蛛」外，他還有一個稱號叫「笑面虎」，意思是說，當他笑得最開心的時候，就是他想咬斷對方脖子的時刻！

「小謝！你是怕上頭追查下來，你交不了差，是麼？這你少擔心啦！公安部那裏，包在我身上！再說嘛，你不是想出國當個什麼武官嗎？你出去了，以後的一切還不是由你自己選擇嗎？最大不了的事，政治避難不就成了嗎？反正你手頭有了這批美金，以後的日子嘛，你和小媚該開心、開心啦！哈哈！」徐副廳長說。

這一下子，就把謝剛牢牢的釘在脖子上動不了啦！出國當武官，美金是利；提一下「余小媚」的事，是逼；憑徐副廳長的身份權力地位，是威，這威、逼、利誘三手齊施，可就夠瞧了！說完，徐副廳長靜心緊盯着謝剛，他知道，謝剛這小子非得點頭不可，因爲他摸準了這鬼小子的心！

徐副廳長估對了，謝剛終於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而事實上，他也無第二條路可走，一個人陷了一隻脚入泥坑，他要想乾淨脫身，那就是太過天眞啦！

弄虛作假　法律制裁

就這樣，一宗從上至下，無所不用其極的陷害陰謀，正在悄悄地，迅速地進行。

司徒清果然已回到哈爾濱，他不敢回家，亦不敢再公開露面。他深知，自己這次公然違抗郭副廳長的命令，離開哈爾濱，潛入深圳的事，已觸犯了公安條例，以及公安偵緝的內部紀律。因爲，一個正在接受停職處分的公安人員，是絕對不允許私自活動的，現在，憑這條罪，郭副廳長隨時可以把自己逮捕！這等於說，自己現在已成了一個逃犯！偌大的一個哈爾濱市，已無他立足之地！雖然他問心無愧，雖然他是爲了國家出力，但在這個國家的土地上，司徒清竟然不敢公開露面，竟然要東躲西藏，這豈非是現實對理想的一種嘲笑！

一連五天，整個哈爾濱市彷彿失了司徒清的踪影。他藏匿在何處呢？

原來，司徒清果眞的就在翁偉明的家裏，到謝剛發現了司徒清踪跡向郭副廳長報告時，他在翁偉明家中已渡過了第五天時間，現在，已經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了。

在這十幾天時間中，司徒清、吳靜、翁偉明三人簡直沒有片刻空閑。司徒清化裝成「鄉巴佬」潛入深圳，跟踪余文德的結果，所發現的情況非常重要，根據余文德、彭洲、深圳電子進出口公司周書記的

幾條線索，司徒清等三個人分工進行深入調查。

據查：余文德入深圳，與之聯絡的周志榮書記，與財廳徐副廳長是在部隊時的戰友，解放後，兩人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這個底細，是法醫翁偉明通過在北京公安部任法醫的朋友獲悉的。本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但是，司徒清根據翁偉明提供的這條線索，經偵查發現，在半年前，曾先後有兩批彩色電視機從深圳免稅進口，弄到免稅進口的人是周志榮，而在黑龍江的收貨單位是市S電器公司，那麼，這S電器公司與財廳的徐副廳長是否有某種交易上的來往呢？因爲免稅進口這個天大面子，只有徐副廳長與周書記如此深交才可能辦到。

這是第一個疑點。

據查：余文德與彭洲、宋森等人的關係異常密切，同時，余文德既然能代表財廳方面到深圳，與周書記秘密商談，按理他只是核算科的一名普通科員！怎能有如此大的權力？除非他是徐副廳長授意的，才較爲合乎邏輯。按這點推斷，余文德既然與徐副廳長關係如此密切，又與宋森、彭洲等人有密切聯係，那麼，豈不是可以由余文德作線，把這些人串起來嗎？這些人就是：徐副廳長——電子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黨委書記周志榮——財廳核算科副科長宋森——財廳保衛科科長彭洲等，再往下串，還有S電器公司，省公安廳郭副廳長等等，如果這個推斷成立，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就不可想像了！這是令司徒清最爲震驚的第二個疑點。

據鄺玉珍生前遺下的筆記顯示：核算科副科長宋森有重大貪污嫌疑，但可惜的是，鄺玉珍所提到的嫌涉貪污的單據在鄺玉珍命案當晚，亦同時被人盜走，追查失去線索。這就很明白了：涉嫌貪污的人，唯恐被鄺玉珍揭發，於是搶先一步，把鄺玉珍殺死，再同時盜走單據，另一方面又僞造鄺玉珍筆跡，塗改鄺玉珍經管貸款單據，造成鄺玉珍貪污的假局，進而發出匿名檢舉信，把偵緝科的注意力集中在鄺玉珍身上。於是，眞變假，假變眞，鄺玉珍成了「嫌涉貪污、盜走單據、畏罪自殺」的犧牲品，而對方就安然過關！這是第三個疑點。

「這是一個極大的陰謀！」司徒清把偵查結果歸納起來，終於最後肯定了自己最初的懷疑。

「喂！木瓜，你這個判斷可得愼重一點，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啊！」法醫翁偉明這時坐在司徒清身邊，司徒清剛才所分析的種種疑點，使他渾身一顫，他簡直想像不到事情竟有如此嚴重！

這時，吳靜也驚奇得睜大眼睛瞪着司徒清，足足有二十分鐘，她眼皮也沒有眨一下，可知她心中吃驚的程度！

這的確令人難以置信！在社會主義中國，竟會發生如此嚴重的集團貪污殺人案！

司徒清苦笑，他知道，自己所懷疑的，僅僅是根據部份偵查材料推斷，但所有的已掌握的資料，都不是有力的證據，這又怎能令人相信呢？甚至連最忠實於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亦是半信半疑，那其他人就根本不會相信了！自己若能繼續偵查下去，一定能夠找到有力證據！可是，這個機會，看來是不可能有了！司徒清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深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道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對方又怎能放過自己呢？

司徒清把吳靜的手拉起來，握在掌心裏，滿含懇求的望着吳靜，一字一句地說：「小吳！你信得過我這個老科長嗎？」

「怎麼啦？老科長你？」吳靜發覺，司徒清因爲日夜忙累熬紅了的眼睛竟隱隱含有淚光，嚇了一跳，忙失聲問，雙手反過來用力握住老科長的手，等待回答。

司徒清沒有等吳靜的回答，他從吳靜的眼神知道，她是可以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任務的。司徒清說：「剛才我所說的你要用腦袋分析，不要留下任何文字紀錄。要注意保護伊淑明，到必要時，帶着她南下廣州，去找鄧小平同去……」

司徒清話未說完，就在這時，翁偉明家的電話鈴響了，翁偉明抄起電話，聽了一句，他的臉色變了，他一手捂住話筒，扭頭對司徒清說：「是郭副廳長！他問我你是否在這裏，要告訴他不在嗎？」

司徒清略一沉吟，馬上道：「不必了！他顯然已查知我到了這裏，他這樣問，是有意考驗你的，爲了保存實力，告訴他，司徒清剛才到了這裏！」

「咯咯！」翁偉明沉重的擱下電話，扭過身來，恨恨的說：「他要我留住你，不要給你跑了，他說，他馬上趕來……木瓜，你爲甚麼要承認在這裏？趁他未來，你溜跑！天大的事，我老頭子頂上了！」

司徒清笑笑，繼續對吳靜交代說：「……還有，最好想辦法把那個余文德弄出來，鄺玉珍的那個筆記本，我已把它掛號寄出去了，地址是廣州越秀北路派出所趙平同志，你到了廣州後，馬上去找他想法，求見習仲勛同志，他會帶你去見鄧小平同志的！記住了嗎？」

吳靜眼看老科長在自己即將大難臨頭時，仍然沒有想到他自己，念念不忘的還是破案、查案，他這

是爲了甚麼呀？她心一酸，差點流出眼淚，連忙點頭，表示已記住了。

司徒清舒了口氣，這時，才轉身對翁偉明說：「我不承認在這裏，你以爲對方是傻瓜嗎？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他們早已派人包圍了這裏啦！他打電話給你，不過是試試你的態度罷了！」

「你等一等！」翁偉明心急老朋友的安危，不顧一切的衝出去，他要看看究竟是不是早已有人包圍了這裏，如果不是，他要硬逼司徒清溜掉，好漢不吃眼前虧嘛！天大的事，自己頂住就是！

僅一會，翁偉明就退了回來。司徒清一見翁偉明的鐵青的面孔就明白啦，自己的估計是對。

「他媽的，是有七八人，蒼蠅也飛不出去啦！可你這個鬼木瓜，爲甚麼不先想想，你該怎樣保護自己呢！哎！我說木瓜，他們會怎樣對付你呢？」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司徒清苦笑道：「聽吧！他們來了！」

門外，吉普車急駛而來的聲音，「砰！」大門被人猛力推開，四條全副武裝的大漢大步衝了進來，爲首一個，就正是省公安廳郭副廳長！

司徒清、翁偉明、吳靜三人勉强站起來，點頭招呼，郭副廳長只向翁偉明點頭示意一下，對司徒清則冷眼也不瞪一下，把手中的紙條向司徒清揚了一下，毫無表情的說：「這是逮捕證！你簽個字吧！」

司徒清搖搖頭，冷漠的答：「字，我是絕不會簽的！你瞧着辦就是了，何必再裝模作樣！」

郭副廳長氣得差點跳了起來，厲聲斥道：「大膽！你敢抗拒！」

翁偉明在旁咬牙，到這時，終於忍不住了，他問：「郭副廳長，我能說一句話麼？」

郭副廳長瞪了翁偉明一眼，勉强的點點頭，這老頭兒是中央公安部派來黑龍江的特派法醫，郭副廳長現時不想惹他。

「請問：司徒清究竟犯了甚麼罪呢？」翁偉明說：「他雖然停職檢查，但偵緝科長的職位沒有撤銷，按規定，逮捕偵緝科以上的公安幹部是要經中央公安部批准的！」翁偉明對郭副廳長的盛氣凌人早就氣炸了肺，這時不快不慢的說。

「噢？你想替他出頭？抬出公安廳來嚇我嗎？」郭副廳長有恃無恐，露骨的威脅說。

「不敢！」翁偉明苦笑，但毫不退讓，一副豁出去的模樣，「但是若說不出個道理來，恐怕難以服衆嘛！」

郭副廳長又狠狠的瞪了翁偉明一眼，差點忍不住破口罵了出來，但又抑制住，他不想在這個時候扎這根刺！他冷笑，緩緩的在公文包內裏掏出兩份文件，又冷冷地遞到翁偉明手上，「你自己去瞧瞧吧！」

這兩份文件，一份是代理偵緝科科長謝剛呈文的「鄺玉珍貪污自殺案報告書」。上面提到了鄺玉珍的貪污事實，盜出單據的罪行，畏罪自殺的經過，以及原偵緝科科長司徒清偵查該案的經過。

報告書的結論部份這樣寫道：「鄺玉珍身爲財廳核算科科長，所犯的貪污罪行證據確鑿，而盜走單據，毀滅罪證，畏罪自殺是她貪污的結果，在該案由司徒清負責偵查期間，他對鄺玉珍的貪污事實多方設法替其辯護，拒絕逮捕鄺玉珍，造成鄺玉珍自我毀滅的機會，致使案情中斷，事後，司徒清更串同鄺玉珍女兒伊淑明，把伊淑明及由其保存的鄺玉珍犯罪材料筆記私藏，拒不上交，上述事實，充份證明，原偵緝科科長司徒清有秘密勾結貪污罪犯鄺玉珍，串同貪污的重大嫌疑……」

第二份文件是「省公安廳處理報告書」，該報告書上同樣列舉了司徒清在「鄺玉珍案」上的貪污有重大嫌疑，報告書是上呈中央公安部的，中央公安部的批示意見如下：「……鑑於司徒清前偵緝科科長所犯的重大嫌疑罪，同意由省公安廳執行逮捕令，並撤消偵緝科科長職務……中央公安部第一副部長M·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日……」

翁偉明讀着這兩份文件，頭上熱汗直冒。

郭副廳長重重的「哼」了一聲，他知道面前這幾個硬傢伙給鎮住了！這也難怪嘛，由M副部長親自下批文，難道敢違抗？他根本不打算再解釋甚麼，轉頭冷冷地對司徒清說：「你要看一看這兩份文件嗎？」

「不必了！」司徒清冷漠的說，他知道看與不看是多餘的，與這些人打交道，還能給自己甚麼好過的！

「那你給簽個字！」郭副廳長最後盯着司徒清，又把手中的逮捕證揚了一揚。

「也免了！」司徒清仍然冷漠的說：「多此一舉！」他忍不住，終於悲憤的嚷了一句。

郭副廳長氣得跳了起來，疾言厲色道：「司徒清！你得明白點，你以爲這樣就可以逃過法律的制裁嗎？告訴你，頑強是徒勞的！就算你是鋼，在我手上也要令你打幾個彎彎……法律是無情的！」

司徒清實在不能忍受了，他霍的抬起頭，雙眼如閃電似的盯着郭副廳長，憤怒地說：「法律？在你

口中還配談法律兩個字嗎？出於公心，秉公處理案件成了涉嫌同謀，敢於揭露壞人的好幹部成了大貪污犯，被人殺害成了畏罪自殺，你們甚至連一個無辜的女孩也不放過……請問：這就是法律？這就是法律的無情嗎？我也可以告訴你，落在你們手上，我根本沒有打算自己是能安然無恙！你有種，叫謝剛來見我！他敢嗎？」

郭副廳長氣急敗壞，厲聲喝道：「來人！把司徒清押走！」

司徒清笑笑，站了起來，伸手彈了彈衣袖上的一點灰塵，不屑地說：「不用了！我有手有腳，我還走得動！」他轉身望了望吳靜、翁偉明一眼，就大步的走了，幾條大漢，與郭副廳長一道惡狠狠的尾隨而去。

吳靜一直氣得呆呆的站在一旁，這時忍不住大聲嚷道：「不！你不能走！老科長！」拔脚就要衝出去。

翁偉明忙一伸手拖住吳靜，痛苦的搖搖頭：「無用的！他們有中央公安部M副部長的批文！」聲音低得連吳靜也聽不到。

但吳靜却聽到了，她跳了起來，「難道就這樣算了嗎？」她急得流出了眼淚，她深知這些人如何的毒辣殘忍，老科長落在他手上，還會讓他好過？

翁偉明冷靜地：「你記得老科長的吩咐嗎？」

吳靜一聽，驀地止住脚步，含淚點點頭。

「走吧！姑娘，只有這樣，才能救出老科長！我老頭子也要走了！」

吳靜一怔，道：「翁叔叔，你到那兒去？」

「上京！去找公安部趙蒼壁部長！凡事須得講個理字，任何人想隻手遮天，我老翁就不服這個氣！」

* * *

省財政廳保衛科辦公室。

「大棒！告訴你吧，司徒清給抓了！」

「啊？眞的？」

「誰來開這個玩笑？」

「這！太好了！往後就高枕無憂囉！」

笑聲，一陣壓抑的，但是充滿得意的笑聲。

「可別太高興了，事情還沒完呢！我的大棒！」

「喂！眼鏡蛇，司徒清那老鬼給抓住了！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哪？你可別嚇我！」

「哼！嚇你？司徒清那得意門生還在鬧得挺兇嘛！」

「你是說吳靜那鬼丫頭？憑她成得了甚麼氣候？可爲甚麼不連她也幹了？免留後患嘛！」

「她嘛，暫時不能動她，不然的話，到那裏去找伊淑明小丫頭？還有那本要命的筆記本！」

「鄺玉珍案不是定性了嗎？你還怕甚麼？」

「你懂個屁！讓伊淑明和那本筆記簿留在世上，終歸是個禍根，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該懂了吧！」

「這……算你說得入理，你說吧，現在怎麼辦？」

「放長線釣大魚！盯住吳靜那鬼丫頭！從她身上，找出伊淑明和筆記本！」

「妙計！妙計！我的眼鏡蛇！大棒算服了你啦！」

笑聲，又是一陣壓抑的，充滿得意的笑聲從保衛科辦公室傳了出來。

* * *

哈爾濱市某旅店，三〇一號房間，現在的時間，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晚上八時。

吳靜悄悄的摸到這裏，房間內，吳靜焦急地對伊淑明說：「小伊！快！馬上跟我走！」

伊淑明奇道：「爲甚麼要走？我還要替媽媽報仇啊！」說起慘死的母親，伊淑明的眼圈又紅了。

吳靜急得連連搖頭，哎！這小姑娘在這個節骨眼上還眞得要命！她只好低聲地告訴伊淑明道：「小伊！你知道嗎？司徒叔叔給他們當罪犯抓走了！他們又搶先了一步，我們失敗了！」

伊淑明擦了擦眼淚，她知道司徒叔叔是爲了她母親被抓的：「這樣，我眞不能走！我是讀法律學的，我要告上法院，跟他們理論去！」

吳靜冷笑：「你太天眞了！告訴你吧，抓司徒清科長的人就是公安廳郭副廳長，去法院告狀？你告誰去？在我們國家，法制還極不健全，至少在目前來說，權力比法律有更大的權威！你不想成爲第二個犧牲品，你要爲你母親、爲司徒叔叔報仇，你就馬上跟我走！」

就在這時，房間外有人冷笑，一個幹部的聲音傳了進來，「走！太遲了！不是你帶路，我還找不到這裏來！哈哈！」

吳靜一怔，怒道：「你是甚麼人？胡說八道甚麼？」

「奉命來逮捕你！我嘛，是省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彭洲，你剛才說的話我已經在外面錄了音啦！人證物證俱在，你乖乖就逮吧！我的女偵緝員吳靜！」

「你無權逮捕我！」吳靜一聽是省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彭洲，心內明白了！對方先逮了老科長，沒有向自己下手爲的是追踪伊淑明和那本

筆記本！現在，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所以她一面發話拖延時間；一面暗打眼色示意伊淑明作好準備。

「你要看看嗎？喏！這是你們公安廳代理偵緝科科長謝剛發的逮捕令！」

「這混蛋！」吳靜一聽謝剛的名字，就差點氣炸了，狠狠的在心裏罵了一聲，但嘴裏却大聲道：「是嗎？好！我看看！」說着，她已脫了棉外衣。

吳靜伸手猛的拉開房門，左手把棉外衣往外一扔！

彭洲見吳靜乖乖的開門，正暗自得意，突然，一團黑影撲了出來，他以爲是吳靜想衝出來逃跑，連忙一個飛身抓向撲出來的黑影！等他察覺抓住的只是一件棉外衣，暗驚上當時，已遲了！

吳靜疾速的閃身而上，右脚一個飛踹，狠狠的踢向對方的下部，這一絕辣的腿擊法，是吳靜求了司徒清幾次，司徒清才傳給她的，因這絕辣招數不出猶可，一出對方非死即傷，端的狠毒，吳靜心中已恨透了彭洲這伙人，又急於逃跑，出手便再不客氣。

這閃電般的狠擊，彭洲只哼得一聲，便抱着腰肢，痛得昏倒在地上，吳靜把彭洲拖進房，反手扣上門。

吳靜拖着伊淑明飛快的閃進另一個房間，片刻後，有母女倆走了出來，做母親的年紀似乎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女兒則只有十五歲，這母女倆就是吳靜和伊淑明，吳靜在偵緝科跟了老科長這麼長時間，她可不是白混的，除了經驗尚欠不足·性子有點急躁外，她已可算是名副其實的偵察員！

當晚九時，省公安廳偵緝科發出「通緝令」，通緝令用摩托車分送給哈爾濱市各地，通緝令嚴厲通令各有關分局、派出所、各大小旅店、大小車站，嚴密監視一切來往旅客，嚴防吳靜及伊淑明兩重大嫌疑犯混出哈爾濱市！

看來，吳靜要想逃出哈爾濱比登天還要難！

如果吳靜被困在哈爾濱市，那司徒清原來計劃的一切就要落空，一些幹着非法勾當的人就可以逍遙法外，爲所欲爲！

摩托車隊在哈爾濱市的橫街小巷上呼嘯而過，一隊隊便衣公安人員分佈各處，一個個緊急的通緝吳靜的電話像雪片般飛向各地！

看來，吳靜和伊淑明眞的是插翅難飛了！

* * *

京哈綫、景陽街哈爾濱站，現在的時間，是第五天後早上八時。

今天是農貿市場墟期，在車站對面的農貿市場，趕集的人很多，人頭湧湧，車如水馬如龍。

一條橫幅寫着：「出口轉內銷的確凉，大減價出售」，下面的人湧擠搶購着。

路兩旁的貨車、貨架、貨櫃並排列着，日用百貨、五金交電、糖果點心都擺着。路東道有豬、羊、鷄、鴨市場，再稍遠是牛牲口交易市場，拴着騾、馬、驢、牛，買賣的人們交織成一團。

謝剛身穿便服，在人羣中巡視着，宋森走了過來，對謝剛道：「彭洲在那邊已佈置好了，但她還沒有來！」

謝剛不屑的說：「彭洲沒來嗎？他也是的，一個大保衛科長，連個丫頭也制不了，反給咬了一口。」

宋森討好地替謝剛點着一支烟：「是嘛！他眞是飯桶！但這次由謝剛科長親自出馬，就不同了，定能馬到功成！」停了停，宋森疑慮的道：「但不知吳靜這鬼丫頭會不會來呢？」

謝剛道：「她會來的，今天人多，正是她混出哈爾濱的好時機，這個機會，她是不會放過的。」

吳靜果然來了，她似乎是前來自投羅網。

但她只有一個人，而且沒有化粧，彭洲的手下早已發現了她，遠遠的在背後盯住她。

有兩個人悄悄跑來，向謝剛報告。謝剛跟了過去，見只有吳靜一個人，便吩咐手下先不要驚動她，因爲他要等另一個人出現，這個人，就是伊淑明，這是徐副廳長指名要兩個人一齊抓回去的。

吳靜大搖大擺在市面上東逛西逛，在這個皮鞋檔上揀了甚麼，又在糖果檔買點甚麼，樣子悠悠閒，似乎她還完全沒有察覺自己處境的危險。

謝剛被吳靜這副悠閒神態迷惑了，莫非她不想逃了？莫非她以爲這裏人多所以很安全？不對啊，她會這麼大意嗎？顯然，這只有最後一個可能，就是她正在這裏等着伊淑明會合！謝剛馬上吩咐手下，注意一切和吳靜接觸的人。

在另一邊，吳靜她也在心裏嘀咕，謝剛這鬼東西明明已發覺了自己，爲甚麼他仍然沒有動靜呢？是他突然起了菩薩心腸，不抓自己了嗎？還是另有企圖呢？唔！顯然只有一個可能性，那麼，他還在等甚麼呢？

雙方都在估摸對方的動機意圖，以便一擊成功。雙方都不能在這次行動中失敗，謝剛他們不能失敗，因爲一旦讓吳靜、伊淑明這兩人逃脫，那就留下隱患，對他們來說是極之可怕的！

吳靜她們也不能失敗，因爲萬一她兩人逃不出去，那一切就完了，自己這些人，獄中的司徒清，都有可能被對方秘密毀滅的危險。

吳靜想了想，突然放開脚步，故意大步向謝剛停身的地方走來，她想證實一下自己的猜測，果然，謝剛一見吳靜遠遠的向這邊走來，便連忙隱入人羣中，謝剛這個掩飾動作，被吳靜發現了，像電光火閃一樣，她證實了自己的猜測：謝剛之所以不馬上對自己採取行動，因爲他還在等待伊淑明的出現。

「這混蛋精得很……」吳靜狠狠的在心內罵了一句，「這可不成啊！被他這樣盯住，伊淑明會有危險的！」吳靜腦子裏迅速轉着圈圈……突然，吳靜失聲叫了一聲，好像到現在才發現甚麼似的，驚慌的轉進密密麻麻的人羣中。

「不好！她要跑！」在近處的彭洲對吳靜早就恨之入骨，他那天晚上被吳靜狠狠的踢了一脚，直把他痛了三天三夜才勉强爬得起床。今天，他一見到吳靜，就恨不得馬上撲過去，抓住吳靜狠狠揍一頓！只是礙於謝剛的命令，才勉强忍住，暫時不敢輕舉妄動。這時見吳靜鑽進人羣逃跑，那裏還按捺得住，一個箭步便衝了上去，碗大的拳頭便狠狠的揍向吳靜腦袋，狠狠的大叫：「跑！我看你還跑得了嗎？」

吳靜剛鑽入人羣，她想不到彭洲竟就在身邊！她嚇了一跳，略一猶豫間，彭洲的拳頭已揍到後腦上來！這時，要跑已跑不了，要避也無可避！吳靜咬一咬牙，一側頭，讓肩頭挨了彭洲這狠狠一拳，吳靜忍住劇痛，一個反手捏住彭洲的手，一沉腰，順勢把彭洲扛到背上，順着彭洲的衝勢未停，左手用力在彭洲的屁股上一推，彭洲像一塊石頭一樣給摔在一部貨車上。

貨車翻倒，車上的皮鞋、毛巾、口盅、牙刷飛了一地，羣衆驚叫着，亂擠亂跑，整個墟場亂成一團！

謝剛怒叫：「彭洲這笨蛋！」一面吹響了警笛，便衣大漢四處堵截，吳靜無路可逃，街上羣衆也呼喊抓她。

吳靜三竄兩跳，奔到騾馬交易所，猛地從一個買主手裏奪過韁繩，翻身上馬，謝剛趕到，他也是練家子，一閃身，猛地伸手扯住馬韁。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吳靜憋了很久的怒氣一下子爆發了，她咬一咬牙，一拳揍向馬的脖子，東北烈馬受痛，烈性大發，謝剛被扯倒在地，吳靜一夾馬肚，烈馬轉向謝剛撞來，饒是謝剛身手快，腰部還是被馬腿踹了一下，痛得他抱腰摔在地上。

吳靜策馬飛奔，跨過貨架，踢倒貨車，趕散雞鴨羣。

謝剛氣急敗壞：「追……但不要開槍！」

宋森扶起謝剛，跑向一輛軍用吉甫車，一面問：「爲甚麼不准開槍？把她乾脆幹了！不就完事了嗎？」

「扯蛋！郭副廳長親口下令：吳靜犯的不是死罪，如果她沒有傷人，在公衆場合，開槍打死她很痲煩，他的命令，誰敢違抗？媽的！」謝剛惡狠狠的罵着，一面登上吉甫車。

吳靜策馬跑出市區，拐上公路，不時回頭張望，這時，謝剛的吉甫車在後面風馳電掣般追來，吳靜頭上冒出汗珠，距離正在飛快接近。

吉甫車上，謝剛獰笑：「看你跑得上天！到了手上，有你的好受……」

前面終於出現一段鐵路，一列剛從哈爾濱往南開出的列車正隆隆地馳來，吳靜眼睛亮了，她用韁繩使勁打馬快跑。

吉甫車上，謝剛見吳靜向出現列車的方向疾馳，他暗叫一聲不好！這鬼丫頭要搶着闖出鐵路甩掉，他一咬牙，加大油門，吉甫車劇顫一下，風馳電掣般向吳靜衝來！

搶在列車前面，橫過鐵路，是一宗極冒險的事，誰把握不准時間，誰稍有猶豫，誰就喪在列車輪下。

謝剛的吉甫車，吳靜的馬，幾乎同時搶到鐵路邊，這時，黑壓壓的列車頭已兇神般衝了過來，在這種時刻，是考驗一個人的意志的時候了，誰的本質貪生怕死，誰就心生猶豫，衝不過去。

誰的拚搏只是爲了一己的私利，當碰到有可能毀滅自己的危險關頭，他就退縮了，「利」只有「自己」存在才能享受得到，「自己」有可能毀滅，他還要這個「利」幹甚麼？所以他退縮了。

誰的拚搏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一個大集團，在碰到的危難的時刻，她也會去搏、去拚，因爲她相信，就算自己毀滅了，這個大集體仍然存在，仍然可以享受到作用「自己」換回的「利」！而所謂正義歸根結底勝過邪惡，指的就是這個道理！

果然，謝剛和宋森猶豫了，略爲遲緩間，相距二十碼地方的吳靜已一咬牙，躍過鐵路，就在這時，火車頭呼的一聲已衝了過去。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刻，但正是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列車就像執法如山的球證，判定了誰勝誰負！

這趟列車駛過後，吳靜和那匹

東北烈馬已跑得失去了蹤影！在鐵路這一邊，只剩下頹然若喪的謝剛、宋森，以及那輛孤零零的吉甫車。

而且，就在這剛剛駛過，往南開的列車上，司徒清的一位朋友，這列車上的司機，已把伊淑明秘密收藏在車頭，安全的往南飛馳而去了！吳靜的故意露面，是她冒險使出來的調虎離山的妙計！吳靜本人，已在遠離哈爾濱的一條小路，安全的登上往南開去的列車！

* * *

根據省公安廳郭副廳長的緊急指示，對犯人司徒清進行第六次審訊，目的是追他交代吳靜、伊淑明的下落去向，以及那筆記本的下落！

由於省財政廳徐副廳長、省公安廳副廳長老郭要參加這次內部秘密審訊，這就格外增添了這一案件的嚴重性和神秘色彩。

審訊室的後排，增加了兩張梳化椅，審訊室的燈光很暗，這兩張梳化椅隱在光線的暗處，就更難被人發現了。

這時，一組六七個人已魚貫走了進來，最前頭的兩位，一胖一瘦，逕直來到燈光暗處在梳化椅上坐下，一聲不響，其餘的人，是省偵緝科人員，主持審訊的，就是代理偵緝科長謝剛，他坐在正中的審訊席的一張椅子上，好像坐在鋒利的鋸齒上，不時拿眼角瞟一下暗處的兩張梳化椅，彷彿那兩張梳化椅就是今晚主持審訊的人，而他自己僅是一個配角。

「把犯人押進來！」謝剛臉上毫無表情的喝令。

犯人是從偵緝科拘留室直接帶到這裏來的，那長長的水泥走廊裏，傳來沉重而緩慢的脚步聲：「嗒……嗒……砰……砰！」

審訊室的門忽然打開了，高大、憔悴，臉上青一塊腫一塊的犯人出現在審判者的面前，他用肩膀抵住門框，喘了口氣，疲憊的目光向審訊室巡視一周，落在一張孤零零地放在審判席前的椅子上，他認出那是自己的位置，吃力地走過去，扶住了椅背，手上的鐐銬一陣叮噹作響，他調整好亂了的脚步，挺了挺身子，就坐下了！

這個犯人，就是原偵緝科科長司徒清！他已被折磨得幾乎不成人形！他之所以能勉强支持住，只是憑着胸中那一股決不服輸的硬氣，站在司徒清身後的兩位公安幹警，望着司徒清頭上的斑斑白髮，想起他是怎樣手把着手教自己打槍，講解偵緝的道理，這兩位幹警的目光變得非常複雜，他眞的是罪犯嗎？這兩名幹警，也是在偵緝科的，是司徒清一手培養出來的偵察員。

司徒清的目光最後落在坐在審判席上的謝剛身上！

謝剛是第一次由自己直接審訊司徒清，以前，都是由另一名偵緝人員負責的，不知爲甚麼，謝剛極怕與司徒清的目光接觸，他的眼光在與司徒清相觸的一霎間，便連忙往上移，變成只在司徒清臉上面掠過。

「咳……」那隱在暗處的梳化椅上的胖子咳了一聲！謝剛彷彿渾身一顫，只好强打起精神，表情痲木地說：「司徒清……聽說你很頑固，一直不肯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嗎？這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司徒清始終盯着謝剛，一聲不吭。

「其實嘛，你所犯的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只要坦白交代，按照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是可以不予起訴，作爲內部處理的，這要看你識不識趣囉！」謝剛抑制住心跳說。

他倒並非是說假話，只要司徒清眞的承認了既成事實的罪，郭副廳長的意思也是作爲內部處理就算了。這樣，可以免予刑事起訴，頂多是撤職就算告一段落了。

事實上，郭副廳長當時在處理這宗震動黑龍江省的案件時，最初他確實不想把事情搞大的，但可惜這司徒清竟硬是不識趣，拒不交代承認，爲了維護黨和政府的威信按郭副廳長說的話，他不能不採取斷然措施！這或者眞的是司徒清太不識趣吧？

司徒清也確實是太不識趣了，到了現在這個地步，對方隨時隨地可以把他任意施加重刑，可以隨時隨地把他投進監獄，他竟然自始至終，一句話也不說，逼得他急了，便吼道：「……叫謝剛來見我！」

由於這樣，也由於受通緝令的吳靜及伊淑明的不知去向，郭副廳長只好決定安排謝剛與他直接見面，至於那本筆記本的事，郭副廳長並不知道詳情，但徐副廳長親口對他說，那是鄺玉珍的貪汚罪證，而司徒清竟然拒不上交，這就使郭副廳長大爲震怒了！因爲，徐副廳長是黨的老幹部，他的話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司徒清仍然一聲不吭，但他緊盯在謝剛身上的目光也沒有片刻移動過。

謝剛實在不能再忍受司徒清這種似刀鋒一樣的目光，終於一咬牙，抬高了聲線喝道：「司徒清！你聽清楚了嗎？」

司徒清彷彿被這一聲粗喝震醒了，他把目光從謝剛身上移開，滿室巡視了一下，目光在那隱在暗處的梳化椅上停了一下，最後定定的

凝注在謝剛身上，如火一樣的目光向謝剛惱羞成怒的目光相觸，雙方僵持了數分鐘之久！

終於謝剛又一次心虛的移開了目光，終於司徒清十幾天第一次開口說話了，他慢慢地，一字一句的說：「你這麼大聲幹麼？還怕我聽不到嗎？我耳朵沒聾，眼睛沒瞎，你所說的，你們所做的，我聽得清清楚楚，看得透透徹徹，你們所演的戲不夠氣氛嗎？何必還要請來兩名台柱？你在這裏，只是配角，你無權也不配跟我說話！至於你，謝剛，我只奉勸你一句話，當你製造那些假的材料，向上打報告的時候，在幹着那些違背自己良心的壞事的時候，最好想一想你做人的起碼的人格！」

謝剛氣急敗壞的嚷了一句：「你……你說甚麼？」但只說了半截，他就不知再說甚麼好了，在這個震動全省的大案中，如果說謝剛所幹的一切，是完全出自他的本性，那是不公正的，至少他在司徒清這位昔日的同僚面前，他還會因自己所幹的一切感到羞愧！所以他無話可說。

司徒清沒有再理謝剛，他的目光盯在暗處那兩張梳化椅上，冷笑說：「我說的是甚麼，在這裏的主角是會聽得清清楚楚的！」

一直坐在暗處梳化椅上的郭副廳長，眉毛連連跳動了幾下，這時，他知道自己不出面不行了！

郭副廳長終於走了出來，他盯着司徒清，眼光神色是這樣的嚴厲威嚴，很少人受得住他這種目光，但司徒清却坦然得眼皮也沒眨一下。

「司徒清！你知道你現在的處境嗎？」郭副廳長說。

「這，不是很清楚嗎？」司徒清把手上的鐐銬舉了一下，發出一陣金屬的碰擊聲。

郭副廳長搖搖頭，悲天憫人的長嘆一聲，他望着司徒清說：「你弄到了這個地步，我感到很難過，你還記得嗎？我和你是一起參加公安工作的，今天你犯了罪，要我來逮捕你，我感到痛心……」郭副廳長顯得很眞誠的說。

司徒清冷笑，沒有答腔。

郭副廳長繼續說：「我們可以讓你作爲內部處理的，也可以起訴你，讓你坐牢，你相信這個嗎？」

「我相信……」司徒清的目光裏透露出一瞬間悲哀的情緒，接着又搖搖頭：「又不太相信……」

「我勸你還是相信的好，坦白從寬嘛！只要你交出那個筆記本，說出吳靜、伊淑明的下落，就說明你已經以行動減輕了自己的罪行，這，我們就可以把你作爲內部處理，不必起訴，我也不想看到你坐牢！」

「別說了！」司徒清聽郭副廳長終於說出了正題，暴怒的打斷了他的話題，「牢，我是準備坐的！要我出賣戰友，出賣一個無辜的死者的遺屬，這，絕對辦不到！把我帶回拘留室，不必在我身上耍功夫了！」

司徒清被兩名幹警押了出去。

郭副廳長氣惱的搖頭，坐在另一張梳化椅上的胖子終於站起來，走到郭副廳長身邊說：「算了！對這種死不悔改的臭石頭，用不着手軟嘛！把他帶到法庭，作作樣子，塞進牢裏算了！」這個胖子，就是省財政廳徐副廳長。

「我得考慮！」郭副廳長沉吟着說。

「用不着考慮嘛！公安部M副部長有手令下來，這不就夠了嗎？我的郭副廳長！法院趙院長方面，我再去打個招呼，再說，必要時，我可以到法庭上作證人！」徐副廳長說。

郭副廳長再也無話可說啦。雖然，在這個案件中，到了這個時候，他已隱隱覺得事情並非像自己原來判定的那麼簡單，自己似乎是做得有點過火了，他甚至隱隱覺得，自己似乎是被人利用了！但郭副廳長不敢承認，他也不願承認，不敢承認的原因是此事已鬧上中央公安部，M副部長也下了批文，如果制服不了司徒清，又或者自己到了這個時候打退堂鼓，那倒霉的便是自己啦！爲了保護自己地位，爲了自己手中權勢，他只有唯一一條路，硬着頭皮幹到底！這是郭副廳長在該宗案件，越陷越深的根源之一。

同時，在郭副廳長的心目中，徐副廳長是黨的老革命幹部，打過仗，受過傷，對革命勞苦功高，他現在是國家高級幹部，憑這樣一位老革命幹部，他說的話還有錯嗎？況且，徐副廳長與公安部M副部長是老戰友，自己之所以能當上副廳長，也是徐副廳長慧眼識英雄，在M副部長面前力薦的結果，這種種的因果，使郭副廳長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爲了不得罪徐副廳長，只有照他的話處理這宗案件，這是郭副廳長犯重大錯誤的根源之二。

另一方面，據後來查證，郭副廳長一直認爲，鄺玉珍除改貸款單據，是她貪污的重大證據，而司徒清、吳靜等人竟然千方百計替鄺玉珍出面翻案，這是剃自己的眼眉，破壞了自己的威信，從個人的獨斷專行，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封建專制作風爲起點，是郭副廳長犯錯的根源之三。

由於上述三種原因，郭副廳長終於同意向法院起訴司徒清。

這樣一來，在一九八〇年前後發生的這宗震動黑龍江省，令中共高層極爲震驚，終於引致大規模整肅行動的「黑龍江省財政廳事件」激烈化了，終於發展到極其尖銳的白熱化階段。

* * *

一九八一年二月六日前後，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迅速傳遍哈爾濱市：有兩宗案件同日在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這兩宗案件，一宗是「省財政廳核算科科長鄺玉珍重大貪污案」，另一宗「省公安廳保衛科科長司徒清勾結、包庇鄺玉珍貪污案」，審判日期定於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地點：省高級法院第二法庭。

這個消息傳出後，哈爾濱市各個階層的人士，甚至普通市民都極爲震驚，除部份人感到迷惑驚疑外，大部份人對司徒清身爲偵緝科科長，竟然無視黨紀國法，公然與貪污犯勾結的非法行爲表示震驚及憤慨！

有人甚至傳出消息說：司徒清與鄺玉珍是情夫情婦，兩人早有姦情，有人更添枝插葉的說：這也難怪啊，鄺玉珍丈夫早死，她還只有四十歲，當然難耐空虛，她又貪了這麼多錢，當然免不了要風流快活一下啦！司徒清既得情婦又獲財，他這是掏古井，財色兼收嘛！

就這樣，一時間，司徒清、鄺玉珍便彷彿成了天下間最無恥、最貪心的罪惡之徒！當然啦，對這樣的壞蛋，受到法律制裁，判他入獄是罪有應得，誰也拍手稱快啦！

就這樣，在法院還未正式開庭審訊，司徒清、鄺玉珍彷彿已成了萬惡不赦的罪人。

就這樣，在陰謀與權力，在金錢、美女、後門交情等等的強大壓力下，司徒清成了待宰的羔羊！

* * *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下午二時，該宗令人矚目的案件，在省高級法院第二法庭，終於開始審判了。

有人說，社會現實就像舞台，有各種各樣的人，包括好人、壞人、政治家、大官、老百姓、强盜、法官等等在上面表演。但是，我們現在的這個舞台則是一個正在進行公開審判的法庭，坐在台下的可愛的忠實觀衆讀者則成了公審的旁聽者，我們期望他們親眼目睹了這一案件的全部過程後，會對中國的法律與權力問題，有一個深刻的了解。

* * *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二法庭。

審判席上，坐着法院的一名上了年紀的高級法官和兩位陪審員，其中一位陪審員，竟是法院的趙院長！該主審的高級法官姓周，是黑龍江地區的一位著名的法學工作者。

被告席上坐着被告司徒清，他的背後站着兩名持槍的法警。證人席上坐着證人徐副廳長、省財政廳保衛科科長彭洲、省財政廳核算科副科長宋森。公訴席上坐着公訴人謝剛，辯護人席上虛設，因爲根本無人肯替司徒清這個大壞蛋辯護。

旁聽席上，坐了許多人，其中一個，竟是省財政廳保衛科成員小趙。此外，哈爾濱市的各個單位的頭面人物，例如市食品公司的經理徐大年，民政局長錢局長、省劇團趙團長，另外，黑龍江省報的兩名記者亦到場旁聽採訪，粗略計算一下，旁聽席上人數達百人之多。

法庭的四周，有掛着手槍的法警在嚴密戒備，法庭上一片肅靜，氣氛十分緊張。

「噹！噹！」法庭的大掛鐘敲了兩下，開庭的時間到了。

主審周法官宣佈：「審判開始，起訴人宣讀起訴書。」

謝剛站了起來，臉上毫無表情，念着：「鄺玉珍身爲財廳核算科科長，所犯的貪污罪行證據確鑿，而盜單據、毀滅罪證、畏罪自殺是她貪污的結果。原省公安廳偵緝科科長司徒清，在負責偵查該案期間，他對鄺玉珍的貪污事實多方設法替其辯護，甚至拒絕逮捕鄺玉珍，造成鄺玉珍自我毀滅的機會，致使案情中斷，事後，司徒清更串同鄺玉珍女兒伊淑明，把鄺玉珍的犯罪材料筆記私藏，拒不上交；又據查：司徒清與鄺玉珍關係曖昧，以前已有勾結證據及人證，上述事實充份證明，原偵緝科科長司徒清有秘密勾結鄺玉珍，串同貪污的罪行，已觸犯法律，現代表省偵緝科向法院提出起訴……」旁聽席上發出一陣憤恨罪犯的噓聲。

主審周法官道：「剛才，起訴人已經宣讀了起訴書，對案犯司徒清的犯罪行爲作了說明，被告司徒清，你有話答辯嗎？」

這時，證人席上宋森馬上站起來，說：「這是由公安部門代表國家的公訴案件，所以，被告無權答辯！」

周法官反感地大聲說：「未經本席許可，證人不得隨意發言！」

宋森只好坐下，求助的望了徐副廳長一眼，徐副廳長咳了一聲，站起來，打起官腔說：「我認爲嘛，人民公安機關是代表國家起訴罪犯，它既代表國家利益，是至高無上的嘛，所以我認爲，被告無權提出答辯！」

徐副廳長、宋森等人都清楚知道，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絕不能鬆

手，否則，讓司徒清亂說一氣，後果是不堪設想，雖然自己一方有恃無恐，但總是愼重一點好。說完，徐副廳長向陪審席上的趙院長瞥了一眼。

趙院長悄聲對周法官說：「老周！算了，反正這個案子是中央公安部M副部長批下來的，已成定案，根據罪行，口判就是了，還搞得那麼複雜幹嘛？」

周法官生氣的瞪了趙院長、徐副廳長一眼，他是一個脾氣很倔的老頭，凡他認爲是對的，他無論如何也要幹下去，在這個時候，就算天皇老子，也壓不服他，周法官沒有理睬，大聲說：「本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起訴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當事人或者他們的法定代理人，不服起訴，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訴。被告人，你打算是自己答辯呢，還是由你的辯護人來申訴？」

司徒清一直冷漠的坐在被告席上，他原來根本沒有打算進行任何答辯，因爲他深知對方已佈置好了一切，在這種威力無比的「權力」面前，法律是無能爲力的。但是，剛才周法官與對方的一番激爭，他隱隱感到，在這個被惡勢力控制下的法庭，仍然有一股難能可貴的正義力量在與這股惡勢力對抗！他不由產生一絲希望，開始考慮自己是否答辯！

這時，徐副廳長狠狠的瞪了周法官一眼，這一眼充滿挑釁性及威脅性。

周法官感到這種不同方向向他射來的不懷好意的目光，這種目光隱含的狠毒是如此之深，甚至連周法官這個倔老頭亦爲之心震，他們爲甚麼非要堵住犯人的口呢？他隱隱覺得，在這個法庭上，在這個坐滿了大人物的法庭上，似乎有一股强大得可怕的暗流，向着某一個方向殘酷的壓逼！而自己則彷彿被這股暗流推在前面，被逼着參與這種不正常的勾當。

這種想法把周法官激怒了！他再一次大聲地說：「被告人司徒清，你是準備自己答辯，還是由你自選的辯護人申訴呢？」說完，周法官嚴厲的瞪了被告人司徒清一眼，心想，你這個人是怎麼啦？給你這個答辯的機會也不懂得好好把握？難道是自己理虧心虛嗎？

坐在被告席上的司徒清感受得到周法官責問的目光，他覺得自己受了侮辱，他被激怒了，惡勢力對他的殘酷壓逼折磨，他可以忍受；但是，對來自他以爲是正義力量的懷疑，他忍受不了，原來他似乎在等着甚麼，眼角不時瞟向法庭的入口，但每一次他都失望了，他知道，奇蹟是極難出現的了！他決定，自己不能再等了，他試圖憑自己的努力來解救自己。

終於，司徒清在被告席上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的目光執着的緩緩的移動：彭洲、宋森、謝剛、趙院長、徐副廳長！最後，他的目光凝注在周法官的身上。

這時，法庭的氣氛極爲靜寂，在旁聽席上，省財廳保衞科成員小趙暗嘆了口氣，他望了滿頭紛亂的白髮，只短短一個月時光便彷彿蒼老了十年的被告人司徒清一眼，難過的低下了頭，他知道，現在這種寂靜時刻，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了！

「法官同志，」他說：「在此，我先要聲明一下，我的辯護律師還沒有來，最後的證據在她手上，我在等着她。」

這時，旁聽席上一片沉沉的噓聲，有人低聲耳語：「這人怎麼搞的，法庭已開審了這麼久了，他竟然說他的辯護律師還沒有來。」說話的人是哈爾濱市的頭面人物，市食品公司的經理徐大年。

民政局錢局長點點頭：「是嘛！他還說證據在那個還沒有來的辯護律師手上，這豈非是恐嚇嗎？眞是死到臨頭還臭硬！」

司徒清沒有理這種嘲笑的低噓聲，續道：「……至於她爲甚麼到現在還沒有來，這個原因，在座的某些人是清楚的！」司徒清的目光憤怒的射向證人席上的徐副廳長！「或者，她是再也不會也不可能來了！」

停了停，司徒清收回目光，辛酸的苦笑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我知道，一個犯人的答辯是徒勞的，定我的罪，判刑坐牢，我思想上是早有這個準備，因爲我深深懂得，權力與法律是矛盾的，在我們國家，當權力還凌駕於法律之上，當某一些人憑着手中的權力，可以藐視法律，可以爲所欲爲的時刻，犯人的命運是註定的，答辯是徒勞的。」司徒清悲哀的垂下了頭，彷彿陷入了沉思。

被告人說的都是事實，特別是犯人出身於公安部門，他一言道出這個事實，就更含有酸辣的控訴意味。

由於是事實，某些人聽了便覺得刺耳，例如徐副廳長、宋森、趙院長等人，但旁聽席上，噓聲却馬上停了。

司徒清「霍」的抬起頭，說：「但是，我感謝法官，給我這個犯人說話的機會……法官同志，請先允許我向起訴人提幾個問題，可以嗎？」

周法官道：「請求有效！」

徐副廳長怒道：「犯人無權向起訴人提問題！」

周法官道：「根據法律規定，被告人在沒有辯護律師的情形下，可以由自己答辯，被告人可以提問。」

司徒清感謝的點點頭，他的目光轉向起訴席上的謝剛，問道：「剛才起訴書提到，鄺玉珍是因貪污畏罪自殺這個問題，現在請問：鄺玉珍是畏罪自殺的根據是甚麼呢？」司徒清銳利的目光又一次射在謝剛身上。

謝剛心一寒，但他在現在這個場合不能不回答，他站了起來，臉無表情的說：「根據法醫翁偉明的驗屍報告，死者胃內有安眠藥的毒素，這顯然說明，死者是服安眠藥自殺的。」

司徒清道：「你是說，法醫報告說明死者胃內有安眠藥毒素？」

謝剛：「不錯！」

司徒清：「好！請法官注意起訴人的回答，現在再請問：造成死者自殺的最主要因素是甚麼呢？」

謝剛：「這很簡單，據查：死者自知犯了重大貪污罪，當她發覺自己過不了關，要面臨判刑甚至處決的情況下，她的精神受到巨大的壓力，這是她自殺的因素。」

司徒清：「你是說，死者在死前受到巨大精神壓力，是嗎？」

謝剛：「這完全是事實。」

司徒清的臉上閃過一絲笑容，他的手按在被告席的欄杆上，說：「好！法官同志，請注意起訴人對這兩問題的回答，現在，我以該案當事人的身份，對這兩個問題，談一談我的看法。」

司徒清冷靜地說了下去，「當時，經我負責偵查，以及公安廳法醫翁偉明解剖驗屍報告，證實死者胃內有殘存的安眠藥丸。這一點，剛才起訴人所說的也是一個證明。表面上，死者的自殺而死的結論似乎可以定出了，但是，關鍵的要害問題就恰恰正是在這一點上，因爲，安眠藥只有在胃內溶解，再被血液吸收，才會造成人體大腦中樞系統的强烈痲醉致死，換言之，安眠藥在沒有全部溶解之前，是不可能使人致死的，爲甚麼死者胃內還有殘存的安眠藥丸呢？這顯然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在安眠藥全部溶解之前，死者已經死去，胃部蠕動功能停止，溶解當然就慢了，根據這一點，完全可以判斷：在安眠藥毒素發揮作用前，已另外存在一種其他的致死因素，亦就是說，死者不是自殺，而是被殺……」

「啊！」「哎啊！這有可能嗎？」「……」旁聽席上這時又一次爆出一陣噓聲、驚疑聲。

謝剛怒道：「胡說！」他確實認爲鄺玉珍是自殺的，所以他在這一點上倒還是理直氣壯。

彭洲、宋森兩人的面色都「刷」一下變了！兩人頭上冷汗直冒，求助的一齊望着徐副廳長。

徐副廳長神情自若，因爲他壓根兒就不相信這個已經嚴密控制下的法庭，司徒清還有可能翻案。況且，他的最後殺手鐧還未出！在這個時候，自己未到眞正出面的需要，所以他只是瞥了謝剛一眼。

但謝剛沉不住氣了！因爲司徒清所說的鄺玉珍案是謀殺，這無疑是狠狠打了他一記嘴巴，他氣得跳了起來，聲色俱厲地對周法官說：「我代表公安廳向法院提出要求，停止被告人的狡辯！」

周法官沒有理睬他，向司徒清點頭示意他繼續說下去，因爲他對這宗命案已感到很懷疑了。

「上述所說的，是本人就起訴書所說的事實證據的第一個疑點。」司徒清繼續說，他已豁出一切，决心把內幕爆出來。

他說：「第二個疑點是：據本人偵查，在發生命案的當天晚上，核算科保險櫃亦同時被人爆竊，爆竊的方法是被人先用電絲插入匙孔，再接通强大的電流，造成電流短路，從而損壞保險櫃內的防盜系統，然後用硬物撬開，根據電流燃燒的氣味濃淡程度判斷，發生爆竊的時間是當天晚上十時三十分，而發生命案的時間十時十五分，這就說明，爆竊案是在鄺玉珍死後十五分鐘發生的，這爆竊案根本沒有可能牽涉到鄺玉珍身上！請法官同志注意這一點，那麼，爆竊案失去的是甚麼東西呢？損失的物件是三本重要的單據，編號分別爲〇〇二一，〇〇四三，〇〇六四。在這三本單據內，保存的數據均是核算科副科長宋森經手的八〇年八月前的財政收支賬目，這些單據被盜，省財政廳的收支賬目，就失去了審查的依據。換言之，例如有人從中作弊，貪污公款，亦根本無從查究，賬本的被盜，顯然與某種重大的貪污行爲有關……另外，根據死者遺留的筆記揭發，宋森與一宗涉及五百萬元的報稅貪污是有直接關係的。上述事實透露出一個眞相：鄺玉珍發現了財廳內部某些人的重大貪污行爲，所以她被人謀殺。

「在殺人的同時，爆竊保險櫃，把貪污的證據毀滅，再一古腦兒扣到死者頭上，於是，『畏罪自殺，毀滅罪證』的罪名便成立了！在此之前，再僞造死者的筆跡，塗改貸款單據，製造鄺玉珍貪污的證據，再發出匿名檢舉信，於是，鄺玉珍便成了掩護他們繼續犯罪的替罪羔羊！就這樣，既殺人，又滅口，又可以使他們安然過關，這可是空前絕後的傑作啊！」

這時，不但宋森、彭洲驚怕得

頭冒汗，甚至連徐副廳長亦變了臉色，因爲他意料不到司徒清竟然掌握這麼多線索，他所說的，每一條都像一把刀一樣插了過來，徐副廳長第一次嘗到了驚恐的滋味！他急得跳了起來，厲聲道：「胡說八道！法官竟允許犯人在這裏造謠惑衆，我向法庭提出嚴厲抗議，趙院長，你來主持革命的公道嘛。」

這時，旁聽席先是長時間的寂靜，彷彿每個人都在認眞思索着被告人剛才說的話，這時，徐副廳長的暴怒，人羣中馬上有人發出嘰笑聲：「爲人不作歪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嘛！心虛幹嘛！讓被告說下去嘛！」聲音很低，但還是傳入證人席上的徐副廳長耳中，他怒火攻心的掃了旁聽席一眼。

周法官這時又驚又氣，驚的是這宗案子看來並非原來想像的那麼簡單，氣的是徐副廳長竟在這大庭廣衆上，在法庭上太過仗勢欺人，他不顧一切的說：「徐副廳長！本席警告你，未經許可，不許隨意發言，被告人，你可以說下去。」

司徒清苦笑，他目光再次掃視了證人席上的徐副廳長、宋森、彭洲，起訴席的謝剛，以及木無表情的法院趙院長一眼，他不想再多說，要說的已經說出來了，他收回目光說：「至於我自己，我不想答辯，因爲他們既然幹出上述無法無天的勾當，對於敢於主持公道，有可能危及他們陰謀的人，他們是絕對不會放過的！法官同志，我的答辯完了！」

周法官陷入長時間的沉吟中，良久，他彷彿下了最決心，宣佈說：「由於該案案情複雜，本席宣佈，此案押後審判。」

就在這時，法院院長老趙突然站起來，打斷了周法官的話，說：「我代表本法院宣佈，周法官所說的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未經本院同意，現在我宣佈暫時退庭，稍後重審！」

這時，周法官臉色變了，他知道自己對此事已無能爲力了！司徒清垂下淚，他知道，他所寄於一絲希望的正義力量完了！旁聽席上的人表情複雜，小趙搖頭，彷彿在暗暗思索甚麼。

徐副廳長、宋森、彭洲、謝剛等人笑了，他們深知，權力關係又一次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了。

半小時後，重新開庭，主審法官的法庭上，已換了人，周法官不見了，坐在這個莊嚴位置的正是趙院長本人！

趙院長重重的咳了一聲，「現在本席宣佈開庭，被告人司徒清，你剛才所說的，有人證、物證嗎？」

司徒清苦笑：「有……但我拿不出來。」

趙院長：「胡說！拿不出的證據能算是證據嗎？」

司徒清：「證據？現在我拿不出來，不過，隨便你們吧！反正一切都佈置好了，判吧，我沒話說啦！」

到了這個地步，司徒清完全絕望了，他原來還希望有奇蹟出現，他希望吳靜她們能及時趕到，但是，現在他認爲，甚至連吳靜她們也完了！

趙院長重重的咳了一聲，開始宣判了。他攤開判決書，念道：「經本院審理，原核算科科長鄺玉珍貪汚公款，毀滅單據，畏罪自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刑律，本院宣判如下：追判死者鄺玉珍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原省公安廳偵緝科科長司徒清，身爲偵緝幹部，竟然與罪犯鄺玉珍勾結，串同貪汚，事後更多方包庇，私藏罪證，拒不上交，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八條刑律，本院現宣判如下……」

「等一等！」就在這時，一名法院的秘書神色緊張的跑到趙院長身邊，悄聲道：「中央最高人民法院電話……」

趙院長猛一震：「是誰？」

秘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

片刻後，趙院長苦着面孔重新走了出來，木無表情的宣佈道：「接上級指示，司徒清案案情有新的變化，押後審理，被告司徒清庭外候審，現在本院宣佈：退庭！」

趙院長這突然的宣佈，司徒清一震，他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旁聽席上亦是一片驚疑的喧嘈聲：「怎麼啦？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謝剛、彭洲、宋森、徐副廳長更驚怕得張大了嘴巴，久久合不攏來，徐副廳長氣急敗壞的闖到正要離去的趙院長身來，急道：「老趙……這是怎麼回事？你瘋了嗎？」徐副廳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腦袋！這預先嚴密佈置好了一切，竟然變成這個樣子！

趙院長苦笑，他生氣，反感地瞪了徐副廳長一眼，冷冷地道：「我是瘋了！因爲你的緣故，跟着你瘋了！你知道嗎？剛才上頭已有電話打來了！」

「是誰？」徐副廳長還有一線希望。

「最高法院院長江華！」

「是他？還可以再想辦法嘛！」

徐副廳長暗鬆口氣，對於江華，他並不怎麼害怕，因爲，他有更大的後台。

趙院長冷笑，伸手抹了抹滲出的冷汗：「你知道打電話來的還有誰？」

「誰？」徐副廳長第二次感到驚恐的滋味了。

「鄧少平！他親自過問此事了！」趙院長說完，轉身匆匆離去，現在，他知道自己怎樣做才能挽救自己！

徐副廳長軟軟的摔在旁邊的椅子上，到了這個時候，他才明白，自己這班人，包括宋森、彭洲、謝剛等等，完全絕望了！

* * *

一年後，在省公安廳法醫翁偉明家。

司徒清再來這個老地方，與翁偉明、吳靜、伊淑明他們又見面了。

由中央特別調查小組親自審理的「財廳貪汚案」，雖然拖了一年之久，但現在已接近尾聲了！此刻，在翁偉明家的書枱上，就擺着兩份報紙，其中一份是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的「北京日報」，該報在頭版頭條稱：「在黑龍江省的一次調查，揭發了數宗騙案，涉及款項超過人民幣二億五千萬元，這宗發生在去年底的大貪汚騙案，包括虛報製造成本，非法分紅，塗改單據，漏稅、瞞稅、逃稅等等非法勾當，據查，由政府庫房流出的二億五千二百萬元，只有五分之一被起回，此案直到現在爲止，還在審理中，有關人等已被檢察機關拘留審查。」

另一份是中央「人民日報」，該報稱：「中國電子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自成立以來，多次發生走私逃稅等嚴重問題，已構成違法行爲，爲徹底查清該部份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督促第四機械工業部黨組最近作出決定：部分主要負責人，臨時黨委書記周志榮和分部儲運部負責徐志艮停職檢查。

「據初步調查，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在周志榮等人的策劃下，這個分公司內外勾結，九次走私電視機、手錶和收錄機等，僅收錄機就有二萬八千台，除最後一次走私的收錄機五千台被海關查獲扣留外，其餘八次共逃稅一百二十四萬元。

「周志榮身爲共產黨員、國家幹部，爲了達到走私逃稅，獲取暴利的目的，完全置黨紀國法於不顧，採取了種種弄虛作假、欺騙海關的惡劣手段。一是將收錄兩用機『關稅百分之百』，分別簽訂爲收音機『關稅百分之五十』和錄音機『關稅百分之三十』，從中逃稅，二是申報進口零部件，實際進口組裝件，或者申報進口組裝件，實際進口整機，三是少報多進，從中走私，爲逃避海關檢查，以達到走私偷稅的目的，他們還同外商勾結，由外商塡寫兩種發票和裝箱單，欺騙海關……爲了進一步查清深圳分公司的有關問題，徹底追究有關責任者，中央紀委最近重新調整，加强了調查組的力量，赴深圳繼續深入調查。

「『人民日報』質詢說，他們有那麼多外滙，進口那麼多收音機、電視機等，是誰批准的？有關領導幹部爲甚麼發現不了這個嚴重問題？爲甚麼問題揭露以後長期不能處理？」

「人民日報這個問題提得對！」翁偉明興奮地對司徒清說，他見司徒清沉吟不答，生氣的續道：「哎呀！我的大副廳長，現在官做大了，你也來端那個權力的威風了嗎？」司徒清這時已昇任省公安廳副廳長兼偵緝科長。

司徒清笑笑，道：「不敢，誰敢在你這個告狀告到趙蒼壁部長面前的大法醫身上端威風呀！木瓜這條小命，還不是你這鬼老頭出一份力撿回來的嗎？」

翁偉明哈哈的笑了，他指着吳靜說：「怕我幹甚麼，要怕的話，還是這鬼丫頭厲害，她竟來個筆記告青天，告到劉大人那裏去了！」

吳靜正和伊淑明說着私己話，聞言板起面孔對伊淑明道：「這兩個老傢伙不知在算計我們甚麼，來！我的準大律師，替我去打打這場官司！」

翁偉明扮了個鬼臉，說：「我老頭子宣佈投降！」單你這個辣椒姑娘就夠我受了，還惹得起這位大律師嗎？」

司徒清見翁偉明這副怪樣，忍不住也笑了，他說：「對嘛！在我們國家，當權力壓逼法律，當我們面對那些肆無忌憚地盜取人民的血汗成果時，的確是需要一點辣椒的猛勁，和大律師的無畏氣概，不然的話，用不了十年八年，我們的國家，就會喪送在這座財與色的迷宮裏！」

司徒清「霍」的站起來，一掌擊在桌面的兩份報紙上，「這就是歷史的見證！」

（全文完）



湖海武林秘辛錄

馬獅龍・文
可　飛・圖

黑蜘蛛

濫殺無辜

秋高氣爽，正是客旅行走的好日子，是以座落太原城的昇隆客棧附設的飯館早已人頭湧湧。

落日之後，顧客仍是絡繹不絕，角落裡一張座頭擺了四副碗筷，卻只坐著一個白衣青年。

這個白衣青年一直低著頭喝酒，桌上卻沒下酒物，偶爾抬起頭來，只見青年臉上蒼白，肌膚也十分白晰，看來頗有點書卷味。

飯館內人聲喧騰，杯碟交錯，一片熱鬧。此刻門外突然又來了一個身穿淺藍色衣服的青年，這人一直走到白衣青年座前，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白衣青年淡淡的道：「你來了麼？」

「是，只我一個。」藍衣青年道：「叫菜吃飯！」

白衣青年立刻叫來了店小二，點了幾個菜和一壺酒。

藍衣青年待店小二走開，才低聲道：「你順利嗎？」

白衣青年傲然一笑，沒有答他，伸手提壺替他斟了一杯酒，藍衣青年低首喝著，白衣青年臉上突然現出一絲惘然之色。

「我已來了三天。」藍衣青年道：「有了落腳處沒有？」

難逃天理

「在這裡一間客棧開了一個房子。」

「很好。」藍衣青年一仰頭把酒喝乾了，此刻他臉上的神情卻變得十分慓悍。

店小二把菜送了上來，兩人默默吃飯，再沒交談。

這情況雖然有些詭異，卻沒有人留意。

* * *

「黑蜘蛛」不是一種昆蟲，也不是一個人的外號，而是一個神秘的組織的名稱。

這是一個殺手的組織，只要有人付得起錢，便請得動「黑蜘蛛」的人爲他殺死任何人，當然，那個代價絕對高昂，但憑「黑蜘蛛」十八年來從未失手的這個信譽來衡量，他們收取的代價，卻是使人信服的。

十八年來，儘管「黑蜘蛛」三個字震懾武林，使人談虎色變，可是有關這個嚴密的組織的一切卻甚少人知，即使略有所聞，也只是一鱗半爪而已，這便是使「黑蜘蛛」這個組織更有震懾人心的神奇力量。

十八年來，倒在「黑蜘蛛」手上的武林大豪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也曾使黑白兩道聯手欲把其除掉，可惜「黑蜘蛛」卻似在天上般，搜索了

三年，竟連其巢穴也找不到，不但如此，相反的還折了不少人手！

這以後，「黑蜘蛛」的氣勢更盛了，就像是一個巨大無比渾身黑色的毒蜘蛛，躲在陰暗的角落處，隨時都可以撲出來，擇人而噬般似的。

在一般武林人的心目中，「黑蜘蛛」簡直比妖魅更加可怕。

滿臉書卷氣的白衣青年及藍衣青年便是「黑蜘蛛」這個神秘組織中的兩個殺手。

現在他們正準備擇人而噬。

* * *

飯後，白衣青年領著藍衣青年走入他的房間，藍衣青年把門窗全都關上，白衣青年卻把桌上的一盞油燈點燃。

「什麼時候下手？」

「今夜三更。」藍衣青年伸手入懷取出一張紙來，遞與白衣青年道：「你先看清楚，一切依規矩行事。」

白衣青年自然知道這規矩是什麼，他怎敢忘記？

「黑蜘蛛」不但組織嚴明，而且階級分明，白衣青年姓白名十七，藍衣青年姓藍名十三，十三與十七不但是他們的名字，也表明了他們在「黑蜘蛛」組織裡的地位高低。

每逢超過一人執行任務時，便由編號最前的那人負責，白十七把白紙攤開，只見上面密痲痲地寫著一些蠅頭小字。

「太原金刀大俠郝明志，今年五十九歲，有妻妾各一人，子三人，女一個，此人的刀法融合了『彭家五虎斷魂刀』以及江南貝家的『迴風拂柳刀法』，把剛猛及靈快兩種截然不同的刀法冶於一爐，可見其人之能，絕不能小覷。

「此人性格豪爽，但心思卻非常之縝密，不過他有一個壞習慣——嗜酒，每逢高興的日子便喝得一場糊塗……

「八月二十三日前完成。」

末端還畫了一隻黑色的蜘蛛。

白十七看了信，便把其燒毀了。

藍十三冷冷的道：「看清楚了麼？」

白十七道：「如今離八月廿三日尚有半個月，你已準備妥當了麼？」

藍十三道：「因爲今日是他家的好日子，她女兒今天生日，他豈能不喝酒？」

「但，今天他豈無賓客？」

「沒有，因爲她女兒沒有回娘家，咱二更動身，三更下手，你負責割下他的頭顱，其他的事由我負責。」藍十三又從懷中取出一張字條來，道：「這是郝府的地形圖，你記清楚。」

白十七道：「我跟你的任務可否互易一下？」

藍十三臉色一怔，隨即扳起面孔道：「這是什麼原因？你忘了規矩。」

白十七不再答話，目光隨即落在紙上。他把紙上的地形全都記熟了又把其燒掉。

藍十三又取了另一張紙來，道：「這是郝明志的肖像，可別殺錯了人。」

白十七看好記牢，又把紙張燒掉。

「現在咱們先休息一下吧！」藍十三說罷閉目盤膝坐在床沿上運功調息，只一忽已進入忘我的境界。

白十七坐在他身旁，閉起雙目，心中卻無法平靜，思緒如小蛇般四處亂竄，隔了一陣，依然不能靜止下來，相反胸中一陣煩悶，再也無法行功引氣。

藍十三睜開一絲眼縫，沉聲道：「十七，你今日怎麼啦，好像心神不寧似的，莫非有什麼心事？」

白十七一驚，忙道：「我有什麼心事？你不要胡說。」

藍十三冷哼一聲，再度把眼閉起。

白十七只得端坐不動，可是一閉起雙眼，腦海中便浮起一張熟悉的臉龐來。

* * *

雖然已經入秋，可是夜裡仍然熱得使人難受，沒有一絲風，可是卻有一個聲音在房中蕩漾著。

說話的是「江水鞭主」常長壽，聽他說話的是他的妻子「梅花女俠」樊明珠。

書房內祇此兩人，啊！還有一個躲在橫樑上的，這人便是白十七。

「我曾聽『千里耳』孟老爺子說過，『黑蜘蛛』的成員全部都是孤兒，這些人自小便被人抱入蜘蛛谷內撫養，五歲開始便傳授武功，所以這些人一出道便有驚人之技藝！」

樊明珠卻嘆道：「難怪這些人也都全是毫無人性的冷血動物。」

常長壽感慨地道：「也不一定，他們祇是靈台被蒙蔽而已，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是有人動之以義，也許情況會有不同。」

「話雖如此，但這些人又豈能聽得入耳。」

「珠妹，我曾經聽孟老爺子說過，這些人之所以成爲孤兒，其實是那個主持蜘蛛谷的人所造成的。」

樊明珠低呼了一聲：「大哥，你是說那人把他如今的手下的父母殺死？然後把他們抱回山谷去撫養？」

常長壽道：「正是，這人的心

腸實在比蛇還毒，這樣，這些手下自小跟著他長大，一切自然將以他爲榜樣，所以這許多年來，全沒發生過叛亂之事。」

樊明珠道：「黑蜘蛛收取的費用如此之高昂，卻不知他的手下得了多少好處？」

「這些事妳我那會知道。」常長壽道：「如今想來，黑蜘蛛好似銅牆鐵壁，但當他的手下知道了這個原因，只怕用不着咱們動手，便不攻自破了，那些人一分散在江湖之中，便也不怎麼可怕了。」

樊明珠微微一笑，道：「大哥，你今夜怎麼啦？老是叨唸著那些，就算你是有菩薩的救世心腸，可惜那次查了三年，連蜘蛛谷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常長壽也自苦笑了一聲：「珠妹，你先去睡吧！」

「夜啦，你還要去看書。」

「不，我想寫封信給張大俠，明日好叫常福送去。」

樊明珠站了起來，道：「好吧，我叫人送杯茶來。」

「不必，愚兄寫好了便睡了。」

常長壽把信箋攤開，又伸手磨墨，樊明珠回了房，順手又把房門關回。

常長壽提起筆來，忽然覺得不知寫些什麼，不由得仰頭沉思，目光一瞥，忽然發覺牆上有個黑影在晃動，心頭不由一怔，呼地一聲，一件東西自上飛來，把燈火擊滅。

常長壽不及取鞭，雙腳一蹬，自櫈子上竄起，飛向牆上的另一端。

身子在半空中，忽覺一股勁風臨身，黑暗中不知來者有幾個人，連忙轉身斜飛三尺。

雙腳剛沾地，猛覺後腰一陣疼痛，想不到竟然避不開對方那一招，此刻心頭之驚恐，實在無與倫比，總算他臨敵經驗豐富，連忙伏下，左腳支地爲軸，右腳點地掃出。

黑暗中那條黑影倏地躍起，喝道：「你剛才所說的可是眞的？」

常長壽一怔，心頭隨即一沉，澀聲道：「你，你是黑蜘蛛？」

白十七道：「正是。」呼地一聲，長劍又再劈去：「快說！」

常長壽單足一彈，斜竄半丈，肩頭觸及書架，去勢登時受阻，正想偏身閃避，喉上一涼，一把陰冷的長劍已指在他頸上，這刹那，常長壽一股寒氣自腳底一直升至心胸，這是他數十年尚未有過的！他行走江湖數十年，雖然一身武功都在一條鞭上，但其他的武功自也不是泛泛，想不到，三招兩招之下已被人制住，對方之身手實在非常之可怕，何況聽聲音還是個年輕人。

「剛才我的話你還未曾答我。」

常長壽心頭逐漸平靜，心想即使自已死了而能使黑蜘蛛瓦解，又有何妨，便坦然道：「老夫又不知道你躲在樑上，難道對自已的妻子也會說假話了。」

「孟老爺子是誰？」

常長壽訝然道：「你連孟老爺子也不知道？」

話音剛落，房外已傳來一陣急亂的腳步聲：「大哥，你跟誰說話？」

白十七咬牙道：「快說！」

「孟老爺子便是孟剛。」

「是『一日千里』孟剛？」

「是的，因爲他消息靈通，所以我們都叫他『千里耳』！」常長壽乾澀道：「你們的仇人便是你們的領袖，濫殺無辜，難逃天理。」

「嘩啦啦」一聲暴響，房門已被樊明珠撞破：「大哥，我來了。」

白十七冷哼一聲，手臂暴張，隨即長劍一橫，噗地一聲，常長壽的腦袋便離頸掉下，他見目的已達，身子斜竄，一掌擊破窗子，飛身而出。

耳邊聽見一片喧嘩的人聲，白十七翻出圍牆，向郊野疾馳而去。

人聲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夏蟲叫聲，天地間突然恬靜了起來。可是白十七的心卻似波濤翻滾般洶湧澎湃，剛才常長壽跟樊明珠的話，此際如雷鳴般仍在他耳邊迴盪。

「那人命令手下殺死他們的父母，然後把他們抱回去撫養。」

「不是不是！」白十七雙腳奔得更快，心中不停地喊著，腦中倏忽地浮起一張陰沉尖削的臉龐來：「義父會是這種人麼？我，我爲什麼會有這種的念頭？」想到這裡，不由的打了一個冷戰。

蜘蛛谷中的種種情況及嚴刑苛規一一翻上心頭，多少個同伴只因爲稍有一點異心，便被活活的折磨死去。

「假如義父是愛我們的話，他會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們麼？」他心中又再問了一句。

耳中又似聽到了黑蜘蛛平日慣常講的話：「你們都是無依無靠的孤兒，我把你們抱回撫養，你們自然要聽我的話，否則，哼哼！」

白十七的腳步忽然慢了，可是常長壽的話又再在腦中響起，他忽然感覺得五內紊亂，一種從未嚐過的痛苦使他發力狂奔才能稍減似的。

* * *

同樣是秋夜，今夜風却頗勁。

白十七跟著藍十三背後翻出客棧，沿一條小路奔去。

他在殺了常長壽之後，在半路之上就收到黑蜘蛛的新命令，便折去太康等候藍十三。

藍十三能排在他的前頭，那並非僥倖的。事實上，十七以前心中也一直很佩服他，可是此刻卻生了一絲厭惡之念。底是爲了什麼，他也說不出來。

「到了。」藍十三倏地止住腳步，回頭望見神魂不附的白十七，臉色登時變了：「十七，你今日到底怎麼了？現在什麼時刻！要是有了差錯，砸了義父的招牌，哼！我想你也還未忘記家規。」

白十七心頭一涼，臉色也登時變了，冷冷地道：「十三，你今日也似乎說得太多了，我也相信你未會把家規忘掉了。」

藍十三的臉龐全被黑布包住，只露出一雙森冷的眸子：「你記得自已的任務嗎？上吧！」

白十七這才發覺已到了一座莊院門前，圍牆之內，一棵大樹的枝葉伸了小半出來，他哼了一聲，身子陡然竄起，自枝葉縫中投入，連聲音也不會發出一絲。

蜘蛛谷中二十年的苦練使他的武功遠遠越過他的年紀限制，那身由頂至腳的緊身黑色衣褲與黑夜融爲一體，使他的行動更爲方便。

圍牆內有一隊巡邏的莊丁提燈而過，白十七自枝葉中穿了出來，雙腳在地上輕輕一點，又竄上了一座房舍的屋頂，身子借著屋脊遮掩，向前不停的移動。

到了一座小院前，他突然自屋頂滑了下來。遠在牆角，小院四週都有持刀的莊丁在當值，這些人如石像般對立，一動也不動。

白十七等了好一陣，仍然找不到破綻，心中不由得暗暗焦急，正在不耐煩，忽見一個身形高大的人拿著燈籠走來。他咳了一聲道：「焦四、趙福、邵七，你們三人跟老夫走一趟，其他人仍守在原地。」

那些莊丁全都彎腰恭聲道：「是，老爺。」

一個莊丁問道：「老爺，你幾時出來的？」

高大老漢冷哼一聲道：「你這飯桶看不見，還敢再問，快走，跟老夫去找一件東西。」說罷轉身而去。就在他轉身的當兒，這人的手突然縮在背後，向白十七打了個手勢。

此時，白十七才知道，這人原來是藍十三所扮的，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在蜘蛛谷的二十年，他們不但要學武功，而且其他的一切技術都得學習，易容學變聲術更是必修之課，是以他們可以一擊即中。

白十七趁他們轉身走開時，便自牆後射出，點塵不驚地射去小院裡。

小院的房舍還不少，白十七雖然未曾來過，但已把藍十三提供的地形圖記熟了，因此輕易地找到了繼明志的寢室。

他很輕易便把房門打開，借著窗外的明月，他雙眼一瞥間已看到床上並沒有人，抬頭向上望，樑上也沒有人，那麼，郝明志去了那裡？

他把耳朵貼在牆上凝神靜聽，隔牆傳來兩個輕微的鼻鼾聲，他心頭忖道：「原來他睡在妻子房中。」

有時候，事前調查工夫雖然做得很詳細，但情況往往臨時有變化，這就得憑行事人之應變能力來執行任務了。

白十七略一沉思，他輕輕的走向隔壁房門外，四望無人，就取出一柄薄如紙張的小刀自門縫透入，輕輕撬動木門。

只動了幾下，房內便有人喝問：「是誰？」

是個女人的聲音，看樣子必是郝明志的妻子，白十七情急智生，左手捏着喉管尖聲急道：「夫人，孫少爺哭了一夜啦，他一個勁地喊奶奶。」

裡面的女人笑罵道：「這小鬼頭就是會纏我。迎春，妳先回去哄他一下，我穿好衣服就回去啦。」

白十七輕應了一聲，放重腳步的走去。這些事情藍十三交給他的那資料當然早已說明。

他走了幾步後便躍上橫樑，一會兒房內果然走出一個急急忙忙的中年女人，她三步併作兩步的向外走去。這座小院子只住郝明志夫婦二人，他的兒媳孫子住在另一處。

白十七待她身形隱在轉角後，便輕輕躍下橫樑，把房門推開，走了入去。

入房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夫人……妳……妳無論如何……」

白十七吃了一驚，正想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藏，又聞郝明志迷迷糊糊地道：「陪老夫乾一杯……乾杯！」

白十七暗中鬆了一口氣，這才知道郝明志是在夢中說著醉話，他輕輕抽出一柄鋒利的小刀，躡手躡足走上前。

利刀慢慢伸前，離郝明志的咽喉不過三寸，祇要他手一沉，鼎鼎大名的「金刀大俠」郝明志，便將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世界，可是這刹那，白十七忽然覺得手臂好像被人點了痲穴般，酥軟無力，微微發抖，說什麼也刺不出去了。

這情形是非常的危險，只要郝明志一個警覺醒來，死的將是白十七自己了。

偏偏在這時刻，白十七腦中又泛起了常長壽的臉龐來，他臨死那句話也同時在心中響了起來：「你們的仇人就是你們的首領……濫殺無辜，難逃天理。」

他手臂抖得更厲害了，是以他連那柄利刀也震動起來，發出嗡嗡的聲響，忽然外面傳來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快入去搜搜，九成是有人混了進來。」

白十七一聽便知發聲的便是郝明志的妻子，想是她出小院的時候，詢問外面的守衛，衆人齊聲說沒見過迎春來，是以她才醒覺有人混入小院。

郝明志不愧是個高手，這刹那間便醒了，他雙眼睜開，便感到一股陰森冷涼的刀芒撲面，憑他多年的經驗，自知身在危急內，連忙一個滾身向內一翻。

腳步聲已到了門外，白十七再不猶豫，手腕一沉，「噗」的一聲刺入郝明志的體內，郝明志只叫了半聲便止住了。

「有刺客！」隨即有人踢開房門，白十七這刹那有如一頭機靈的獵犬般掠了起來，左手一掃，桌上的一座燭台立即向房門口飛去，同時身子斜飛，自窗子射了出去。

剛剛站足外頭，只聽有人大聲叫道：「西首小院起火啦，快救火！」

白十七知道必是藍十三所為，腳尖一點向一棵大樹飛去。剛藏身大樹中，小院裡面便有人燃點起火把，喧騰一聲，此起彼落，不停的有人叫救火。

白十七心頭怦怦亂跳，轉頭一瞥，只見一條黑影向圍牆掠去，一閃即逝，他也不再猶疑，自大樹中射出，足尖在屋瓦上一點，身子又再向外掠去。

他的腳下一片呼叫：「捉拿刺客！」

「刺客在屋瓦上！」

白十七再一提氣已落在牆外，身子如離弦之箭往前激射，他在城中拐了幾個彎，才馳出城郊。

* * *

白十七與藍十三同行數百里，卻絕少交談，這雖然不是「黑蜘蛛」的規矩，可是卻成了一種習慣。

所有的黑蜘蛛成員按說便是義兄弟，又是師兄弟及同伴，可是他們互相之間，卻互不了解，他們之所以成爲一種不把內心感情表露出來的動物，是有其原因的。

黑蜘蛛爲了控制屬下，經常對甲某調查乙某的言談，又對乙某查詢甲某的舉止。因此，他們互相猜忌，而只聽命於黑蜘蛛一人，互相間使他們不能團結，故不會產生叛亂的行動。

黑蜘蛛手下共有三十六個正式殺手，可是後備的人員卻有百餘名，他們欲想成爲三十六個殺手之一，便得把其中一個殺掉，然後取其位而代之，同樣這三十六名殺手中，假如有人想急速晉陞，也可以向排名在自已之前的兄弟挑戰。

是以黑蜘蛛屬下的成員的質素越來越高，而互相間的感情也日益淡薄，他們即使不在執行任務時，也是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之中，不斷在苦練武功，以保護自已的生命和地位。

* * *

這天到了洛陽，藍十三及白十七便去一間車行，僱了一架豪華馬車駛入朱財主的莊院中。

朱財主是洛陽的首富，良田房屋不計其數，沒有人知道他的金銀到底有多少，只知道他的產業一天一天的增加。

他的莊院佔地數十畝，婢僕如雲，更無人知道他乃是黑蜘蛛組織中的一個首領，這裡是黑蜘蛛的一個巢穴。

朱財主名老二，他是黑蜘蛛組織裡排名僅在黑蜘蛛之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掌握著生殺大權。

藍十三及白十七的馬車直駛入大門裡，馬匹才停住，當他兩人跳下車來，那輛馬車便退了出去。

藍十三在前，白十七在後，對那些恭迎的婢僕熟視無睹地走入內堂。

一直走在一座小廳之中，才見一個身穿黃袍的中年漢子自內中出來。這人表面上是朱府的總管，實際上是黑蜘蛛組織的老三。

藍十三及白十七一見黃袍人，連忙屈膝道：「三叔，一切平安。」

黃老三微微露出一絲笑容，道：「兩位侄子，生意可還有利？」

「托三叔福，都是開張大吉。」

黃老三哈哈大笑道：「很好，你們入內去見見二叔吧！」

藍十三及白十七又向黃老三行了一個禮，這才走入書房內，向朱老二稟報刺殺郝明志的經過。

朱老二倚在躺椅之上，瞇著雙眼靜聽他們兩人的報告，不斷的點頭稱好，待他兩人把經過報告完了之後，才道：「賢侄們太辛苦了，依規矩到帳房領取賞銀，後堂的七十二朵金花，任憑你倆挑選兩個。休息三天吧！」

兩人稱謝回去，到帳房去領取賞銀，又向設在後院的花樓走去。

花樓住的全是年輕貌美的少女，她們是變相的妓女，供有功的黑蜘蛛成員洩慾。

花樓有個大堂，已見七十二個花枝招展的少女分四列排開，恭迎他倆。

藍十三大刺刺地挑選了兩個上樓去了，白十七見一個年紀只有十六、七歲模樣的少女一直低頭不敢仰望，不覺有些奇怪，便用食指托起她的下巴，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那少女滿臉嬌羞，輕啟朱唇道：「妾名蘭花。」

白十七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皓白的貝齒來：「好吧，便要了妳。」

旁邊一個少女道：「白爺，她是剛來的黃毛丫頭，什麼也不懂……妾……」

白十七沉聲道：「白爺今次想轉換一下口味！」他又再挑了一個年紀輕輕的，然後帶她們入房內。

黑蜘蛛成員在蜘蛛谷中過的是非人生活，但是當完成任務回來之後，在花樓內卻享有帝皇般的生活，對那些女人也都持有生殺大權。

是以她們都得小心翼翼地服侍，生怕得罪了「貴人」，便是死無葬身之地。

白十七把衣服脫得清光，跳入大浴盆內，頓時感到一身舒暢，心中的鬱悶也似乎渲洩了不少。他抬眼望著那兩個滿面嬌羞的少女，道：「妳們還不脫衣服來替少爺擦背？」

那兩個少女輕嗯了一聲，硬生生的把衣服脫光，她們的動作毫無半點風情，卻另有一種風味。白十七格格的一笑，感到無比的愜意：「蘭花擦背，水仙擦胸。」

那兩個少女蹲下身去，雙手生硬笨拙地在白十七身上擦了起來，她們年紀雖輕，但是身體上的成熟卻遠比年紀大，兩隻白玉似的蜜瓜乳房，隨著雙臂的移動而抖戰。

白十七左捏一下，右摸一把，蘭花及水仙不斷發出嬌呼的聲音，逗得白十七哈哈大笑，他霍地自浴盆中跳了出來，一把抱住蘭花，蘭花嚇得尖聲大叫，一雙粉腿迎空亂蹬。

白十七把她拋在牙床上，又回身把水仙拉上床，哈哈笑道：「少爺今日便來一箭雙鵰。」笑聲未已，便騰身上去。

「咦，蘭花，妳花徑未曾緣客掃啊！」

蘭花兩滴淚珠掛在腮邊，咬牙唔了一聲，白十七慾火更盛，又翻上水仙身上，揮拳而道：「咦！原來妳也是一樣，想不到白爺今日卻成了採花盜啦！哈哈……」

* * *

房內的被褥已經換過了，兩個小丫頭捧著酒菜入來，白十七哈哈笑道：「美人兒，陪少爺喝兩杯吧！」

一個丫頭轉身道：「白爺，朱二爺吩咐小婢，叫白爺吃了飯到他房中一趟。」

白十七一怔，脫口道：「什麼事？今日是第一天呢！」

丫鬟道：「二爺說，白爺可以不去，不過大爺回來後，他不好交代，還叫你不要驚動別人。」

白十七不由得心頭一震，淡淡地道：「好吧！妳們出去吧！我吃飽了便去找二爺。」

這一頓飯，白十七再難以下咽，像這種事以前是絕對沒有的，即使有更天大的事，也得過了三天假期才去承接。

心頭忐忑，白十七匆匆扒了幾口飯，便下樓去找朱二爺。

* * *

朱二爺像個肉球似的躺在椅中，白十七彎腰行了一個禮，說道：「二叔找小侄有什麼吩咐呢？」

朱老二臉上的笑容忽然消逝了，聲音好像是自天際飄來：「你在郝府小院裡有殺十個郝明志的時間，爲何你幾乎脫不了身？」

白十七吃了一驚，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朱老二厲聲道：「十三可有冤枉你。」

「沒有！」白十七刹那間已想到了藉口：「小侄的確有殺十個郝明志的時間。可是，當時可能他妻子下床驚醒了他，他一直翻來覆去的說著夢話，小侄待他稍爲靜止了才下手，所以拖延了一些時間。」

朱老二臉色一沉，道：「你知道時間是如何寶貴，假如你失手被捕，便會如何？」

白十七毫不思索地道：「咬破藏在牙中的毒，寧死不屈。」

朱老二臉色稍緩：「你可是待到守衛衝入內院時才下手的，你用的是什麼下手？」

「小侄用『割首刀』。」

「爲何不用長劍？用長劍，即使他翻來覆去，成功的機會總會較大，何況即使你不能一劍取其性命，他在重傷之後，你仍然有機會殺他。」朱老二頓了一頓又道：「這是你第幾單生意？」

「第十五單。」

朱老二聲音一緩，道：「你成爲三十六名殺手之一，還不足三年，已完成了十五單生意，大哥跟我都沒有看錯了你。可是，這件事情卻令我失望。」

白十七惶恐地道：「請二叔教導。」

「別人練了十二、三年的武功便開始向三十六名殺手挑戰，但你卻足足學了十七年另七個月，才第一次向十七挑戰，只用了五十一招，你便取代了他的位置，老夫當時便覺得你實是一個難得的人材，你心機深沉，不做沒有十足把握的事。兩年多來，先後有七個向你挑戰的師弟，也都被你一一殺傷殺死。但你卻不向上爬，難道十七這個位置你是甘心做一輩子麼？」

白十七道：「小侄不是甘心做一輩子十七，我有把握擊敗葛十四，但小侄卻不想這樣做的。」

「爲什麼？」朱老二眼光暴射，

像兩柄無形的劍射在白十七的臉上。

白十七不慌不忙地道：「小侄認為急於升級並沒好處，一級一級的遞升上去，更加是危機重重，經過多次的比武，旁人都把小侄的劍法摸熟，對小侄十分之不利，除非能一躍便跳升五、六級，那才化算。」

朱老二立即露出一絲讚許之色：「好小子，憑你這一句話，老夫便自認沒有看錯人！」

他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十七，假如把你押在牢內，老夫實在捨不得這個人材，但谷中的規矩絕對不能違反，殺人時絕不能猶豫。」他又頓了一頓，才道：「這樣吧，老夫罰你回學武洞面壁三個月，你服是不服？」

白十七霍地跪下地來，叩頭道：「二叔大恩大德，小侄永世不忘。」

朱老二冷哼一聲：「起來，三個月假期一滿，立即回谷領罰。」

* * *

白十七回到花樓，房中已生了一爐炭火。

炭火燒得正旺，不斷地跳著火星子，白十七心頭悶納，對著爐火發怔。這剎那，常長壽的臉龐及他的遺言又再自他心中泛起，他的心潮更加澎湃。

「卜！」一塊木炭爆出一蓬火星子，白十七突然由沉思中醒了過來，回頭祇見蘭花及水仙呆若木雞地坐在床沿，他輕輕揮手道：「妳們先睡吧！」

房中寂靜如死，白十七突然生了一股衝動，他決定冒險一試，即使死了也在所不惜。

這種衝動一發不可收拾，人人都說白十七是一個冷血陰沉的人，可是在他陰森的外表包裹下，他的心卻是熱的，只不過火熱的心外面還有一層薄冰，只要冰雪消溶，就能還原他本來的面目。

電光石火之間，他已想到了一個辦法，他輕輕走回大床，那兩個可憐的女孩子都縮著身子，閉起雙眼，白十七伸出食指，輕輕點了她們的昏穴，把水仙的肚兜解下來，接著把桌子的燭台拿了過去，以用來插燭的尖鐵綫，刺在水仙的足踝上。

冰肌一破，鮮血便淌了出來，他又把水仙的肚兜取來，用燭台沾血在肚兜上面寫起來。

血止了，字也寫好了，白十七把肚兜放在爐火烤乾，弄好一切便把水仙的肚兜穿回她身上。

收拾好一切，他才為自己脫下衣服，爬上床，解開水仙及蘭花的昏穴。

水仙剛醒來，猛覺身子一沉，接著下身一陣灼熱的疼痛，不由得叫了起來。

白十七喝道：「小娼婦妳叫什麼？敗了妳大爺的興，要妳好看。」

水仙咬著牙把叫聲吞了下去，蘭花像一頭受了驚的羔羊，蜷縮在一旁，動也不敢稍動。

水仙雖然咬牙忍著，可是那種疼痛越來越熱、越烈，忍不住叫道：「白爺，你饒了我吧！」

「妳奶奶的！」白十七罵了一句後又用力挺刺，好似一頭發瘋的野牛似的，恨不得把對方撕裂。

水仙尖叫了起來，白十七暴喝了一聲，退身而出，大聲喝道：「桃花婆婆！」然後取了一件衣服披上。

剛把燭火燃點，門外便有人道：「白少爺，叫老身有什麼吩咐？」

白十七怒氣衝衝把房門拉開道：「水仙這賤人專敗少爺的興，這種人留了下來還有什麼用處？給我拋下洛河餵魚吧！」

水仙哇地一聲叫了起來：「桃花婆婆，您……您救救我……」

桃花婆婆是花樓的總管，她為人之凶狠，手段之毒辣，使七十二朵金花一提起她，便花容失色。

白十七怒道：「小娼婦，還不住口，再叫，少爺叫桃花婆婆先把妳打得皮開肉綻才拋下河去。」

桃花婆婆一臉陰森森的走向大床，低頭一看，哈哈地笑道：「白少爺，你也眞是，水仙今日才第一遭，你看你把她弄得像顆爛柿子啦，也難怪她猛叫痛。」

「少爺要快活，她偏叫苦，還有什麼樂趣！」白十七冷冷的道：「莫非婆婆想陪我睡一覺，還是要替她代罰？」

桃花婆婆臉色一變，啐了一口，沉聲道：「死丫頭跟我出去吧！」

水仙雙膝跪在地上急速地移動，爬到白十七腳下，拉著他的褲管道：「白爺，你便饒了我這一遭吧！你再來吧！奴家不敢再叫了。」

白十七眼中閃出一些憐憫之色，聲音却比冰雪還冷：「要是個個都像你這樣，花樓還有人光顧麼？桃花婆婆還能當總管麼？」

桃花婆婆臉色又是一變，一手抓住水仙的手臂，喝道：「死丫頭，誰叫妳命苦，要受那皮肉之苦。」

水仙突然叫道：「你們一個個殺千刀，上天雷劈電殛，不會放過你們。」

桃花婆婆一指點落，水仙登時啞了。

「白少爺，老身叫菊花來陪你吧！這妮子善解人意。」

白十七道：「少爺此刻沒有興緻了，明天吧！」走前把房門關上。

當他坐在床上時，忽覺床板不停地戰抖，他一怔，道：「蘭花……」語音未落，一雙玉臂突然纏了上來，把他抱得死緊。

「白爺，我來服侍你。」蘭花的聲音好似哭一般的難聽。

白十七心頭一戰，卻冷冷的道：「睡下吧，少爺今晚沒有興趣。」

「你，你不會叫桃……」

「妳立刻睡覺，我便不叫桃花婆婆。」白十七和衣躺下，他閉著雙目，打著呼嚕，卻毫沒睡意。

腦海中一下子又泛起常長壽的面龐，一會又似見到了水仙那張可憐巴巴的臉兒，一忽兒又自水仙身上而想到更遠了……

* * *

第四天早上，白十七醒來，便有人敲門了：「白少爺，二爺說時間到了。」

「知道啦！」白十七翻身下床，穿好衣服便下樓，他板著臉走入朱老二的書房。

朱老二的臉色還帶著一絲笑意，他伸手在書架上探索一陣，一座書架忽然移動，露出一個黑黑的洞口：「十七，你好自為之吧！」

白十七又恭敬地謝了一聲，才彎身躍入洞中。他下了二十幾級石階到了平地，才展開輕功向前掠去。

任誰也想不到，這地道有多長，即使是白十七自己也不知道，這地道表面上平平安安，似沒設防，但他知道，只要自己行動稍慢，便瞞不過別人的眼睛。

他不停的跑著，也不知跑了多遠才到目的地，地道盡頭有一道石階，他走上了石階，雙掌向上一托一旋，洞頂便開了。他躍身入洞，只聽到一把蒼老陰森的聲音道：「十七，你來了麼？」

這句話雖然平平無奇，白十七卻身子戰抖，霍地跳下地來，恭聲道：「孩兒回來領罰了！」

蒼老的聲音又道：「若非你二叔替你求情，為父便判你坐三年地獄。」

地獄二字一入白十七的耳朵，他的身子又禁不住打了個冷顫：「孩兒謝謝爹爹的大恩。」

蒼老的聲音忽然變得凌厲起來：「這次可以輕饒，下次却沒有這麼便宜。」

「是，孩兒知道，請爹爹放心。」

隔了一會，那蒼老聲音又道：「這兩天為父心神難安，這是從未有過的，莫非是你這逆子做了什麼忤逆的事麼？」

白十七打了個冷噤，仿似跌下冰窖中，暗中吸了一口氣，道：「孩兒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稍為行差踏錯半步，請爹爹明鑒。」

那聲音發自一個山洞中，此際聲音及語氣略為轉緩：「諒你也不敢，到左首第七間去。」

「是，孩兒遵命。」白十七叩了三個頭才起身，一抬頭，滿天星月，四邊山峯高插入雲，似是牢不可破的地獄，他不敢多停，連忙往左邊走了。到了第七個小洞時，便運起全力把堵在洞口的大石推開，閃身入去，剛鑽了進去，只覺一股寒氣自內撲了出來。

他吸了一口氣，又把大石關好。

蜘蛛谷共有十四個練武洞，這第十四個洞他從未進入過，因為這是蜘蛛谷中十四個練武洞中最重要的一個洞。一般人學會了七個練武洞上所記載的武功後，便可以開始向三十六名殺手挑戰，而白十七卻學了十二個才出道。

第十三個洞及第十四個洞上的武功不是他不想學，而是這兩個洞一定要對組織有貢獻的弟子才有資格進去。

第十三個洞為烈火洞，而第十四個洞為寒冰洞，這裡沒有任何招式載在洞中，只是洞中有塊巨大無比的千年海底寒玉石，厠身其中，需要不停地運功抵禦，才不致凍僵。

這固然是個修練內功的上佳之所，也是個懲罰門下弟子的地方。在洞中練武的人假如有了私心雜念，未能全神運功，便有殺身之禍。因此，黑蜘蛛本人也稱這個洞為思過洞。

白十七一坐上寒玉石，便凍得牙齒格格亂響，不要說運功，連坐也坐不穩，他只好坐在旁邊地上，摒棄雜念，全神貫注，運功抵寒。

他決心使自己的內功有個迅速的進展，以作他日之用。

兩個月過去了，他已可以坐上寒玉石上盤膝運功，時間由一盞茶而進至兩盞茶、三盞茶……

他的身子日漸消瘦，但精神卻比任何時候都飽滿，他越練越有信心，這天他坐在寒玉石上已近一柱香的時候，正想下來，忽然有個聲音傳來，睜眼一看，卻是另一個殺手葛九。

葛九道：「原來十七已能坐上寒玉石練功。」

白十七察言辨色知道他頗有妒忌之心，忙道：「那裡，我剛坐了一會，便受不住了，咳，大概還不到半盞茶工夫，當眞慚愧得很啦。」

葛九臉色稍為緩和，道：「爹說今日已屆三個月，叫你出去。」

「謝謝。」白十七淡淡地說，葛

九轉身出去，白十七跟在後面，到了一個山洞口，葛九道：「啟稟爹爹，孩兒及十七來了。」

「進來，米七他們都在此。」

白十七跟在葛九背後入洞，只見洞中只剩一個眼睛精光四射的人，兩旁還席地坐著幾個精壯的少年，他們都是黑蜘蛛組織的殺手。

白十七對一個穿米色的壯漢叫道：「小弟拜見米七哥。」

又向一個穿綠衣的壯漢道：「小弟拜見陸八哥。」

再看穿紫衣的道：「小弟拜見柴十二哥。」

一個黑衣青年道：「恭喜十七哥學成歸來。」

「謝謝烏三十五弟。」

黑蜘蛛道：「十七兒，你能在寒玉石上坐多久？」

「孩兒魯鈍，只能坐半盞茶時光。」

黑蜘蛛道：「也算難得。」轉頭道：「今早洛陽來信告急，說有一羣武林人士衝入朱府搗亂，幸而你們二叔沉著應付，沒有露出馬腳，可是這件事不能小覷……哼……」

他的目光在幾個義子的臉上掃過：「這次我要做一單虧本生意，是要無條件地把來米府鬧事的人殺掉。」他又頓了一頓道：「負責執行任務的，便是你們幾個。」

白十七突然道：「爹爹，假如咱們把那些人殺死，不等於表明米府是咱們一個據點麼？」

黑蜘蛛目光大盛，良久才漸漸暗淡了下來道：「十七兒的話不錯，咱們苦苦經營了二十多年才有今日的成績，自然不能就這樣白白斷送了，你們還有其他的意見麼？」心中卻忖道：「十七兒還不是個十分深沉的人，讓我一試便試出來了，其他的人還忍得住，待我再試試他。」

他見沒有人作聲，便道：「十七兒，你的看法又如何？」

「依孩兒之見，這些人固然該死，但卻不宜在短時間內全部把其殺掉，應該隔一段時間，然後分批解決。」

黑蜘蛛哈哈大笑道：「十七兒之話正合爲父心意，老二果然沒有看錯你！」

「孩兒慚愧，不敢當二叔的讚譽。」

黑蜘蛛道：「現在你們回米府，一切聽老二的安排。」

眾人相繼向黑蜘蛛告辭，進入地道中，提氣向前馳去。

黑暗中祇聽到沙沙的步履聲，白十七提氣一掠，身子向前衝出三丈餘，心中又驚又喜，自知在這三個月裏武功實在精進不少，爲怕引起同伴的妒忌，他連忙把步伐放緩，眾人在同伴面前都使盡全力奔馳，他始終不徐不疾居中。

跑了一陣，白十七臉露出一絲笑容，他的計劃已初步實現，那些人到來米府鬧事，必是因爲有人看到了水仙肚兜上的字。

——水仙的屍體被拋落洛河，隨水飄流，給某人撈上岸，於是她肚兜上的血書便有人知道了，只不知看到那幅血書的人是誰？

* * *

朱老二不在書房內，米七道：「三十五弟，你去找一找。」

烏三十五應了一聲，急步走了出去。這座書房十分寬敞，兩旁排著梨花木椅，各人便坐在椅上休息。

經過一整日的奔馳，各人都是又累又飢又渴，但卻沒有人作聲，生怕被同伴取笑。

遠遠傳來二更的梆子聲，這聲音卻似是催眠的曲子，使人懨懨欲眠。

房門推開，眾人立即站了起來，朱老二沉實的聲音即響了起來，道：「各位侄兒辛苦了。」

各人又答道：「二叔辛苦了。」

「老夫正作撤退的準備，那場風波雖然已經擺平，但小心駛得萬年船，防著點總是好的。」朱老二道：「亮燈！」

米七「喀咯」一聲敲燃火石，點燃了油燈。

朱老二細小的眼珠子在眾人臉上掠過，露出一絲笑意來，「你們大概餓了吧？朱安！」

門外走來一個老蒼頭：「老爺，有何吩咐？」

「叫人辦一桌酒菜，嗯，設在花廳內，要快點。」朱老二說罷便坐了下來。

米七問道：「二叔，他們到底如何搗亂？」

朱老二嘿嘿一笑：「他們說此地可能是黑蜘蛛組織的巢穴，要咱讓他們進來搜查一下，老夫便告訴他們，假如查不出來便得滾蛋！」

葛九道：「他們查不到？」

朱老二冷哼一聲：「老夫有這般容易讓他們查出來的麼？哼！結果還不是灰溜溜地離開，哈哈哈！」

這三下哈哈的笑聲，聲音雖大，卻竟無笑意，他陰森地道：「這些人的樣貌身材，老夫都記得清清楚楚，哼！」

米七道：「他們爲什麼要找來這裡搜查？是不是有人洩露了秘密呢？」

白十七道：「七哥之言極是，莫非有人出賣了咱們？」

朱老二目光大盛，哈哈地道：「誰有這種膽子？哼！看來他們只是胡亂地誤撞上來的，否則豈有隨便一搜便即離開？不過，爲著安

全着想，老夫還是把些礙眼的撤了下來，以免生變。」

說著那個叫朱安的老骨頭便走進來報告：「老爺，酒菜已弄好了。」

「好吧，諸位侄兒跟老夫來。」

朱老二剛站了起來，又有一下人匆匆跑來，叫道：「老爺，他們，他們又來了。」

朱老二沉聲道：「誰來了？」

「那天來的那些人。」

朱老二臉色一變，道：「操他娘的，眞的不怕死啦。」

葛九躍躍欲試道：「二叔，既然他們要送上門來，咱們便給點厲害他們看看。」

朱老二忙喝道：「不行，小不忍則亂大謀。」

話音未落，忽聞前廳傳來黃老三的叫聲：「你們既然不分青紅皂白的動武，朱府雖是尋常百姓家，也不是好惹的。」

一個粗暴的聲音道：「任你舌粲蓮花，咱們今日卻不會放過你們，叫姓朱的出來受死。」這人的聲音遠遠傳來，如在近處說話，此人內力之高，使書房之中的人都是心頭一凜。

米七道：「二叔，看來咱們想息事寧人也不行了。」

話音未落，前頭已傳來乒乒乓乓的打鬥聲以及傢俱破碎聲。

葛九忍不住道：「二叔，三叔獨力難支。」

朱老二道：「好，你們換上僕人的衣服才出來，千萬不要露出身份，老夫先出去會會他們。」

朱老二出得大廳，只見廳內幾支兒臂粗的大燭燒得正旺，大廳裡滿是勁裝怪服以及奇奇怪怪的人，朱老二舉目一看，自己這邊已有不少人死傷，黃老三以一敵二，也是岌岌可危。

他心頭一凜，猛喝一聲：「住手！」聲如霹靂，震得在場之人雙耳嗡嗡亂響，都不由得住下手來，只剩下黃三及兩個老頭兀自在苦戰不休。

朱老二冷冷的說道：「兩位以眾欺少，算得上什麼英雄好漢！」

一個老頭道：「俺家兄弟，對付十人也是兩人上陣，對付一人也是如此的。」

朱老二聲音更沉的道：「各位來此，三番四次惹是生非，到底爲了何事？」

一個白髮老頭道：「你是明知故問，閣下便是黑蜘蛛的老二，還在裝蒜？」

「你們有什麼証據？」

白髮老者道：「不用証據，你們殺人又憑什麼？大伙兒上！」

朱老二怒道：「你是『勾魂釣叟』華三聖？」

白髮老者傲然道：「正是老夫。」

朱老二嘴角的肌肉牽動了一下，陰陰地道：「老夫今天便要捨命陪君子，跟你們玩幾招。」也不見他如何作勢，雙袖一揚，袖管裡忽然飛出二道白光，要直取華三聖的命。

華三聖冷笑一聲，碧玉釣竿一橫，「啪啪」兩聲把白光擊落，原來是兩柄鋒利無比的短劍，劍柄上各有一條白鐵細鍊纏在朱老二的手腕上。

朱老二見偷襲未能奏效，手腕一翻，那兩柄短劍如靈蛇般的自地上飛起，再度向華三聖飛去。

華三聖冷笑一聲：「也不見得如何高明！」碧玉釣竿一揮把一柄短劍撞開，左手護胸，待得短劍臨身，才一指彈在劍背上，「噹」的一聲，那柄短劍登時飛歪三尺。

說時遲，那時快，華三聖的右手釣竿一震，只見砰地一聲，一件細小的白色物事向朱老二的顏面飛去。

朱老二冷不及防，忙把頭一縮，那物件由頭頂飛過，這才看出是釣魚用的銀鈎。

華三聖得勢不饒人，手腕一抖，銀鈎迴飛，搭向朱老二的後腦，這刹那，朱老二的右手一震，那柄短劍突地飛起，斬向魚絲上。

兩人的實力相等，一時之間勝負難分。

朱老二放眼一看，只見自己的手下傷亡甚多，但是他的心神卻絲毫不亂，那是因爲自己尚有六個生力軍，他有信心，當白十七等人加入戰場之後，形勢便會改觀了。

心念未已，只見內堂閃出一道人影，一柄長劍如醉漢打拳般，「噗」地一聲，便自一個意料不到的方位刺死一個大漢。

朱老二眼角一瞥，見是葛九，一顆心登時鬆了下來：「姓華的，你莫以爲憑著一批江湖上有名氣的人便可以爲所欲爲，須知朱府可不是好惹的。」

華三聖偏也是個牛般的脾氣，道：「越不好惹，老夫越想惹他！」手上卻加緊施爲，一根碧玉釣竿使得呼呼作響，氣勢十分驚人。

朱老二冷冷地道：「你們既然不講道理，老夫也不仁慈，阿七，你去助總管一臂之力。」

突然「颼颼颼」幾聲，只見又有幾個太陽穴高高賁起的高手加入了戰圈，黑蜘蛛組織方面的氣焰登時又被壓下來。

白十七心頭又驚又喜，他想了一陣，決定還不宜露面，可是對方人手多，要想抽身逃走談何容易，目光一瞥之下，便有了計較，他用長劍拚命急刺，右掌不時擊出，他

的對手不由連連退了幾步。

白十七見機不可失，連忙斜飛過去，長劍橫裡劈了過去。那管蠟燭自然斷了，上半截帶著火飛向紗帳上，這時秋高氣爽，天氣乾燥，紗帳瞬即燃著了。他這才回身接戰。

朱老二暗呼：「還是十七機警，火勢形成了，咱們便有機可乘了。」

心念未已，只聽得一聲慘叫聲傳來，卻是烏三十五被對方一掌劈碎天靈蓋，可是他的長劍也劈斷了對方一臂下來。

紗帳火勢已成，迅速蔓延，上面的橫樑也開始冒煙了，白十七的對手是個使雙刀的中年漢子，這人刀法十分嚴密，似沒破綻，使他久久不能得手，心神稍慌之際，對方的攻勢便如江河水般的滔滔不絕，他只好全神應付。

倪家兄弟的內力臂力十分之强，米七接了對方七棒之後，雙臂已開始酸痲了，他立即採取避重就輕的打法，盡量不與對方的招魂棒接觸，五十招之後，他們又陷於劣勢了，這是因爲他們急奔了一日，點水未曾進過口，剛才憑的只是一股銳氣，時間一長，體力便不濟了。

激戰當中，倪老二的招魂棒，忽然捨米七而擊向黃三，米七吸了一口氣，長劍猛力向其脅下空門刺去，冷不防，斜地裡倪老大的哭喪棒把其架住了。

棒劍相觸，發出噹地一聲暴響，米七的右臂一陣酸痲，長劍幾乎脫手飛出，說時遲，那時快，倪老二那一棒，明明是飛向老三，棒至中途，忽然轉了方向，斜掃在米七的腰際上，這一棒打得米七幾乎跪了下來，總算他反應得快，拚命提著一口眞氣向後暴退。

「噗」的一聲，背後不知誰突然地送上一柄尖銳的三尖兩刃刀，鮮血立即染紅了灰衣。他猛喝一聲，突然一個轉身，長劍拚盡餘力向後撩去。

劍尚未刺對方，倪老大的哭喪棒已「卜」地一聲擊在他的頭頂上。

黃三虎吼一聲，長劍泛起一團劍花，向倪老大的手臂絞去，可是倪老二的招魂棒已對準其心胸戳來，他無奈的祇好閃開一步。

於是倪老大手腕一翻，把哭喪棒反擊在他的長劍上，把其擋開。

黃三不愧是黑蜘蛛的拜把兄弟，臨陣經驗甚是豐富，電光石火間擰腰斜飛五尺，長劍一撩，削向倪老二的咽喉。

倪老二一退，使哭喪棒的倪老大又道：「你上去打，只需要用十招，因爲黃三已累得滿頭大汗。此刻他手下衆人都自顧不暇，再沒有人可以助他抗敵了。」

橫樑一着火，火星子在夜風中四處飛揚，掛在廳中的書畫全都燒了起來，於是火勢更見旺盛了。

可是衆人仍不閃避，依然是苦鬥不休。

朱老二眼見形勢越來越不妙了，心慌之下，便被華三聖佔了上風，無可奈何祇好强攝心神跟對方週旋下來。

「嘩啦」一聲，橫樑自中燒斷，瓦礫及炭灰紛紛跌了下來，各人都不由吃了一驚，忽聞黃三大叫一聲，接著又慘哼起來。

原來一塊著了火的大木塊，掉在他頭上，把頭髮全都燒焦了，他伸手去撥時，却吃了倪老二一棒，打在臂肩上，接著倪老大的哭喪棒亦戳在他的心胸上，黃三一口鮮血登時噴了出來。

「嘩啦」聲再響起，瓦礫火花四濺，驚呼聲中，只見白十七反而向內衝了進去。

一陣灼熱襲來，白十七去勢更急，穿入廳後走廊，他迅速地以肩撞破一堵木門，身子帶著火衝了進去。接著一掌擊破木窗，飛身躍了出去。

外面有一條小河，他「噗通」一聲躍了下去。小河不深，可是它與暗溝相連，流向洛河。

* * *

雖剛入冬，可是偶爾一陣寒風自北吹來，還是砭人肌膚。

皖西淮南城大街車水馬龍，行走的大多是衣冠華麗的商賈。靠牆走著一個身穿破爛汚衣的乞丐，在寒風中瑟縮著，慢慢地移動。

一陣如雷鳴般的馬蹄聲從背後傳來，乞丐慢慢地轉過身來，那張汚臉，透著幾分英氣，他正是白十七。

只見街頭上七八匹高大的駿馬，如風般馳著，馬上的騎者都是身穿鮮衣的大漢，背上及腰上都懸掛兵刃。

白十七看了一眼，便又低著頭慢慢地走路。

這些年來，淮南城出了個大善人，他便是有「賽孟嘗」之稱的連風雲連莊主。

連家莊在淮南的鬧市中，明天是連莊主的二女出閣之喜，這幾天便不停有江湖上的英雄前來道賀，白十七也是朝那裡走去。

他自洛陽趕來此地，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能見著千里耳孟剛孟老前輩，更希望由他那裡得到一些確實的消息。

當他走到連府外，正想找個藉口進去，後面忽然有人道：「各位做做好心啦，咱已三日三夜未曾吃過一碗飯。」

白十七回頭一望，原來他身後

那人也是個蓬頭垢面的老乞丐。

那個門公道：「三日沒吃飯？放屁，你還這般精神？」

老乞丐道：「可憐咱這三天都是喝麵湯，天氣又冷，累得老要飯的一天去五十多趟茅廁。」

那門公正容道：「要飯的，咱不是吝嗇一碗飯，實是今日來的全是有頭有面的人，所以……」

老乞丐怒道：「難道老要飯的是無頭無面，要飯的又不是無頭鬼，嘿嘿！你說這句話似乎不像是連家的人，老丐自西而來，一路上聽人說連莊主如何慷慨，對咱們要飯的又如何如何，哼！那全是擺給人看的，一到需要講排場時，咱們要飯的，便沒在他的眼中了！」

他這一鬧，立時引來了一個中年人，那人看了他一眼，道：「閣下是丐幫的那位前輩？」

老乞丐雙眼一翻，側着頭，露出頸間一道粉紅色的疤痕，怒道：「難道丐幫的人才能來了？」

那中年人沉吟了一會，對一個僕人說道：「帶他們去偏房，請你們不要亂跑。」

老乞丐嘻嘻一笑：「老要飯的有酒有飯就行了。」

中年漢子問白十七：「你是誰？」雙目在他全身上下看了一遍。

老乞丐怪眼又是一翻，道：「他是我的徒弟，有資格去吃一頓了。」

中年漢子哼了一聲，走向內堂，老乞丐對白十七招手道：「小兔崽子，你走得快，累得師父追得腳都軟了，還不快來。」

白十七心道：「誰是你的徒弟？這人瘋瘋癲癲的，咦！還是個練家子呢！」便哼了一聲，跟在他背後進去。

到了一間廂房，僕人把門打開，道：「請兩位在裡面稍坐一會兒吧！等一下酒菜便送上來。」

兩人坐在房內，老丐縮在牆邊，打起瞌睡來，過了一忽兒，有人送上一壺酒及四個小菜，另外還有一大盤的白米飯，老丐一聞到酒香便睜開眼來，道：「好酒，好酒，徒兒，還不替我斟一杯。」

白十七心中有氣，但此刻自己身有要事要辦，只好吞聲忍氣，乖乖地替他斟了一杯酒，笑嘻嘻的雙手遞給他，老丐哈哈笑道：「孺子可教。」剛想舉杯就唇，房門又被人推開了，走入了二個中年乞丐。

老丐道：「好，四個人才熱鬧。喂，吃吧，不吃白不吃。」於是四個眞假乞丐便狠吞虎嚥起來，不一刻，便吃得杯盤狼藉。

吃了飯，白十七便倚在牆角想著心事。過了不久，他喃喃自語道：「他奶奶的，酒喝得多，尿也多了。」開門走出去。

走廊上婢僕如流水般捧著酒菜而去，一個僕人問：「要飯的你要去那裡？」

「小要飯的想去茅廁。」

「在那邊，拐一個彎便見到啦！不要出廳。」

白十七依言去茅廁。茅廁在一個園子裡，此刻偶爾有巡夜的莊丁，白十七裝著若無其事般地走了過去，一見四處無人，便跳上橫樑，自樑上前進，只一會兒便到了大廳之後的一堵牆，只聽得一個響亮的聲音道：「連大哥的面子眞是大得很啊！還未到正日，各路英雄都提前集中此處。」

另一人哈哈地道：「這是各位給連某人的面子。來！連某人敬大家一杯！」

羣雄轟聲叫好，傳來一片酒杯的碰撞聲。

過了一忽兒，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老朽雖然沒有接到帖子，但一聽到連大哥要辦喜事，便自江南趕了來啦。」

一個尖細的聲音道：「孟大哥是有名的千里耳，什麼事情瞞得你了。」

白十七心頭一動，目光四瞥，見牆壁與屋頂之間，尚留有半尺左右的空隙，便站直身子，探頭望下去，只見廳中排了五六桌酒筵，座上之人全是上了年紀的人，其中倪氏兄弟及「勾魂釣叟」華三聖也赫然在座。

一個方面大耳的老頭哈哈笑道：「什麼千里耳？這次有關黑蜘蛛的事還是老弟探聽出來的，看來千里耳之名頭要轉給了華老弟了。」

華三聖道：「老朽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到了消息，可惜走漏了頭兒黑蜘蛛。」

剛才那個尖銳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今日是什麼日子？這般掃興的事，還是另日再提吧！」

連風雲道：「對，各位不遠千里而來，理應在這裡高高興興地住上幾天，來，連某再敬各位一杯。」

羣雄都一口乾盡，連風雲又道：「等下請孟老前輩、老哥到連某書房一下，連某有事要向二位請教。」

白十七心頭一動，連忙退了下去。

* * *

白十七輕輕推開房門，坐在門邊，那二個乞丐依然打著呼嚕，他微微一笑，閉起雙目，運起天耳通凝神靜聽，過了好一陣，外面的人聲沒有了，大概是酒席散了。

白十七又是等了一陣，才拉開房門，竄了出去。剛才他回來時已探出了書房的位置，此刻，外面的

婢僕全然不見了，他很輕鬆的竄到書房外，擧目一看，書房外暗廊上的橫樑密佈，正是個藏身的佳所，他輕提了一口氣，飛上橫樑。

他把身子貼在牆壁上，只聽得孟剛道：「老朽那一丁點有關黑蜘蛛的消息是卓超臨死前告訴老朽的。」

「卓超？」華三聖道：「便是那個號稱『認錢不認人』的卓超？」

「正是他，此人據說是黑蜘蛛的生意接洽人。」

「既然如此他當然知道有關黑蜘蛛的一切了。」

「不然，此人接到了顧主的條件便把資料放在某個地方，黑蜘蛛取了資料，假如同意，便在那地方放下字條。他爲黑蜘蛛效勞了七八年，連一個黑蜘蛛的成員也未見過一面。」

連風雲道：「那麼孟老哥到底得到什麼好消息？」

「卓超零零碎碎地得到一點消息，說黑蜘蛛的成員全是孤兒，自小便生長在蜘蛛谷中，所以他們毫無人性，而黑蜘蛛見到某個小孩有學武的天賦，便想盡辦法把其擄去，甚至把其父母殺死。」

連風雲眉頭一皺，道：「他怎會告訴你這些的呢？」

「這個人心思十分縝密，他一直提防黑蜘蛛在利用他完畢後會殺人滅口。」

華三聖道：「黑蜘蛛必定會不斷地接新生意，卓超豈會沒有利用價值？」

「這便是卓超心思縝密之處了，他想黑蜘蛛這人總會有一日會怕他發現了什麼秘密，那時必會殺他。所以他日夜提防，並在身上要害之處掛了不少防刀劍的鐵片，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不料黑蜘蛛不用刀劍，在他背後擊了一掌，卓超在地道內另有機關，便躲入地道中。」孟剛吁一口氣又說：「他雖然一時死不了，但深知內腑已受毀損，是以便化了裝爬了出來，剛巧老夫路過，他才把情況告訴老夫。」

華三聖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內情竟是如此曲折的，只不知黑蜘蛛是否眞正的如此不擇手段擄取孩子來撫養。」

「是的。」孟剛臉色十分沉重地道：「據卓超說，有一次，黑蜘蛛到他家取錢時，問了他對面屋那一家情形，過了兩天，那家人便全被人殺死，單只少了一個兩個月大的孩子。」

白十七心頭一凜，忖道：「不知我父母是不是被義父殺死的？假如如此，我……我……」

連風雲道：「華老哥，你的消息又如何得來的？」

「有一日，老朽在洛河邊垂釣，無意中發現河上有具浮屍，便把它釣了上來，原來是個女屍，那女人面目已不可辨，給魚兒咬得稀爛，下體赤裸，上身只穿了件紅肚兜，大概喝了不少水，肚子竟把肚兜的繩子掙鬆，可能被水衝擊反浮了上來，老朽正想掘個坑掩埋了她，卻無意中在那肚兜上發現了一封血書，當時老朽還道是女娃寫下自已的死因，不料卻是寫有關黑蜘蛛的文字，但卻沒有署名。」

連風雲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那黑蜘蛛叫什麼名字，可知道否？」

「上面沒有提及此事，只著重洛陽朱府內情的介紹，其他的資料就不詳細了。」

連風雲不由哈地一聲笑了出來，孟剛訝然問道：「連老弟你笑什麼？」

連風雲又哈哈笑了一陣才道：「只憑如此華老前輩便相信了？說不定朱府的人是無辜，也可能這是黑蜘蛛的借刀殺人之計！」

孟剛臉色一變，拿眼望向華三聖，華三聖沉聲道：「沒有殺錯，那些人的劍法的確是傳言中黑蜘蛛所使的路數。」

連風雲道：「這樣說來華老哥倒立了大功了。」

華三聖不悅道：「黑蜘蛛橫行江湖不少時日，人人無不殺之而後快，華三聖也是爲死去的老友報仇而已，說不上功勞，也無意邀功。」

連風雲忙道：「這倒是老夫說錯了，請華老弟勿怪。」

華三聖的脾氣也實在怪，聞言冷冷地哼了一聲：「可惜那老黑蜘蛛還未伏誅。」

連風雲道：「華老哥不必心急，說不定你不找他，他也會找你，難道他甘心被你破壞了他的基業麼？」

華三聖道：「他來了正好，省得老夫去找他。」

連風雲陰陰地一笑道：「華老哥之勇氣，老夫佩服得很。」

白十七聽了這聲音心頭不由一震：「這聲音怎地這般熟悉，我在那裡聽見過？」

只聽孟剛道：「明天便是連老弟千金出閣之喜，咱們一直談這些不是大煞風景麼？」

連風雲呵呵笑道：「夜深了，兩位先去休息吧，老夫還得處理一些事。」

孟剛道：「咱也不打擾老弟了，華老弟咱走吧！」拉起華三聖出去。

連風雲忽然陰陰地低笑了一陣：「我道是誰幹的，原來是這老匹夫，若不殺他，老夫這口氣如何能

消？」

白十七不由又是一陣戰抖，幾乎驚呼出口，連風雲呼地一口吹熄油燈，步出房外，向後堂走去，只聽他的聲音遠遠傳來：「你們去休息吧，小姐明天出閣，今夜你們放假，天下英雄盡集此處，難道有人敢來捋虎鬚。」

只聽莊丁們應了一聲，腳步逐漸遠去。白十七心頭突然升起一股莫可言狀的衝動，便自樑上躍下，追了上去。

連風雲不緩不疾地走著，沿著圍牆前進，四處有不少花樹掩蓋，白十七毫不困難的跟了下去。

連風雲走到後花園內，負手望月，白十七伏在一座假山後面，仰頭一望，忽然失了連風雲的蹤影，他吃了一驚，心頭一凜之下，突覺背後一陣勁風臨身，二十年的嚴格訓練使他的反應異於常人的敏捷，足尖一點自側跳開。

雙腳剛沾地，那股勁風又將臨背，對方身手之高，實在大出白十七的意料，急切間白十七伏地一滾，左掌在地上一拍，腰一曲，身子又自地上斜竄起來，半空中長劍已握在手上，雙目一睁，原來暗襲自己的不是別人，正是連風雲。

連風雲臉色大變，冷森森地道：「是你，十七兒！」

「是你！爹！」

「哼！」連風雲臉色又是一變：「原來那女屍是你的傑作，你這忤逆子！」

白十七雙眼一睁，道：「誰忤逆？我想問你，我父母是不是你殺死的？」

連風雲臉色突然變白，心中暗忖：「我身份既然被你識破，今夜無論如何也得把你殺掉，免除後患。」嘴上卻道：「十七兒眞是痴兒，爲父是這麼一個人麼？你連那『認錢不認人』的話也相信？」

白十七心頭一顫，澀聲道：「爹既是名滿天下的大俠，又何必……」

「住口，你眞是痴兒，爲父一年中捐贈多少金銀，你知道麼？這些錢從何而來？」他踏上兩步：「痴兒，快去睡吧，讓人看見便不甚好。」

白十七心頭一片迷惘，這刹那，一股强勁無匹的掌風當胸擊來，白十七霍然而醒，足尖一點，仰身後退，他反應雖快，仍然給掌風餘波掃了一下，五內不由一陣翻騰：「爹，你，你……」

連風雲撲了上去，擧掌蓄勢，低聲道：「剛才你藏在樑上老夫便已知道，你還道翅膀硬啦，你想反叛，哼！還差得遠啦！」話音未落，右掌又閃電拍出。

白十七擰腰一閃，身子不退反進，長劍斜劈一招，劍至中途，倏地一沉，化劈爲斬。

連風雲冷笑一聲，左掌忽地翻上，急拍白十七的胸膛，同時右脚跟支地，輕輕一旋，身子一倒，堪堪避過。

白十七自知武功跟他相差有一截，不冒險很難有倖理，一咬牙，左掌迎上，右手長劍盡力拉橫，「啪」地一聲，兩掌相迎，白十七被迫得飛起，向後暴飛。

白十七那一劍也刺著了連風雲的大腿，可惜不是要害，無法制他死命。

白十七人在半空，一口鮮血便湧了出來，身子直挺挺的跌落地上。

連風雲獰笑了一聲，拐著腿奔前，左掌再度提起。

就在這刹那，連風雲忽覺得背後一度勁風臨身，他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身子一偏，右掌忽地向後一拍。

不料來人的武功也絕高，那一掌竟然落了空，電光石火之間，一道金光亮起，向他頸際砍至。

連風雲急退一步，目光一瞥，只見一個老丐者，使一柄金刀，發瘋似般向他劈來，連風雲喝道：「誰敢來連家莊放肆？」

「我，郝明志。」

「『金刀大俠』郝明志？」連風雲一怔，一柄長劍隨即離身而起，向對方急刺過來。

「承你派人光顧郝某，郝某命大不死，才一路跟著那小乞丐來此。」

連風雲長劍不慢，怒道：「你去過蜘蛛谷？」

「我只跟那小子到洛陽，他入了朱府，老夫不敢貿然進去，等了三個月，華老頭帶人攻進去，老夫也暗中潛入，後來，老夫便見那小子跳入河中，老夫便一路上……」

話音未了，猛聽連風雲喝道：「着！」長劍在半空劃了個弧，猛地斜劈向郝明志的肩膊。

郝明志也喝道：「未必。」金刀飛起。

不料，連風雲那麼猛烈的一劍，竟然是虛招，手腕一顫，長劍一沉一偏，劃向郝明志的脅下。

郝明志吃了一驚，他不愧是個久歷風浪的老江湖，危急間吸氣飄退，「波」地一聲，那一劍還是不能完全避過，脅下衣破血流。

連風雲冷冷道：「你跟下來又怎麼樣，一個人死了便什麼都沒有了。」長劍一口氣連刺三十七招。

郝明志受傷之後，有點手忙腳亂，忙叫道：「你們還不快出來？」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聲音道：「風聞郝大俠爲人極好勝，你不出聲老夫豈敢出來强出頭！」

連風雲目光一瞥，來的不是華三聖又是誰？

「剛才你在房中的一些言談，已使老夫動了疑念，卻想不到你就是眞眞正正的黑蜘蛛。哈哈，現在老夫先找上你，而不是你先找上老夫了。」

連風雲臉色大變，暴喝一聲：「你們兩人遲早都得死在老夫手上！」話剛說罷，身子便向華三聖撲去。

華三聖冷冷地道：「老夫便不信你是三頭六臂，孟剛已去叫人來了。」

連風雲身在空中，倏地擰腰向側飛撲過去，華三聖中大喝一聲，俠劍追去。

連風雲腳尖在假山上一點，又向另一座假山掠去，猛見一個黑影自花叢中竄起，喝道：「郝子淸來晚了。」一把鋼刀忽地向他攔腰掃去。

連風雲長劍一沉，「噹」一聲，刀劍互拚，飛出一蓬火星子。

連風雲身子一沉，左爪向郝子淸後背抓去。

郝明志猛喝道：「淸兒小心。」任他心頭焦急，卻是鞭長莫及。

這刹那，白十七被這喝聲驚醒，雙眼一睜正好看到了這一幕，此刻連風雲的背正好對著他，他不假思索地把長劍脫手飛出。

耳中傳來一聲慘呼，白十七又再暈了過去。

＊　＊　＊

白十七再度醒來之後，眼前蹲著三個乞丐，四周火把光如白日。

郝明志道：「孩子，你沒事了，唔，你還認得我麼？我便是你不忍下手的郝明志。」

白十七身子一顫，只聽得郝明志又道：「那夜你剛把刀架在老夫的脖子時，老夫便醒了，若非你不忍下手，老夫早就死了。」

白十七暗道了一聲慚愧。

郝明志又道：「這兩個乞丐便是老夫的兒子，嘻嘻，若非你扮作乞兒，老夫也不會做了個多月的老要飯，哈哈哈！」

「你是……」華三聖忽然排衆而出，道：「老夫認得你，那天在洛陽朱府內，少俠能棄暗投明，以前的事，咱們便不再計較，不過希望做得徹底一些。」

白十七截口問道：「什麼事？」

「我相信少俠自然知道蜘蛛谷是在什麼地方，希望少俠指點一下明路。」

白十七目中神光一現，脫口道：「我有一個條件，不知你肯答應否？」

華三聖搔搔頭皮，為難地道：「老夫怎敢教你？唉唉，除非是釣魚的秘竅。」

白十七笑笑道：「晚輩想學的就是前輩的釣魚秘訣，只要前輩肯讓我跟在你身後，晚輩便把蜘蛛谷的一切說了出來。」

華三聖喜道：「老夫正愁獨釣無味，你來了正好，此間事了，老夫便帶你出海釣個痛快。」

郝明志哈哈大笑起來：「恭喜華老弟收了個好徒弟。」

羣豪都一齊笑了起來。（完）

（奇俠司馬洛系列）

火之舞

馮嘉　著

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小島，突然有大批人擁至，且在島上暗中部署核子原料，秘密製造火箭。有人正策劃一個驚天大陰謀，這個陰謀正威脅着小島上的居民，也威脅到鄰近國土的安全。奇俠司馬洛被委以重任，要去粉碎這個小島上的大陰謀。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上文提要：知機子走出唐家巷不久，迎面過來四個三聖會的黑衣武士，危機中，張鳳樓等三人前來助戰，他們正打得難分上下之際，千手飛花唐虹飛掠而至，一蓬銀針飛出，四個黑衣人當即斃命，知機子等人迅速撤離。知機子回到畫舫，滙報了他去唐家巷的經過後，便急着欲聽白翎帶來的消息，白翎隨即開始敘述……

唐家巷血肉橫飛　俏白翎湖底獲寶

白翎漸漸的沉醉在一種虛幻的境界中，她彷彿看到一條青龍在天空之中飛躍，在彩雲之中呼號，不由得把手在那巨石上撫摸著！

白翎甚至還把細緻的面頰貼在青石上：「青龍，青龍，你是寶嗎？顯顯你的靈威，拯救武林的浩劫吧！」

她在默禱中，右手掌不停的在青石上磨擦，然後她忽的舉起手上燈過去，只見青石上出現有長有短的紋路！

白翎以為這些紋路必有用意，不由得仔細的再觀看，只不過看了許久之後，仍然看不出什麼意思！

白翎再往另一邊察看，相隔三尺遠，同樣也有些斷斷續續不整齊的紋路，令她以爲這是青石不平的原因！

轉過頭來，白翎再看凹凸的青龍，燈光之下，那龍首雙目如炬，好像要噬人的樣子！

白翎又摸到那兩處斷得不整齊的條紋，她乃受過全大夫下部陰毒的秘笈調教，練就了可怕的奇術，在思想上更會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怪事！

白翎現在就在青石背上比劃著！

只見她把左邊的斷紋移向右邊，一段段，一塊塊的移畫著，漸漸的，她吃驚卻又笑了！

天下除了她之外，誰會想到把不起眼又引不起注意的條紋連接在一起？

這兩年，唐虹他們也在尋寶，唐虹幾個老怪相信，這石屋中有寶，只不過他們窮其數年的經驗，也難以勘破個中機關！

巨大的青石連接在石地上，看不出巨石本身會藏有什麼寶物。

白翎把條紋以尖刀刻連在一起，只覺得好像是半個字，一時間看不出什麼意思！

白翎以為，至少有了眉目，值得她再仔細的找下去！

她的心情興奮中帶著激動，直到她又隔三尺在一處轉角處又摸到一條許多斷斷續續的條紋！

白翎急忙再以手中短刀一條一條的接畫過去！

等到她又把一排紋條刻在一處，燈光之下，她看得心頭砰砰亂跳，只見是兩句謁語！

「子時一到看北斗！

近岸水下有乾坤！」

白翎唸了幾遍，忽的亂刀齊下，匆匆的毀去石上的不太整齊清楚的紋字！

白翎相信，這石屋中沒寶，但水中必有寶物，至於什麼寶物，她卻是一些也不知道！

既是寶物，不能叫人知道，白翎熄了燈，幽靈一般的出了石屋，

抬頭望向北方天際，天空如洗，羣星閃爍，她以手指著天空中的七星杓，她以七星的最後兩顆星的相間距離七倍半量過去，那不太明顯的北斗星迷人似的在眨動著美麗的光芒！

白翎走近岸邊，天空羣星在水中閃耀光芒，她找到北極星印在水中的位置，毫不遲疑的潛入水中了！

白翎認準方位，她一口氣潛入湖底，摸到一顆巨石，附近還有許多石頭，但她摸的石頭有些像石屋中的巨大青石一般，上面也有個凹洞！

白翎一共換了幾次氣！她先是毫無目標地搜索，雙手用力在巨石四週泥巴中掏挖，挖着挖着，幾乎以爲她的猜想錯了，但就在她最後一次換氣中，也是朝北的方位，在巨石的泥巴中她摸到一個匣盒尺半長！

白翎竟不考慮的拖了匣盒浮到水面來！

那匣盒雖有尺半長，但寬厚各只五寸，這會是什麼寶物呢！

白翎剛自躍上岸，忽見水中冒出個怪物來，張開血口向她咬來！

白翎大吃一驚，但當她托起盒匣時候，那水怪一聲怪叫，又潛入水中不見了！

這是什麼景象！白翎以爲大概只有見了知機子，向他探問了！

白翎奔到湖島岸邊，心想不對，船已駛離他處！

她在岸邊奔走，忽見有一條小舟過來了，看得見小舟上是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

這老人家一身的白衣，甚至臉皮也白得怕人！

白皮色本是好事，但白得像這老者的模樣，反而令人產生噁心感！

白翎不知此老來歷，她一躍上了小舟，道：「老人家，快送我到對岸，我有重賞！」

「對岸，對岸，好，你坐好了！」

此老幾乎不用搖船槳，雙腿一弓，那小船刹時到了湖心，白翎看得吃一驚！

「小姑娘，拿來！」

白翎道：「拿什麼？」

「你手上的那個匣盒呀，丫頭，別惹老夫不高興，你會後悔的！」

白翎道：「老人家，你原來也是找寶的呀！」

「非也！」老頭得意的道：「我不是找寶，我等，我的外號就叫老等！」

在北方，有許多地方把白鶴叫老等，因爲白鶴站在河中紋風不動，等到魚兒游近牠身旁，牠一下子便把魚兒叨入長嘴中，於是，人稱白鶴叫「老等」！

白翎道：「什麼老等呀？」

白髮老人生氣的道：「可惡，你竟然沒聽過白鶴眞人的大名，那麼，老等怪客你也沒聽過？」

白翎道：「沒聽過！」她淡淡的又道：「你大概在此玄武湖中潛伏很久了？」

「三年，唐虹幾個費神尋寶，我不與他們同流合汚，我只在等，哈！我終於等到了！」

他忽然聲色俱厲的伸手道：「你還不拿過來！」

白翎道：「這光景，你好像吃定我一個弱女子！」

白鶴眞人道：「你插翅難飛！」

白翎道：「如果我不給呢？」

白鶴眞人道：「你就死！」

白翎雙目一厲，道：「你何妨試試？」

「咻！」白鶴眞人右手五指抓向白翎面門，左手巧妙的疾奪匣盒！

不料白翎只以右掌拒敵，一片掌影中，就聽「叭」的一聲脆響，白鶴眞人的面頰上挨了一記，打得他噗的一聲吐出兩顆血牙！

這老人家冒了無名火，大吼一聲雙足使個千斤墜，就聽船艙發出啪啦響，立刻湖水往小船上灌進來！

白鶴眞人要在船中收拾白翎了！

白翎見小船已裂，猛吸一口眞氣，單足在船板上猛一踏間，她的身子已站在那塊五尺長三尺寬的木板上，只見她一聲冷笑，道：「今日且饒過你這老狗！」

嘶的一陣破浪聲，白翎已往遠處柳岸滑過去，去勢之疾，宛如飛魚！

一時之間，白鶴眞人楞然了，湖水已濕了他的衣褲，才又清醒過來！

「這個丫頭，如此了得！」他極目望去，又道：「太可怕了，若是在岸上，我老人家這個觔斗可栽大了！」

白翎盜走的是什麼寶物？一時間還不知道，但看那兩句謁語，就令人沉思難猜了！

* * *

金陵城中從未曾有過那麼大的火，燒得半邊天赤紅一片，半夜裏，雞飛狗走，卻又殺聲不斷，是的，唐家巷不但被燒，而且人們也在拚上命的幹起來！

唐家巷縱橫交錯七巷八口外圍的火勢最大，大得人們難以接近，附近救火的人早不知閃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何況也正應了那句話！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最令人們不願接近的，還是那火光中的金鐵交鳴與喊殺之聲！

有人登高觀火，火光之中不少黑衣人交叉騰躍，那血肉拋飛中，唐家巷的人已被砍殺上百之衆。

令人髮指的，莫過於這批殺手，他們見人就砍，男女不分，老少不留，那唐家巷正上演著滅絕人寰的大悲劇！

正面的一條大街上，有一輛四匹馬的大篷車，車子上併立著三聖會的三個首腦！

慕容長青腰掛寶劍，滿臉冷酷的冷笑着！

南宮秋月站在一邊，她手扶車篷一邊道：「徹底殺絕，永除後患！」

散花仙子有些得意的道：「幾次零星接觸，吃虧的是我們，所以這一次慕容兄的意見，我是百分之百的贊成！」她咬牙又道：「小桃紅、蓮花女、梨花女，甚至我的金牌劍手，大戰沒臨便犧牲掉了，本觀主早已按捺不住了！」

半天只是冷笑的慕容長青道：「唐虹這老妖婆，她不該一舉殺了我花費五年調教出的四大金剛！」他忿然的把左手五指握得格格響，又道：「是唐虹你太過狠毒，引得我今夜血洗唐家巷，嘿……哈……」

慕容長青由冷笑變爲大笑厲笑，還帶著幾分嘲笑的意味，聽得人頭皮發炸！

南宮秋月的心中很不自在，這個人太殘忍了！

殘忍只能以狠字服人，那是短暫的，南宮秋月以爲慕容長青在搏殺中產生的狠勁，完全是被仇恨挑起來的，他以爲每個人都是他的仇人，甚至婦女娃兒！

這樣的人是很可怕的，一個人視人命爲草芥，這人就已失去人性了！

就在這時候，火光之中忽現六團人影，宛如從天而降，飛掠過火焰，投入到四週盡是火光的唐家巷裏去了！

南宮秋月冷笑道：「你們看到沒有，火把正主兒燒出來了！」

散花仙子拔劍在手，道：「也是我們去搏殺他們的時機了！」

慕容長青道：「仙子可與你的明月觀金牌劍手們從左側翼殺進去了！」轉而又對南宮秋月，道：「南宮世家的四大飛劍女殺手與毒火隊兄弟們，可以自右翼殺入火場中，我們便守緊了正面，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

散花仙子正要率她的殺手往左翼殺去，南宮秋月道：「不好，等等！」

慕容長青臉色一沉，這個南宮秋月，她果然外表溫柔內心似鋼！

其實南宮秋月如果只是個普通女子，她便也不會領袖南宮世家了！

慕容長青道：「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南宮門主還有什麼高見？」他嘿然一聲，又道：「我暗中調來慕容世家的主力，一舉殺入唐家巷，你難道沒看到火光之中的人們正在拚命？那可是我慕容家的精銳呀！」

南宮秋月忙解釋道：「慕容兄，我可不是存有什麼私心，只不過我以爲四週火燒得熾烈，而且火勢正往唐家巷中延燒，便是唐虹幾人加入戰鬥，久之必也會葬身火海！」她淡淡的一笑，又道：「便是他們仍能逃出火坑，我們在此以逸待勞，不費多大力氣，保準一舉將之殲滅，又何必衝入火海，同她們以死相搏！」

慕容長青聽得一楞，這南宮秋月心機深沉，不是個傀儡！

散花仙子已點頭道：「對，南宮門主的話我贊成，我們以逸待勞！」

慕容長青很想藉此機會，削減明月觀與南宮世家的實力，卻被這南宮秋月幾句話破解，心中自然不快！

慕容長青猛抬頭，火光之中更見黑衣人豎縱橫躍，搏殺有致，但卻也見不少黑衣人落地以後不再飛起，火光燒近，顯然是戰死了！」

慕容長青並不感覺難過，只要燒了唐家巷，殺了唐虹那幾個老不死的，他便覺得很值得！

值得的事情，當然也就不會難過了！

慕容長青以爲，先殺了唐虹這幾個老不死的，再全力對付天衣大師幾人，就容易多了。

就在這時候，忽然一彪人馬衝來，只一看便知道官家的人趕來了！

官家的人趕到也無用，唐家巷已是一片火海了，唐家巷住了兩千人，這些人怎麼會如此缺乏警覺心，有人就以爲這是唐家巷大災難呀！

只不過官兵一到，火光之中的搏殺嘶叫聽不見了，官兵之中也有勇敢的，還眞被他們救出不少人！

這場大火自二更天延燒至五更天才被官兵熄滅，清點火場，還眞燒死一千多人！

當然，這其間也有不少是黑衣人！

黑衣人來自姑蘇的慕容世家，有人發覺黑衣人中不少人是中了毒針與蝴蝶鏢，那可是千手飛花唐虹的東西！

還有不少黑衣人的身上並沒被燒，但腦殼碎裂，死得眼珠子也擠出眼眶外！

看起來整個唐家巷完了，直到天亮以後，官兵們才分批撤離！

火是怎麼起的？由得官家去查了！

街邊上停的大篷車上，先後下來兩女一男，是的，慕容長青十分愉快的與南宮秋月、散花仙子徐徐的走近火場！

他們剛才站起，就見這三方面的武士殺手劍手等紛紛聚過來！

明月觀來的十二金釵中只有八人了，其中那個叫菊花的劍手先向散花仙子報告！

「上稟觀主，西北方巷口沒有人逃出來，官兵一到，我們還暗中觀察，沒有唐虹幾個老的逃出來！」

散花仙子手一揮，道：「你們可以撤回去了！」

隨之又見一名南宮世家的飛劍女婢衝前向南宮秋月道：「回報門主，沒見有點子逃出，咱們設在巷口附近的劍陣已撤走了！」

南宮秋月道：「累了一夜，叫他們多休息！」

那慕容長青滿臉得意的道：「一片火海，想必幾個老妖已葬身火窟，只不過咱們仍須入火場細細查看！」

他當先往唐家火場中走去！

火雖熄滅，卻依然撲來陣陣炙熱，令人難耐！

唐家巷本來充滿了神秘，平日就很少有人進入唐家巷，直到這場大火，燒死唐家巷一半人，也燒死了上百黑衣武士，但內行人明白，死了的人大部份是被殺的！

慕容長青、南宮秋月、散花仙子，三人走進那斷垣殘壁，焦樑破門的唐家巷內，發覺這兒已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子，頹牆欲倒，橫樑焦黑，看得慕容長青臉露得色，似是得意已極！

有一個大院，通往院門是一條青石道，左面牆下一個水井，這兒死了不少黑衣武士！

慕容長青臉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別管他再是冷酷，看到慕容世家暗中調教的武士死在這兒，死在他的眼前，不由得發出一聲低吼：「可惡！」

就在他這一聲沉吼未已，忽然自井口躍出幾條人影，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年輕的！

這些人好像是一個比一個老，說他們老掉牙也不為過！

一共躍上來六個人，六個白髮披肩的老人，沒有一人大聲喝叱的，他們只一露相，立刻分撲慕容長青三人，而且又是兩打一！

他們正是唐虹、龜長齡、陸永恨、萬耀山、萬里紅與鐵大山。六人紛自井中躍上來，上來就搏殺！

這光景幾乎令慕容長青三人措手不及。

唐虹咬牙格格，她雙手打出七種不同暗器，其中三種見血封喉！

唐虹與龜長齡分襲慕容長青與散花仙子，萬里紅與錢大山隨後支援！

另一面，一掌拘魂陸永恨與白髮老妖萬耀山合擊那南宮秋月！

於是，一場捨死忘生的搏擊在這仍然炙熱的火場中心的大院中展開了！

慕容長青與南宮秋月、散花仙子，三人絕想不到那口大水井中能藏人，幾個老魔全部藏在井下！

這顯然表示井中有秘洞！

其實他三人應該想得到，這座唐家大院必有秘室或地道，狡兔三窟，像唐虹這種人物，他們怎麼會沒有機關？

先是龜長齡堵住散花仙子嘿嘿笑：「論輩份，老夫足可以當你的老爺爺，嘿嘿嘿，老夫久沒以法術對敵，不是不用，實在不屑於用奇術對付那些無名小輩，今天難得遇上巫山明月觀觀主，來來來，且看你明月觀的法術高，還是我茅山的奇術高！

散花仙子叱道：「你這老妖，也不嫌活得累，既然你找上我散花仙子，那就由我送你歸西吧！」

只見她左手套上人皮手套，右手忽的打開小盒子，低頭對準龜長齡道：「老妖，你猜我這是什麼？」

龜長齡道：「不過是一些玩人的東西！」

果然，散花仙子看似沒動，實則使出大挪移法，人已幾乎與龜長齡面碰面了！

「噗」的一聲，盒中飛出一股薄霧，直往龜長齡飛去，在那麼近的距離中，任誰也難以避開！

龜長齡並不閃開，他把大嘴巴「哈啾」一聲，那團薄霧被他「哈啾」得往回飛！

散花仙子暴退一步，左掌疾拍，龜長齡也出掌一拍，二人相距有一丈，中間的白霧已形成面盆大小一團沒散開，可也開始來回的滾動在一尺距離左右，兩個人僵持不下，眞正的法術精華尚未使出來！

慕容長青揮劍迎上唐虹，那唐虹似也忌諱慕容長青手上干將神劍，她手上一把金劍二尺長，雖然削鐵如泥，也不敢碰干將的銳鋒，只不過唐虹的暗器了得，每遇險招，立刻打出暗器！

唐虹以千手飛花早年馳名江湖，她身上有多少暗器，誰也不清楚！

慕容長青仗著神兵利器，寶劍一揮，暗器盡被劍氣掃落於無形，但他若要打敗唐虹，也不是一件簡單之事！

唐虹一開始發出七種暗器，七種暗器全部招呼慕容長青，她的目的就是慕容長青手上神劍，萬料不

到慕容長青神劍一揮，果然一劍如虹，七種暗器已然消失不見！

唐虹只有以暗器為輔狠幹起來！

此刻，一掌拘魂陸永恨與那長髮曳地的老妖萬耀山二人堵住南宮秋月！

南宮秋月見是兩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老魔圍上來，她也不多言，立刻抖出彎月刀，旋風十三斬便使出來了！

這三人動作奇快，搏殺中只見不時飛散一團白髮四散飄落，顯然萬耀山的長髮被彎月刀削斷不少！

這座大院中雙方殺得凶殘，卻沒聽呼吼之聲，只有衣袂振飄，人影走馬燈似的閃掠！

這時候唐家巷的人不見一個，便是三聖會的人也好像不知躲到什麼地方了！

這時候附近的住家關緊了門，誰也不想惹禍端！

這也正是無人來打擾，大院中各展所學幹起來！

搏鬥中，忽然聽見呼叫聲，細看之下，竟是那一掌拘魂陸永恨發出來的！

陸永恨的五官少一官，他的鼻子沒有了，用力過猛，便出氣如拉風箱，不斷發出呼叱聲！

一白一黑兩個老怪，殺法狂野，全不把南宮秋月手上的彎月刀看在眼內，一個拍擊一個奪，指風掌風均帶著懾人寒意，逼得南宮秋月絕招盡出才搏了個不敗局面！

那面，散花仙子又是一把毒物拋出，以為那龜長齡全神出掌，遙抵那片毒霧之際，她的毒物必乘隙飛越白霧之上，撲向龜長齡，豈料龜長齡一聲怪笑，左掌一圈，把幾十隻毒蟻也圈入他的掌風之中，送進了那片白色毒霧中，看上去毒蟻也凝結了，成為一片黑點懸在半空之中！

散花仙子看得動容，這老怪凝氣成形，道行必高！

心念間，她抖手一把短劍拋向半空，右掌抵住白霧，只以左掌馭劍，劍氣如虹，直往龜長齡殺去！

龜長齡哈哈狂笑中，一手在空中虛劃一週，竟然把短劍也撥在那團白霧中悠忽上下，就是沒有落在地上！

龜長齡大笑，道：「明月觀主，你還有什麼了不起的雜零雜碎，何妨盡情使出來吧，老夫一併收下了！」

散花仙子已是額角滴汗，中氣不足的樣子！

這光景早看在龜長齡的眼裏，不由大吼一聲，道：「散花，今日叫你知道茅山大法壓過巫山明月觀！」

吼叱中，他雙掌全力猛一推，那團停峙在二人中間的白霧噴氣似的往天空衝去，再看龜長齡，他一縱身間，人已幻化了！

他幻化成七個龜長齡，圍上散花仙子！

散花仙子怪叫一聲，雙肩疾晃，長短刀拔在手中，空中已出現五個身形！

這就是幻術，但龜長齡還是多出兩個！

多出一個也會要人命，龜長齡那虛實不定的身形，何者為虛何者是實，便是散花仙子也很難判定，動作上只是眨眼間的事，忽聽散花仙子一聲尖嚎：「噢！」

散花仙子在尖叫聲中，人自龜長齡的頭頂上方掠過，便也洒出七刀！

七刀有六刀落空，只有最後一刀力氣雖不足，卻劃過龜長齡的左肩頭！

散花仙子前六刀原是削向敵人的頭，不料敵人的頭卻縮入雙肩之下，宛如龜縮！

龜長齡的右掌上一片碎肉，散花仙子半張面皮碎了，還露出赤紅牙齒兩顆！

只見她御風似的奔走了，龜長齡也沒有追殺，他更不看別人的打鬥，雙手背負身後，緩緩的走了！

忽見太湖水怪水上漂萬里紅呼叫：「怎麼走了！」

龜長齡理也不理，走得緩慢，可是再仔細看，他邁出一步就是三丈遠！

就聽鐵腿震乾坤錢大山道：「萬兄，圍殺慕容小子，殺了他，三聖會非瓦解不可！」

「上！」萬里紅斷喝一聲貼地而上！

慕容長青手上有著神器干將，唐虹就是游走劍芒之外，二人才殺了個平手，此時，又見兩個老怪撲上來，心中一震，立刻躍出五丈外，大聲吼道：「住手！」

慕容長青這一吼，另一邊南宮秋月也飛身過來了！

南宮秋月被陸永恨與萬耀山二人死纏，旋風十三斬幾乎難以施展！

唐虹氣喘咻咻的吼道：「慕容小子，你燒了我這唐家巷，殺死上千人，你要為你的殘暴付出代價，難道你還想出什麼善罷甘休的詭計？你逃不掉了！」

「哈！」慕容長青道：「江湖搏殺，不扯官家，你不以為官家就要派人前來埋屍了？」

唐虹叱道：「他們埋他們的屍，妨礙不到我們的決鬥，慕容小子，你別找藉口想逃！」

慕容長青道：「老太婆，別把三聖會看扁，三聖會只有斷頭鬼，沒有怕死人，咱們雙方都有武力，

只有我們幾人在此搏命不太適宜，既然要殺，咱們就殺出個結果來！」

他看看身邊的南宮秋月，又道：「咱們把戰場拉到湖島去，明日二更天交手，唐老太婆，你不會反對吧？」

唐虹心中早有此想法，因爲她相信，慕容世家的黑衣武士們死絕在唐家巷中了，而唐家巷內死的千人之中，很少是她的武士！

再說，她可以盡快的與天衣大師幾人取得連絡，雙方聯手對付三聖會，此其時也！

心念間，唐虹一聲嚇人的冷笑道：「明知你在藉口喘息，打算逃過這一劫，我老太太也只有大度的放你一馬，好生回去，整頓你的人馬，明日夜晚二更天，咱們就在湖島之上殺出個結果來！」

她忽的大吼一聲：「滾！」

慕容長青仰天長笑，南宮秋月心中不是味道，但她仍然跟著慕容長青往那已成焦土的唐家巷外奔去！

萬耀山道：「怎麼放了這小子！」

陸永恨道：「豈不是放虎歸山嘛！」

唐虹嘿然得意的道：「我相信三聖會的主力，大部份已投入唐家巷來了，而且他們無一生還！」她頓了一下，又道：「他們的實力大減，而我們可以聯合天衣大和尚幾人。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利多，他們利少！」

唐虹又看看遠處，道：「我擔心的是龜長齡，他負傷了，不知傷勢如何！」

緩緩的，她走近井邊，又道：「唉，本來天成大師與八名少林高手在我這兒，一聽天衣來到金陵，他一句話也不多說，帶著他的人就走了！」她搖搖頭，又道：「他怕他這位二師兄，而我……」

她只說到此，人就當先轉入一道黑煙熏得斑剝的高牆附近，於是，幾個人相繼不見了！

一場搏鬥，雙方均沒沾到什麼便宜，只不過唐家巷完了，唐家巷也死了上千人……

就在那鍾山南麓，官家挖了個萬人塚，埋的就是這批被殺的人！

＊　＊　＊

那艘不起眼的畫舫仍然停在柳岸邊，張鳳樓、鐵飛龍、席一山三人，天還沒亮便匆匆走來，走得毫無顧忌，更在哈哈大笑！

張鳳樓上了畫舫，只見天衣大師幾人坐在艙裏養精神，他們幾人正焦急的等待白翎歸來，想不到卻來了張鳳樓三人！

張鳳樓撫掌道：「燒得好，燒得好呀，哈哈……」

天衣大師等直接由湖島回來，並沒與唐虹等一齊回轉唐家巷，這也是經蕭寒星轉告白翎的話，白翎要大伙回畫舫別走動！

知機子急問張鳳樓三人道：「火光燒紅半邊天，三位，那大火必很凶吧！」

張鳳樓道：「唐家巷完了，連燒帶殺雙方死傷超過千人，慘烈無匹！」

「阿彌陀佛！」天衣道：「拿人命當草芥，罪過呀！」

飛雲子道：「咱們關心的是唐虹幾個老魔與三聖會的首腦，不知與那慕容長青與散花仙子、南宮秋月這些人是否也幹起來了！」

張鳳樓三人尚不知慕容長青三人在天剛亮的時候，就在唐虹的大院水井附近與唐虹等人搏殺一陣，也只傷了散花仙子龜長齡二人！

張鳳樓正要回應「尚不知道」，不料艙外傳來一聲脆而好聽的聲音，道：「可惜他們沒殺出個結果來，實在可惜！」

隨著這聲音，艙內出現一條儷影，白翎回來了，白翎換了衣衫，手抱匣盒走過來了！

只聽她的話，便知道她已看到唐虹與慕容長青等在唐家大院的決鬥！

天衣大師幾人見白翎走回來，立刻圍上去！

蕭寒星指著那古木長匣盒道：「師姐，這是什麼？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呀！」

知機子看得發楞，道：「這是什麼玩意，像鐵又似木，裏面……」

白翎道：「我想，這必是一件寶物！」

江三公子伸手拍拍匣盒，道：「有些古色古香的意味，不知姑娘得自什麼地方？」

白翎道：「石屋附近湖底！」

此言一出，大伙均吃一驚，天衣大師道：「難道姑娘下水了？你……」

白翎道：「是的，這匣盒附近還有怪物守着，巧的是我盜此寶時候，怪物不在，等我上了岸才追來，對我已不構成威脅了！」

飛雲子道：「寶物之地必有守護神，白姑娘，想那唐虹幾個老怪，這兩年盡把時光耗在湖島石屋內，必是在參研寶物在什麼地點！」他點頭微笑，又道：「寶物必屬有機緣之人，白姑娘幾乎是手到拿來了！」

天衣大師道：「內裝何物？」

白翎道：「爲了趕去唐家巷，尚未開啟，等到唐虹他們雙方收刀，我才趕著回來！」

知機子道：「聽到什麼消息？」

那江豪已急急的道：「我們還

等什麼？快趕去姑蘇靈岩山黃天蕩，救回我爹他們才是要緊！」

他的老爹江凌波與天鏡大師、武當龍道長三位，尚被酷囚在地牢之內，生不如死，自然是十分的焦急！

飛雲子接道：「江三公子說得對，眼前正是救回敝門龍道長的最佳時機！」他雙手比劃著，又道：「一方面他們雙方已損失慘重，另一方面，他們在此正自沒完沒了的還要搏鬥下去，似這樣的機會，不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嗎？」

一邊的張鳳樓道：「若是攻打靈岩山，我們在此地的力量，立刻集中調用！」

席一山道：「原來老盟主被囚靈岩山，那我們還等什麼呀！」

鐵飛龍一挺而起，道：「走，召集兄弟們去！」

他三人聽到江凌波有了下落，自然是急着前去，要救回老盟主了！

江豪對天衣大師道：「大師，咱們還等什麼？」

飛雲子道：「天鏡大師也等著咱們去拯救了！」他這是在提醒天衣大師，不要忘了少林掌門！

天衣大師一聲「阿彌陀佛！」轉向白翎，道：「姑娘，這些天你令和尚大爲佩服，你說說看，咱們何時去姑蘇救人？」

白翎尚未開口，知機子忙搖手道：「各位，我知道你們很急，我也急，可是……」他指指白翎手上的尺半長木匣盒，又道：「咱們先看看白姑娘這寶物呀！」

江豪道：「寶物不能幫我們救人，何必此刻多事？」

席一山道：「公子，席一山去召人手！」

知機子道：「看看也費不了多少時光吧！」

白翎已把木匣放下來，奇怪，有一股檀似的香味自木盒之上溢出來，每個人頓覺神清氣爽！

一個木盒，長年藏於水下而不腐爛，這木匣本身就稱得上是寶，何況還發出那股子香味來！

大伙圍緊了，眼也張大了！

白翎把那長匣盒放在桌上，大伙齊看白翎開匣，不料白翎找不到如何開匣方法，看上去那長匣宛如是一整塊木頭而不見任何縫隙！

可是那分明是個匣盒，爲什麼沒開啟之處？

江三公子道：「用刀！」

天衣大師道：「不可以，江公子，也許這木盒就是寶物，下刀必毀！」

江豪道：「總不能掌劈吧！」

天衣大師道：「更不可以！」

江豪道：「這樣不可以，那樣也不可以，咱們總不能爲了一件無關的寶物，把絕佳的機會白白喪失掉吧！」

天衣大師道：「寶物得自有緣人，還是由白姑娘去決定，但千萬不能毀匣！」

白翎雙手托在手上，她木然的走到艙後，呆呆的面對著匣盒一言不發！

於是，這艘畫舫啟動了！

張鳳樓、席一山、鐵飛龍三人奔回金陵城，召集他們的人馬準備出動，江凌波潛伏在金陵的殺手們，終於要發動了！

＊　＊　＊

從金陵去姑蘇，天衣大師這批人，一共分水路與陸路進襲姑蘇！

水路便是這艘畫舫，三位姑娘：綠雲、陳姍與楊玲三女久在金陵，水路十分熟悉！

畫舫沿江而下，過鎮江入內河，由江陰水道到無錫，一共走了兩天整！

兩天之內，無人去打擾白翎，只見她盤坐一角，低頭看著橫放在面前的長匣盒子，看上去那不是出神，她宛如進入一個奇幻的境界！

蕭寒星幾次想和師姐說些什麼，甚至送來吃的，但當他發覺師姐的雙目中透著那股子奇幻之光的時候，他便也不敢上前打擾了！

天衣大師垂目入定，飛雲子打坐背向白翎不看她！

江豪幾次欲開口，卻被知機子搖頭示意阻止！

白翎幾乎不知累也不知餓，就好像「酒色財氣拋一旁，生死陰陽不去想」的地步！

白翎的臉色也蒼白了，就在蕭寒星剛爲仝大夫按摩退出密艙時，忽見白翎雙手托起那長匣，一聲斷喝，道：「寶物有靈，是寶你爲何不顯靈！」

「叭」的一聲她把長匣拋擲船艙長桌上！

「花拉」一聲響動，嘍，那長匣被白翎這麼一摔，打開了，一團奇香隨之溢滿艙內！

「花！」大伙立刻圍上來了！

這長匣中裝的是兩件東西，那寬四寸長一尺兩寸的藍汪汪怪刀，刀的兩面各鑲一顆紅寶石在金把上，上刻三個篆字：「青龍刀！」

就在那刀把的下端，十分誘人的放着一隻透明翡翠小瓶，白翎取在手上看，小瓶上寫的是「回生丹」三字！

知機子幾人不約而同的歡叫起來！

白翎更是高興，而且高興得一把抱緊了身邊的蕭寒星，毫不掩飾的吻了一口！

蕭寒星脹紅了臉：「師姐！」

白翎卻十分大方的道：「師弟，有了這回生丹，我們可以救仝

大夫了！」

天衣大師口喧佛號：「阿彌陀佛！」他接過綠瓶仔細看一陣道：「傳言當年太祖皇攻打大理國，得了這兩件至寶，想來必是九九回生丹，有起死回生之效！」

知機子道：「太祖擁有不少當世至寶，傳言，他每一寶均有個守護神，那就是寺廟，這青龍刀不正是湖島上石屋的青龍廟守護嗎？」

他此言一出，聽的人盡皆點頭！

蕭寒星道：「我們已到無錫，師姐，且取一粒回生丹為仝大夫服下，試試這靈丹是否有奇效！」

飛雲子道：「必有效，因這股子沁人心肺的奇香，就是由這瓶中散發出來的！」

知機子吩咐船尾的綠雲姑娘，取來溫水一杯，那白翎已推開密艙，親自扶起仝大夫！

仝大夫目瞪口呆，口角溢水，四肢僵硬，只有一口似有似無的氣，引得他的喉管似拉風箱，呼嚕呼嚕響！

白翎接過溫水，先行慢慢的潤著仝大夫的雙唇，然後把一粒回生丹塞入仝大夫的口中，再餵一口溫水，忽的一指點在仝大夫的後背！

仝大夫一哆嗦，喉管發出咯的一聲，回生丹吞入腹中了！

擠在密艙外的天衣大師，道：「如何，如何？」

知機子也直問：「什麼反應？」

不料還眞絕，仝大夫的身子一挺，雙目翻白，好像死了，只見他的四肢先是亂扭亂抓，卻漸漸的氣若游絲了！

飛雲子道：「快，催動他的血脈，衝過十二重天，千萬不能叫他斷了氣！」

蕭寒星急得哭了！

白翎也發了呆，木然的看着仝大夫那灰蒼蒼的臉皮，她雙手卻已在仝大夫的身上推拿著！

「仝大夫，仝大夫，你千萬不能……」

江三公子道：「什麼回生丹，簡直就是催命丹！」

就在這時候，忽聽仝大夫大喘一口氣，人也活動起來了！

大伙一看，無不撫掌叫好，妙也！

白翎高興得又抱緊了蕭寒星，這一回姐弟二人抱得緊，一邊抱，一邊跳！

蕭寒星道：「太好了，仝大夫活過來了！」

白翎忽的推開蕭寒星，一把抓起那青龍刀，她雙目一厲，道：「我要用這把刀，對付慕容長青的干將神劍！」

天衣大師一聽，道：「此刀必是寶刀，但若想與干將神劍硬碰，怕難匹敵！」

飛雲子道：「至少要試過才知道……」

仝大夫終於張開雙目，衆人從他的眸子裏發覺，他好像對這個世界十分陌生，也有著新奇感，尤其是當他漸漸看清圍著他的人的時候，他更是帶著驚嚇的樣子！

知機子當先擠上前，道：「大夫，你終於醒來了，可喜可賀！」

仝大夫道：「我在什麼地方？」

知機子道：「船上，本來，那日大夫由天衣大師及白姑娘合力把大夫救活過來，大夫言及已失去自救能力，我們又怎能棄大夫於不顧！」他緩緩的又道：「本是要暗中保護大夫回湖州，可是咱們卻又改變了計劃，拖延時日，暗中化裝個假的大夫，而把你這眞身暗自藏在這條不起眼的船上！」

飛雲子接道：「我們已挑起唐虹幾個老魔頭與三聖會幹起來了！」

天衣大師道：「他們在金陵廝殺，我們暗中潛來姑蘇，打算一舉攻入靈岩山，救出龍道長三人！」

江豪道：「大夫呀，你覺得內腑怎麼樣，你已服了回生丹！」

「九九回生丹？」仝大夫驚喜的又道：「那裏找到的？那可是有起死回生的作用的！」

白翎道：「大夫，你看這綠瓶！」

仝大夫伸手接過來，不由仰天大笑起來！

他笑，大夫也跟著他高興！

仝大夫笑著道：「不但我有救了，我的老友龍道長他們也有得救了，哈哈！」

他忽然收住笑，又道：「記得你們以金釵放血救我，卻也毀了我數十年修練的金丹神功，幾乎快變成廢人了，再也想不到，你們會得了九九回生丹，又為我服下一粒，這不但又使我的金丹神功恢復大半，也有助我將來的修持！你們捨得把這麼寶貴的仙丹為我服下，老夫非常感激。」

白翎道：「大夫，怎麼說捨得呀，本來應該要救你的，何必說捨得二字！」

仝大夫道：「丫頭，此丹無價，江湖人人欲得，老夫以為必有不少人物在為此寶捨死忘生的去找它！」

白翎道：「難怪唐虹龜長齡他們幾個老怪，這兩年天天在玄武湖上石屋之中神秘兮兮的樣子，原來他們也知道那兒有此寶物了！」她把青龍寶刀遞前，又道：「還有這把寶刀！」

仝大夫一看，雙目一亮，道：「好刀！」

（未完・卅三）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上文提要：那胖漢因在賭場輸給方寶玉而率人找到蘇州樓，要和方寶玉算帳，隨即大打出手，多虧有神手、神鳳出手還擊，方使方寶玉不致挨打，直至趙鵬武趕來出刀，才一舉擊敗對手。當他們一行幾人又進蘇州樓飲酒之際，方寶玉似看見窗外大雨中有阿蓉倩影，方寶玉似被勾魂般追至外面，卻又不見了阿蓉姑娘……

自作多情受重創　南柯一夢四條腿

神手道：「我只是一條給主人奴役的小狗，既非英雄，也不是個好漢！」身子一彎，突然在地上撿起一塊破瓦，「颯」的一聲，瓦片有如暗器般急射阿蓉的面龐。

阿蓉可料不到神手會有此一着，急忙中只得收劍自保，總算她應變極快，「噹」一聲響，瓦片及時給黃金短劍盪了開去，但也就在這一彈指間，神手身形一斜，驟然欺近她右脅下，伸手向她右脅下的要穴疾點過去！

神手這一招，極快極準，眼看阿蓉再難避開，忽然間一道寒芒自神手背後飛射而至，竟是有人從背後施以突襲。

神手可想不到，在這條又長又狹窄的死胡同內，竟然有高手掩殺而至，只得撤招放過阿蓉，雙足向牆上疾點，施展「壁虎飛天步法」閃開這突如其來的襲擊。

背後那人以兵刃逼開神手後，並沒再施追襲，只是拖住阿蓉的手，沉聲喝道：「快走！」語聲未落，人已轉身，牽着阿蓉的手雙雙閃電般直掠出去。

神手人在高牆之上，待得雙足沾地，欲追上前之際，那人已帶着阿蓉遠颺而去。

＊　＊　＊

再說方寶玉，他這一次受創不輕，性命危在旦夕。

「金衣特使」趙鵬武抱起了方寶玉，足下步履如飛，在京師城內大街小道橫衝直撞，途經橫木里，遇上八九個惡漢，由於路徑狹窄，這些惡漢不等趙鵬武衝過來，已大喝道：「快給大爺們止步，再不停下來，教你死無全屍！」但趙鵬武悍然直撞，這八九個惡漢連這人是誰都瞧不清楚，便已紛紛給衝撞得栽倒地上，人人都是鼻腫臉青，頭破血流。

趙鵬武抱着方寶玉，一口氣穿過二十幾條大街小巷，終於來到了一間醫館門外。

醫館門外，並無牌匾，只在牆上刻了一個「死」字，但這卻是京師城內，最有名氣的醫館，這醫館的大夫就是綽號「專醫死人」的任不活！

這間醫館，也就被稱為「死人醫館」。

至於詳情，容後敘述。

且說趙鵬武抱着方寶玉來到了死人醫館，只見醫館外面重門深鎖，他也不叩門，雙足運勁一點，身形向上飛躍逾丈，抱着方寶玉翻越過飛簷，潛入醫館之內。

入到館內，只見廳中擺設簡樸，非但全無氣派，簡直就是粗陋寒酸，有如一間破廟。

廳中有人，一個老人。

這老人一身灰衣，手裏捧着一

碗稀粥，粥早已冷透，但他還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趙鵬武來到了他身邊，他好像渾然不覺。

趙鵬武抱着方寶玉繞到這老人面前，沉聲說道：「我是來求醫的，尊駕可是任大夫嗎？」

老人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趙鵬武一怔，道：「連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嗎？」

老人道：「早在五十年前，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誰。」

趙鵬武道：「你若已經有五十年不知道自己是誰，那麼你就一定不會是任大夫。」

老人道：「你說不是，那就不是，你走罷！」

趙鵬武道：「我不能走，我要找任大夫救命。」

老人道：「你要找任大夫有甚麼事？」

趙鵬武道：「我家少主人受了傷，非要找任大夫不能治癒。」

老人道：「這就來得不合時啦！」

趙鵬武道：「任大夫不在醫館裏嗎？」

老人道：「他在這裏。」說着，伸手向碗裏一指。

趙鵬武一凜，伸手往稀粥裡一抓，抓到了兩三塊肉。

趙鵬武臉色一沉，喝道：「這是甚麼肉？」

老人道：「任大夫的肉！也就是人肉！」

趙鵬武一手把老人手裏的碗拍翻，厲聲喝道：「你把他宰了？還用他的肉來煮粥吃？」

老人卻搥胸頓足，呼天搶地，大叫：「你這惡魔，倒翻了肉粥！你這惡魔，倒翻了價值連城的人肉粥……我……我要和你拚命！」悲鳴大叫聲中，不要命地撲前，眞的要和趙鵬武拚命。

這老人一出手，趙鵬武已看出他全然不懂武功，多半是個又老又瘋的可憐人，也就不再和他計較，閃身躲開便算。

趙鵬武心想：「這一位老者瘋瘋癲癲，神智不清不楚，他說這碗粥是用任大夫的人肉煲出來的，絕不會是眞話。」

豈料心念未已，卻聽一人冷冷道：「韓御史，我給你的人肉粥，果然給倒翻了，嘿嘿，那是你的命運走到了絕路，天意！天意！」

趙鵬武循聲望去，只見廳中又出現了一個身材矮小，但眼中卻極兇厲的老郎中。

趙鵬武道：「尊駕可是任大夫？」

老郎中冷冷道：「老夫不是任大夫？誰是任大夫？但閣下飛簷走壁而來，卻像個竊賊。」

趙鵬武道：「醫館外重門深鎖，在下抱着身受重傷、性命垂危之人急於求醫就診，才有這踰越之舉，還望任老先生原宥。」

任大夫冷冷一笑，道：「要是所有求醫之人，皆如你這般所爲，豈不天下大亂？」

趙鵬武道：「在下姓趙，賤名鵬武，只要任老先生把這位少爺救活回來，這一筆帳，你要怎樣算便怎樣算！」

任大夫又冷冷一笑，道：「先付二兩！」

趙鵬武一怔，心想二兩銀子的診金，並不昂貴，當下掏出白銀二兩，放在一張桌上。

但任大夫卻眉頭大皺，道：「二兩銀子？你這算是幹甚麼的？」

趙鵬武又是一怔，隨即會意，心想：「原來不是二兩銀子，而是二兩黃金。」但此刻救人事大，黃金二兩之數，當然照付。

但趙鵬武才取出黃金二兩，任大夫已破口大罵！

任大夫大罵道：「你拿金子銀子出來有什麼屁用？別說了二兩金子二兩銀子，便是二萬兩、二十萬兩也不中用。」

趙鵬武一愕，道：「原來不是二兩銀子，那麼是我誤會了，但不知大夫所指的『二兩』是何等物事？」

「二兩」之爲物，可大可小，粗賤者如芋頭、黃瓜、白菜，別說是二兩，便是二千兩二萬兩，尋常事耳。但要是「二兩」天山雪蓮，「二兩」千年人參，那就萬萬不可「同兩而語」。

只見任大夫忽然抖出一張黃紙，飛向趙鵬武面前。

趙鵬武放下方寶玉，打開黃紙一看，原來是一張藥方。

任大夫是個醫生，他把一張藥方抖出來，此事並不在情理之外，却也不在意料之中，趙鵬武把藥方看了一會，看到最後一行，不禁陡地呆住。

只見這藥方上面，寫的全是藥材名稱，以及每種藥材所用的份量，而這些藥材，每種所用者，不外乎二、三錢之數，唯獨最後一行最後一味「藥材」，却要用上「二兩」之多。

要是這「二兩」藥材，乃是天山雪蓮、千年人參，那還罷了，但却偏偏不是，而是比天山雪蓮、千年人參更爲嚇人的東西。

說這東西嚇人，而不說是「珍貴」，那是大有來由的。一則此物絕不稀奇，甚至可說觸目皆是，既然隨目可見，隨手可得，「珍貴」、「稀奇」這些字眼，本是萬萬談不上的。

但若說此物並不「珍貴」，却也

不怎麼合理，因爲此物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珍貴」之極的。

這就是人肉。

原來這一張藥方，最末一行寫着的，乃是「人肉二兩」。

趙鵬武總算弄明白了，任大夫要自己「先付二兩」。

但趙鵬武却不服氣，道：「要是我眞的弄翻了什麼『人肉粥』，我願意割肉賠償，但你可有証據？」

任大夫「哼」一聲，道：「你要看看証據，有何難哉！」竟然毫不猶豫，把褲子「霍」聲除下，更把屁股朝向趙鵬武，同時冷笑道：「你看清楚了沒有？是我把自己臀部的上面，割下二兩，讓韓御史煲成人肉粥，作爲藥方藥引，二兩人肉，就此給你一手搗破，你說說看，是否應該以肉還肉，還我二兩人肉來。」

趙鵬武一看見任大夫的臀部，就知道這一次自己闖了禍。

只見任大夫的臀部，果然已被挖出了兩個大洞，此時血漬尚未乾透，雖有膏藥塗在上面，但屁股上少了兩塊大肉之事，却是一目了然。

趙鵬武嘆了口氣，道：「好一位任大夫，趙某心服口服。」

任大夫把褲子穿上，轉身瞪視着他，厲聲道：「你服我又有什麼屁用？你要我出手救這小子，先付二兩人肉來，否則一切免談！」

趙鵬武臉色一沉，道：「禍是趙某闖出來的，撇開方少爺的傷勢不談，這二兩人肉，趙某決不賴帳。」倏地腕中掣出一把尺許長、鋒利無匹的尖刀，把刀交給了任大夫，道：「就請大夫動手割肉吧！」

任大夫却不接刀，只是冷冷一笑道：「你把我看作什麼人？你要賠我人肉，就得自己動手，要是割多了一錢幾分，可與我無關。」

趙鵬武道：「就只怕背後無眼，這一刀割下去，割不夠二兩出來。」

任大夫瞪目一喝：「要是不夠二兩，再補一刀，再不夠，再來。」

趙鵬武咬了咬牙，道：「任大夫說得甚是。」當下除了褲子，揮刀便從臀部一刀插下。

趙鵬武揮刀殺人，自是經驗豐富，但此際一刀插向自己的臀部，還要剜出二兩人肉出來，這滋味可是不好受得很，但他却還是做到了。

不到眨眼間工夫，他已把兩塊血淋淋的人肉，擺放在桌子上。

任大夫也不客氣，取出一把細小的秤子，道：「他媽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小，恰好二兩正。」

趙鵬武强忍痛楚，心想：「幸好足夠二兩，否則還要再補一兩刀……」

忽聽得任大夫尖嘯一聲，又叫道：「大旺，快滾出來！」

未幾，一條又肥又大的黃狗，夾着尾巴顫着一身肥肉走了過來，趙鵬武正自錯愕間，任大夫已把那兩塊血淋淋的人肉抛在地上，說道：「這是人肉，吃了對你大有裨益。」

趙鵬武睹狀，差點沒氣得當場吐血。他戟指怒罵任大夫，道：「你……你這活見鬼的老畜牲，你竟敢如此戲弄趙某？」

任大夫冷冷一笑，道：「你又不是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我可沒興緻來調戲你，但肉債肉償，天公地道，至於我把你這兩塊臭肉如何處置，你可無權過問。」

趙鵬武不禁爲之語塞。

兩人言語衝突之間，那條又肥又大的黃狗，早已把趙鵬武由臀上割下來的二兩人肉吃得乾乾淨淨，兀自對主人搖頭擺尾，彷彿還想再多討一兩塊。

任大夫也搖搖頭，道：「這並不是一般的肉，今天有二兩給你嚐嚐，那是你交上了天大的好運，快走！快走！」那條大黃狗也很聽話，任大夫吹哨子叫牠來便來，叫牠走，牠立刻轉身便走。

趙鵬武的臉色，本來是金金黃黃的，此際臀部不斷流血，這張金金黃黃的臉，也不禁爲之蒼白起來。

任大夫瞧着他的臉，半晌才道：「你這個人最少也有一兩百斤，才不過割了二兩肉，怎麼臉色就變得像個死人？」

趙鵬武道：「我死不了，但這位方少爺……」

不等他說完，任大夫已冷冷道：「你抱着他離開這裏吧！」

趙鵬武臉色一變，道：「你竟然見死不救嗎？」

任大夫嘿嘿一笑，道：「你說得很對，『見死不救』之人，非人也！但這小子只不過是中了一劍，再由兩三丈高之處摔了下來，又怎會死得了？」對於方寶玉如何受傷，他竟似在場親眼目睹一般，趙鵬武聞言，不禁大爲驚訝。

趙鵬武當下雙手一拱，道：「大夫醫術高明，眼光厲害，趙鵬武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在下職責所在，要是方少爺有甚麼三長兩短，趙某也決難獨自活命下去。」

任大夫瞳孔收縮，冷冷道：「我說這小子不會有事，就決不會有事，他若死了，你回來找我算賬便是。」

趙鵬武搖頭不迭，道：「要是他死了，找你算賬又有甚麼用？與其死了之後才算賬，不如立刻就先跟你算賬罷！」

任大夫怒道：「人還沒有死，有甚麼賬好算？」

正當兩人爭持不下之際，忽見方寶玉身子歪歪斜斜地從地上站了起來。

趙鵬武吃了一驚，忙上前扶着他，叫道：「方少爺，你傷勢不輕，萬萬不能走動。」

方寶玉卻道：「誰說老子不能走動。」

趙鵬武一怔，卻見他中劍之處，不知何時已敷上了金創藥。

方寶玉伸手向傷口一指，道：「別大驚小怪，老子身上，本來就有上好的藥料，這點皮毛傷勢，隨便敷些東西上去也就好了，又何須求人？」趙鵬武瞧得呆住了。

任大夫嘿嘿一笑，對趙鵬武道：「我說他不會有事，就不會有事，你瞧，憑他這副德性，只怕比起你還更紮實得多！」

趙鵬武隨即問方寶玉，道：「眞的不礙事嗎？」

方寶玉卻反問他：「趙老兄，你的屁股怎麼開了花？」

任大夫聽了，哈哈大笑。

趙鵬武寒着臉，說：「這一筆賬，我遲早會跟他算。」

任大夫卻道：「我的賬，誰敢跟我算！我是神醫中的神醫，難保沒有一天，你會跪着來求我救命。」

趙鵬武心中一凜，怒哼一聲，又抱起了方寶玉準備大步離去。

只聽見任大夫對那韓御史道：「你的人肉粥藥引弄翻了，但不要緊，只要給你三十九種靈丹妙藥，再加上幾隻蝙蝠腦袋燉湯，功效也是差不多的。」

趙鵬武不禁忿然怒罵：「瘋子！瘋子！」

趙鵬武抱着方寶玉回到萬老員外的巨宅，囑咐十二個俏丫鬟好好侍候少爺，然後又再不知去向。

方寶玉躺在又軟又闊的大床上，雖然傷口疼痛，但只要一閉起眼睛，仍然想起了阿蓉的花容月貌，心中更在想：「自古美人如蛇蝎，阿蓉姑娘既是美人裡的美人，手段毒辣一些，那是天經地義之事，縱使她要謀殺親夫，也是不必大驚小怪。」

想起「謀殺親夫」四個字，又自忖道：「天下間千千萬萬毒婦人，謀殺親夫之兇案猶如家常便飯，便是一生人遇上三幾次，也是不足爲奇，只要福大命大，雖被老婆刺殺而不死，卻又何傷大雅？」想至此不禁「哈哈」大笑，但一笑之下，傷口之處疼得要命，立時又「哼哼唷唷」地叫了起來。

十二個俏丫鬟目睹這位方少爺神態癡呆，但旋即卻又笑又叫，不禁人人面面相覷，莫名其妙。

方寶玉叫了一會，又繼續尋思：「謀殺親夫之事，既是有如家常便飯，那便不足爲異。唯獨可以比較比較的，乃是兇手容貌如何……嘿嘿，他媽的反正都是捱刀子，要是死於母夜叉之手，那可不過癮之至，正是他媽的捱刀流血事小，目睹醜八怪之臉而倒胃事大……尚幸老子艷福無邊，這行兇之人，乃係天香國色的絕世佳人，她如此這般一劍刺將下來，雖則血流五步，卻也溫香軟玉，令老子酥入骨子裏……」想到此處，本欲哈聲大笑，無奈傷勢未癒，唯恐扯動傷口疼得入心入肺，只好鼓着腮强忍不笑。

方少爺思前想後，雖中了阿蓉的暗算，但竟然絲毫不怪罪於她，反而不斷想着她種種好處，如斯人也，實屬世間罕見。

方寶玉閉目思憶阿蓉姑娘甚久，嘴角不斷露出甜蜜笑意，忽然雙目一睜，接着失聲「啊呀」地大叫起來。

原來他一睜開雙眼，便已望見一張怪異之極的面孔，正在目不轉睛地瞧着自己。

其實這人的面孔，並不十分怪異，但由於方寶玉閉目思憶，腦海中盡是阿蓉姑娘迷人的倩影，豈料一張開眼睛，卻看見另一張截然不同的男人面孔，兩者一比之下，後者自然是變得怪異莫名，甚至是十分可怖。

只見眼前出現之人，赫然竟是睽別多時的金銅人。

金銅人的額上，仍然嵌着兩顆骰子，只見兩顆骰子都是四點，合起來便是那張「人牌」。

方寶玉又驚又喜，立刻便問：「金幫主，你怎麼會在這裏？」

金銅人道：「這巨宅的主人，是俺的老朋友，這裏既是他的地方，俺自是通行無阻。」說話言詞似是輕描淡寫，但聽來卻有着怪異的味道。

但這怪異之處何在？方寶玉卻是說不上來。

方寶玉道：「難得咱們在異地重逢，正好大醉一場……咳！咳！」

金銅人忙道：「兄弟，你受了傷，千萬不能喝酒，待你健癒之後，咱們一定不醉無歸！哈哈！」大笑一聲，但笑聲殊不開朗，似有萬般心事積壓胸膛。

方寶玉道：「金幫主，這府第的主人是誰？」

金銅人道：「京師鉅富萬老員外，有誰不識，有誰不曉！」

方寶玉道：「但小弟可不認識甚麼千老員外，萬老員外。」

金銅人道：「認識也好，不認識也好，反正賢弟已在這裏，總之

凡事小心一些便是。」說到這裏，竟然語聲咽哽，大有悲愴之意。

方寶玉陡地伸手抓住金銅人的左臂，道：「金幫主，此乃是非之地，小弟置身其間，當中頗爲曲折，但金幫主何以會到了京師，又怎會知道小弟躺在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還望金幫主明言！」

金銅人卻嘆了一口氣，道：「兄弟不必多疑，愚兄此行，事前顧慮周全，堪稱萬無一失，得知兄弟投身萬老員外府中，是以抽空前來一敘，並無他意，亦無任何重大事故，你便在這裏好好養傷勢罷，」語畢，便即告辭離去。

方寶玉瞧着金銅人的的背影，心中越想越覺不妥，但他此刻連站起來也是在所不能，欲追查眞相，更是無法可想。

忽見神鳳、小春走了進來，方寶玉忙道：「神女總管，我有事要跟你談談。」

神鳳是這巨宅的女總管，方寶玉稱呼她爲「神女總管」，似是合情合理，實則不倫不類，更兼「神女」二字相連在一起，大有語病，神鳳聽了，不禁一怔，繼而臉紅。

神鳳臉紅，但方寶玉却反而覺得這位「神女總管」氣色甚佳，漂亮可人之至。

神鳳俏臉一紅之後，隨即收斂心神，道：「方少爺，有什麼事？」

方寶玉道：「昔才進來的那位壯士，你可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神鳳點點頭，道：「怎會不知道，他是烏金幫的幫主金銅人，在京城裏，也可算是一位响噹噹的人物。」

方寶玉道：「但你可知道金幫主跟冷公公是大大的對頭人，甚至是死敵？」

神鳳眨了眨眼，茫然地反問：「冷公公，他又是什麼人？」

方寶玉眉頭一皺，道：「神女總管，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

神鳳道：「我叫神鳳，可不是個『神女』，冷公公到底是什麼人，你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方寶玉心下惱怒，明知道她是在裝蒜，但她矢口不肯承認，一時間却也無法可想。

但無法可想，也得想想辦法。

驀地，方寶玉想起了兩三句話，當下嘿嘿一笑，把嗓子揑得又尖又細，宛如怪鳥一般說道：「兩天前，我已接到冷公公的飛鴿傳書，命令小女子好好款待方少爺。」這兩三句話，正是方寶玉初到巨宅時，神鳳對他講過的話。

神鳳聽了，不禁大爲詫異，想不到方寶玉記性如此之好，居然把自己講過的話，一字不差地複述出來，但方寶玉裝模作樣，語聲怪異刺耳，却又不禁爲之暗暗好笑。

方寶玉接着又再尖聲說道：「冷公公與我家主人交情極深，我家主人曾說過：『冷公公說的話，就是我說的話。冷公公的命令，也就是我的命令。』神……神姐姐，妳說我是否唸錯了？」

神鳳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還以爲你傷勢不輕，神智不清，想不到比樹上的貓頭鷹還更清醒。」

方寶玉道：「我經常都吃燉貓頭鷹作爲補品，頭腦當然遠勝貓頭鷹，神姐姐，坦白說，這地方雖然很不錯，但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是神神秘秘的，老子獃在這裏，可不怎麼愉快。」

神鳳道：「你要什麼，小女子都可以妥善安排。」

方寶玉道：「那麼好，我要再見金幫主一面。」

神鳳臉色微變，隨即道：「金幫主已走了，可不易找到他。」

方寶玉冷冷一笑，道：「他沒有走，而且也走不了，他已成爲冷森嚴階下之囚，對不？」

神鳳駭然道：「你……你都知道了？」

方寶玉鼓着腮，不再說話。

但他心中却在暗暗叫苦：「事情居然一如老子所料，金幫主今番大大不妙了。」

原來方寶玉鑑貌辨色，察覺到金銅人神情有異，其後再想一想，金銅人與冷森嚴有血海深仇，這巨宅則是冷森嚴範圍之內，又豈容金銅人說來便來，說走便走？再其後與神鳳交談，三言兩語之下更覺事情大有蹊蹺，故此斷定金銅人來見自己，決非妙事者也。

神鳳見方寶玉大爲焦慮，只得說道：「金幫主雖然跟冷公公有點過節，但料想不會有什麼危險，方少爺請放心。」

方寶玉道：「算來算去，老子就是一千個一萬個不放心，我要再一見金幫主，有勞姐姐引路。」

神鳳臉有爲難之色，站在她背後的小春更是黯然神傷，泣然欲涕。

忽見「金衣特使」趙鵬武走了過來，對方寶玉拱了拱手，恭聲說道：「稟告方少爺，連日奔波，方少爺定必十分睏倦，屬下奉了冷公公之命，要爲方少爺舒解睏倦。」

方寶玉道：「不用了。」

但趙鵬武不理，伸手點了他十幾處的穴道，神鳳臉色倏變，小春更是「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方寶玉被趙鵬武點了十幾處穴道，登時眼前一黑，但却並不是昏倒過去，而是立刻就很想睡一大覺。

在他即將進入夢鄉之際，朦朧中聽到趙鵬武的聲音說道：「妳們

不必擔心，就算趙某吃了豹膽熊心，也決計不敢傷害方少爺，除非……」

但除非怎樣？方寶玉已睏倦得無法支撐，終於沉沉地睡着了覺。

這一覺睡得甚是香甜，他又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在夢中，他發覺自己居然有四條腿。

倘若有四條腿，後面還有一條尾巴的話，那麼自己豈不是變成了一個畜生？

方寶玉吃了一驚，急急伸手向屁股後面一摸，果然發覺背後多了一些東西。

他更是大吃一驚，一急之下，竟把背後的東西摘了下來。

他再吃一驚，如此一驚再驚之下，居然並未大叫「救命」，可見「鐵秤少俠」果然有泰山崩於眼前而色不變的鎮定功夫。

當他把自己屁股背後的東西摘下來定睛一看之下，又不禁第四次震驚得全身顫抖。

原來他竟然把自己屁股上的兩塊肉撕扯了下來，只見這兩塊肉血淋淋的，而且還在不斷地跳動，想必是因爲肉質十分新鮮之故。

天下間混帳的事情不知凡幾，但混帳的程度頗有高低大小之別。而方寶玉這一抓之下，竟把自己屁股上的兩塊新鮮肉團扯了下來，也許就是天下間最最混帳的事。

方寶玉大叫：「老子今番死也，就算不死，最少也得昏倒下去，十天半個月內也難以轉醒過來。」

但他的叫聲還沒停下，已有另一人呼天搶地大叫，其叫聲之淒厲，猶遠在方少爺之上。

這呼天搶地大叫之人，正是「金衣特使」趙鵬武，只見他大叫大嚷：「還我肉來！還我肉來！」

方寶玉把兩塊血淋淋的肉團拋了過去：「這是不是你的？」

趙鵬武如獲至寶，道：「這是我的肉！這是我的肉！」

方寶玉道：「既是你的，這便『原肉歸還』也！」

趙鵬武捧着這兩塊肉，興高采烈地走了。

趙鵬武如獲至寶，方寶玉也是大大吁了一口氣，道：「這兩塊肉顯然是他的，那麼就一定不是老子的。」但接着卻又瞧着自己的四條腿大爲發愁。

此際，他驚魂甫定，總算可以看清楚自己的模樣。

他有四條腿，但也有一雙手，並不是只有四條腿而已，但每個人都只有兩條腿兩隻手，自己何以會「得天獨厚」，比別人多出兩條腿來？

再仔細瞧瞧，這四條腿之中，有兩條是特別粗大的，並不像是他自己的腿。

爲了要更進一步查勘眞相，他把這兩條腿的褲子脫了下來加以研究。

褲子脫下來之後，方寶玉看得十分眞切，只見這兩條腿又粗又大，決不會是屬於他自己的。但這兩條腿若不是自己的，又怎會在自己的身上？

正當方寶玉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忽見一人騰雲駕霧而來，方寶玉大叫一聲，叫道：「飛將軍從天而降，天兵天將殺到啦！」

雲霧上那人急急叫道：「兄弟休要大驚小怪，是俺來了！」

方寶玉定睛一看，原來在雲霧上之人，額上嵌着兩顆骰子，合起來便是一張「人牌」，這個「飛將軍」並非別人，乃是烏金幫幫主金銅人騰雲駕霧而來。

「金幫主！」方寶玉高興地大叫，道：「金幫主好厲害的輕功！」

金銅人搖頭道：「這並不是輕功，是仙功！」

方寶玉奇道：「何謂仙功？」

金銅人道：「俺已魂歸極樂，如今位列仙班，玉皇大帝敬重俺是一條好漢，更憐俺沒有了一雙腿，因此欽賜仙雲一朵，供俺駕御，這才得以在太虛之中，五嶽之上飛來飛去，終於經歷千山萬水五湖四海九曲十三彎，這才找到了兄弟你啊！」

方寶玉聞言，大爲悲慟，立刻放聲大哭。

哭了一會，忽見如來佛祖在西方現出金身，語聲柔和地說道：「金銅人命中註定，須渡過十八重災劫，如今劫數已過，得以位列仙班，修成正果，方寶玉應該爲他歡喜才是。」

方寶玉忙合什道：「佛祖指點迷津，老……弟子十分感激，但老……弟子多了一雙腿，未知主何先兆，懇請佛祖大慈大悲，繼續指點迷津則個。」

但佛祖卻已走了。

方寶玉大爲失望，金銅人卻道：「兄弟不必多疑，你身上多了兩條腿，乃是愚兄所贈。」

方寶玉大爲驚詫，道：「我已有了兩條腿，而且皮光肉滑，走動也十分爽快，金幫主把你這兩條腿送給小弟，又是甚麼道理？」

金銅人嘆了口氣，道：「當世之上，閹宦弄權，忠賢之士莫不慘受誅連，愚兄反正已落在冷森嚴手中，大好頭顱早晚要被砍掉下來，留着這兩條毛茸茸的大腿又有甚麼用處？」

方寶玉道：「但你送給我又怎樣？小弟比別人多了兩條腿，又有甚麼好處？」

金銅人道：「好處大矣哉。」

方寶玉道：「願聞其詳，敬請道來。」

金銅人道：「現今奸權當道，民不聊生，更兼天旱橫禍，蹂躪蒼生黃土，正是殺者殺死，餓者餓死，賢弟得了這兩條腿，雖則肉質粗糙，但若在危急之際，亦可勉強煮熟來吃，保住性命。」

方寶玉忙道：「既是金幫主餽贈之腿，自當視如瑰寶，萬金不易，又豈可將之煮熟來吃？」

金銅人搖頭不已，道：「賢弟，這就是你的頭腦太閉塞、太迂腐了，正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只要能在危急關頭保住性命，便是把俺這兩條腿磨成肉醬煮麵充飢，那也不算是辜負了俺的腿，反而是物盡其用，充份顯出賢弟氣魄非凡，決非一般庸碌之輩可比。」

但方寶玉仍然搖頭，道：「這兩條腿若是『白眉太監』冷森嚴的，老子定必將之抽筋剝皮，大快朵頤，但此乃金幫主的腿，縱使小弟餓死，也絕不能割而啖之，這……這實在是沒法子吃得下去的。」

金銅人的一雙濃眉皺了又皺，忽然道：「倘若除了你之外，身邊還有一大幫人呢？而這些人之中，既有半瘋不癲，但卻對你義薄雲天的前後左右，也有如花似玉，教賢弟神魂顛倒的阿蓉姑娘，更有接二連三，給你揍得臉腫如豬的小春姑娘，大夥兒都在冰天雪地中餓得快要死了，那又怎樣？」

方寶玉不假思索，道：「要是到了那個田地，也就只好把兩條腿都砍掉下來裹腹。」

金銅人聽了大爲高興，道：「賢弟終於想通啦。」

豈料方寶玉卻補充了一句，道：「那時候，當然只好把小弟自己的兩條腿砍下來啦！」

金銅人聽了，立刻連鬍子都翹了起來。

金銅人氣呼呼地坐在雲霧之上，半晌接道：「且別提這個，你多了兩條腿，總比有兩條腿化算。」

方寶玉道：「何以見得？」

金銅人又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賢弟忠肝義膽力抗權奸，愚兄是十分欽佩的，但閹宦勢大，東西二廠錦衣衛鷹犬子毫無人性，賢弟若多生兩條腿，一旦遇上這些畜生，也可以跑快一些，保住性命。」

方寶玉「唔」一聲，道：「這個……倒也言之成理，正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金銅人這才高興起來，道：「賢弟果然聰明過人，一點便透，來日方長，愚兄要到花果山找猴王跳猴舞，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語畢，騰雲駕霧遠遠離去。

方寶玉瞧着自己的兩條腿，又再瞧瞧多出了的兩條大腿，不禁又想起了金銅人慘遭冷森嚴所殺害，雖則因此位列仙班，修成正果，但畢竟「人仙殊途」，悲愴之情並未稍減。

便在這時，他看見了一個婀娜多姿的身影，有如一片紅葉般向自己飄至。

方寶玉定睛一看，不禁神魂顛倒，大叫一聲：「阿蓉姑娘，你是我的鉈，我是你的秤，咱們公不離婆，秤不離鉈，良緣由天訂。」

阿蓉悠然地一笑，一笑之下，仿似春臨大地，暖意陡生。

她這一笑，方寶玉全身上下每根骨頭都酥軟下來。

她更投懷送抱，靠在方少爺的懷中，柔聲說道：「我刺了你一劍，你恨不恨我？」

方寶玉道：「這又有甚麼打緊了，別說是一劍，就算是十劍，一百劍，千劍萬劍，只要是你刺過來的，我都一律照單全收。」

阿蓉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怔怔地望着方寶玉的臉，她道：「我雖然刺了你一劍，但很心疼，比你的傷口還要疼千百倍，你可知道嗎？」

方寶玉道：「咱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你心疼，我當然早就知道，而且……」

阿蓉問：「而且怎樣？」

方寶玉道：「妳心疼，我更心疼，那是爲了妳心疼而心疼嘛！」

阿蓉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我的罪孽更重了，方少俠，依你看，應該怎樣懲罰我才是？」

方寶玉沉吟半晌，道：「你斗膽行刺鐵秤少俠，要是不施以懲罰，那是難以服衆的，但姑念妳是初犯，砍頭斬頭那是太過份了，就不如讓本少爺親親妳的小嘴，此事就此作罷，妳認爲公平嗎？」

阿蓉緩緩地閉起了眼睛，長長的睫毛不住的在閃動，她呵氣如蘭，櫻唇嬌嫩欲滴，只是輕輕的說出了一個字：「好！」

方寶玉大喜，能夠親親阿蓉的櫻唇，實乃人生莫大快事，當下不再遲疑，緊抱佳人，用力便親了下去。

豈料一吻之下，眼前佳人容貌突變。

眼前人，竟變成了另一人。

而且此人，並非別人，赫然竟是東廠提督太監冷森嚴。

方寶玉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急用力把冷森嚴推開。

但無論他用多大的氣力，想推開「白眉太監」冷森嚴，簡直是異想天開的事（其實，這已經是方寶玉的夢，但很可笑，縱使是在夢中，

方少爺還是未能把冷森嚴推開，誠屬可悲可嘆之至。）

只聽見冷森嚴怪異的聲音冷冷地說道：「好小子，你這幾天，享盡了溫柔艷福了吧？」

方寶玉道：「本少爺是個正人君子，決不會花天酒地，做盡壞事。」

冷森嚴道：「少跟我來這一套，快走！」

方寶玉吃了一驚，道：「走往那裏？」

冷森嚴道：「本座早已說過，要把你送到皇帝身邊去做個小太監，此刻正是時候。」

方寶玉忙道：「不行！」

冷森嚴冷冷道：「在本座的手底下，幾時輪到你這種黃毛小子說上半句話。」

方寶玉「哼」一聲道：「不說話就不說話，說話可不比放屁，放屁是忍無可忍的，肚子裏有氣，變成屁，屁要放出來，就算用木塞也堵塞不住。但說話却不同，可以說便說，要是不能說，不准說，不方便說，不想說，那就大可以連一個字也都不說。」

他第一句話是：「不說話就不說話。」但接着就說了一大串話，也可算是妙絕之至。

這時候，忽然怪事陡生（夢中之事，如不怪誕奇異，才是一件怪事）。

只見冷森嚴的鼻子，忽然長了起來，而且越變越長，簡直變成了一個妖怪。

方寶玉「啊」的一聲叫道：「冷公公，你的鼻子長了一半，不……是長了兩倍……不，他媽的越來越長啦，快要變成長鼻子牛妖啦！」

冷森嚴却是處變不驚道：「甚麼叫鼻子牛妖！這是象鼻，眞是少見多怪！」果然，他的鼻子，已變得又長又粗，就和一頭大象的鼻子沒有什麼分別。

方寶玉可沒見過大象，也不知道大象的鼻子是怎樣的，但無論怎樣，冷森嚴的鼻子變成這個樣子，肯定是個怪物無疑。

到後來，冷森嚴的鼻子不但變成又長又粗，連兩條腿也變得高大起來。

方寶玉有四條腿，已經是怪異絕倫的事，但和冷森嚴這一雙腿的變化相比，却又變得完全微不足道。

只見冷森嚴這兩條腿，忽然間變得像是大樹一般。

可是，大樹是會動的，而且還能奔走如飛。

要是冷森嚴在變成了怪物之後，他自己獨自奔走如飛，那是無傷大雅的，但最要命的却是，他竟然用又粗又長的鼻子，捲起了有四條腿的方寶玉，一直向前狂奔。

方寶玉大叫起來，叫道：「這調調兒可不好玩，快把老子放下來。」

冷森嚴狂笑道：「你說不好玩，老子却玩得挺過癮啊！」毫不理會方寶玉，兀自提起兩條大腿，有如衝鋒陷陣般衝前，也不知道他想衝到什麼地方去。

不久，只見前面景象大變，竟然到達了一個黃沙萬里、風沙蔽天的地方。

方寶玉又在叫道：「冷公公，這是什麼地方？」

冷森嚴道：「此乃大漠！」

方寶玉道：「老子不喜歡什麼大漠小漠，老子要回揚州去。」

冷森嚴道：「揚州有什麼好？」

方寶玉不假思索道：「妓院好，賭場更好！」

冷森嚴冷冷道：「眞是個混蛋！」不再理會方寶玉，繼續在大漠上奔馳。

奔走了半天，忽見前面有一棵大樹。

在茫茫大漠之中，居然會有一棵大樹，而且枝葉茂盛，眞乃怪哉！

冷森嚴一見此樹，忽然厲聲喝罵：「何方樹妖，竟敢擋我去路？」

這大樹發出了一陣嬌若銀鈴的聲音，笑道：「冷公公，你如此狂，奔在大漠之上，不嫌疲倦嗎？」

冷森嚴道：「本座要帶這個小太監去見皇上，樹休得擋路！」

大樹仍在嬌笑不已，道：「皇宮並不在這邊，你走錯路，迷了途啦。」

冷森嚴怒道：「胡說，往返皇宮之路，本座進進出出不知多少遍，又怎會認錯了路，迷了途？」

大樹道：「你以前進進出出皇宮，有沒有長著一條這麼粗大，這麼難看的鼻子？」

冷森嚴陡地一呆，半晌作聲不得。

大樹又嬌笑著道：「你用鼻子捲著的，是名滿天下，無人不識無人不曉的『鐵秤少俠』方寶玉方少爺，他爲人很講義氣，朋友多得不可勝數，更兼且曾練『倒吊神功』，並非一般善男信女，你若不及早投降，只怕後果堪虞得很。」

冷森嚴聽了，全身都在冒汗。

他冒出的汗很多，就像是滔滔江水一樣，不到片刻間工夫，竟把萬里黃沙的大漠淹浸得變成一片澤國。

那大樹大怒，叱道：「你好可惡，竟用冷汗浸濕了我的腳。」

冷森嚴道：「既然狹路相逢，咱們便決戰到底罷！」

（未完・十五）

棒打江山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女魔喬裝比丘尼　師太無辜遭殺害

上文提要： 成石被三水幫捉去，毛汾水潛水逃生，繞道往清蓮庵去，準備把成石被擒之事告知陶克，途中，住宿在一老太太家中，她是屠萬山的人，不知毛汾水是陶克的人，見財起盜心，將毛汾水迷暈，盜走銀票逃走遇到春香、冬梅、才知是自己人，硬着頭皮跟二女回去，暗中在山坡上再撿回被她丟掉的衣褲……

方大奶奶吃吃的笑：「乾了乾了，嘻……」

春香笑道：「妳這手段，好像用過多次了！」

方大奶奶道：「如果我不殺人，我只有用這方法，這小伙子很可愛，哈……」

她這一笑，才知道她的口中丟了一半牙齒！

距離屋子還有二十九丈遠，方大奶奶便開口叫了。

「喂，小伙子呀，你醒來了吧，眞好睡呀！」

「妳……老太太……」

毛汾水一衝而出，當他發現老太太的身後還有兩位姑娘的時候，便猴叫一聲又跳回屋子裡去了，原來他一急，光着身子跳出來了。

立刻引得老太太哈哈笑了。

她忙着走進屋子裡，「快把你的衣裳穿起來，你看看，衣衫全乾了。」

毛汾水抓過衣衫就穿上身，他伸手，「拿來！」

方老太太笑嘻嘻的自懷中摸出銀票，道：「吶，拿去，這是我替你保管的，一張也不少，我怕我不在的時候，萬一有人進來，拿起你的銀子，我跳進江裡也洗不清！」

方老太如此說，毛汾水心中發疑，可不是冤枉人家了吧？

便在這時候，兩個姑娘走進來了，毛汾水有些窘，不由對兩個姑娘乾乾一笑。

老太太道：「你們坐，我去弄吃的。」

老太太心中眞難過，到手的銀子又沒有了，眞是，煮熟的鴨子也會飛。

春香淺淺一聲笑：「朋友，方奶奶人老糊塗，早該把你衣服先送來的。」

冬梅也笑了：「是呀，人老了，很容易把事情忘記，有時候她這兒沒有米糧，她也會忘了去張羅！」

毛汾水道：「二位姑娘，我很冒昧來打擾，剛才還有些誤會老太太，不好意思。」

春香坐下來，他上下看看毛汾水，道：「朋友，你是往什麼地方走呀？怎會來到這兒了？」

毛汾水道：「我在江邊不小心落水了。」

冬梅道：「江邊落水，怎會走來這裡呀，應該在江邊渡口往城裡去呀。」

毛汾水當然知道應該往城裡找一家客棧，但他是要去清蓮庵，不過這話又不便說。

毛汾水笑笑，道：「我沒有進城，我轉往這裡來了。」

春香立刻追問一句：「你來這條路上找誰？」

冬梅道：「朋友也不是三水幫的人！」

毛汾水道：「妳二位是……三水幫的人？」

春香道：「朋友，你看我們像嗎？」

毛汾水戒心不放鬆，他怕自己會上當，因爲三水幫的勢力太大，而三水幫的人已接到他們總舵的追殺令，哥五個處在危險中！

毛汾水淡淡一笑，道：「二位姑娘，我猜你們不太像，倒有些……」

冬梅提着二胡一笑，道：「我們是唱河南墜子戲的，你看我這些東西。」

毛汾水也看到春香手上的小鼓了，不錯，那正是從東面來的人常在江湖上出現的賣唱女子模樣。

冬梅看看毛汾水，道：「朋友，我們昨夜遇上壞人，差一點我姐妹就活不成了！」

毛汾水道：「姑娘走江湖，處處要當心吶。」

冬梅道：「眞幸運，要不是遇上三位俠士出手相助，後果不堪設想。」

毛汾水一聽三位俠士，立刻想到陶大哥三人。

春香發現毛汾水臉色有異，便立刻又接道：「其中有個使棒的人，他的本事眞大。」

毛汾水幾乎跳起來了。

「他們三人在那裡？」

眞的嚇人一跳，冬梅道：「喲，你怎麼了？難道那三人同你有仇呀？急着找他們報仇？」

毛汾水道：「我正在找他們！」

冬梅道：「幹什麼？」

毛汾水道：「大事不好了，我……」

他急得口吃，又道：「我們是兄弟呀！」

春香道：「那位使棒的說他還有兩個兄弟，而你爲什麼只是一個人……你……」

毛汾水道：「是的，我同小弟在一起，可是小弟與我同在小船上，我們遇上三水幫的快船，一場斷殺，我兄弟二人跳入了江，我逃到此地來了，我那兄弟可就不知道他如今是生是死了！」

冬梅吃驚的道：「我再問你，你曾去過桐柏大山裡住過嗎？」

毛汾水道：「我兄弟五人同屠堡主每日一起吃酒。」

他指着冬梅與春香笑笑，又道：「嗨，咱們拐彎抹角的說了一堆廢話，原來是一家人吶，哈……」

春香道：「不錯，咱們正是一家人，你那兄弟眞的不見了？」

毛汾水道：「至今沒有我兄弟的消息，我這是趕往清蓮庵去見我大哥的……却又在這兒……」

春香道：「算你走對地方了，沒得差一點你出醜！」

她不會說被方老太玩他，因爲，方老太已托出個大木盤，上面放的盡是吃的東西。

酒菜放在桌面上，毛汾水道：「怎的今天這麼多好吃的，昨天只有一碗飯和幾條小魚乾。」

方老太吃吃笑道：「我這好的東西要同自己人分享，昨日我不認識你呀！」

春香道：「吃吧，朋友，你姓……」

「姓毛。」

「毛朋友，別客氣，吃飽了我們不留你，你快去找你大哥，盡快去打聽你們的小兄弟。」

她還露出一副關懷之心，那冬梅又問：「昨晚你們在桐城時候，常去『快活居』呀，你們一定認識紅紅姐姐她們五個人了。」

笑笑，毛汾水道：「紅紅她們回桐柏山了，我的女友叫乖乖。」

他此言一出，春香與冬梅驚喜的道：「喲，越發的是自己人了嘛！」

春香笑道：「紅紅五個比咱們幸運，跟在堡主身邊，認識不少英雄豪傑。」

毛汾水道：「看來屠堡主的手下果眞不少能人呀！」

春香道：「毛朋友，你們再現三江，大概也是我家堡主的付託吧！」

毛汾水嘆口氣，道：「可是，我却出師不利！」

方老太聞得這小伙子乃是屠堡主的客爺，那一份尊敬，便毛汾水身邊銀子再是多，她也不敢再打什麼歪主意了，好大一塊肉送在毛汾水面前，方老太呵呵笑的道：「小弟弟，快多吃一些，吃飽了辦事有力量！」

她絕不能提起把毛汾水弄昏的事情。

當然，她在半夜裡盡在毛汾水身上摸索便宜之事，她更是不敢說出口了。

* * *

毛汾水酒足飯飽之後，立刻提着鋼刀走人。

春香對冬梅道：「去，送送毛朋友，我的傷不能多動，送到大路上妳回來。」

冬梅笑對毛汾水道：「你去清蓮庵？」

「不錯！」

「走出門以後往西北方轉，走，我去指給你看。」

她當先往外走，却不料忽然又回頭。

「快！快躲起來。」

毛汾水道：「有人？」

「三水幫的人來了。」

毛汾水急問：「來了幾個人？」

冬梅道：「沒看清楚，快躲進屋子裡。」

毛汾水立刻轉進暗房中，他已聽到外面的脚步聲音傳進來了。

春香與冬梅二人坐在桌子邊低頭吃着，只見方老太太已拄着手杖走出去了。

「你們幹什麼的？」

方老太把人攔在屋外面。

* * *

屋外面傳來粗重的聲音：「老太婆，妳看到有個落水的人往這邊來過沒有？」

方老太搖頭道：「什麼落水人？」

她再看看這人身後兩個大漢，又問：「在那兒落水呀，是不是我家附近的小河？這人落水多久了？還有呀，這個人多大年紀了？你們是她家裡人吶，眞可憐，你們一定要把人找到了呀，唉！生養一個人多不容易呀！」

她囉嗦半天，就是表明三個字，不知道。

那怒漢早就不耐煩的抖着手上魚叉，叱道：「娘的，妳到底看見有落水人打此過沒有？」

方老太道：「有！」

那人立刻逼問一句：「在那裡？」

「在這兒！」是毛汾水，他橫着身子站出來了。

方老太一看是毛汾水，不由楞然道：「小伙子呀，他們三個呀，三打一個事兒你也幹？」

毛汾水道：「老太太，妳一邊站，在江面上也許他們狠，這是陸地，娘的，誰怕誰？」

於是，春香一手支着柳腰，在冬梅的扶持下，也走出來了。

那手持魚叉的大漢只一看，便哈哈笑了。

「嗨，不就是城裡搭棚唱墜子曲的姑娘嘛，妳們怎會在這兒呀？」

這位仁兄非是別人，正是快船上的頭兒石堅。

石堅與戈干兩條大船，在江面上追捕毛汾水，整整累了一夜，天明之後，兩船的人便分成兩批在江的兩岸上去追找，那戈干在江的那一面，而石堅便在江的這一面，眞巧，他還眞的追到了。

石堅一見春香與冬梅，他是個色狠，見了姑娘便心癢癢，只不過，當他看到冷厲的毛汾水時候，立刻變得一副凶殘樣子。

石堅揮揮手，對春香與冬梅二人道：「兩位美麗的姑娘，快回房子裡躲起來，且等我捉了這小子，咱們屋子裡說個明白。」

他不等春香二人開口，沉聲對毛汾水叱道：「多叫你小子活了兩天。」

毛汾水冷笑道：「是嗎？我倒以爲你實在不應該大膽的前來送死。」

石堅回頭對身後二人哈哈笑，道：「聽聽，這小子吹牛皮了。」

毛汾水道：「我想，我的兄弟大概遇上麻煩了。」

石堅哈哈笑道：「你的兄弟呀！哈……」

毛汾水急問：「怎麼了？」

石堅道：「怎麼樣？哈……」

「哈……」另外兩人也跟着笑起來。

毛汾水追問，幾乎就要揮刀：「快說！」

那石堅忽然收住笑，厲芒畢露的道：「小子啊，你還關心你的兄弟呀，你想知道你兄弟的結局嗎？消息傳來，他正等着你們幾個王八蛋到齊之後，共赴極樂了。」

「你們把他怎樣了？」

「少主神位之前當祭品，他還有那麼一口氣吶，小子，第二個就是你了。」

毛汾水心中大石頭落下了，他喘了一口大氣。

只見石堅一聲怒喝，道：「小子，你還不束手就擒嗎？」

那一道寒芒「咻」的一聲便往毛汾水刺去。

毛汾水錯開身子，鋼刀橫削，「噹」的一聲砍得敵人魚叉猛一偏。

石堅立刻又是一聲吼：「圍緊了！」

立刻就見兩個大漢分左右揮刀便砍。

嘍，毛汾水不慌不忙，了無大師的一路刀法便使出來了，攔砍削劈，身法十分矯健。

冬梅拍手道：「春香姐，妳看吶，同他們使的刀法是一路的呀！」

「他們」，當然指的是陶克、冬瓜唐與常在山三人了。

方老太急切切的道：「不得了，不得了，在我門前要殺人了。」

只見她一溜煙跑進灶房去了。

春香點點頭，道：「我們攔下那兩個去。」

這姐妹二人立刻自身上抽出彎刀來，二人分別對準另外兩個大漢撲去。

「殺！」

包圍着毛汾水的兩個大漢見兩個標緻姑娘來，立刻哈哈一聲奸笑，那二人揮刀不是殺。

他二人揮動刀背殺過去，有個大漢嘿嘿笑，「原來你們是一夥的，奶奶的，逼老子幹缺德事，先姦後殺。」

兩個人的力氣大，出手根本不按章法，左右開弓一輪砸，逼得春香與冬梅二人節節後退。

那春香還以為跟着石堅來的人，本事一定不怎樣，但交上手就知道，這二人都是狠角色，有兩次敵人伸手抓她的刀。

那人是個青面漢，說話的聲音像貓叫，尖尖的叫人聽了不舒服：「他奶奶的，我看你掙扎到幾時。」

春香見又是刀又是大手一齊抓過來，急得她往牆邊急速的退。

她只退了七步，那大漢的手就要抓住她的握刀右腕了，便在這時候……

「你別吃豆腐了，你喝油吧！」

「啊……呀……」

那大漢不防備，好一片熱燙的油澆上他的臉，但聞「絲絲」皮捲聲，這大漢拋刀掩面，狂嚎着往坡前奔去，那尖尖的哀叫聲，叫聽的人汗毛孔也張開了。

春香像是虛脫的道：「方奶奶……」

她只為腰傷未癒，不如冬梅，冬梅正與那漢子殺得難分難解的。

再看毛汾水與石堅，兩個人豁命的幹！

毛汾水的臉上在流血，左耳下面一道血口子，正是被石堅刺的！

石堅也不完整，右肩往背上一道口在冒血，左手背上也挨一刀！

便在這時候，那位被滾油燙得幾乎雙目失明的大漢一聲尖叫，令石堅吃一驚！

石堅還未曾轉開身子往側面看，「咻！」一道極光已到了頭頂了。

石堅忙着舉起魚叉橫着擋！

「卡！」

毛汾水這一刀暗含氣功，刀勁比一般沉重一倍，生生把石堅的魚叉砍斷，那刀的餘力也驚人，硬把石堅的人頭劈開一大塊！

「啊！」

石堅只叫了一聲，他的身子歪歪斜斜的往地上倒去，他那掉了一小半的人頭，上面還帶着一隻眼睛睜得宛似核桃仁的那麼大，咚的一聲落在石堆上！

石堅的身子挺了一下，便不動了！

石堅這麼一死，毛汾水轉而揮刀衝向那個同冬梅殺得慘烈的大漢！

毛汾水的人剛到，他才大吼：「殺！」

九道光弧一次出現，那麼凜烈的閃過大漢的側背，光束甫幻，便聞得一聲慘嗥：「噢！」

「蹭！」

冬梅在大漢刀落雙臂指天的時候，機不可失的彎刀已插進大漢的肚皮裡！

彎刀比一般的刀要狠一倍，彎刀入肚，這個人的肚腸便會被攪斷！

大漢雙手還沒捂住肚皮，已瞪着眼睛倒下去了！

搏殺很快便結束了！

春香與冬梅兩人走到毛汾水面前！

「你受傷不輕，快包紮起來！」

毛汾水道：「我的傷不要緊，倒是這地方你們是不能再住下去！」

方老太吃吃笑道：「這兒我也住膩了，換個地方新鮮一番也不錯！」

毛汾水道：「全是由我而起，眞是對不住！」

方老太對毛汾水吃吃笑！

她笑得很花，只為她曾在毛汾水的身上吃便宜，當然，毛汾水是永遠也想不到！

想不到就是不知道，他對方老太太笑，道：「老太太，妳這是不怪罪我了？」

方老太道：「怎麼會呢？我們一家人了，等我再找地方住下來，我歡迎你常常來找我！」

毛汾水笑笑：「謝謝！」

春香却對毛汾水道：「快呀，我姐妹把你的傷弄好，你快去找你的大哥，你們還要去救另外一人吶！」

毛汾水立刻又急了！

那冬梅為毛汾水的傷弄乾淨，紮好布帶，便催着毛汾水道：「你快走吧！」

毛汾水衝着三人點點頭，提刀便往清蓮庵方向奔去！

春香對冬梅道：「咱們也要換地方了，城裡是不能再去了！」

冬梅道：「咱們同方奶奶在一起吧，大夥也有個照應，多好！」

於是，三個人只稍做收拾，便離開這座石屋！

＊　＊　＊

毛汾水想着成石，便也忍着痛苦奔向清蓮庵，夕陽西下，遙望遠處，只見那座孤零零的土地廟就在不遠處，想着那條地道，不覺心中一片惘然！

這才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已經發生那麼多的事情，而且都是令人想不到的怪事！

最令毛汾水感慨的，乃是他已開了殺戒，他把三水幫的人殺了！

這就是江湖，人吃人的江湖，你不殺人，那麼你就等着自己被殺！

這世上沒有一個人願意被殺！

江湖上還眞有不少喜歡殺人的人物！

毛汾水不想亂殺人，他殺人是為了自己不想死，當然更重要的乃

他有義務要去救援成石！

兄弟一場，怎能叫成石被人捉去挨刀！

＊　＊　＊

毛汾水正要往清蓮庵的那條坡道上走去，月光之下有個人迎上來了，等到那人到了面前，毛汾水幾乎要掉下眼淚了！

「大哥！」

這人正是陶克，不旋踵間，冬瓜唐與常在山兩人也來到了！

冬瓜唐急問：「嗨，咱們小弟呢？」

常在山已發現毛汾水受了傷，他關懷備至的道：「三弟，怎麼啦？你這傷……」

毛汾水道：「一言難盡呀！」

陶克道：「兄弟，難道小弟他……」

他說不下去了，因為怕毛汾水會點頭！

常在山道：「我們本來要進去求見師太的，聞得庵中一片誦經聲，便來敲門，兄弟，找個地方先坐下來，到底發生甚麼事情了！」

哥兒四個找了一片草地坐下來？

陶克重重的道：「你們在江面上被三水幫的發現了，雙方開打，小弟他……」

「大哥，小弟被三水幫的人捉去了！」

冬瓜唐驚怒的道：「小弟慘也！」

常在山道：「想也知道！」

陶克道：「他們沒有把小弟殺掉？」

毛汾水道：「要等到把我兄弟一網打盡之後，一起幹掉咱們！」

陶克冷笑，道：「娘的，我一直不想殺人，這是逼咱兄弟們上梁山！」

冬瓜唐道：「大哥，動刀殺人，誰怕誰，走，咱們去把小弟救出來！」

常在山道：「兄弟們死也要死在一起！」

陶克道：「你們硬幹，那是魯莽，總得有個計劃！」

冬瓜唐道：「來不及了！」

陶克道：「來得及，只要咱們不被他們捉去，小弟一時間就不會死！」

毛汾水道：「大哥，小弟失手，是我的罪也！」

陶克道：「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

毛汾水道：「倒楣，我的破小船會被三水幫的人盯上，我同小弟只一上了船，還沒搖出兩浬，便被三水幫三艘快船圍上了！」

毛汾水把發生的事情仔細的說了一遍！

陶克立刻對三人道：「咱們的行動小心了，三水幫好像全體出動了！」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先找個地方藏起來，等三哥的傷好了，四個人再去救小弟！」

陶克點頭，道：「我也正是這麼想！」

常在山道：「清蓮庵住着師太她們，都是尼姑，咱們進去不方便，一時間咱們去那兒？」

陶克正在沉思，冬瓜唐道：「有了！」

陶克道：「你說！」

冬瓜唐道：「你們忘了，那土地廟的地道呀！」

陶克想了一下，道：「不錯，如今那地道沒有人，官家知道的地方，『四山八怪』是不會再去住的！」

毛汾水道：「辦些吃的用的帶進地道來，住三天我這傷也就會好了！」

陶克想了一下，他指指清蓮庵，道：「這件事只有去麻煩師太幫忙了，我們去辦東西，很容易就被三水幫的人發現！」

四個人往清蓮庵大門走去！

冬瓜唐伸手去拍庵門，不旋踵間，兩個中年尼姑走出來，庵門開處，兩個中年尼姑一怔！

「不是……你們！」

陶克聽得心頭一緊，忙走上去，道：「我們來找清蓮師太了，她……」

「砰！」庵門關上了，有個尼姑在裡面道：「不在！」

「去那兒了？」

「雲遊去了！」

陶克道：「打擾了！」說完示意冬瓜唐三人往坡下走，他自己走在最前面！

哥兒四個匆匆的走出半里遠，便一齊進入林子裡面躲起來了！

冬瓜唐問道：「大哥，你發現甚麼了？」

「不對勁！」

「甚麼不對勁？」

「清蓮庵的尼姑沒有這麼大年紀的！」

「你是說那兩個尼姑不是清蓮庵的？」

「我沒見過！」

常在山也接道：「是呀，我也未曾見過這兩人！」

冬瓜唐道：「管她們是不是，咱們是去求她們幫些米糧吃的，只要送咱們東西就行了！」

陶克道：「兄弟，我怕事情不簡單！」

冬瓜唐道：「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陶克道：「你們在此等着我，我回去瞧瞧！」

常在山道：「大哥，小心吶！」

陶克飛一般的到了清蓮庵後牆下，四週看了幾眼，再聽一聽牆裡面，立刻騰身躍過去，有股子香香的味道剛好飄進他的鼻子裡面來！

「肉香！」

尼姑庵有人吃熟肉，陶克冷冷的笑了！

就在他的左側有個小屋子，窗戶半掩着，那香味正是從那裡飄過來的！

陶克在後窗伸頭看，喲，有個中年尼姑正在撕着熱呼呼冒煙的一塊醬肉往口中塞，那兩片嘴唇往肉上湊，模樣就好像鯉魚嘴一樣。

她把一塊肉剛剛塞進嘴巴裡，便見前面唸經的兩個中年尼姑走來了！

「嚄，眞累人，唸得我口乾舌燥！」

另一中年尼姑道：「剛才來了幾個年輕人，他們要找甚麼師太的，好沒來由！」

吃肉的尼姑道：「打發走了？」

「走了，我們不招待客，肉滷好了？」

「吃吧，就在這盤子裡！」

三個中年尼姑圍着盤子撕着肉，其中一人道：「娘的，杜牡丹就把咱們擺這兒好像不管了！」

「杜三娘說甚麼二天他們會來的，叫咱們扮尼姑，娘的，我在山裡開酒店，誰耐煩在這兒當尼姑！」

「我以爲，再等三天不見人，咱們就回頭走！」

三個女的這麼一討論，陶克立刻吃一驚，原來這三人乃是黑道女惡人！

陶克心想，清蓮師太她的人呢？

一旦想到師太，陶克全身一震，如果杜牡丹與她的姘頭鐵石心合力把師太……

陶克立刻又繞回到前面，匆匆的找到冬瓜唐幾個人！

「怎麼樣，大哥！」

「我以爲出事了！」

常在山急問：「怎麼說？」

陶克道：「庵裡住着三個女强盜，他們的唸經是騙人的，她們三人在灶房裡吃肉！」

冬瓜唐道：「尼姑還吃肉？」

「他們不是尼姑！」

毛汾水道：「大哥，再回去！」

陶克道：「我就是回來和大伙商量！」

冬瓜唐道：「看不出她們是何來路？」

陶克道：「他們提到杜牡丹，說是杜牡丹把她們請來的，還有一個也提到二天，兄弟們，這二天一定是『四山八怪』中的王二天！」

冬瓜唐咬牙道：「他娘的，那個玩水皮鞭的傢伙！」

就在這幾個好哥兒們在打商量，如何再去拍清蓮庵的門時候，遠處，飛一般的奔來個人影！

月光之下特別明顯，那纖纖的身子，輕盈的飛躍，刹時間便到了清蓮庵的門外面！

這人不拍門，「刷」的一聲便躍進庵裡了！

陶克驚道：「是她！」

毛汾水道：「大哥，是杜牡丹回來了！」

「不錯，這個女人的身法是不錯的！」

冬瓜唐道：「杜牡丹爲甚麼一個人回來，她的姘頭鐵石心呢？」

陶克道：「鐵石心如果來，我就放心了！」

冬瓜唐道：「甚麼意思？」

陶克道：「我們這次來，不就是盯牢『四山八怪』與包太乙、段巧鳳他們嗎？只要有一個被我們盯上，便知道他們尚未發動攻擊！」

常在山道：「也不知他們在等甚麼？」

陶克道：「如今且不管那麼多，先盯上這杜牡丹，兄弟們，咱們去拍門！」

冬瓜唐道：「大哥，我先去探一探，且聽杜牡丹在裡面說的甚麼話！」

陶克想了想，道：「好，有消息快回來，千萬別出手！」

冬瓜唐長身而起，一閃身便奔向清蓮庵！

冬瓜唐躍進清蓮庵，他躲在院子一角探頭看，只見四個女人正在廂房中爭執着！

冬瓜唐悄悄溜近貼耳聽，他吃一驚！

那個杜牡丹沉聲道：「我說過，劉家莊來了兩個北地名家，要有把握，就得等着鐵石心與王二天兩人，妳們住在此地稍安勿躁嘛！」

「都住了快一個月了，整天早晚窮唸經！」

「掩人耳目呀！」

另一中年女人，道：「我再問妳，劉家莊上眞的油水足？」

杜牡丹道：「妳在山裡開了二十年黑店，全部也不會比這一次的多！」

有個粗啞的聲音道：「妳的鐵石心他們甚麼時候會趕來？」

杜牡丹道：「他們的行動我不清楚，我只是不甘心放過劉一龍，我非毀了劉家莊不可！」

「杜家大妹子呀，我三人的本事也不差，妳掂掂，咱們四個加起來怎麼樣？」

杜牡丹道：「沒把握！」

又是那粗啞聲綫的女人，道：「杜家大妹子，妳別把劉家莊看成是龍潭虎穴，多年來，魏大媽水

裡火裡見過的場面可多了，要我說，咱們別指望王二天他們倆，咱們今夜就摸進劉家莊，見一個殺一個，殺人放火我魏大媽最在行，妳不會忘了我一刀砍在老尼姑的腦袋上吧！」

杜牡丹道：「魏大媽，妳省省吧！妳見了銀子就會打哆嗦，妳的毛病我知道，我以爲……」

另外兩個中年女人冷冷道：「不等了，咱們今夜就去劉家莊，杜牡丹，妳去不去？」

杜牡丹道：「史里香，再去劉家莊，只許成功不能失敗，我以爲……」

「妳放心，我史里香的雙刀吃人血，關洛道上何人不知，誰人不曉？」

那魏大媽轉而問另一人，道：「袁桃花，妳也開口放個屁呀，怎麼？肉吃多了，塞住嗓門了。」

原來這幾個女人均是從關洛大山裡走出來的幾個大魔頭，杜牡丹的黑道大姐。

這三個女人被杜牡丹請來，乃是爲杜牡丹助拳的，當然她們也清楚，只要打下劉家莊，光是銀子，她們幾個就搬不完。

而杜牡丹這女人心中忘不了劉一龍，他陪劉一龍睡了快三年，臨了便自己存的積蓄也丢在劉家莊，她實在不甘心賠了夫人又折兵。

鐵石心就勸過她，那點銀子不要了，等他這一回掀了三水幫，他們這一輩子有花不完的銀子。

然而女人嘛，杜牡丹就是不甘心，她暗中把魏大媽三人請來了。

爲什麼不立即動手？實因爲鐵石心與王二天兩人，一時間同包太乙幾人商議着如何對三水幫下手，這幾日雖然陶克幾人在山中出現，但主事的三水幫二當家，却把陶克幾人的出現，看成有利的條件，因爲陶克的出現，幫主封大年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陶克五人身上。

只不過他約定鐵石心十人，絕不能在這幾天隨便走出門去，是以王二天與鐵石心即使想去劉家莊，也只有忍耐一時了。

* * *

杜牡丹見這三位老姐執意要去劉家莊，她只有硬起頭皮，道：「好吧，我先把劉家莊的情況說清楚。」

不料史里香却嘿然一笑，道：「別說了，老方法。」

杜牡丹道：「甚麼老方法呀？」

史里香道：「老方法，我在莊前放把火，妳們後屋去宰人，別明着幹，躲在暗處抽冷子，咱們是女人，一時間他們是不防備的。」

杜牡丹道：「然後一齊殺進後廳裡，我去捉劉一龍的小兒子。」

魏大媽哈哈笑道：「刀子架在娃兒脖子上，娘的皮，要一萬他也不敢只給五千。」

四個女人都哈哈笑了。

「哈……」

院子裡突然冒出這麼一聲笑，嚄，四個女人舉着尖刀奔出來了。

「誰！」

杜牡丹這麼一聲吼，月光之下，冬瓜唐嘿嘿笑，道：「娘的老皮，打商量去到劉家莊坑人吶。」

杜牡丹驚怒的道：「你怎麼來了？」

黑暗中又走出兩個漢子，兩個人走得很冷漠。

不錯，陶克與常在山也來了。

三個人只一出現，杜牡丹戟指陶克對魏大媽三人道：「這小子手上的棒子古怪，妳們千萬要小心吶。」

陶克哈的一笑，道：「杜牡丹，別來無恙？」

杜牡丹道：「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盡找我的麻煩？」

陶克臉皮一沉，怒道：「過去妳如此說，也還說得過去，但此刻妳却說錯了。」

杜牡丹道：「我同你有什麼過節？」

陶克道：「我只問妳，清蓮師太與她的三名徒兒呢？」

那粗啞的女人臉上有了殘酷的凶光出現了。

另一女人冷冷道：「是你們呀，剛才你們在庵門外，我不是對你們說了，師太她雲遊去了呀！」

冬瓜唐怒罵：「放妳媽的屁，不是被妳這野婆娘一刀砍在腦袋上了？」

「誰說的？」

「王八蛋，不就是妳自己剛才說過的？」

「你這矮冬瓜，偷聽你袁大奶奶的話呀！」

陶克道：「妳們殺了清蓮師太她們四人，是不是？」

杜牡丹道：「就算有這麼一回事，我問你，清蓮師太又是你什麼人？要你管這檔閒事呀！」

陶克冷笑連聲，道：「我們有關係。」

魏大媽猛一笑，道：「難道老尼姑養漢子呀，她的小尼姑細皮白肉的。」

「住嘴！」常在山忍不住厲吼一聲如虎。

「喲，幹什麼呀，聲音不小，可惜連大媽一個屁也嚇不出來。」

袁桃花對魏大媽道：「我老婆子若是年輕十年，這三個小子就捨不得殺。」

魏大媽嘿嘿笑道：「既然如此，咱們還囉嗦什麼，休忘了，咱們還得去劉家莊呀！」

這女人眞潑辣，話剛說完，尖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　士・文
可　飛・圖

飛刀小祖宗

上文提要： 于阿坤發現海音小師太頸後有一顆痣，便想起了刁寡婦遺失的女兒的頸後也有顆痣，心裡斷定她們是母女倆。當老師太與刁寡婦互相一印証，方知她們確是母女，母女倆相逢……于阿坤壯志未酬，又孤身踏上復仇路，找上惡水灘，半路又經過莫家寨，婉謝了他們的盛情，繼續上路……

大仇得報敵人除　重建家園再讀書

于阿坤像個猴子般忽的一聲上了樹，他穩穩的坐在樹上啃乾糧，心中可在盤算。

先在這裡養精神，半夜再摸近惡水灘，只要到了茅屋邊，先放火燒他們的屋，看你陶津露不露面！

于阿坤在樹上吃着葱油餅醬牛肉，半閉着眼睛想睡覺，正要找個樹枝多的地方鑽，猛低頭他幾乎嚇得掉下樹。

我的乖，這些人是怎麼走來的！

地面上一夥大漢雙手各持着一把長短不同閃閃發光的子母叉，敢情這人正率着二十多名大漢在樹下翹首看！

于阿坤往下一瞪眼，那手持雙叉的怒漢當先哈哈大笑起來……

於是，所有的大漢都笑了！

于阿坤咬咬牙，不發言，他坐在樹上不下來！

怒漢笑了一陣，戟指樹上，吼道：「下來吧，小雜種，你今天還想再逃走？」

于阿坤心中早就打定主意了，他娘的，小爺今天就是不下來，看你們怎麼樣！

一陣僵持，樹下面一個漢子道：「二當家，這小子賴在樹上不下來，我有辦法！」

持子母雙叉的怒漢，道：「說！」

「放火燒，他還能往那兒跑？」

「快去弄些乾柴來，我們放一把烈火燒死他！」

怒漢的聲音故意放大些，他的目的是嚇于阿坤！

不料，于阿坤坐在樹上冷冷笑，就是不開口！

那怒漢，不錯，正是惡水灘二當家「子母雙叉」郭魁，這人也曾經去過大皇莊，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此刻，郭魁一聲怪吼，道：「小王八蛋，你還不快快下來受死，他奶奶的，眞要老子放火燒？」

于阿坤道：「不燒你是我兒子！」

郭魁聞言暴怒的道：「放火！」

四個大漢齊動手，忙着把附近拾的乾柴堆一起，四個人正要取出火種來，樹上面，于阿坤解開褲子就往下面拉起一泡尿水來！

四個大漢彎腰在點火，怎麼頭上滴起水來了，有個大漢抬頭看，于阿坤已笑道：「我是救火隊的來了！」

那大漢忙跳一邊罵，道：「他奶奶的，這小子眞混蛋，他在上面撒尿來了！」

另外三個大漢也忙着跳開來，等着于阿坤把尿撒完！

「子母雙叉」郭魁怪叫，道：「這小子眞不是東西，難怪當家的非

刀已指向陶克的胸前狠刺過去，她的雙足併起，平飛的身子懸在空中，那一聲尖厲的狂吼也嚇人。

「你死吧！」

陶克站在正中央，見這橫肉堆面的女人平身而來，左肘去推冬瓜唐，右手上的棒子往外拔，但聞「沙」聲起處，陶克的右手袖子被刺破，差一點被刺中。

魏大媽雙足一彈，一個倒空觔斗，看吧，這女人本事還眞不小，半空中洒出一片冷芒，那麼凌厲的又到了陶克的頭上了。

陶克火了，抖手一柱擎天式，「卡」的一聲，只見他的棒子一端忽然冒出一節尖尖的細刃，就在半空中的刃芒罩來的刹那間，血刃便破幕而入。

「唔……」

魏大媽那下罩的身子生生被陶克的尖刃自胸上穿入，背後透出。

「咚」魏大媽只摔在地上彈了一下，而陶克的手上却仍然是那根棒子，只不過棒子的一端有鮮血在地上滴落，顯然是因爲尖刃彈回而擠落的血。

另一面，冬瓜唐已與另一女人幹上了。

史里香的刀法很慢，但威力却不容忽視，每出一刀，必帶起銳嘯，兩刀相撞也一定激出碎芒。

冬瓜唐幾次以爲得手，就是被這女人一刀破解。

史里香的臉色很難看，看上去宛似晚娘黑面孔，冬瓜唐心中冒火，突然聽得清魏大媽的尖嗥，史里香急忙彈身側頭去看，她以爲這一彈，冬瓜唐必然不追來，然而，冬瓜唐却似附骨之蛆般就在她的身側。

冬瓜唐的一刀，便是砍在史里香的左耳上，發出「卡」的一聲響。

史里香的身子搖了一下，被冬瓜唐一脚踢在門框上，萎縮的倒在地上。

再看常在山，他與另一女人袁桃花殺進庵裡去了。

佛堂上傳來砰砰刀聲，冬瓜唐一口氣衝進佛堂裡，那女人把一些神案拉在佛堂正中央，常在山與這女人繞圈轉，看不出誰在追殺誰。

冬瓜唐一見，便揮刀撲上去，那女人吃驚的彈身跳上佛桌上，她失聲喊：「不要臉，兩個殺一個呀！」

她叫着，半空中一個觔斗往門口翻，她以爲正是逃走的機會，不料……

袁桃花這惡婆娘眞倒楣，她轉頭往外奔，迎面正遇上走過來的陶克。

「咚！」

「啊……咚……」

陶克眞的火大了，他一棒打得袁桃花的腦袋開花，叫了一聲便死在地上了。

常在山奔上去要再補一刀，却被陶克攔住了。

「老二，她活不成了。」

冬瓜唐急問：「大哥，那個花魁狐呢，娘的，她怎麼不見了？」

陶克道：「這個女人就是狐，狡猾至極，咱們在搏殺，她却溜掉了。」

冬瓜唐道：「杜牡丹不除，劉家莊便永遠不太平，大哥，咱們去追！」

陶克道：「別追了，先找找清蓮師太她們的屍體，這事若傳到了無大師那裡，不知他老人家該多麼的傷心欲絕了。」

常在山道：「對，快找師太的屍體。」

哥三人把毛汾水扶進庵內，灶上還有好吃的，四個人圍起來塡飽肚子，那陶克便把人分開，地毯式的在清蓮庵四週找起來。

幾個人找了快兩個多時辰，什麼也沒有發現，這時已近五更天了。

陶克對冬瓜唐三人道：「天快亮了，咱們不能在此久留，且把這三個女人屍體找地方埋掉。」

常在山道：「大哥，何不拖進那個地道中乾淨。」

陶克一震，道：「對呀，附近有個地道，地道又通土地廟，也許……」

冬瓜唐道：「對，咱們能想及地道，這狐狸也會想得到，也許她們把清蓮師太的屍體藏在地道中。」

四個人一路奔到清蓮山坡後面，只見那道洞口已被石頭堵住，顯然是清蓮師太怕壞人利用才堵起來的。

陶克走上去，他把石塊堆落幾塊，立刻就有一股子惡臭撲鼻。

「屍臭！」

冬瓜唐與常在山二人走上前，把石塊推落，毛汾水當先捏着鼻子走進去，他不扛屍體，前面提燈籠。

他手上舉着燈籠，只不過走了五七丈遠，便見地上橫豎堆了四具屍體。

毛汾水奔出洞外，道：「大哥，果然裡面有四具屍體。」

陶克急問：「是師太她們？」

毛汾水道：「不錯，死狀很慘，屍體已爛了。」

陶克咬牙，道：「這幾個婆娘眞可惡，出家人她們也不放過。」

冬瓜唐道：「這都是那騷狐下的毒手。」

陶克道：「也許是，因爲了無大師協助過劉家莊，這是杜牡丹所無法忍受的。」（未完・十八）

要捉活的，老龍嶺上我們一定要拿他點天燈！」

就在他的吼聲裡，樹下面已燃起一堆火！

于阿坤在樹上看得清，他匆忙中爬到樹梢尖！

他人到了樹頂上，那樹枝閃呀閃的，閃得他輕鬆的叫道：「秋風起兮，大火熊熊，一窩老鼠要遭殃！」

火苗子隨着樹幹衝上來，于阿坤忽然騰身而起，一傢伙閃躍到另一棵大樹上！

這種動作他最拿手，大皇莊他練了幾個月！

如今于阿坤躍在第二棵大樹上，氣得郭魁直跺脚，他破口大罵道：「個小雜種，我看你今天那兒逃！」

樹下面另外又走出四個大漢來，忙着又在大樹下面放了一把火！

于阿坤騰身再往樹頂爬，他又在樹梢叫起來：「秋風起兮，火又來了，于祖宗樹上怎麼辦？」

眞妙，他又是一個閃晃，呼的一下子又躍上另一棵大樹上，他故意賣弄身法，雙足掛在橫枝上晃呀晃……

樹下面，二十個大漢直瞪眼，郭魁更是破口罵：「小子，你還是省省勁下來吧，光棍一點想清楚，這地方可不是大街上，你再往樹下仔細看！」

于阿坤低頭看，果然，這附近又走出兩批人圍上來，眞奇怪，這些人是怎麼藏的，怎麼就沒發現？

下面，已有幾個怒漢拾起幾個石頭往上邊砸。

于阿坤一咬牙，伸手一連接了七八粒，他哈哈笑道：「娘的，比擲石頭哇，可以，你們小心了！」

他話聲甫落，石頭便下雨也似的砸下來！

要知自下往上砸，力量越遠越減少，反過來自上面往下砸，力道却是愈加的強猛，加上于阿坤練得勤，他擲的石頭可不尋常！

果然，樹下面立刻一片厲號聲，八粒石頭便把八個大漢打倒在地，全都是破了頭！

郭魁大叫道：「燒，別砸了！」

于阿坤在樹上不往別處跳，他一棵棵的往老龍嶺下移，郭魁已命人燒了五棵樹，于阿坤已落在第六棵上面！

高山上起了火，引得半山上的一羣人吃一驚，有個灰髮老者衝出屋外。

他跳起脚來大聲吼道：「是誰在山上放的火，這是在燒我們自己的屋，快去救火呀，你們一羣豬！」

有個大漢已喘着氣跑上前道：「當家的，是二當家得報，發現姓于的小子找上門來，他從暗道截住了，特派我來回報當家的知道！」

原來這老者正是馬戲班的陶班主，人稱他為「索命閻君」，也有人以他的名而改稱「討債」！

「索命閻君」陶津氣得一跺脚道：「高山野林怎麼能隨便放火燒，想也想得到！」

他一頓，又道：「快去，叫二當家別放火，你們馬上去救火！」

陶津命人去救火，自己却哈哈的直看到峯上面，他反手拔出一把藍芒閃閃的三尺雙刄尖刀。

他沉沉的道：「小鼈娃，你終於找上門來了！」

一路展開身法往峯上撲，那陶津果然十分了得，幾個起落便到了半峯腰！

陶津擧頭往樹上看，果見有個少年人在樹上躍，不由得冷凝的嘿嘿笑，一聲清嘯，直往樹梢上飛去，口中暴喝如獅道：「小子，你今天死定了！」

于阿坤正在樹上哈哈笑，忽見一團人影衝過來，就如同罩來一片雲，他不及多看及多想，忽然使個身法往下墜。

墜了一半又攀住樹，那團黑影已自他身邊閃掠過去，眞是嚇了他一大跳！

陶津一撲落空，他已落在樹下面，傳話的人尚未到，十幾棵大樹正發出辟辟啪啪聲燒得火苗子上了天！

那面，二當家郭魁迎過來，道：「當家的，那小子在樹上，我就快把他燒下來了！」

陶津憤怒的道：「老二，你可眞糊塗，大火是往我們住的地方燒，你上當了！」

郭魁驚得猛一顫，道：「他娘的，我怎麼沒想到？」

陶津抬頭望向樹，沉聲對郭魁道：「快，你在樹下兜，我到樹上捉，兄弟們別去了，就叫他們齊救火！」

然而，忽然來了一陣怪大風，把衝天的火苗子壓得猛往一邊燒，眞不巧，正是往老龍潭的方向燒！

不旋踵間，自老龍潭方向奔上來一百多大漢，一齊圍着火場大聲叫，就是不知道怎麼去救火！

有的人大叫快砍樹，先壓住火勢！

有的更叫人去提水來。

他們忘了，高樹着火水怎麼澆得上去！

于阿坤在樹上忽見一個老者又躍上樹，他心中立刻熱血沸騰，牙齒咬得咯咯響，展開身法不停的往另一樹上騰去！

「是姓陶的，這個該死的老傢

伙！」于阿坤心中罵！

陶津已沉聲道：「小子，你還能再掙扎多久，還不下地，大家捨命一搏！」

于阿坤邊躍邊回道：「老小子，你先跟我在樹上跳，熱熱身，等一會大家再拚命！」

一連又騰躍半里路，遠處的大火正往山凹的老龍潭蔓延着，前面一片荒草地，十丈外才有大樹。

于阿坤一看心中想，就在這地方玩命吧！

忽的一聲落下地，兩支鋼叉已罩過來。

郭魁厲聲吼道：「你個小兔崽子！」

擰身往側閃，于阿坤已躍開穿胸的一叉！

便在這時候，陶津也自樹上躍下來！

于阿坤冷冷道：「姓陶的，你可認得你小祖宗？」

陶津仔細打量着，點點頭道：「不錯，正是你這小雜種，我記起你來了！」

于阿坤道：「殺我父母燒我的莊，老小子你也太囂張了吧！」

陶津大怒，吼道：「你小子知道些什麼？老子怎麼不去燒別人的莊，為什麼找上你家門？」

于阿坤道：「我爺爺吃的是公事飯，你殺我爹娘做什麼？」

陶津嘿然一聲，道：「江湖律例，父債子還，你爺爺想入土為安，老子叫他絕子絕孫！」

郭魁擔心大火往山下燒，不由厲聲道：「當家的，別活捉了，合我二人之力，做了這小子，快去救火吧！」

陶津冷冷道：「不，非活捉不足以令他們幾個甘心！」

于阿坤道：「哦，叫誰甘心哪！」

陶津突然憤怒的吼道：「你娘的眞陰損，我問你，是誰教你如此做，弄得白大娘吳不忌路千里車載金他們變成了廢人？」

于阿坤得意的道：「同樣的，你個老小子也將同他們幾個一模樣，你若不相信，且看我手中握的……」

「柳葉飛刀！」

「不錯，這玩意只要一出手，你就變成個傻瓜蛋！」

郭魁一旁沉聲道：「當家的，別聽他胡吹，且由我先上，你在一旁認準了下重手！」

于阿坤道：「眞他媽的不要臉，兩個老的欺壓一個小的，像什麼話？」

嘿嘿笑得好嚇人，陶津臉皮泛青的道：「小子呀，那夜我老人家燒你們的莊，你是躲到那兒了？」

于阿坤眞老實，他哈哈笑道：「小祖宗我正在苦練功，只因我不在，你才得手，否則……」

陶津一聲笑，道：「好小子，你應該慶幸自己不在現場，也可以說你多活了一年整！」

于阿坤道：「放你娘的屁，你以為你眞能打倒我？吹你媽的什麼牛！」

郭魁已按捺不住的吼道：「當家的，別再多說了，幹掉他吧！」

陶津忽然退後一步，道：「二當家，下手要有分寸些，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話一出口，等於是叫郭魁先下手。

他老人家一邊看，陶津心中明白，這小子一點也不發慌膽怯，正應了那麼一句話，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

白大娘車載金幾個人的武功也不是一般好對付的，但却全栽在這小子手中，顯然是個不可忽視的敵人。

千萬不能因他的年紀小而上了他的當，果眞變得同白大娘他們一模樣，那等於是個活死人！

「子母雙叉」郭魁恨透了于阿坤，得到陶津的口令，一聲暴吼，長短叉交互連刺二十七叉，帶着「嘶嘶」勁氣，猛古丁的罩上于阿坤！

旋在雙掌中的柳葉飛刀猛一停，于阿坤突然拔身三丈高，他一聲厲吼，道：「老鷹抓小鷄！」

兩把飛刀沒出手，空中却發出一陣叮噹聲，就在敵人旋身回殺中，于阿坤一聲不吭的疾揮左手，一點寒星便流星也似的直奔敵人的心窩！

「往左閃！」陶津的厲吼聲！

郭魁果然往左閃，右手的長叉橫擋，柳葉飛刀彈上了天，他正要哈哈笑，忽見一點寒芒已到了鼻端，「嘶！」

「啊！」

柳葉飛刀正扎中郭魁的右臉頰，打碎三顆牙，穿透兩寸深！

于阿坤原來打出左手飛刀是誘敵，右手的飛刀才是眞的要命，只可惜他沒有扎中敵人要害地方！

郭魁一個大旋身，已把飛刀拔出來，他滿臉流血的大罵道：「操你娘！」

那面，陶津已沉聲道：「這小子使的是少林武功——飛龍掌！」

郭魁已怒吼道：「老子再來領教！」

長短雙叉交互刺，郭魁似是豁上了，他抖着滿臉鮮血上，不要命的猛往于阿坤撲過去！

「老鷹抓小鷄」于阿坤又是這一招！

郭魁也是道上大豪，同樣的招式他立刻認出來！

雙叉一招「野戰八方」，他連躲帶攻擊，竟然破解了于阿坤的一掄劈打！

就在廻轉的同時，于阿坤手上又握了兩把飛刀！

陶津仍然沒出手，因爲他看得清，于阿坤腰帶上還有三把飛刀！

他可想得好，只等于阿坤把飛刀都出手，也就是他下手的時候了！

* * *

遠處，大火仍在往山下燒，風助火勢强，一百多人已往嶺下跑，光景是老龍潭這邊的三大間茅草房子放棄了，裡面的東西要往外搬！

便在這時候，忽然圍過來六個兇漢，其中一人怒罵道：「這可惡的小雜種，今天我們就煮他的肉下酒吃！」

于阿坤一看又來了六個人，心中也是一陣不自在！

于阿坤心中明白，來的六個人不簡單，必然是惡水灘的幾個大頭目，自己還有三把飛刀，想要在這些大漢們圍攻下全身而退，怕的是很不容易了！

「子母雙叉」郭魁便在這時候暴吼一聲彈身而起三丈高，他人在空中帶起一片勁氣急旋，那刺目的兩把飛叉便一前一後怪蛇般指向閃掠的于阿坤！

「母鷄護小鷄！」

于阿坤狂吼中身軀急速扭動。

他的身體好像有點不對勁的模樣，然而，雙手却又點刺宛如怪蛇繞身！

一旁的陶津已怪吼道：「娘的，這一招出自伏虎拳！」

便在他的叫聲裡，金鐵的輕擊，叮噹不斷，于阿坤雙手的飛刀仍沒出手，而郭魁短叉却在敵人的挑撥中幾乎脫手飛去！

于阿坤沒追殺，却在他空翻中看到一根純鋼三節棍「呼」的一聲砸過來。

有個壯漢悶不吭聲的打過來！

于阿坤右足點地疾起，宛如衝天飛鶴，那攔腰一棍已自他的足下擦過，而郭魁便借着這一頓間回身再刺。

他手上的兩隻長短叉伸縮之下，又罩住了于阿坤可能閃避的每一個方向。

更令于阿坤吃驚的是另外兩把砍刀左右呼應着往他圍過來，寒芒激射出一片極光，刃鋒發出裂帛也似的勁嘯。

剎時間，全向他的身子四週狂野的招呼過去！

「龍捲風！」

于阿坤大喝聲中雙目幾乎噴火，他身形微斜，雙足交互盤旋，身子已在空中暴旋上升。

晶瑩的寒芒便在這時候脫手飛出，勁急的濺向敵人，立刻便見一隻短叉上了天。

那根純鋼的三節棍在擊落一把砍刀之後又撞向了大樹幹，使棍的仁兄已雙手捂着左胸張口結舌的倒在血泊裡！

郭魁跌坐在地上沒起來，他目瞪口呆的傻眼了！

一邊，陶津撲迎郭魁看，不由怒叱道：「個小狗操的，又是一刀抹在後脖子上！」

于阿坤的雙刀出手，只有一把飛刀了！

他並不是全勝而退，肩頭上的舊傷未癒，但狠狠的被切了一片肉，他的前襟被割裂至腹部，臉色泛青，嘴角血跡殷然。

而逼他出刀的原因，又是背上挨了一棍，他口中有些發甜，大概內傷也不輕！

只有一把飛刀了，然而憤怒的陶津仍不出手，他等的是于阿坤手中空無一物的時刻——這一刻就會馬上到來了！

因爲他正隱隱然在控制着戰局！

陶津站在癡呆的郭魁面前，戟指于阿坤對另外五個怒漢道：「給我圍殺！」

五個頭目接到這個命令，便又立刻紛紛吼喝着飛撲而上，五個人有三人是砍刀，另外兩人是紅纓槍！

于阿坤想不到陶津會不出手，這個老小子可眞能沉住氣，爲什麼？目的何在？

這時候于阿坤對於這五個人攻上來，他不拚也得拚。

他暗自咬緊牙關，運足一口氣，竭力搏擊攻拒，吃力的奔掠，閃騰中，又得留意姓陶的偷擊。

如果姓陶的偷擊，必然是十成把握的一擊而中！

兩根紅纓槍已自于阿坤的足下交叉掠過，就在他雙足落地的剎那間，正面一把砍刀已到了面門。

似乎那把大砍刀早就等在他面前般，直往他的頭上砍來！

于阿坤不及多想，一聲怪叱，右手疾抖，抖出他的最後一把飛刀來，便也令迎面的大漢標出一縷鮮血來！

大漢雙手捂緊脖子，却把飛刀全部壓入脖子裡，吭叱一聲倒在地上！

「退下！」

這是陶津的聲音！

陰沉至極的聲音！

四個怒漢紛紛閃向四個方向，仍然把于阿坤圍在正中央，光景是把于阿坤圍緊了！

灰鬍抖動，陶津雙目直視着于阿坤的雙刃尖刀，沉冷的道：「小東西，我一直沒把你看成心腹大

患，我錯了！」

于阿坤又傷又累，他實在不願把力氣花在嘴皮子上面，可也不能不說話，喘口大氣，他冷冷的道：「你的錯誤是你根本不該殺了我的父母，燒了我的莊院！」

陶津嘿然道：「你的父母非死不可，你們于家也要死絕，小東西，十招之內我便能將你拿下！」

于阿坤道：「你的話我誠然相信，但你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你是在小祖宗我的久戰之後飛刀用完，你更是在犧牲了那麼多笨蛋爲你打先鋒之後，你才敢大言不慚的走下場子來，就如同你一次次派出去的人，而你，姓陶的老奸賊，你却龜縮在惡水灘不敢露面，論人格，你他娘的還不如小祖宗褲襠裡的卵蛋！」

于阿坤知道活不成，便死也要罵個夠本！

陶津氣得臉發青，他抖着鬍子沉聲道：「小鼈娃，你懂什麼，老夫統領惡水灘，發號施令也有一定的程序，那有主帥先拚命的？混帳東西，你死吧！」

不料就在這時候，忽然奔來個救火的，他大叫道：「當家的，不好了，聚義廳也被人點着了呀！」

陶津咯崩一咬牙，戟指于阿坤道：「好小子，你還帶了另一批人呀！」

于阿坤道：「大概是天兵天將殺來了！」

陶津大怒，罵道：「去你奶奶的天兵天將，看陶大爺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一邊，四個頭目彼此一瞪眼。

陶津身邊的大漢道：「當家的，滿山的大火，怎麼辦？」

陶津道：「你們四個人不用慌，各率自己兄弟快去搏殺來的人，這小東西由我來收拾！」

四個大頭目聞言，立刻回身便走！

于阿坤側頭看，他似乎看到一批灰衣漢在老龍潭對面揮刀放火燒！

陶津恨透了于阿坤，咬着牙齒道：「小子，你是個罪該萬死的畜牲！」

于阿坤眉一橫，道：「也是我要奉送你的話！」

兩個人剛剛移動身形，斜刺裡，忽然飛過來六個人，當先一人身披黑披風，手持魚皮劍鞘，一把精光閃閃的三尺長劍抖閃在右手上！

不錯，「黑衣女俠」關天鳳趕來了！

隨在關天鳳身後的，正是凹嘴禪師、梵各和尚、淨心老師太、刁寡婦與海音小師太！

于阿坤一見這些關懷他的人都來到，傷處好了一大半。

他開口叫道：「關奶奶！」

關天鳳不回答，却面對陶津道：「你就是惡水灘的陶當家？」

陶津看了關天鳳一眼，這老太太一頭白髮，神態威儀令人敬畏，不由重重點頭道：「不錯！」

關天鳳道：「我姓關，關天鳳就是我，我也是誘捕鐵成金與李三娘的人！」

陶津全身猛一震，怒道：「老乞婆，你原來就是關天鳳，好哇，你是江湖人，爲何幫官家殘害自己人，我鐵大哥夫妻與你何仇何恨，你却幫着官家捕他們！」

關天鳳冷淡的道：「關天鳳一生做事只做當做的事，二十多年前道上以『女俠』二字相贈，說明我所做的一切皆在天理之中求到了仁義，包括捕捉鐵成金夫妻在內。姓陶的，你不該爲惡而趕盡殺絕，如果你眞想爲姓鐵的夫妻報仇，來吧，關天鳳接下你的挑戰！」

陶津看看惡水灘，大好的基業要完蛋，再看看關天鳳身邊的人，一個個對他瞪着眼！

他心中暗自想，來的人大概都不簡單。

休說如今只有自己一個人，便郭魁車載金白大娘他們仍然在，怕也不見得接得下這些人！

陶津嘿嘿笑，他豎起手中雙刃尖刀，身法上看似往關天鳳移動！

關天鳳雙目一厲，長劍斜指地上。

封劍多年，難道此刻又要殺人？

關天鳳心中不自在，突然間，對面陶津扭腰騰空而起，他人在空中，突然一個倒翻，快不可言喻的翻向于阿坤的頭上，雙刃尖刀灑出一片冷焰咻咻響。

于阿坤罵了一句：「你娘的！」緊接着，他又大吼一聲：「母鷄護小鷄！」

兩個人的接觸只是剎那間的事，「辟哩叭啦」也只有十幾聲！

關天鳳剛要騰身起，已見于阿坤被陶津右臂攔腰挾持在脅下。

于阿坤在滴血，不知傷在何處！

陶津哈哈笑，道：「關天鳳，你厲害，我自知非你對手，只得出此下策，借這小東西當護身符，你們若是敢追來，我一刀切下他的頭！」

海音小師太吧叫一聲，道：「于阿坤！」

梵各和尚也要上。

關天鳳雙臂一張，攔住所有的人，她冷淡的道：「姓陶的，你準備把這孩子怎麼辦？」

陶津道：「很簡單，只要你們

合作，我不爲難他。」

「你會不會放了他？」

「這話要問你自己！」

于阿坤傷得眞不輕，不過他的四肢還能顫動，鮮血往地上滴的也不多！

于阿坤大叫道：「關奶奶別管我，快殺了他！」

淡淡的，關天鳳道：「他是你的仇人，應該由你來殺，我不準備再多管了！」

陶津聞言哈哈笑，道：「果然黑衣女俠，提得起也放得下！」

關天鳳道：「我不殺你是因爲你不應該死在我的劍下，你應該死在于阿坤之手！」

陶津哈哈笑道：「等老子離開此地，我先斷了他的雙手，他這一生也休想殺得了我，哈……」

陶津收起架在于阿坤脖子上的雙刄尖刀，騰身便在三丈高空上，一個觔斗往林中翻去！

關天鳳等仍沒追趕，眼看着陶津挾持着于阿坤往惡水灘的後山跑，光景前山大火他也不顧了！

突然間……

「啊……唔……」

林子裡發出這麼一聲好嚇人的叫聲。

關天鳳第一個笑起來！

不旋踵間，只見于阿坤跌跌撞撞的自林中走出來，他的手中還提着陶津的人頭在滴血！

關天鳳等立刻迎上去，她關懷的抱住于阿坤，叫道：「我的乖孫……」

于阿坤提起人頭道：「關奶奶，我的第六把刀用上了，姓……陶的……以爲我……沒有刀……」

是的，于阿坤就是利用陶津騰躍而雙刄尖刀不在他脖子上時候，暗把鹿皮帶上藏的那把刀，一下子全送進陶津的心窩裡！

刁寡婦與海音小師太挨過來！

刁寡婦尖聲道：「小兄弟，快回平陽集找孟古大夫去，他有靈藥可以治！」

一笑，于阿坤拍拍口袋，道：「靈藥我這兒有，我留下一半在身上！」

海音小師太自于阿坤口袋中把那些靈藥取出來！

于阿坤向梵各和尚道：「和尚叔叔你可眞有辦法，還請來那麼多的人！」

梵各一瞪眼，道：「你說什麼？」

于阿坤指着惡水灘對面，道：「那面來了不少人，正在同惡水灘的人幹，難道……不是叔叔搬來的兵？」

關天鳳立刻對梵各道：「海音與她娘留在這兒照顧阿坤，我們一齊殺過去！」

幾把藥已按在傷口上，于阿坤聞言而起，道：「不，我領你們殺過去！」

梵各沉聲道：「于阿坤，你又不聽話？」

于阿坤道：「要聽你的話，到今天我還在練功吶！」

凹嘴老禪師哈哈笑！

于阿坤已在地上撿起他的五把柳葉飛刀插回腰帶上！

關天鳳臉色一緩，道：「個性眞像他爺爺！」

這一行等繞過燒毀的老樹林，又越過惡水灘的老龍潭，就在那瓦屋正燒的前面廣場上，果然看到一幫人同惡水灘的人殺起來！

于阿坤提着陶津的人頭大聲吼，道：「喂，你們看這是不是陶津的人頭哇！」

他的聲音尖，傳得遠，十幾個大漢已看見，眞的是他們當家的頭！

有個大頭目發了怒，甩刀便往于阿坤身邊殺！

于阿坤對梵各和尚道：「叔叔，這人你打發！」

梵各眞聽話，忽的一聲迎上去。

那頭目怎是他對手，照上面便被梵各打了個狗吃屎，梵各一發火，奮起一足踢過去，噹的一聲便把那大頭目踢落在老龍潭！

斜刺裡又是兩個頭目衝過來！

于阿坤對凹嘴老禪師道：「老禪師，他們二人是你老人家的了！」

凹嘴的下唇又兜上鼻子尖！

忽然他抖起兩隻大袍袖，只見空中飛起兩個人，噗通一聲一齊被他的大袖子打落在水潭裡！

那面，關天鳳已笑道：「百孔和尚，你的降龍鐵袖仍然頗具威力呀！」

于阿坤看得伸舌頭，怎麼抱虎寺住了個這麼大本事的老和尚，大皇莊一個人也不知道。

我的乖，要是早知道，怎敢在抱虎寺門口的石虎上撒尿！

忽然一聲吼傳來：「小祖宗，我們全來了！」

于阿坤急忙看過去，哇呀，那不正是戴高樂嗎，那麼這些人一定來自莫家寨了！

于阿坤伸手打招呼，道：「咳，戴高樂，你們怎麼也來了，兩位老爺子呢？」

戴高樂斜刺裡跑過來，道：「莫寨主受了點傷，我們族長在照顧，你看！」

于阿坤一看，場子上大半是灰衣人！

于阿坤大吼道：「殺，殺死這些王八蛋！」

就在他的吼聲裡，老龍潭的水

中立刻傳來噗通噗通聲音，惡水灘的兄弟們不幹了，他們一個個跳進水潭裡。

潭水勁急，剎時間便把二三十個大漢冲到了大山溪裡，這些人全逃走了！

就這麼半個時辰間，從莫家寨來的一百名大漢業已死傷二十多，廣場邊一片哎喲聲，光景還眞淒慘！

于阿坤提着陶津的人頭，他要找個布包起來，趕回大皇莊，用人頭祭爹娘！

關天鳳道：「孩子，提個人頭在路上走，多不便，我們心中已辦完了這件報仇大事，足以告慰你爹娘了！」

于阿坤垂淚道：「關奶奶，我聽你老人家的！」

只見于阿坤雙手托起陶津的人頭來，他拋起一丈高，當那人頭落下來，他奮起一脚踢過去！

「咚！」

他把陶津的人頭當球踢，從這邊踢到潭那邊，骨碌碌又滾到潭水裡！

便在這時候，戴山匆匆的走過來，他額首稱慶的對于阿坤道：「小兄弟，你替我們平靖了這一方，我們又可以回戴家莊了，謝謝！謝謝！」

于阿坤指着關天鳳等人，對戴山道：「戴老別客氣，全是我關奶奶她們來的是時候，要不然連我也活不成！」

戴山忙向關天鳳等深致謝意！

關天鳳道：「天下太平，總是一件好事情！」

這句話看來平淡，實則語意深長，發人深省！

* * *

戴山又率領戴家的族人返回涼山戴家莊去了，惡水灘不久成了旅遊風景區，還眞有不少閒人來閒晃蕩！

就在那道小土地嶺上，于阿坤拉着海音小師太的手直哆嗦，笑道：「恭喜，恭喜，淨心師太放你一馬，你們母女團聚了！」

海音小師太道：「是你的功勞嘛，要我怎麼謝你呀？」

于阿坤看看身邊的關奶奶與梵各和尚，道：「關奶奶，你說，她應該怎麼謝我？」

關天鳳知道于阿坤很調皮，且已聽出來他在調侃小師太，遂笑道：「你以爲她該如何謝你？」

于阿坤道：「很簡單，嫁給我！」

海音小師太低下了頭！

引得其餘的人哈哈笑！

刁寡婦笑道：「于兄弟，回去平陽集我就叫她留頭髮，你記住，她的名字叫小燕——乳燕又歸巢了，哈……」

于阿坤望着刁寡婦與刁小燕緩緩離去，他怔了半天沒開口，一邊的淨心師太道：「人海茫茫似流水，開花結果是輪廻，我們走吧！」

凹嘴和尚拍拍于阿坤哈哈笑道：「抱虎寺歡迎你再去搗蛋，哈……」

于阿坤道：「抱虎寺我是要去的，可是我不是去搗蛋，是找你老禪師學武功！」

梵各和尚沉聲道：「連我也聽你的還俗了，大家回去先把大皇莊重建起來，于阿坤，你可要好好的讀書了！」

于阿坤一楞，道：「叔叔，你再說一遍！」

梵各道：「回去大皇莊好好讀書去，你……」

于阿坤哭兮兮的瞪着眼！

梵各怒道：「你敢不聽？」

于阿坤道：「只怕沒有老夫子敢來教我！」

他還露出得意的樣子來，就差沒有笑！

梵各沉聲道：「不用請老夫子了！」

關天鳳已接道：「由你叔叔親自教你唸！」

于阿坤一聽傻了眼，他張口結舌不知怎麼辦！

是的，如果梵各親教，就如同教他武功一般，他是非讀「死」書不行了！

梵各戟指東南方，道：「于阿坤，我們走了！」

于阿坤道：「我還不能走！」

關天鳳道：「你這孩子又貪玩，大仇已報還不快點回大皇莊？」

于阿坤道：「爲了孝順關奶奶，我必須先去上元鎮，關奶奶，你們先回大皇莊，三兩天我就趕回來！」

關天鳳一笑，道：「你已弄了幾萬兩銀子，足夠我們生活的，還怎麼孝順奶奶呀！」

于阿坤道：「我找了三個好看的大姑娘，她們的手藝也不差，除了會做各種點心外，她們還會馬殺雞，雙手一捏……哇呀……美極了！」

關天鳳道：「什麼叫做馬殺雞？」

于阿坤雙手比劃着，「就是在背上腿上，這麼捏呀搓呀，好舒服的！」

關天鳳笑得露出幾顆老門牙，道：「好好，年老的人需要捏，你去把她們帶回大皇莊吧，我的乖孫！」

于阿坤拍拍手，笑着走下土地嶺！

身後面，梵各和尚道：「我給你三天假，三天後要回到大皇莊，否則我絕不輕饒！」

于阿坤聽得眞不是滋味，再調皮也不敢對這個「飯桶」和尚叔叔怎麼樣！

＊　＊　＊

于阿坤身上帶着傷，他還唱着走進上元鎭！

南門內他走進了王家新蓋的店房內，立刻便把王掌櫃的笑歪了嘴，道：「小兄弟，你來了？」

于阿坤道：「掌櫃的，你發財，你的姑娘……」

「人美正在每天盼望你，快進去吧，她又給你做了幾件新衣裳！」

于阿坤心中可樂了，大步走到後廂房，正聽得廂房裡傳來哈哈笑。

全是女子的聲音！

于阿坤走進去，廂房裡忽然一片鴉雀無聲，但旋即一聲歡呼，道：「小祖宗來了！」

小雲的聲音最大，小虹也不小，小霞的也很高，只有王家大姑娘靜靜的坐在椅子上！

于阿坤笑道：「咳，我活着回來了！」

他覺得這話不對勁，立刻又改口，道：「你們好！」

王人美抿嘴一笑，道：「于兄弟，這回你可要多住幾天了吧？」

于阿坤搖搖頭，道：「我要回家了，回大皇莊去了！」

王人美款款走近于阿坤，道：「眞的要走？」

于阿坤道：「我叔叔給我三天假，算一算明天一早就得走，掌櫃的，你替我套上一輛大車吧！」

小雲道：「我們三人怎麼辦？」

于阿坤道：「你們跟我回大皇莊。」

小雲三人立刻一陣歡呼！

這一夜，于阿坤就住在王家新蓋的大飯店，可是那王家大姑娘一夜也未成眠，流淚流到三更天！

於是，天亮了！

上元鎭又開始了另一天的繁華。

不過，雖然是繁華依舊，但鎭上少了個白大娘的香香館，也就似乎缺少了些什麼！

有一輛雙轡篷車已停在王家小店的門口！

于阿坤不見王家姑娘出來相送，倒覺得有些不自在。

他不時的回頭看，除了王掌櫃與兩個伙計相送以外，就是不見王家大姑娘的面！

于阿坤眞想開口問，甚至還想進去同王家姑娘話別，

嘆口氣，于阿坤坐在車轅上，他抖動馬轡繩，口中一聲「哈！」

雙轡馬車呼轟着出了上元鎭，便也令于阿坤好一陣難過與悵惘！

馬車疾駛在大道上，篷簾內忽然伸出一隻手，道：「于兄弟，喝口水！」

于阿坤一驚，回過頭，哇呀！

王人美也在車裡面！

于阿坤一聲歡呼，立刻對小雲道：「你出來趕馬車，我進去歇一歇！」

小雲笑着走出來，立刻接過馬轡繩。

于阿坤又是一聲歡叫，低頭爬進篷車內！

於是，便聞得車內傳出尖笑聲，其中……

其中，王家姑娘的聲音最是大！

（全書完）

環球出版社

（鬼域陰陽界系列）

鬼王

馮嘉 著

鬼域亦有正義之士，可惜正義的鬼王貪睡，一睡幾百年，於是鬼域中社會不安，妖氣沖天，禍及人間。幸而鬼王醒來後覺察事態嚴重，立即着手儆惡懲奸。故事風趣又含敬世意味。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朝天一棍

揣摩敵方弱點　商議下手擄人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王小石發覺蔡京派來的人不止一批，而且分散跟踪自己一行人，他們很快便摸清了一批人馬的底，知道了他們的來路，葉雲滅追踪的就是王小石，他還有四個拍檔泰感動、郝陰功、白高興、吳開心，他們是童貫手下，外號「大四喜」。葉雲滅的英雄對決倡議，他們也有過計議，贊成推舉他先和王小石對決……

「懂了！當眞懂了！」

四人私下跺着腳咒罵。

「這回可當眞懂了！」

「薑還是老的辣！」

「不！這騷爺既愛爭氣，又愛掙面子，回去思慮一夜，還是怕死，既要用我們之計，又自恃身份，裝個聖人模樣兒，比我們還歹！還不要臉！」

「虛僞！」

「卑鄙！」

大家忿忿不平、大罵葉神油之際，却忘了所有的毒計、陰謀，其實都從他們腦袋瓜子裏想出來的，嘴巴裡說出來的。

其實，葉雲滅心中也有一個計議：對付王小石，最好的方法，也許反而不是決鬥與暗殺。

他覺得王小石最大的破綻，便是他的朋友，更要命的是：王小石是個愛朋友而且是極愛交朋友的人。

葉神油一向以爲：一個眞正的高手不應該有着太多的愛，太豐富的感情，因爲那只會害了自己，心有旁騖。

眞正頂尖高手應該精專於自己的武功上，他若在別的事情上花越多心力，對自己最該做好的事便一定做得不夠好。

所以王小石是有缺點的。

葉雲滅身經百戰，雖然自負自大，但決不是個沒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自度自己或能打敗王小石，但絕無十足的把握，所以他更要令自己堅信：他一定能打敗王小石的。

不過，王小石身邊的手下、部屬，却良莠不齊，甚至可以肯定：這些人裡沒有任何一個可以是他之敵。

如果是他，不管在逃亡還是闖蕩，他可不願意帶着這麼一干拖累自己的包袱在身上。

所以他覺得王小石「拿得起，放不下」，頂多是個人物，不能算是頂尖高手。

一個頂尖高手，是什麼都可以爲目標而放棄、犧牲的。

（像他自己這樣，才是。）

（他年輕的時候，很怕「大器晚成」四個字，但每一過三十之後到現在對這句話的感情，如同救命恩人。他覺得自己日後會更有成就，且一路成就，成功下去。）

（尤其在成功的殺掉王小石之後，特別是在殺了王小石開始：這才是他名成利就、位高權重的歲月。）

要王小石的命，只要先去要他身邊朋友的命，王小石必然疲於奔命，對他而言，這才是眞正要命的。

這一路上，他曾細心研究過王

小石的生平資料。

他雖然自負倨傲，但對付王小石這等人物，他可絕對不會因對方年輕而小覷了他。

何況，他雖然跟王小石一招也尚未交手，但他親眼目睹王小石以一弓三矢脅持蔡京，在衆多高手環視下以一人敵千軍之氣之勢，他羨慕得十分痛恨。

當時，王小石才一出現，他已立意要跟他決一死戰。

可是王小石沒有看他，沒有理他。

葉雲滅一直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天底下、天地間、大地上最特別的人，但在王小石的眼裡，就算不是完全沒有他，至少也是跟當其時在場的衆多高手中沒什麼兩樣的人。

王小石居然沒特別看上他！

而他是個世上最特別、最出色的人，他走每一步都有龍虎之勢，他連笑容的唇角都往下拐再向上翹那麼一丁點兒立即又再向額角抿緊，他就算連托下巴也比人威嚴而有殺氣……然而王小石竟然沒特別把他放在眼裡！

那天在「別野別墅」裡，他在王小石一出現時就準備動手，雖然全場中他連一招都沒機會眞的招呼在王小石身上（出手一拳也給鐵游夏擋去了，到現在，葉雲滅的胃口仍然不好，常做惡夢，而且牙齒都有鬆脫欲落的現象），但在他心裡，早已跟這個人打了七八十場大戰，七八百回合了。

可惜都只是面對他的背影。

甚至連縱過去正面交鋒的機會也沒有。

他覺得這是個侮辱。

好大的侮辱。

他不會輕敵，更不會輕覷了王小石的年紀，事實上，也不容他再輕蔑敵手在年齡上的優勢：以前，他就在遠比他年輕的驚濤書生手中嚐過敗績。

他要對付那個人，自然會研讀他的資料：別人以爲神油爺爺葉雲滅只會囂張狂妄，目中無人，但他其實在暗底裏是下了苦功、熬了不少苦頭的。

有時候，自大是對自己必要的欺騙，自負也是。因爲有些人，若連這個也沒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自卑得可憐。

自卑本身就是很可憐的事。

對葉雲滅而言，他只有整天覺得自己已經取勝了打贏了，成天認爲自己已成功的擊敗了打垮了對方，他才會有信心及開開心心的活下去，否則，連做人的勇氣只怕也蕩然無存。

有一種人就是這樣，他非得要想像自己已經取得勝利獲得成功不可，甚至還得成天掛在口邊，不然，就完全失去了戰志和鬥志。他必須要想像自己能一拳打掉對方全部牙齒並吞回肚子裏去，雖然，其結果可能是他給人一拳打落所有的牙齒並吞入自己肚子裏，但要是連這幻想也沒有，他的下場就一定會是給人一拳連牙齒打脫並全吞入肚裡。

的確，想像自己已取得成功，就是通往成功的一條捷徑，幻想自己會得到勝利，正是最終取得勝利的快道。

他雖然一直不斷的告訴自己：我一定贏，我一定勝，我一定能打倒王小石。可是他也很踏實的研討王小石的性情和事蹟。

既然已下令他追殺王小石，蔡京已着人（包括管事孫收皮）提供了王小石的不少資料，何況，泰感動、郝陰功、白高興、吳開心一路喬裝改扮，追踪着王小石等一干人，自然有他不少最新消息，最實際的資料。

譬如：王小石一向喜歡吃，他很講究美食。但他的所謂美食，不是去吃山珍海錯，珍饌美餚，他只是吃他喜歡吃的。只要把菜燒得好，他就喜歡吃。他喜歡吃的菜可能只是蓮藕、豆芽、鹹菜、韮黃、韮菜花、鹹蛋、鷄湯、鴨腎，諸如此類的小菜。

而他從不願吃任何爲他殺生的動物。明顯的，王小石什麼都敢吃，而且從不擇食。舉凡飛的、爬的、走的、跳的、有尾的、無尾的、有殼的、沒殼的、動的不動的，能喫的他都能下肚，而且能把難食的東西吃出其風味來，更善於加上一些例如醬油、葱薑等調味品，就把原來的寡、燥、無味的食品較爲津津有味，把難食的東西化腐朽爲滋味；更特別的是，他無論在得志、失意之時，都不浪費任何食品（且不管名貴的還是廉宜的）。

他愛吃，身形在近年還有一點點兒發福，但更清爽俊美，可愛親切，但他不浪費食物。

從不浪費。

他甚至認爲浪費是一種罪過。

誰在奢侈、浪費，其實都是罪行。

所以他瞧不起蔡京、王黼、童貫這些人窮侈極奢，盡空國力。

就算對方是九五之尊、宰相皇帝，他都如此看法——或許因此之故吧，蔡京設計他殺了諸葛先生，就會重用擢拔他，但王小石最終却反過來殺了替蔡京爲虎作倀的傅宗書。

據說：王小石不吃任何他活殺的動物，是因爲他不想造這個孽。他雖愛吃素，但並不是長年素食的人，他也吃肉，也吃得沒有禁忌。

只不過，只爲了自己食慾，就要把活得好好的動物，用手一指，立刻，游得好好的池魚、與世無爭的龜、小巧可愛的菓子貍，立刻都給活劏剝皮，鮮血淋漓，只爲了人的食慾——而偏偏人可食的東西多得很，卻不見得施予牠們一些，而牠們從沒傷害過人，而且牠們可食的決不如人的多——誰有權力要任何生命死便死、活便活？

王小石覺得人才是最殘忍的動物，而且對生殺大權的操縱，遠超於其應有應得本份。

葉雲滅對這研讀過，並且根據自己的推理聯想過。

他所選取的想法跟郝、吳、白、泰四人當然很有點不一樣。

他們四人收集王小石對食的喜惡，原因是爲了便於下毒。

葉雲滅開始是爲了要打敗這個人，但研究研究着，他已對這年輕人產生了興趣。

這樣婆婆媽媽的善心人，在這波譎雲詭的江湖裏，能活嗎？能成功嗎？能安然無恙嗎？

當然，資料的來源很廣，蔡京一早已着人收集王小石的種種事迹——尤其王小石在「金風細雨樓」當事的那一段日子裡，「情報」也特別好找、易得。

他把部份資料叫人謄寫一份，送給了葉雲滅，並說：「這是極珍貴的資料，有了這些，殺王小石就像在自己家裏抽屜找自己的印鑑一樣，我是因爲信任你，才提供這些，你好自爲之。抄寫的是孫總管，他也寫得一手好字，費了不少時候。唏，看來眞該叫人花些時間，看能不能研究出這什麼奇巧的事物，能夠不必抄寫就自會複製一份的好玩意來！」

這樣說法，好像也有：「若如此還殺不了王小石，那就該死」的意思。

葉雲滅當時心裏咕噥：找印章不難，但若要在抽屜裏找些針啊鈕的，有時還眞不易，有時可能忘了放那兒了，有時萬一不小心還會給扎一記呢！找人研究發明？這些人不動全給你們徵用爲搞些新花樣讓皇帝開心尋樂去了，那有餘力幹別的！

在王小石飲食習慣的情節上，比較便利於「大四喜」下毒落藥，但也有其他十分有趣或可供參考的，例如：王小石喜歡收集石頭。

這可能是跟他名字有關之故吧？聽說叫謝豹花、林報花的特別愛花，叫張大戶、王百萬的特別有錢的道理是一樣的。

不過，經過在武術上堅苦鍛煉才尋覓出自己一條路向的葉雲滅，很快的又思省出其間的相異之處來：

王小石愛石頭，他却從來不特意收集名貴的石頭，而且也從不奪人所好，從沒做過類似趙佶、蔡京、王黼那種：「那個地方有美玉奇石，就不惜代價、不顧一切佔爲己有」的事。

他愛石頭，只要是罕見、少有的奇石，他都收集。

但那不一定是名石，更未必是價格高昂的石頭。

那怕是一塊小小的、平凡的石子，只要他認爲其顏色、形狀、質地有任何特殊之處，他都會收拾起來，反而對那些價值連城的美玉奇石，他不屑一顧，也從不作勞民傷財去掠奪什麼名石瑰寶的事。

這個特性，就算在他獨力主事「金風細雨樓」時，也依然故我，不侵不掠，只把他自行收集的大小「奇石」，用以鋪「風雨樓」的路，而其中較爲珍奇的石子，他却用來把本有七層的白樓，再多建了兩層。

他用這些收集經年的石頭來鋪塔，許多人都認爲不值得，王小石卻公開宣稱：

「値得。世上除了情義最可珍可貴之外，最重要的資產，就是資料和書。」他說，「沒有了資料，前人的經驗都得斷喪了，那多可惜呀，人生是一條從錯到對的路向。一開始什麼都是錯的，人用一切和一半的努力，才把它弄對了，一人弄對了幾條小路，今日才能使大家有這麼一條康莊大道。至於書，更是人智慧的結晶。我用心愛的石子是爲這些最寶貴的事物多砌兩層，是最值得的。」

聽說，在場的人，除了楊無忌之外，誰都聽不明白王小石的話。

事後，這話傳到蔡京耳中，他冷哼一聲對此下了判語：「王小石在收買人心。」

總管事孫收皮不大聽懂蔡京的意思，不知他爲了討好蔡京還是他眞的好學不倦、勇於思省，他也記錄了他向蔡京請教：王小石怎樣用石子收買人心？石頭如何收買人心？

「他可不是收買一般人的心。」蔡京的回答是，「他知道歷代史家都推崇尊重讀書人和整理經籍的人物，而鄙薄焚書坑儒殺害讀書人的人。所以讀書人最小氣，最無害人之量，最誇誇其言但成不了大事却又不許人批評，你看？前朝王荊雲，有學問了吧？也不是一樣容納不了異議！先后寵臣司馬溫公，更有大學問，但也一樣聽不了新見。王小石聰明，他用自己收集的石頭起書齋檔案文庫，不花幾個錢，却討好了人心，收買了書生之輩。」

不過，據記錄，王小石收集石頭，是從小開始的事。

他好讀書，也是從小的習慣。

他的出身並不算好，父母並不鼓勵他讀書，但他天生好練武、讀書、交朋友、收集石頭。他甚至還喜歡鼓勵身邊朋友多讀書，引誘勸說他們向他「借書」！

「借書」是有代價的。

「代價」便是一顆奇特的石頭。

那樣一塊石子，從那兒拾來都可以，王小石似志不在「石」，而是在他要朋友鄉里以「石」換「書」的過程裡，去珍惜「書」，並體悟「這是要付出代價才能換取」的態度。

直至而今逃亡的路上，王小石看到美麗、獨特的石頭，仍然會爲它駐足。

彷彿他在感嘆，這麼塊天地造化萬端獨有的奇石，怎麼會流落在這兒？怎麼無人理會？經過什麼樣的天機，才能教他遇上：這塊石頭？

* * *

王小石也喜歡住客棧。

他竟戀棧客棧。

像他那麼個常常流浪的人，他居然很喜歡客店——不管大的、小的、豪華的、簡陋的，他都不嫌棄，不生厭倦。

他喜歡住店。

而且喜歡住店的那種感覺。

也許，他天生就是一個流浪的人，天生就沒有家，所以，客棧就成爲他那麼一個浪子的家了。

他還跟他的兄弟說過：

「每一個客棧是每一個故事，每一間房都有一段情節，其間有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你看，大客棧每天晚上光亮了多少盞燈，那裏邊有多少故事？小客棧每日晨出暮日，有多少情節？住進去，只要是一間房，好像就跟先前的人，後來的情節，全都揉合在一起；那就別說融會，洞透了，就算想想，也令人追迴、神往。」

那是王小石的想法。

對葉雲滅而言，那是相當荒謬的。

住店就住店，有什麼好想像的！

奇的是：王小石儘管喜歡住店，却很少露營。

在他生平裏，很少有露營的記錄。

浪子可不一定在夕落之間找到落脚之處的。

浪人不一定有「家」可容的。

王小石爲何不餐風飲露？那樣不更詩意、更自在嗎？

(莫不是他以前曾在露營的時候，給一隻蜜蜂飛進帳篷裏去，在他鼻子上叮了一口，還是帳子沾了營火，燒着了，把他燒得一屁股焦了，他這才不喜歡露營、架帳？)

葉雲滅看看王小石的生平資料，也不覺爲這個人的種種奇趣、好玩事迹所感染，神思恍惚間，居然也神馳入冥的想到了這兩個荒唐的可能。

當然，這對一生、一直以來都很古板、火燥的葉神油而言，已算「妙想入魔」了。

他的思潮約略那麼脫離了軌道一下，立即就告誡自己：

怎麼神思恍惚？嘿！別中了那瘋瘋癲癲小子的毒！

到底是中毒，還是影響他生起了一種更新更有趣的想法，那就見仁見智了。

* * *

王小石還有一個特性：霸氣。

這乍聽是矛盾、對立的，因爲誰都知道：王小石是個親切的人。

霸氣與親切，似兩種相悖的特色。

可是王小石偏生就存有這種特性。

他很「霸」。

一種小孩子的那種「霸」。

不傷人、帶點賭氣、十分聰明倔强的「霸」。

他跟蘇夢枕、白愁飛的「霸」是不一樣的。

白愁飛也霸。

但白愁飛更彰顯的是「傲氣」。

他很自負。

他的霸氣乃來自於自負。

一種「人皆不如我」、「不許天下人負我」的傲慢奇志。

他的霸氣凌厲如劍。

一刀兩段。

一劍奪命。

白愁飛就是這一點「霸」，帶點冷，十分傲。

那是不讓你有反攻餘地的霸。

甚至連商量餘地也無。

他霸，是因爲你不如他。

他比你優秀，所以他霸。

如此而已。

蘇夢枕也「霸」。

他的霸並不外炫，但浸人，也侵人。

他不止是冷，簡直是寒。

陰寒。

他說的話，就是命令，不但沒有商量餘地，連置喙的機會也沒有。

儘管他說話的態度是跟你商議討論的，但其實他說的出來的，已是決定，已是總結，更是命令。

蘇夢枕的「霸」並不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那種人，他只是火。

鬼火。

一種冷的、陰的火。

他的光芒並不灼人。

但一燒不止息，把人燒死才熄。

所以，他與人商議時，一切心裏早有了分數，早已有了計議。

誰也難以影響他的決定——除非那是比他更好的意見。

是以，他善用人。

擅用人材。

所以他能雄圖大學，創下「金風細雨樓」的巔峯事業。

白愁飛太傲。

他恃才過甚，雖有人能與之共事共議，但他也確有過人之能，好像只要他在那兒一站，誰都不能與之相提，不能跟他並論，誰都只成了配角，過來陪襯他、協助他、支持他一樣。

他可不止是唯我獨尊，簡直還唯我獨傲。

他的霸是日麗中天、旁無他物的。

他少與人議事。

因爲他知曉：與庸夫俗子議論，只浪費自己時間、心力，不值得。

不如獨行其事。

他只下命令，不商議。

但覺得沒有他解決不了的事，而又沒有他不及的人，所以與人謀事，不如他一人擔起，更直截了當。

王小石的霸氣是好玩的。

他大事不霸，小事卻霸。

他會爲：眼前經過的女子，究竟漂不漂亮？該長髮的好？還是穿白衣的好？會與部屬爭論不休，鬧得箇臉紅耳赤也在所不惜。

能爭論，就是當對方的意見是意見。

不聽意見的，根本不允許有爭議。

他凡舉大事都先聽各路意見，但一旦下重大決定時，他又頗能堅持己見。

而且還多先有了定見。

王小石如果認爲自己錯了，就會坦承錯誤；但要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就一定會力爭到底。

他不隨波逐流。

但肯隨緣親和。

他絕不人云亦云。

但却一定雅納廣言。

「金風細雨樓」裡：王小石、白愁飛、蘇夢枕三人都「霸」，但其「霸氣」都有分別，並不一致，也不一樣。

* * *

把資料閱讀到這裡的葉雲滅，鼻子重重的哼了聲：霸？

若論到霸，這幾個小毛頭算老幾？

他才是眞的霸。

他明知自行獨戰王小石是不智的，而且很容易便會爲「大四喜」那四個宵小之徒所趁，他也明白自己只要釘準了王小石的朋友(尤其溫柔)便是已扣死了王小石的咽喉，但他還是想要和王小石一拚。

他年紀大了，歷挫敗無算，但仍有一種：「來分勝負吧」、「來定生死吧」的勇色豪情。

他覺得自己才是眞的霸。

他是「神油爺爺」。

他是「當世六大高手」之一。

他可不願作那宵小所爲。

所以，他決定要找王小石決一死戰。

* * *

其實，「大四喜」也覷出了王小石的「要害」。

那就是王小石極重視他的朋友，極愛護他的朋友。

誰跟王小石交上了朋友，都像積了八輩子的福，因爲他會照顧你一輩子，你有難時他幫你，你需要溫情時他溫暖你，你受人冷落時他支持你，你讓人誤解時他瞭解你；他很有地位，你可以他爲樂，但他又完全不自恃身份，持平相交。誰有了他這樣的朋友，好像就可以永遠不必擔心自己會勢孤力單，會孤軍作戰。

可是，在泰感動、吳開心、郝陰功、白高興而言，卻是另一種看法和說法。

白高興便認爲：「這是王小石的缺點。他若沒有這個弱點，他現在仍穩坐金風細雨樓這總瓢把子的大位，誰也不能將之動搖分毫，又何苦今日逃亡，流亡天涯！他保住了兩個窩囊廢，自己却成了流浪漢！」

吳開心完全認可他的看法，所以補充：「所以我們決不能讓葉神油知道王小石這個特性。要不然，他準能制住王小石。」

郝陰功却有不同的看法：「這雖然是王小石的缺點，却也正是他最大的優點：你沒見到多少江湖漢子都甘心抵命的爲王小石賣命嗎？」

泰感動也有新的觀點：「別以爲對付得了王小石的朋友就能對付得了他。梁阿牛是『太平門』好手，他的輕功和脚法都極不易對付。何小河就別看她是女流之輩，她對江湖上的事物可通透、通熟，是個老江湖，手段狠辣，只怕並不在咱們後邊。方恨少像個獃子，但身法、武功均十分飄忽，不易應付，唐寶牛已成了半個白痴，但這人一旦發作起來，力大如牛，敢拚不要命，也不好惹。唐七味的暗器，已練到憑嗅覺、聽覺、觸覺出手，惹不得。至於那對師徒：兩人都瘋瘋癲癲的，但長的那個確有兩下絕活兒，幼的那個還眞機靈狡猾，況且他們跟王小石交情不深，制住了也不見得能要挾王小石，只有……」

四人互相覷了眼，都不約而同的說：「溫柔！」

白說：「溫柔在這些人裏，是

最弱的一個。」

郝說：「偏是溫柔是王小石最關心的一人。」

吳說：「所以我們正好可以針對溫柔下手。」

泰說：「而溫柔也確是最易下手的一個。」可是他語音忽然一轉。

「但我覺得有更好的對象可以下手。」

三人都問：

「誰？」

答案是：

「那對師徒。」

「為什麼？」

「他們跟王小石等人並無深交，只是一道逃亡，相濡以沫。咱們一旦能打動、收買了這兩人，無論下毒還是下藥，王小石這一干人如同在衣襟裡塞了條毒蛇，咬不入也讓他手足無措。」

吳開心不甚同意：「班師師徒既與王小石這干人沒什麼交情，王小石可能也一直防着他們，咱們就算策反得了那對古怪師徒，只怕也不見得能見功收效。」

白高興却認為大有可為：「不管如何，讓他們先來個窩裡反，讓咱們來一招裏應外合，不是好事，也有好戲可瞧。」

郝陰功還是覺得這對師徒留着禍害：「我看要收買這兩人，只怕打草驚蛇，不如殺了乾淨！倒是溫柔和何小河，一旦事了，得留下來，好好享受享受。」

泰感動臉肌一陣子搐動：「女人禍水，何小河是妓女，溫柔曾害得金風細雨樓裡好幾個人都為她喪了命，更沾惹不得！」

「誰說沾不得！誰說要她們的命？」吳開心這回可大大不開心了，「咱們就不可以先沾了玩了，當當咱們的新歡押押寨，豈不快活得緊！她們就是我們這次行動的額外獎賞，豈有白白放過的？她難道是你大姐不成？」

泰感動一陣激動，牙齦搐動，就要發作，白高興勸止：「大家別鬧僵了。只要殺了王小石，這兩個女子，先留着，玩夠了，便殺了，這樣不就好了嗎？」

泰感動仍綳着臉，說：「你們太好色了，總有一天，咱們的交情要會毀在女人的手裡！」

郝陰功冷笑一聲：「我知道你不喜歡女人。我們可不，女人可不。我就愛玩女人，我可沒你那個怪性味。」

泰感動自喉頭裡低沉的吼了一聲，還待爭辯，吳開心忽「殊」了一聲，只低聲疾道：「你們看！」

看什麼？

不止看，還有聽。

* * *

「啪」的一響，有人正吃了一記耳光，在很遠的地方。

摑了一巴掌的，竟是王小石。

打他的，竟是個女子。

溫柔。

大家有點吃驚，有些兒意外。

溫柔竟然打人。

她竟是一個打男人的女人。

她打的還是王小石。

* * *

他們是在一座外表看去僅九層，但內裡實有十七層的古塔俯瞰：不遠處有一座寬闊古雅的寺廟。

溫柔和王小石正在寺廟的院子裡，韋馱神像前、一棵菩提樹下好一陣子了，也不知只在細語，還是爭論些什麼。

然後，倏地，溫柔就出了手，拍了王小石一記耳光。

那記耳光的確很響。

大家都不知道溫柔為何要打王小石的耳光，也不明白王小石到底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使得溫柔要摑他耳光，更不清楚王小石為何竟避不了溫柔的那記耳光：

或許，王小石避不了的，就只有溫柔打他的耳光。

也許，溫柔誰也打不着，却只有王小石她能隨便就給他一記耳光。

（未完・十八）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陽光下的童話　岑凱倫 著

文藝小說
陽光下的童話
岑凱倫 著

每本HK$36

童話是女孩子的夢想，多半像個泡泡，觸摸不住。但美夢亦會成真。

童話：老少咸宜，「一級」的。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疑是聲東擊西　實則志在必得

上文提要： 西刀徐遠截住五虎，追查山本刀之助的下落，問不出原委，反被五虎糾纏，雙方激戰，徐遠擺脫衆倭，正欲離去，被一持「東劍」的少年截擊，原來他是「東劍」的後人，還有一老婦人是他的祖母，據說「東劍」一家遇害，只剩婆孫二人，特來向徐遠尋仇，經徐遠解釋之後，原來是被山本刀之助殺害嫁禍給他……

老夫人突然睜大了眼，一本正經的道：「為了紀念我家老頭子，更為了保持余家在江湖上的地位，老身給他取名叫東劍——余東劍！」

一扭頭，又對余東劍道：「東劍，快見過徐爺爺。」

別看余東劍動起手來殺氣騰騰，此刻却文質彬彬，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清清脆脆的叫了一聲：「徐爺爺！」

徐遠肅容道：「老嫂子，這二十年來，你們祖孫好像一直未在江湖上走動？」

老夫人的眸中充滿了慈愛的光輝，凝視着她的親孫子，道：「是啊，我們將復仇的目標，指定在你西刀徐遠一個人身上，打從東劍會用筷子起，就教他玩劍練劍，夜以繼日，日以繼夜，苦苦修練了十七、八年，直至自認可以一爭短長的時候，這才離開那個山洞，取道西行，沿途亦曾擊敗過不少劍術名家，但主要的工作則是欲去河西找你徐兄弟報仇，做夢也沒有想到，事情奇峯突起，西刀徐家原來也是受害者。」

徐遠笑呵呵地道：「余家家學淵源，獨步武林，看這孩子英氣勃發，卓然不羣，在當今年輕一輩的俠士中，當可穩坐第一把交椅。」

余老夫人笑道：「東劍年事尚輕，又長年避居山野，江湖閱歷如，實戰經驗亦差，你可千萬不要誇他，倒是我們這一路西來，聽到不少武林同道在交相讚譽兩個人，口碑載道，頗有如日中天之勢。」

「是甚麼人？」

「一個叫燕子飛，一個叫柳青青。」

「哦，原來是這兩個娃兒，我還以為武林中又有新秀崛起。」

余東劍雙眼瞪得老大，道：「徐爺爺認識燕子飛、柳青青？」

西刀徐遠朝鄰座一望，燕、柳已起身下樓而去，悻悻然道：「喏，剛才坐在那兒的那一對男女，男的便是燕子飛，女的大概是柳青青無誤，他們正在替官家辦案子，而徐爺爺我畢生最討厭與六扇門中人打交道，所以，雖曾同船共渡，相識已久，至今仍如陌路一般。」

* * *

別有天。

花廳內。

正值晚膳時分，江湖朋友們正圍坐數桌用餐，廳內酒香四溢，觥籌交錯，猜拳行令之聲不絕。

燕子飛、柳青青難得在此安安穩穩的吃一頓飯，與石磊、丁玲夫婦同坐一起，談笑風生，暫將一切的煩惱拋諸九霄雲外。

幾杯黃湯下肚，燕子飛已有三分酒意，大石頭眉飛色舞道：「人

逢知已千杯少，人生難得幾回醉，來，燕子飛，我再敬你三大碗。」

他存心想灌醉燕子飛，也好讓他藉此休息一下疲憊的的身心，是以，話一出口，便當先連飲三大碗。

近七八月來，燕子飛東奔西跑，確有心力交瘁之感，今夜難得清閑，也眞想開懷暢飲一番，馬上捧起海碗，哈哈大笑道：「好啊，別說三大碗，就是六大碗子飛也照飲不誤，我就不信總是贏不了你大石頭。」

話完，一飲而盡，也連乾三碗。

石磊提起酒罈子，又倒了兩碗，口沫四濺的道：「在拳脚刀劍功夫上我大石頭自知無法跟你燕子飛一爭高下，如論酒量，則差了一大截，你這一輩子也休想贏得了我。」

哥兒倆酒興大發，神采飛揚，雙雙端起酒碗來一碰，正準備開懷痛飲，碗口却突如其來的被一隻蒲團大手壓住。燕子飛抬頭一看，見是嚴元伯，忙欠身說道：「嚴總，你來得正好，快請坐，咱們……」

嚴元伯截口道：「大事不不妙，那還有閑工夫喝酒，必須立即行動。」

柳青青見他全身禁軍打扮，神色慌張，急急追問道：「有情況？」

嚴元伯道：「會不會出事，現在還不知道，老哥是躭心怕會發生事故。」

弄得燕子飛滿頭玄霧，酒興頓消，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老哥別打啞謎好不好？」

嚴元伯正經八百的道：「石太師排練了一齣歌舞，進宮去啟奏皇上，說是爲了替聖上解憂，欲請陛下移駕太師府觀賞。」

「皇上答應沒有？」

「業已准奏。」

「糟了，石太師居心叵測，與扶桑關係密切，近來又買下了黃龍會，實力倍增，陛下這一去，無異身入虎穴，萬一石家父子心懷不軌，可是大爲危險之事。」

「老哥我也就是怕這中間有甚麼陰謀詭計，所以才特地知會你一聲。」

「陛下打算何時起駕？」

「已起駕多時，此刻正在往太師府的途中。」

「如此，嚴總請快走，我和青青隨後就到。」

「好，老夫先走一步，咱們太師府見。」

嚴元伯匆匆離去，柳青青回房取來皮鞭，燕子飛命石磊、丁玲留守別有天，也結伴離開。

就這麼一步之差，當二人到達太師府外時，沒追上嚴元伯，亦未見到聖駕，顯然俱已進入石家。

太師府大門緊閉，門口有六名家將把守，燕子飛跨步而上，正欲推門而入，突聞六人齊聲暴喝道：「站住！」

六把長劍，挽起六股寒芒，交架在燕、柳面前，擋住去路。

燕子飛昂首道：「我是燕子飛，要進去保護聖駕。」

其中一人沉臉道：「老太師有令，任何人皆不准入內。」

這一來，燕子飛更加疑慮叢生，心知事有蹊蹺，焦灼之情越熾，當下雙眉一挑，道：「你去叫石大人出來見我。」

「老太師父子正在迎接聖駕，沒工夫。」

「那麼，請嚴總來也可以。」

「嚴大人要護駕，離不開。」

「你……你這是逼本俠硬闖太師府？」

「你敢，驚了皇上的聖駕，可是死罪一條。」

越是這樣，二人越是緊張，柳青青望着燕子飛，道：「子飛，咱們闖！」

長鞭乍然電捲而出，擊落了六支劍，燕子飛伸手推門，糟！厚重的鐵門，已經下了閂，急忙後退丈許，彈身飛上牆頭。

「不許動！」

「不許動！」

牆外喝聲如雷，牆內人影閃晃，立時冒起來十幾條人影，合力截堵。

燕子飛大喝一聲：「滾！」雙掌齊出，暗力如濤，當者披靡，牆內之人全部被他震落塵埃。

柳青青鞭無虛發，連傷六人，落地輕如鵝毛，臉不改色，對迎上來的逍遙客道：「朋友，阻我倆去保護聖駕，究竟是何居心？」

逍遙客嘿嘿冷笑道：「老夫是奉命行事，其他的一概不知。」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老太師。」

燕子飛展目四顧，見太師府內到處鬼影幢幢，却未見半個大內高手，心中好不焦急，道：「青青，別跟他們浪費口舌，咱們去護駕要緊。」

立與柳青青大步前行，黃龍會長曲德霍地從一旁閃出，橫立身前，陰陰地冷笑道：「太師府可不是茶樓酒肆，豈容爾等隨便出入，想要入府，必須先通過本會長這一關。」

燕子飛虎目暴睜，從逍遙客、鐵大錘、曲德等人的臉上一掃而過，怒不可當的道：「各位，醜話本俠先說在前面，今夜太師府就算是虎穴龍潭，刀山劍海，燕子飛也照闖不誤，怕死的滾到一邊涼快去，想死的直管上，燕某照單全

收！」

丹田提足一口眞氣，雙掌叫足十成功力，大踏步的向前闖。

柳青青並肩而進，手握蛟皮鞭，也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太師府的家將已湧上來數十人，佈下一道深廣的人牆，逍遙客大叫一聲：「上！」立如潮水般攻上來。

燕、柳視若無睹，仍自邁步前行，及至攻到面前時，抽冷子驀然猛攻七掌八鞭，趁對手慌亂無措之隙，陡地彈飛而起，從他們頭頂掠過。

逍遙客、鐵大錘、曲德，以及黃龍會的幾名九段高手，急忙騰空拔起，捨命相攔，登時掌飛劍舞，鞭聲呼嘯，在半空中演出一場龍虎鬥。

燕子飛奇招迭出，勢如破竹，連傷數人，落脚處已在三丈開外。

柳青青不讓鬚眉，掃落三刀四劍，恰巧與燕子飛走了個齊肩並步。

二俠神功蓋世，震懾全場，曲德等人驚魂未定，燕、柳已闖入皇上觀賞歌舞的大樓內。

樓內，樂聲悅耳，歌聲委婉，一隊妙齡少女正翩翩起舞，隨着笙歌的韻律，婆娑多姿，有如一隊穿花彩蝶，煞是好看。

神宗朱翊鈞就端坐正中，一面飲酒，一面觀賞，狀頗愉悅。

石太師在一旁作陪，堆着一臉的諂媚，不時比手劃脚，似在向朱翊鈞講解歌舞的含意。

皇上的身後，呈扇形立着兩排大內高手，嚴元伯則立在一側。

石大勇距離稍遠，站立側門口，時而目注樓內，時而向外張望。

燕、柳繞場半周，悄沒聲息地來至嚴元伯一旁，燕子飛小聲說道：「嚴總，情形怎樣？」

嚴元伯目似寒星，敏銳異常，密切注視着樓內的一切變化，聞言附耳回說：「還好，到目前爲止，尚看不出有何異樣之處。」

「可知石太師此舉的眞正用心？」

「這是一個謎，聖駕一到，便笙歌不輟，却沒見國色天香的美女，亦無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奇歌舞，眞猜不透老太師葫蘆裡賣得是甚麼藥。」

話至此，場中的彩帶舞已告結束，十二名舞者翩然退下。朱翊鈞似頗不悅，欠了一下身子，皺了一下眉。

石如山看在眼中，嘴角掛着一絲神秘的奸笑，忽然，啪！啪！啪！擊掌三響。

隨着這三響掌聲，如意穿着一身綠衣，首先從一道小門緩步行出。她的身後，緊接着又出來一位姑娘。

這姑娘一身紅衣，一身剪裁合身，緊貼在肉上，血紅如火的紅衣，全身胴體畢現，曲線玲瓏，修長的脚上穿了一雙紅緞繡花舞靴，黑髮披肩，光亮如絲，却看不到她的廬山眞面目。

因爲，她的臉被一柄鵝黃色的羽扇遮住，羽扇上面散發着一股濃郁的茉莉花香味。

如意領着這位姑娘來至皇上面前，行完跪拜大禮後，隨即退到燕子飛這邊。

紅衣姑娘則在朱翊鈞的御駕前，跳起了羽扇舞。此姝的身段的確很美，全身柔若無骨，或俯或仰，或廻或旋，輕顰淺笑，曼妙已極，彷若一條五彩繽紛的美人蛇。

血紅的衣裳，隨着舞姿飄來飄去，又像是一盆熊熊烈火。

可惜，羽扇雖已移開，臉上仍蒙着一層薄紗，還是看不到伊人的俏模樣。

逍遙客、鐵大錘與曲德已隨後追至，乖乖的站在石大勇面前，正在接受訓斥。

燕子飛默察片刻，似已看透了這位噴火女郎的身份來歷，噤聲道：「如意，你們是甚麼時候來到太師府的？」

「今天一早。」

「這是誰的主意？」

「山本會長。」

「目的何在？」

「山本希望在皇上身邊有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不會這麼單純吧？」

「起碼眼前的打算是如此。」

「讓她出來搔首弄姿，大賣風情，擺明了是想以女色迷惑皇上。」

「山本與老太師確有此意。」

「哼，倘若她敢對陛下有所不規，小心本俠把她剁成肉醬！」

如意字斟句酌的道：「不會的，此時此地，他們不會對皇上有任何舉措，祇不過想給陛下解解悶，逗逗樂子，最終目的則是希望她能藉此入宮，長伴君側。」

噴火女郎的熱舞已畢，朱翊鈞不停的鼓着掌，讚不絕口的道：「好，好，好極了，快掀開面紗，讓朕看看妳。」

姑娘微微點頭，又將鵝黃羽扇遮在臉上，然後由上而下緩緩地移開。

隨着羽扇與面紗移動的速度，朱翊鈞的眸子越睜越大，滿臉驚喜，當他看清紅衣女郎的全部臉龐時，不禁喜極而呼道：「是石貴妃！」

人也跟着站了起來，衝到犬養由美身前，一把將她摟入懷中，道

:「玉娘，妳想得朕好苦好苦啊，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石太師見計已得售，滿心歡喜，急忙上前解釋道：「啟稟聖上，此人並非小女玉娘，祇不過音容笑貌酷似罷了。」

朱翊鈞聽得一呆，道：「甚麼？她不是石貴妃，天底下那有如此相像之人？」

石如山道：「小女玉娘，承聖上恩寵，老臣感激涕零，自貴妃離奇失踪後，知陛下思念日深，故而多方查訪，得知此女與玉娘相似，遂不辭辛勞，迎入府中，獻與皇上，以博吾皇一笑，略盡老臣愚忠於萬一。」

皇上眞的笑了，笑得很開心，摟着犬養由美的纖纖細腰，道：「好，愛卿辦得很好，朕一定會重重賞你。」

低下頭，又笑問犬養由美道:「可願隨寡人進宮去？」

犬養由美等的就是這一刻，拋來一個媚眼，嬌羞不勝地道：「妾身得蒙陛下寵幸，乃前世修來的福，雖萬死亦不敢辭。」

朱翊鈞聞言樂不可支，立即下令起駕回宮。

燕子飛却不以爲然，上前說道:「皇上，後宮粉黛三千，環肥燕瘦，傾國傾城，何遜於這異域脂粉？切盼吾皇勿將此女領進宮去。」

石太師怒不可當的道：「燕子飛，你太放肆了，連後宮的事也膽敢過問。」

燕子飛道：「老太師，換了別的女人，區區絕不多言，但此女非我族類，居心難測，爲了陛下的安全，不能不管。」

朱翊鈞臉帶疑雲道：「燕卿，你說此女非我族類，乃異域脂粉？」

「是的，不僅非我族類，而且身份特殊。」

「她是誰？」

「還是請石太師自己說吧。」

石如山瞪了燕子飛一眼，道:「啟奏陛下，此女出身名門身份尊貴，乃扶桑足見國王千金——犬養由美公主，這一次老臣遠赴扶桑，就是爲了迎回犬養公主，爲聖上解憂。」

朱翊鈞轉問燕子飛道：「這犬養公主有甚麼不妥嗎？」

燕子飛道：「草民記得曾向皇上報告過，寒蟬就曾一度落入犬養王之手。」

石如山道：「寒蟬是五龍會長山本獻給他的，與犬養王無關。」

「犬養、山本，狼狽爲奸，怎會無關？老太師這次東瀛之行，跟他二人接觸頻繁，應該比在下更清楚。」

「燕子飛，你最好不要含沙射影，蓄意誣告，老夫與犬養王乃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跟山本更是初交乍識，毫無瓜葛，談不上有何深厚交情。」

「沒有深厚交情，山本肯將黃龍會賣給老太師？」

「這純粹是一筆交易。」

「你買一個扶桑幫會作甚？」

「爲了安家護院。」

「將犬養獻給皇上，又安的是甚麼心？」

「爲陛下分憂解悶。」

「犬養和石貴妃貌相極爲相似，他們可是同胞姐妹？」

「玉娘乃老夫親生骨肉，由美公主係扶桑女子，怎可扯在一起？」

「可是，區區曾耳聞，石貴妃並非太師親生。」

石如山聞言大怒，拂袖而斥道:「哼，捕風捉影，道聽塗說，簡直一派胡言！」

燕子飛振振有詞道：「犬養由美是在下誤把她當作石貴妃，從扶桑押解回國，後來查証結果，知係冒名頂替，這才逐出別有天，老太師聲稱是自己迎回府中，顯有邀功欺君之嫌。」

石太師辯解道：「犬養王本與老夫舊識，一到扶桑便決定將她迎回中原，是後來被你中途截奪而去，何罪之有？」

朱翊鈞已被犬養由美的美色所迷，迫不及待的想要儘早回宮，道:「好了，兩位愛卿勿再爭論下去，這件事不管誰是誰非，就此一筆勾銷，朕要回宮了。」

攙着犬養由美，已坐進鳳輦之內，燕子飛仍圖作最後努力，道:「犬養王荒淫暴虐，由美公主潑辣刁蠻，留她在身邊，恐貽無窮後患，伏望吾皇能收回成命。」

皇上正猴急得緊，嬉笑道：「論武藝，朕不及燕卿，但對女人却自信比你懂得多，越潑辣越有味道，石貴妃就是這一型的。」

燕子飛不死心，仍圖力諫，柳青青搶先道：「據小女子所知，今天的這一齣戲，很可能是山本刀之助事先計劃好的，犬養由美又身懷絕技，陛下可千萬大意不得。」

犬養由美是個天生尤物，騷勁十足，又深諳以柔克剛之技，半躺在朱翊鈞的懷裡，早已變作一灘水，一團泥，皇上飄飄欲仙，恨不得馬上比翼雙飛，那還聽得進燕、柳之言，道：「目前犬養王已死，憑依全失，她一個弱女子，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孤掌難鳴，產生不了作用，兩位愛卿過慮了。」

放下轎帘，隨即起駕，燕、柳二人眼睜睜的看着犬養由美跟着皇上離開太師府，却毫無挽回的餘地。

歸途中，柳青青氣忿忿地道:「子飛，聖上迷戀女色，不聽諍諫，咱們再待下去也沒有意思，我看乾脆回太原老家去算了。」

燕子飛乃血性漢子，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斷然決然道：「不！事情發展至今，已經很明顯，五龍會似是有一套完整的計劃，盜雙劍、寒蟬、玉駝鈴，祇是一個幌子，一種障眼法，旨在轉移大家的注意，眞正的目的無疑是想染指大明江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江湖人也責無旁貸，越是這樣，我們越不能走，一定要和山本等這一羣狐羣狗黨周旋到底。」

「依你看，陛下眼前有沒有危險？」

「應該不會。」

「何以見得？」

「道理很簡單，假如陛下此時發生意外，繼位者自然是太子，而太子乃孫皇后所生，這是石家與山本所無法忍受的事，他們絕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脚。倒是孫皇后母子的處境十分險惡，山本那一夥人必會千方百計的設法陷害。」

「子飛，你的意思是說，假定犬養由美的姐姐是石貴妃，石玉娘肚子裡的孩子是山本家的骨血，除去了孫皇后母子，石貴妃又順利的生下一個兒子，被册封爲后，如此這般，倭寇就可以兵不血刃，輕而易舉的得到大明江山？」

「不錯，孫皇后母子是他們最大的障碍，所以我說他們母子現在的處境最危險。」

* * *

不知是從那一家茶樓或酒肆，也不知是從那一個人的口中，突如其來的傳出一則驚人的消息，說五龍會已下定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要殺害孫皇后母子。

消息像是長了翅膀，很快便傳遍了整個北京城。

三位京畿大員——九門提督孫九峯、禁軍總教頭嚴元伯、刑部總捕頭張鐵虎，一得到消息，便如火燒屁股般，不約而同的來到別有天。

這三人皆經驗豐富，燕、柳亦久經陣仗，但面對這麼一則明確的訊息，却如置身迷霧中。

這個消息，究竟是從那裡傳出來的？

故意放出風聲來的目的何在？

如果，五龍會確有夜襲後宮的計劃，似乎不應該洩漏出來。

既然洩漏出來了，這當中必有驚人的內幕、詭謀。

關鍵是，詭謀的詳情如何？

內幕的眞實情況又怎樣？

尤其，行動的日期是那一天？

五個人面面相覷，皆諱莫如深，許久之後，燕子飛才首先打破沉默，道：「照常情常理來推斷，應該不會有人肯將攻擊的目標公開掀出來給人看，子飛懷疑是山本聲東擊西的技倆。」

孫九峯頷着道：「燕兄之言極是，皇宮大內，高手如雲，山本即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如此狂妄，九峯也覺得老賊此舉十九在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嚴元伯道：「姑且假定事實確是這樣，那麼，山本眞正的目標是甚麼？」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我認爲企圖劫獄的可能性極大。」

張鐵虎道：「劫獄？柳姑娘是說意欲劫走卞三娘與錢通？」

燕子飛道：「嗯，卞三娘乃五龍會的元老，盜走血手印，功不可沒，山本絕不會袖手不管。而錢通與石太師關係密切，祇要姓錢的將他所知之事抖出來，就足以置石家父子於死地，石家自然也會盡力設法營救。」

言來條理分明，頭頭是道，大家皆點頭稱善，柳青青却力排衆議，另有高見，道：「子飛，你不要忘記，倭人多詐，花樣百出，石太師又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他們不是笨驢呀，不會如此輕率淺陋。」

燕子飛道：「青青，妳有何高見？」

「我認爲可能計中有計。」

「請說清楚一點。」

「表面上聲東擊西，實則仍然聲東擊東。」

「青青之言甚是，以倭人的心性而言，的確有此可能。」

孫九峯疑雲滿面道：「聲東擊西也好，聲東擊東也罷，他們故意放出這個風聲來，事情的本身就極不合情理，蓋用兵貴在隱秘，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方爲上上之策，怎可反其道而行，大肆渲染？說不定純粹是子虛烏有的空穴來風。」

燕子飛肅容滿臉道：「這種事，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個計策設計者的眞正用意，很可能就是要咱們分散力量，分散注意，兩頭奔波，顧此失彼，各位請注意，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籌碼，完全握在設計者的手中。」

張鐵虎道：「甚麼籌碼？」

「時間！」

「是啊，消息來源顯示，指出施襲的目標，並無行動的日程，顯然是有意故弄玄虛。」

「張總之言極是，無疑是刻意安排好的，敵暗我明，主動在他，當我等日久疏怠，出現漏洞，或疲於奔命，無法兼顧時，便是他們動手的絕佳時機。」

經過這一番分析，眞眞假假，

虛虛實實，事情反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孫九峯憂心忡忡地道：「爲今之計，我們該當如何應付?」

燕子飛望着嚴元伯，道：「子飛想聽聽老哥的意見。」

嚴元伯早有定見在胸，立道：「祇有六個字，以不變應萬變。」

英雄所見略同，燕子飛亦有此同感，道：「對，以不變應萬變，乃上上之策，從此刻起，刑部大牢及坤寧宮的戒備應即加強，所有非急要之事全部擱下，刑部捕快、大內高手、提督府的兵馬皆須集中待命，機動運用，切忌過度分散，我與青青自當隨時巡行二地，以爲策應。」

計議一定，孫、張當即起身告辭，分頭辦事去了。

嚴元伯則陪同燕、柳二人逕往紫禁城行去，當他們經過玉華宮時，發現宮內人來人往，又恢復了往日的熱鬧景象，三人互換一道眼神，信步走了進去。

前脚剛踏進宮門，如意正巧從裡面走出來，不由吃了一驚，道：「子飛，青姐，你們怎麽進宮來了?」

燕子飛道：「我們是來看嚴總的，順便到處走走。」

嚴元伯因有重責在身，大內的安全亟待重新部署，跟燕、柳、如意打一個招呼，先行離開，燕子飛又說道：「如意，這玉華宮好像又有了新主人?」

如意回頭朝宮內看了一眼，見無人在附近，小聲道：「呃，暫時換了一位新主兒。」

「誰呀?」

「犬養由美。」

「哦，是犬養，看來皇上還眞寵她。」

「豈止是寵，簡直捧在手心上，一連三天都膩在玉華宮，如膠似漆。」

「還在?」

「剛走，到御書房批閱奏摺去了。」

「陛下可曾冊封犬養任何名份?」

「目前還沒有。」

柳青青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道：「如意，我想問妳一句話，妳能說就說，不能說就算了，不要勉强，最近謠言滿天飛，主謀者到底是甚麽人?」

如意猶豫了一下，道：「山本刀之助。」

「目標是皇后母子?還是錢通、卞三娘?」

「皇后、太子，山本志在必除，錢通、卞三娘也勢在必救，謠諑意在亂人耳目，俾製造有利時機，此即所謂攻心爲上的最佳運用。」

「可知先從那邊下手?」

「向無所悉。」

「行動的時間呢?」

「此乃機密大事，不到最後一刻，山本是不會公開宣佈的。」

柳青青本待繼續追問下去，犬養由美忽然領着她那四名扶桑女婢，以及馬達，施施然行來。

三日不見，犬養由美更加妖嬈嫵媚，顧盼之間，丰姿萬千，往三人面前一站，語冷如冰道：「燕子飛，未得本公主召喚，爲何擅闖玉華宮?」

燕子飛毫不示弱，昂首道：「犬養由美，玉華宮妳祇是暫住，而且也沒有任何名份，妳還不具備召喚本俠的資格。」

「哼，本公主已是皇上的人啦，遲早會給我一個名份的，到那時就是你燕子飛的末日。」

「妳利用美色，混進後宮，蠱惑皇上，簡直厚顏無耻，燕某不會叫妳安安穩穩住下去的。」

好刁蠻的犬養由美，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道：「你想怎麽樣?」

燕子飛報以一聲冷哼，道：「我警告妳，最好放老實點，祇要有一絲半毫差錯落在本俠手裡，小心燕子飛先把妳活劈了，然後再在皇上面前領罪。」

犬養由美聞言大發嬌嗔道：「燕子飛，你太狂妄了，本公主好歹已是皇上身邊之人，竟敢如此無禮!」

她越想越氣，柳腰一擰，右掌倏揚，照準燕子飛的面頰打來一巴掌。

四名婢女狐假虎威，也跟着蜂擁而上，決心要給燕子飛一點顏色看看。

馬達拔劍的動作更快，後發而先到，眨眼已攻至燕子飛面前尺許處。

「大膽!」

柳青青一聲清叱，長鞭閃電出手，犬養、馬達還沒有弄清楚狀況，二人的手臂和劍身已被蛟皮鞭纏住，動彈不得。

當此之際，燕子飛亦已扣住了犬養的手腕，夾住了馬達的劍尖。

四名婢女不禁全看傻了眼，才攻出去半招，便突然停下來，退也不是，進也不是，傻乎乎地呆在原地。

犬養由美腕脈被制，尷尬萬分，一肚子的火全部發洩在如意身上，咆哮道：「死如意，妳發甚麽呆，還不快出手斃了這一對狗男女。」

如意的反應出奇冷靜，不疾不徐道：「公主，燕子飛、柳青青是皇上身邊的大紅人，我們都得罪不起，再說，憑我如意的這點本事，也不是人家對手。」（未完・卅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上文提要：丘泰來與玄小龍交戰已技窮，他撤出毒沙借機遁去，玄小龍從老董口中得知老爹玄劫被一個女人弄走了，他想起金申如玉的一句「要你來求我」的話，估計被那女人弄走了，大龍幫總舵被奪下來了，玄小龍決定與師妹去上島尋找老爹，馬超人等幾個老人堅決要求一同去。船在行程中，又遇上了乘着快船的浙東四君子……



坐觀海上火併　起而洞中救人

花滿天冷冷的道：「去找那騷女人呀，幹甚麽?」

他如今只要聽到金申如玉的名字就不愉快!

玄小龍道：「我非找到她不可，便是上海島，我也拚了!」

四君子聽得一驚，花滿天急問：「玄兄，到底出了甚麽要你拚命的大事了?」

玄小龍這才把幾個月來的事情對這四人細說一遍，說得梅冬陽四人怔住了!

花滿天道：「唔，原來玄兄乃是大龍幫少主呀!」

他重重抱拳，又道：「眞是失敬，失敬了!」

梅冬陽道：「雖說大龍幫老幫主失踪下落不明，但玄兄弟又把姓丘的趕走，收回了大龍幫的基業，也是値得咱們恭喜的了!」

桂秋風道：「如果眞如玄兄弟之言，老幫主必已被那大海盜的女兒弄走了!」

玄小龍道：「我也以爲，所以我由太湖去上海，先去上海她常住的地方找她，也許……」

梅冬陽道：「玄兄弟，無論如何，咱們先去一趟寒山寺，且聽聽百忍大師松竹大師二位的意見，這樣應該有益無害!」

花滿天道：「如果情況許可，咱們也願意同玄兄一起前往對付海盜，不就是一個殺字嗎?」

玄小龍想了一下，對王彩雲道：「師妹，大龍幫已收復回來，這個消息也應向松竹大師說說，對不對?」

王彩雲道：「師兄，妳決定吧，我是不會有意見的!」

玄小龍走出大艙外，他把趙起山、龍虎、馬超人、黃忠四位大叔找來!

趙起山四人先與梅冬陽四人大家相見，雙方再把事情說一遍!

趙起山道：「少幫主，咱們今夜船靠寒山寺附近水岸，明日一早再去上海也可以!」

玄小龍道：「也好，咱們也好稍作歇息!」

馬超人等四人走出大艙外，那黃忠已吩咐大船往東北方偏，那正是往楓橋方向去的!

＊　＊　＊

梅冬陽四人也跟着玄小龍這大船駛向寒山寺附近水岸，那一帶均是楊柳岸，石堤幾處有人烟，小船點點見帆影，只是人們心情沉重，甚麽風景也乏而無味了!

船行一個多時辰，遠處似乎有鼓聲，鼓聲之間有鐘聲，寒山寺已在遠處可見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站在船邊看過去，那王彩雲曾經獨自來過寒山寺，也聽了老爹年輕時候還有個

戀人叫劉圓圓，至今與老爹一樣沒嫁人吶！

只一旦想起這事，便王彩雲也忍不住的笑了！

玄小龍心中不想別的，他的心中充滿了金申如玉的影子，如果她把老爹抓去了，事情又該怎麼辦？

兩條船靠了岸，先是江南四君子下了船，再看大船上，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也來了！

六個人一路來到寒山寺的大門外，正遇上一個沙彌提了酒壺走出來！

寺中怎麼有人吃喝？

那是因爲寺中有客人，這客人就是愛吃酒！

玄小龍等一行來到寒山寺，迎面出現一個老者，這老者見玄小龍身邊的王彩雲，他是認識王彩雲的！

這老者不但認識王彩雲，他更認識丁梅！

此老非別人，「鐵拳」皇甫高艮是也！

皇甫高艮即是那位在黃浦江上搖船的老人，此老曾兩次把小船借給玄小龍與丁梅二人，讓二人暢遊在黃浦江之上！

玄小龍當先向皇甫高艮施了一禮，道：「原來皇甫老人家也在此呀！」

皇甫高艮忽的拉過玄小龍，二人走到寺門一邊！

「喂，玄小兄弟，你有點不大對勁呀！」

一怔，玄小龍道：「我不對勁？你老以爲我那裏不對勁？」

皇甫高艮道：「我問你，你如今與這位姑娘行影不離，你怎麼向太湖雙嬌之一的丁姑娘交代？」

玄小龍道：「我們都是最好的朋友！」

皇甫高艮道：「甚麼最好的朋友，那是你以爲，需知丁姑娘對你情意深深，她會受得了嗎？」

玄小龍一怔，道：「你老的意思是……」

皇甫高艮道：「你已有兩次通宵在小舟上與丁姑娘在一起，我老人家警告你，千萬別脚踏兩條船！」

玄小龍木然中，他又道：「我皇甫高艮是過來人，此生也爲情所坑，至今六十整，仍然孤家又寡人，可是我在年輕時候，嗨，也是同你一般的要文有文才，要武也拿得出來，江湖上的紅粉知己有兩位，就因爲我是東也愛來西也愛到後來一個也沒有了！」

笑笑，玄小龍道：「多謝前輩關心，玄小龍記下了！」

皇甫高艮道：「早下決心，早作定奪，少拖！」

玄小龍道：「前輩，若談親事爲時尚早！」

皇甫高艮大不以爲然的道：「我白說了！」

玄小龍道：「前輩，在下眼前困難重重呀！」

皇甫高艮道：「這話怎麼說？」

玄小龍道：「前輩有所不知，我如今已把大龍幫的基業恢復了，只是……只是，唉．我爹却失踪了！」

皇甫高艮道：「怎麼，那『千手如來』玄劫失踪了？」

玄小龍黯然的道：「這次再來，便是爲了尋找爹的下落，老前輩，你想想，我那有心情談情愛呀！」

皇甫高艮道：「這倒是眞的！」

他沉思了一下，又道：「只不過我可要提醒你一句話，丁姑娘用情很專，她還有靠山！」

玄小龍道：「太湖幫幫主很關心她母女，這一點我也淸楚！」

皇甫高艮搖搖頭，道：「丁姑娘有兩位大叔，那二人才是令人頭痛人物！」

「誰？」

「就是那冷公度與冷公元這兩個厲害難纏人物！」

玄小龍當然知道冷公度與冷公元二人，那冷公度尙且告訴過他，準備當他們的女婿了！

心念及此，玄小龍無奈的道：「我仍然要謝謝你老的告誡！」

王彩雲自裡面走過來了！

「小龍哥，怎麼不進來呀，松竹大師想見見你了！」

皇甫高艮呵呵一笑，便與玄小龍二人走進禪房！

松竹大師抬頭看，不由點點頭，道：「小施主快快請坐下來！」

百忍大師也笑笑，道：「小兄弟，剛剛聽說你已把大龍幫收復了，可喜可賀呀！」

玄小龍道：「我……唉，一波剛平，一波再起，我爹失踪了！」

松竹大師道：「大風波已平息，就如同長夜漫漫快天明，總會黑暗一段時辰，小施主就要否極泰來了！」

百忍大師對梅冬陽四人道：「梅家莊被大海盜的三個惡煞兒子所燒，斷了我和尙一處最好的落脚地方，無論如何我和尙也要替四位施主找回些甚麼！」

他對皇甫高艮又道：「皇甫施主，你愛喝幾杯，我也嗜那杯中物，咱們就去海上遊，如何？」

皇甫高艮哈哈一笑，道：「甚麼海上遊，海上殺人才是眞！」

百忍和尙道：「你怕了？」

皇甫高艮道：「我怕誰？大海盜嗎？笑話！」

百忍和尙笑笑道：「聽人言，金申之洞的武功十分殘酷高絕，哈

哈，找機會同這老兒過幾招！」

桂秋風道：「百忍大師，多年來大海上鬧海盜，誰也知道那是金申之洞手下幹的，別以爲他們在沿海岸幾處開設甚麼『閩浙海運棧』，那是幌子，海上打劫才是眞，沒本生意才賺錢！」

他看了各人的臉上表情，又道：「往日只裝不知道，可是他們找上咱們，殺人放火坑到咱們頭上了！」

花滿天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咱們是何人，能嚥下這口氣？」

藍天虹接道：「如果咱們能把上島的金申家打敗，也算是爲閩浙兩省的善良人民幹下一件好事！」

那梅冬陽衝着玄小龍抱拳道：「如今再有玄兄弟的協助，咱們的力量已足夠對付那三個惡兄弟了！」

松竹大師嘆口氣，道：「難怪今天的幾盤棋出現殺伐，走子成單，很難理平，原來是殺機當頭了！」

百忍大師撫掌道：「聽松竹的口氣，難道也有興緻做海上遊了？」

松竹大師一笑道：「爲民除惡，僧俗不分，雖是殺戮，實是行善，貧僧理當而爲之，各位可有反對的？」

梅冬陽四君子已撫掌大笑了！

皇甫高艮笑笑道：「對極了，常言道得好，勿以善小而不爲君子也，勿以惡小而爲之者小人也，松竹大師這才是我佛的昇華，令人佩服！」

梅冬陽道：「船上備有酒食，咱們這就上船吧！」

大伙正要起身，小沙彌已估來酒一壺！

松竹接過酒，他對小沙彌道：「我雲遊去了，叫你幾位師兄們別誤了功課！」

他提着酒當先往外就走，就在寺門外，玄小龍才開口道：「梅兄，請問你們打算如何出海？」

梅冬陽道：「玄兄弟，我在紹與郊外尙有一座莊院，打算經紹與出杭州灣入海！」

玄小龍道：「我們要經上海，因爲……」

除了王彩雲以外，便百忍大師也怔怔的道：「當然出杭州灣近路，何必繞去上海！」

玄小龍道：「實不相瞞，在下必須前去上海！」

他衝着梅冬陽重重一禮，又道：「各位，三日後咱們在三門外海見面，不見不散！」

有了這句話，花滿天幾人才綻露了笑靨！

松竹大師道：「小施主去上海，必有重大事情，那就在三日後見面了！」

於是，梅冬陽七人當先往岸邊走去，玄小龍與王彩雲走了一里多地，才上了大船上！

玄小龍遠遠的見梅冬陽快船扯上帆，他心中有些緊緊的，因爲三日後如果他仍然得不到消息，他又當如何？

玄小龍十分煩惱，他幾乎是度日如年！

＊　＊　＊

玄小龍的大船不停留，他們連夜走，內河正巧是大水，水深大船駛得快，第二天中午，大船便到了黃浦江岸，那黃忠把船停靠在岸邊上，玄小龍吩咐大伙等他回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便匆匆的上了岸，王彩雲向玄小龍道：「小龍哥，去找那金申如玉嗎？」

玄小龍道：「希望能找到她！」

王彩雲道：「如果金申如玉也不知道玄伯伯下落，我們怎麼辦？」

她的意思是問海上還去不去了！

玄小龍道：「除了我爹的消息之外，我想不到還有甚麼使我會去求她的！」

王彩雲道：「也許是恢復大龍幫之事，她以爲需要求她協助！」

玄小龍道：「那是不可能的，她應該明白，我已打進淮上，還須求助她甚麼？」

二人走在大街上，發覺只不過幾個月時光，上海這地方更見熱鬧了！

＊　＊　＊

現在，玄小龍來到那座花園大門外了，如今人們叫這種住宅爲別墅，如是叫成小公館便不太雅了！

玄小龍發覺別墅裡面有人，但大門緊閉着，裡面的那座暖春閣，令玄小龍的心頭一緊！

是的，當初他被金申如玉帶到暖春閣，那一夜眞的令他大開洋葷，好不愉快！

他不由得喃喃的道：「此地暖春閣，太湖暖香樓，均是閨閣處，此地更風流！」

一邊的王彩雲吃的一笑，道：「小龍哥，你在咕噥甚麼呀！」

玄小龍吃一驚，道：「沒甚麼，我只是想知道金申如玉是否在這裡面！」

王彩雲道：「去問問就知道啦！」

她把手插在玄小龍的臂彎裡，二人大大方方的走到別墅大門外！

玄小龍伸手拉繩子，從門上小窗口露出一雙大眼睛！

「你找誰？」

玄小龍把頭轉過去看門上的小窗口，立刻，裡面的人驚怒的拉開

大門！

「個沒良心的小傢伙，你果然來了！」

只一聽，便知道金申如玉至少是來過了！

那人十分惱怒的看看王彩雲，又道：「好嘛，你是身邊有了新人不要舊人了，難怪咱們大小姐氣得掉眼淚！」

王彩雲只裝沒聽見，一些反應也沒有！

因爲她早就明白玄小龍與金申如玉的那一段！

當然，事情既然明白，別人再說她也不會生氣！

玄小龍臉色一寒，沉聲道：「我是來找金申如玉的！」

「你怎可以直呼大小姐的名字，要叫大小姐！」

玄小龍道：「我沒罵她爛女人，已經很客氣了！」

那漢子忽的一掌打來，玄小龍不出手，王彩雲左手只輕輕一拂，道：「狗仗人勢呀！」

那人忽然的覺得右手不靈光了，他便是舉也難以舉得起來了！

「杜爺，杜爺，快來呀！」

這人一陣喊叫，立刻從裡面奔出一個大漢來！

這大漢奔到大門口，抬頭先是一瞪眼！

玄小龍也一瞪眼：「是你！」

那大漢却冷冷的道：「你還認得我杜老大呀！」

杜老大何許人也，這杜老大正是金申如玉大船上的大把頭，當初玄小龍與金申如玉上船，就是坐的杜老大的那條快船！

玄小龍當然認得杜老大，他淡淡一笑，道：「杜把頭，我是來找金申大小姐的！」

杜老大嘿嘿的道：「怎麼，你沒忘記咱們大小姐？」

玄小龍道：「她在嗎？」

杜老大道：「不在！」

玄小龍嘆口氣轉身要走，杜老大開口了！

「你等一等！」

玄小龍道：「有事？」

杜老大道：「是大小姐叫我留下來的，因爲大小姐知道你與我相識！」

玄小龍道：「不錯，你我是相識！」

杜老大道：「所以咱們大小姐命我在此等你！」

「等我？」

「不錯，而且大小姐肯定的對我說，你必會前來上海找她！」

玄小龍驚訝的道：「那麼肯定？」

杜老大道：「你不是已經來了？」

玄小龍道：「不錯，我是來了，她人呢？」

杜老大道：「大小姐雖不在，但却留下一封信，你看了便明白！」

玄小龍道：「信呢！」

杜老大自袋中把一封信取出來，道：「這是給你的！」

玄小龍接過信，他撕開來，一邊的王彩雲道：「不會在信上動甚麼陰謀吧！」

杜老大叱道：「胡說八道！」

玄小龍立刻想到楊九子曾中過勾魂砂之事，不由把手又縮回來！

王彩雲却大方的接過信，她把信紙取出來了！

杜老大很是不高興，但他只怒視一下！

玄小龍接過信紙看，上面寫得很簡單！

「要見你爹來上島！」

玄小龍大驚，道：「果然我爹被抓去海島上了！」

王彩雲忿怒的道：「上島又怎樣，刀山又怎樣，小龍哥，咱們走！」

玄小龍與王彩雲已走出幾丈外了，忽聽杜老大叫道：「你們這就走呀！」

玄小龍道：「不走幹甚麼？」

杜老大道：「我們的伙計這手臂……」

王彩雲道：「他愛打人，就叫他以後少動手！」

那人已用哀求的目光望過來！

玄小龍對王彩雲道：「何必同這樣的小人一般見識，把他的穴道解開吧！」

王彩雲走過去，她對那人冷冷地道：「便宜你了！」

忽的一掌拍在那人的右肘上，痛得那人一聲叫！

王彩雲道：「好了，休息三天就沒事了！」

說完便與玄小龍往江邊走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到黃浦江岸，忽見有兩艘東洋大肚皮快船往外駛去，而且去得很快。

玄小龍對王彩雲道：「師妹，我知道這船，那是東洋人的船，也是海盜船，倭寇船！」

王彩雲道：「他們眞大膽，到咱們內江來了！」

玄小龍道：「他們此刻是商船，誰敢叫他們是倭寇？」

二人只看着兩條大肚皮船遠去，才匆匆的登上大船！

於是，黃忠、馬超人、趙起山與龍虎四人，由玄小龍召集在大艙中了！

玄小龍把金申如玉留下的信紙給這四位大龍幫資深的大把頭看一遍！

黃忠四人已忿怒的拍桌子瞪眼

睛！

趙起山吼道：「她把老幫主抓去海島上了，太可惡了，咱們這就去要人！」

馬超人道：「咱們就去上島叫陣，非宰人不可！」

玄小龍想了半天，才咬咬牙道：「難道咱們一定要與他們聯手嗎？」

龍虎道：「同何人聯手？」

玄小龍把梅冬陽幾人也去找大海盜之事說了一遍，黃忠四人也立刻點頭同意。

那馬超人道：「太好了，多一份力量，多一分把握，少幫主，咱們可以出海了，杭州灣也要一天才會到。」

玄小龍對黃忠道：「大叔，是生是死，在此一戰了。」

大伙聽得齊點頭。

於是，這條大海船離岸了。

* * *

夜幕低垂，其實天黑已有一個多時辰了。

人們在海上回頭望，海岸邊點點漁火似繁星，就在此時，大海上有不少船在移動，航行燈高掛中，玄小龍就吃了一驚。

王彩雲這還是頭一次乘大海船到海上，她站在玄小龍的身邊，道：「怎麼了？小龍哥！」

玄小龍道：「我們把龍大叔、趙大叔二人找來。」

龍虎在船尾已聽到了，他匆匆的走近玄小龍。

「龍大叔，你看那幾條怪船。」

龍虎遠望左面大海上，他驚呼道：「啊，不是兩艘，一共有五艘之多呀。」

玄小龍道：「有一條就十分叫人頭痛了，出現五艘，必有大事要發生了。」

是的，那些正是倭寇們的大海船，也正是與被上島擄去並停在上島海堤內的倭寇大海船一個樣。

這時候，趙起山也來了。

他也認出是倭寇的大海船，每條船上有殺手二十多人，他們能居高臨下，專門打劫大海船。

玄小龍看了又看，道：「二位大叔，你們看出這五條大海船是往何處駛去？」

趙起山看了一下，道：「朝南方！」

龍虎接道：「不錯，正是朝向南方駛去。」

玄小龍道：「二位大叔，咱們近岸航行，千萬別把他們惹過來。」

趙起山道：「只要看到海岸，他們就不會追咱們，大海上就很難說了。」

於是，馬超人與黃忠二人也來了。

這二人乃是大龍幫海上大船的把頭，也曾被囚在上島的元老級把頭，看了五條大肚子海船以後，二人便把船盡量在海岸邊航行，甚至還把船速減低。

這一夜到天明，玄小龍的大海船只看到普陀山，他們在杭州灣外等到過午還不見梅冬陽他們的快船，便只得再緩緩的越過舟山往南駛。

玄小龍對王彩雲道：「師妹，必是梅兄他們等不到咱們，以爲咱們不去了。」

王彩雲道：「師兄，我也以爲是這樣。」

二人正在說着，忽聽大桅上有人大吼。

「海上有怪船呀！」

聽得人們吃一驚，立刻奔到船頭看，隱隱的，只見正是那五條怪船斜刺裡往西南方改舵向。

玄小龍對這一段海岸最清楚，立刻吃驚的對王彩雲與龍虎等人道：「難道他們是報仇來的？」

大伙一聽「報仇」二字，露出不解的眼光。

玄小龍道：「我曾幫那金申家與一條這樣的大肚子船幹過，而且殺了倭寇也把該船拖回上島，至今那條船仍然停在上島石堤灣中。」

龍虎道：「太好了，必是去偷襲上島的，咱們就叫他們二虎相鬥了吧！」

玄小龍道：「照理，咱們應該幫助自己人對付東洋倭寇才對，只不過大海盜與倭寇，們又有什麼分別的。」

趙起山道：「眞若如此，老天有眼，叫他們先來個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王彩雲道：「如此看來，咱們應當近岸航行，但却要盯牢這些倭寇大船，是否會撲向上島。」

玄小龍道：「這是當然的。」

馬超人立刻加派一個瞭望手爬到另一桅杆頂上去了。

* * *

天色就快黑了，海面上似乎起了風浪，大船顛得兩邊搖，浪花也打到船面上。

便在這時候，忽然桅上有人大聲叫起來了。

「大批船從南往北迎來了。」

大艙中，玄小龍等聽這喊聲，立刻從大艙中走到船頭看過去。

只見大海上少說也有二十多條大海船迎向疾馳中的那五條怪船。

五條怪船不轉頭，一個勁的往前衝，大海上這夜是個圓月夜，月色照得亮，空中如洗並無雲。

無雲不一定無風，風在吼。

玄小龍等遠遠看着雙方的船快撞在一起了，他叫黃忠快把船停住，且看雙方怎麼幹了。

玄小龍心中想着，原來金申之洞已把他的武力集中在上島了。

他已看出這一點，但他却想不到，金申之洞把力量集中爲的就是要對付他玄小龍。

* * *

原來「千手如來」玄劫被抓以後，正遇着金申如玉一心要找上玄小龍而去了淮上，那天她見玄劫被抓，丘泰來就要把玄劫殺掉以除後患，却被金申如玉勸阻，金申如玉命人把玄劫也裝箱，由南京上船，當時有許多木箱上了大船，全部是大龍幫的產業。

丘泰來知道玄小龍一路殺向淮上，他不把大龍幫搬空，當然心中不甘。

那玄劫就是這樣才被送去上島。

玄小龍當時也發覺南京分舵的大船在裝大木箱，他如果知道他爹玄劫就在大船木箱中，他早就找去拚命了。

玄小龍還不知道他已錯過救他爹的機會了。

* * *

此刻，大海上雙方的大船撞上了。

仔細看過去，只見每五條大海船圍着一條倭寇大肚子船，從燈光之中也可隱隱的發現有人正拚命往倭寇們的船上攀爬，那是不要命的往上衝。

於是，火光便在海面上出現了，那是倭寇大船上施放的火種，那火種還發出「轟隆」聲，十里外也聽得到。

海面上已有五條大船在燃燒，海面上也由風吹過來那十分原始的喊殺聲。

王彩雲忽然指着遠處，道：「有一條大肚子船也燒起來了。」

馬超人道：「是兩條，右面的一條倭寇船也在起火，有人往海中跳了。」

玄小龍道：「如此大浪，跳入海中必死。」

幾個人在五七里外看得清，只因爲黑來海上無阻隔，三里好像在眼前。

就在玄小龍等人在這大船上隔岸觀火中，遠處忽然一聲巨响，一團火光往天上衝起，火到空中爆炸，宛如西極焦雷聲。

玄小龍吃一驚，道：「倭寇的船上有火藥，必是火藥爆炸了。」

不旋踵間，又是一條倭寇大肚子船發出劇烈的爆炸聲，便是圍上的上島大海船也被燃燒起了火！

這種殺法很明顯，這是同歸於盡呀！

從距離上看，海上搏鬥的地方距離上島只不過六七浬，海上不但大小船隻越聚越多，而且還有小船也匆匆的駛去了，乍看之下，就不知有多少船參與拚殺！

* * *

玄小龍的大船沿着海岸邊駛着，忽見一條快船自上島與下島之間駛過來，快船駛得快，眼看就要從大船這面駛過去了，夜色中，玄小龍與王彩雲站在船燈下，忽聽快船上有人大叫。

「喂，是玄兄弟呀！」

玄小龍一聽是梅冬陽的喊叫聲，立刻命船停下來，大船「刷刷刷」落下主帆，快船也貼靠過來了！

雙方又在海上相會，原來果然是梅冬陽幾人，那松竹大師也來了！

松竹大師、百忍和尚、「鐵拳」皇甫高艮三人走出船艙外，玄小龍便請他七人上得大船上！

幾人進入大艙中，那梅冬陽道：「不得了，眞的是不得了啦！」

百忍大師接道：「你們看到海中的搏殺嗎？」

玄小龍道：「不但看到，也聽見爆炸聲！」

花滿天道：「眞想不到，倭寇們把洋人的火藥用在船上了，必死不少人吶！」

玄小龍道：「聽師父說過，江湖自從出現火葯，很容易就死人，今日才見到！」

百忍大師道：「也難怪這天山飛鷹躲去天山不再走入江湖中了！」

天山飛鷹就是王子正！

玄小龍道：「我師父只是不願多見殺戮！」

松竹大師道：「悟性養性者哲人也，王施主高人也！」

花滿天道：「咱們今夜本要殺上上島去的，還沒到吶，海上出了情況，上島與下島牛角號加上鑼聲，所有的船都上了人，一哄迎出大海中，也不知怎麼的，船上帶有火種、弓箭手、殺手，人人光着背一副不怕死的模樣！」

梅冬陽接道：「咱們遠遠看得清，島上的老人小孩帶女人，全都出動了，他們每人握着刀，凶神惡煞似的站在海邊上，那光景就是要同人拚命！」

梅冬陽的話才眞的叫玄小龍吃驚，上島的人們爲甚麼如此團結？其實這兒是海盜窩，島上男女都殺人，到了必需拚命的時候，當然全島都出動！

玄小龍道：「眞要如此，要救我爹就難了！」

桂秋風道：「至少此刻不宜前去！」

這時候忽見黃忠走來！

「少主，此時正是殺上島去救回老主人的時候！」

玄小龍道：「全島戒備，咱們不能把島上人殺光呀！」

黃忠道：「海島上是海盜呀，殺他們也是天意，咱們也算替天行道！」

玄小龍道：「許多老人家與婦孺，誰下得了手？」

大艙門外傳來馬超人的聲音，道：「少主，咱們何不碰碰運氣！」

玄小龍道：「是馬大叔嗎？你請進來！」

馬超人擠進大艙中，他緊依艙門，道：「少主，咱們不同他們正面交手，咱們悄悄的用快船接近島後面，那兒是懸岸峭壁與礁石，不會有人在那種地方！」

大艙中，大伙都張大了眼睛仔細聽，誰也不吭聲！

黃忠也用懷疑的眼神看向馬超人！

馬超人緩緩的又道：「咱們暗中摸進上島，屬下以爲，也許老幫主被囚在咱們被囚過的山洞中，此時去救就容易多了！」

玄小龍心中一動，黃忠道：「有可能，只不過要是不在那兒呢？」

馬超人道：「咱們潛入島上四下查探呀，要知道他們全島的人在海岸邊戒備，主力又拉去海上同倭寇們拚殺，島內空虛了！」

王彩雲道：「我同意這位大叔的說法，咱們可以一試……」

玄小龍道：「那島後暗礁凶險，咱們這大船實難近岸，如何好？」

梅冬陽道：「如果你們決心一試，那就改乘我的快船，我們守在遠處，雙方設下暗號，有必要，我們便去支援你們！」

松竹大師道：「可要多加小心了！」

這時候再看遠處大海上，火光幾處衝天起，船隻似乎也分散開了！

海面上有船七八艘在燃燒，似乎有兩條倭寇大船在加速衝撞海上的快船了！

想也知道那是多麼慘烈的一場海戰！

海盜們果然以性命賭上了！

* * *

玄小龍不願意多帶人，他甚至連趙起山與龍虎二人也不打算帶去島上，但趙起山與龍虎力爭！

「少主，如果不叫我去，我跳海往島上游去！」

龍虎也重重的道：「少主，這一刻多麼重要呀，你怎能拒我二人於千里之外！」

玄小龍心中感動，他拍拍二老，道：「你二位如此說，我還能再說甚麼？只是……」

趙起山道：「放心，咱們到了島上，絕不對婦人小孩下手就是了！」

花滿天道：「玄兄，你不會拒絕我吧？」

玄小龍一聽猛搖頭，道：「花兄，千萬不可，非是玄小龍不承你花兄這份情，而是此去並非搏鬥，人越少越不易露出行藏，花兄多多見諒！」

梅冬陽道：「也好，咱們把大船在附近海面等着，一旦有事，舉火爲號！」

於是，王彩雲與玄小龍二人，率領着趙起山、龍虎、黃忠、馬超人四位大把頭改上了雙桅快船！

也許是過了子時，海浪似乎小多了！

* * *

繞過上島海面，海風受阻，這一面的海面又見平靜，但近岸處礁石點點，令人心驚膽顫！

快船緩緩往岸邊接近，快船上的一葉大帆早已降下了，船是依靠四個漢子用四根竹篙抵着礁石在移動！

「砰」的一聲起處，船頭夾在礁石中，船不動了，一波波的海水打來也不能再動分毫！

掌舵的對玄小龍道：「擱住了，此地距岸邊尚有五丈餘，各位怎麼辦？」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對黃忠四人道：「四位大叔就不用去了，我與師妹且去那山洞中瞧瞧就回來！」

不料他話剛完，龍虎抓起一根竹篙，道：「少主，咱們自有上岸的功夫！」

他與趙起山二人原是用的大鐵杵，此刻也放棄了，只在腰間插了把尖刀！

龍虎雙手舉竹篙，他平起身子一聲吼，那竹篙已插入三丈遠的水中，龍虎就在竹篙往岸上方向插去的刹那間，躍近岸邊水中，他也把竹篙抱拉上岸了！

這是撐杆飛河技，一般人也會使出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不用這一招，只見二人忽然拔空而起四丈餘，半空中一連四次空心觔斗往前滾翻，「咻」的一連兩聲，人已站在岸上了！

快船上的幾個漢子幾乎要驚叫出聲了！

玄小龍來過這裡兩次，認眞說來，他比之黃忠與馬超人二人更清楚這一段海岸。

玄小龍更清楚島上面的峭壁與危石，於是，他對身後四人道：「黃大叔，你們四位貼身藏在附近，我先與師妹找到那石洞去，如果上天垂憐，我爹眞在裡面，我自然需要四位前去協助。」

龍虎四人點頭同意，立刻在附近找地方隱藏起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拔身而起，這二人均有上乘輕功，單足只要稍點實地，即能躍身數丈。

王彩雲跟在玄小龍身後飛躍，二人已快到半山斷崖處了，回頭看大海，大船果然在附近海面停着。

島的這一面無人發現，只因爲這一面盡是礁石斷崖與險灘，不需有人來防守。

但就在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找到那個曾因過大龍幫上百人的大石窟的時候，隱隱約約的傳來了聲音。

玄小龍立刻示意身後的王彩雲，低聲道：「有人！」

王彩雲道：「而且是女子聲音。」

她比玄小龍聽得更加淸楚。

玄小龍道：「會不會是那金申如玉？」

王彩雲道：「咱們過去瞧瞧再說。」

藝高人膽大，這二人緩緩的往洞口移動。

玄小龍知道那洞口住有守洞武士，他曾爲了救人而殺了幾個守洞的人。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已潛到洞口了，玄小龍暗中往洞口內瞧去，他瞧得既驚且喜。

他看到一道鐵栅門，裡面有個木板床，床上躺着一個灰髮老人，玄小龍幾乎肯定那老人是他老爹。

鐵栅外面，有三個女子守着，其中一個女子還在嘮叨。

「老爺子，你的傷由咱們小姐找了好大夫爲你醫治，這是小姐對你的孝敬，可是每天送來好吃的，你什麼也不吃，扒兩碗大米飯就閉上了眼。」

另一女子道：「老爺子呀，要想傷好得快，要多吃一些好的嘛，吶，半夜總是送來一碗參湯，你就喝了吧！」

忽聽洞中老人道：「剛才幾聲爆炸聲，那是大海上傳來的，是誰放的？」

手上捧參湯的女子道：「我可以告訴老爺子，只不過有條件。」

老人道：「妳這丫頭，想與老夫談條件？」

那女子道：「當然啦，需知海上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你老一定想知道。」

老人隔着鐵栅把手伸出來，道：「拿過來！」

那女子十分高興的把一碗參湯送到老人手中，老人果然一口喝乾。

「妳可以說了吧？」

女子道：「是這樣的，前幾天接到上海東洋人的戰書，要咱們如果怕死，就把咱們上一回抓來的倭寇船裝滿了糧草，另加十萬兩銀子，着人送回上海，否則必在最短期內殺到此地，雞犬不留。」

老人一聽，急問：「雙方殺得如何？」

那女子道：「打仗嘛，總是免不了死人的，只不過咱們人船多，怕他們不成？」

老人却嘿嘿笑了。

「哈……」

這一聲笑來自洞口，三個女子吃一驚，回頭看過去，只見是玄小龍與一個姑娘走來了。

這三名女子均都認識玄小龍，她們也侍候過玄小龍。

那手捧空碗的女子驚道：「你終於來了！」

也許是商議好了，王彩雲立刻出手疾上，三個女子不防王彩雲出手如此之快，吭叱聲傳來，三人已萎坐在地上直翻白眼。

玄小龍走近鐵栅，沉叫一聲：「爹！」

他雙膝跪地，又道：「兒子無能，叫爹受此劫難。」

鐵栅中伸出一隻手來，輕輕的按在玄小龍頭上。

玄劫沒有說話，只是摸着玄小龍。

王彩雲靦覥的走過來，她施禮道：「玄伯伯！」

玄劫在鐵栅內極目看着王彩雲，他點點頭，道：「姑娘，好一手『五爪拂穴手』，妳必是王老哥的那位姑娘。」

玄小龍道：「她就是我師妹，她叫王彩雲。」

玄劫道：「果然是王老哥女兒。」

他又問玄小龍道：「我只聽到你在島上救回咱們大龍幫的人，這以後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王彩雲道：「玄伯伯，此地仍很危險，我們回去船上再詳說吧！」

玄小龍這才想到鐵栅門尚在鎖着，便急急在三女身上摸找開大鎖的鑰匙。

要知這三個女子也非泛泛之輩，金申如玉身邊的女子都是殺手。

但此刻三女各自直瞪眼，眼看着玄劫被救出洞來，只是動也難以動彈。

玄劫出了洞，對玄小龍道：「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女兒怎麼會爲你瘋狂，她把爲父的關在此地，却又十分照顧，像個媳婦侍候公婆那樣，她用心良苦。」

玄小龍道：「爹，別說那女子了，咱們趕快上船。」

他背着老爹往島下走，王彩雲緊跟在後面扶着。

玄劫受傷重，至今仍不能站直身子走路。

玄小龍背着走，直到距離石礁十幾丈遠，黑暗中奔出四個人來了。

這四個人正是黃忠四人。

黃忠見玄小龍背着個亂髮老者過來，他迎上去直叫：「老天開眼了。」

馬超人垂淚道：「幫主，屬下來接你了。」

於是，龍虎、趙起山二人分從兩邊過來。

趙起山道：「少主，我來背，咱們即刻上船。」

龍虎道：「眞想不到，天賜機會，咱們差一點錯過，也算倭寇們幫了大忙。」

岸邊上放了四根竹篙，那黃忠四人均是大船上的老把頭，什麼樣的經驗都有。

只見他們把自己的身上帶子取下來，再把長褲脫掉，那帶子把四根竹篙併着捆，再把長褲浸了水，用繩子紮牢褲管口，用力在水面往下樞，褲管中充了氣，便負在四人下巴，四個人下了水中，把玄劫放在竹篙上，匆匆的送到近岸礁石中的那條快船上了。

於是，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又飛身回到快船上，四個漢子忙把竹篙散開，紛紛用力把快船往外海推送着。

那船底發出咚咚响，不多久船底漏水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來了幾個長浪，快船往上猛一顚，立刻往外海漂去了。

原來開始漲潮水了。

船上的漢子仍急急把快船往遠處的大海船駛去，有個漢子在艙口猛把海水掏出來。

再看島上，好像有人提着燈往島的這一面過來了。

玄小龍的心中一緊，那會不會是金申如玉？

快船匆匆的靠上大海船，小心的把「千手如來」玄劫抬到大船上，這時候已快五更天了！

大船上，松竹大師、百忍大師、「鐵拳」皇甫高艮與「江南四君子」七人便立刻走入大艙中！

玄劫見松竹等在船上，心中激動，情不自禁的對玄小龍吩咐：「代爲父的向各位叩謝！」

玄小龍單膝打跪，已爲百忍大師扶正！

「玄幫主，你弄錯了，咱們是爲了他們江南四君子的事前來向大海盜金申之洞討個公道，初意實非前來救你，便是這大船，也是你大龍幫的大海船！」

玄劫道：「大龍幫沒有這樣的大海船！」

原來四條大海船早在上海改裝了！

玄小龍道：「若非你們的快船，我這大海船很難接近岸邊，更何況你們暫時放棄去島上找金申之洞，而爲我做後盾，這個情誼，令我心存感謝！」

那皇甫高艮道：「這是甚麼時候，還來這一套不疼不癢的世俗，若不攻上島去，咱們就應暫離此地！」

玄劫果然累了，那龍虎、趙起山、黃忠、馬超人關懷老幫主的身子，就要把住處再舖整，要老幫主靜靜的去住下來！

不料玄劫的精神大了！

「龍兒，這幾個月所發生的一切，你要仔細的對爲父的詳說，如今淮上甚麼情況，那姓丘的……」

玄小龍道：「爹，咱們先叫快船一同往岸邊駛，幾位前輩們……」

玄劫道：「兩位大師與皇甫兄，還有四位俠士們就不用去快船上了，既然這大船是咱們大龍幫海船，又何不爲我玄劫座上客！」

「哈……」百忍大師當即笑了！

於是，有人吩咐靠在外側的快船隨大船揚起風帆往海岸方向駛去！

兩船繞過上島，只見海面上仍有火光燃燒，有一條東洋大肚子船已揚起大帆往北疾駛，另有五條快船在後狂追，顯然要追上去拚命！

海面上也碎了不少帆船，海面上浮屍一片，這光景就是一場生死血殺！

再看石堤灣內，那條早幾個月就被抓的東洋大肚子船仍然在淺灘一端停着！孤零零的停在那裡！

＊　＊　＊

海面上的晨風微微，海面上的一大一小兩條船在行駛着，大艙中有酒也有肉，大船上也充滿了歡笑。

玄小龍在桌子下首，他當着一衆人等，述說着這幾個月的遭遇。

玄小龍說得很詳盡，從他開始認識金申如玉開始說起，他甚至也不避開同金申如玉在島上的日子！

然後是他無意間救回因在山洞中的兄弟們，這當然包括了坐在一邊的黃忠與馬超人二位老把頭！

說到這一段，黃忠與馬超人免不了在拭淚，實在的，那眞是一年悲慘時光！

已經說到收回大龍幫了，船上忽有人大聲疾呼！

「有船追過來了！」

這是突如其來的吼聲，玄小龍示意馬超人出去瞧瞧！

黃忠也出來了，二人走到船尾，二人也不由笑了！

馬超人道：「你以爲會是誰？」

黃忠道：「管他是老幾，只不過一條快船而已！」

馬超人道：「還打槳使力，拚命的趕來呀！」

黃忠道：「又怎樣？咱們船上高手如雲，便是那大海盜金申之洞追來，也管叫他來得去不得！」

二人相繼又走回中艙，黃忠對玄小龍道：「只是一條快船，沒甚麼了不起的！」

玄小龍聽得一怔，道：「一條船也敢追咱們？這人必仗恃着甚麼。」

玄劫道：「是不是那丫頭追來了？」

玄小龍一怔：「金申如玉？」

「不錯！」

玄劫頓了一下，又道：「我在淮上內河破船上養息，每日由董家夫妻二人伺候，不料有一天夜晚，船邊靠了兩條船，把我的破船夾在中間，原來丘泰來早就暗中追查出我的下落，派人把我們抓回總舵！」

他搖頭一嘆，又道：「當年我一手提拔的丘副幫主，他見了我以後立刻冷傲的說我不知好歹，一味的想奪回大龍幫主寶座，當時就要下手殺了我這殘傷之人，所幸有個女人攔住，那女人老夫不認識，直到乘上船，被他們用木箱裝送到大海島上，我才知道她就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寶貝女兒！」

玄小龍道：「她是個被嬌縱壞了的女子！」

玄劫道：「不管怎樣，她還是救過我一命，只是……」

他搖頭一嘆，又道：「我被送入山洞之中，她經常前來送吃送喝，十分關心，又派專人爲我醫治傷口，令我又不好太過拒絕！」

玄小龍道：「她有目的！」

玄劫道：「不錯，她對我說，她已是你的人了，她決心要下嫁你，而且此生就只有你才是她的不二男人！」

他重重嘆口氣，又道：「你們之間眞的是她說的一樣，你也愛過她嗎？」

一邊的花滿天火大了！

「玄老幫主，你可千萬別相信那女子的話，她幾次沒要我的命，還帶人燒了梅家莊，她是個毒蛇呀！」

於是，花滿天再把他的遭遇說了一遍！

「老幫主，女人都希望他的男人是天下最好的，可是方法上不是她那樣的霸道呀，男人當成她的玩物了！」

玄劫聽得雙目一厲：「豈有此理！」

他看看大艙中諸人，又道：「在山洞中，我拒絕她的美食，只吃兩碗稀飯，就是爲自己預留退路，因爲我不能以一己之私而忘了大龍幫的大仇，如果我私心接受，怎對得起大龍幫死難的兄弟們！」

他拍拍身邊龍虎與趙起山，再看看大艙門口的黃忠與馬超人，又道：「你們在我身邊三十年，老來反叫你們受這大罪！」

龍虎四人又抹了一把淚水，齊聲道：「幫主！」

玄劫道：「我當時發了重誓，一旦走出那石洞，我必重振大龍幫，然後率領船隊來這海上，與大海盜決一死戰，因爲，我在那女子口中已得知，丘泰來就是她爹的拜把兄弟，他們陰謀了我大龍幫！」

黃忠道：「幫主，咱們等這一天的到來，已很久了！」

玄小龍道：「淮上一戰，那丘泰來的武力已解決了，他的兒子丘占魁也死在大龍坡上，只是這丘泰來太過狡猾，他與他的寶貝女兒丘豆豆脫逃了！」

玄劫道：「他逃到天邊也要抓他回來，大龍幫的兄弟死了那麼多，不能白死！」

就在這時候，大艙外面又傳來一聲大叫！

「追上來了，少幫主，咱們看是甚麼船，膽敢直追上來！」

要知這條大船上，當初來時，除了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之外，還有龍虎四位老把頭，另外就是四名石敢當選派的一十八名强壯的大漢隨船而來，如果遇上搏殺，這條船的力量足以應付！

於是，玄小龍走出大艙外來了！

玄小龍剛剛站定，便看見追來的快船上的人，果然，快船上站了七八人，而另外八人持槳用力划！

那金申如玉站在船頭上大聲喊叫了！

「玄小龍，你可惡啊！」

玄小龍忽然大笑，道：「爲人子者救父脫險，有甚麼可惡呀？哈！」

金申如玉吼道：「你趁倭寇來犯的機會，偷去島上救人，不算甚麼英雄！」

忽的，花滿天跳出大艙外，他怒指金申如玉吼叫：「你他娘的爛汚貨也談英雄呀，妳過來，看我花滿天怎麼宰妳！」

對面十丈遠處，快船上的金申如玉見是花滿天，她的臉色也慘白了！

玄小龍道：「金申如玉，念妳未曾對我老爹無禮，今天我放妳回去，妳向妳老子說，大龍幫咱們已收復了，可是你爹搶去十一條船貨，再加上丘泰來逃走時候幾乎席捲我大龍幫的一切，全部加起來，咱們不久就會來連本帶利的再討回去，妳走吧！」

金申如玉聽得清楚，她尖聲厲笑道：「太好了，玄小龍，你說話要算話！」

玄小龍說：「當然！」

金申如玉道：「不怕你厲害，就怕你不來！玄小龍，今生我找定你了，便是你不來，我也會再找你！」

花滿天大怒道：「眞是不要臉！」

梅冬陽跟上一句道：「海盜的女兒嘛！」

金申如玉叱道：「梅冬陽，再遇上絕不輕饒！」

梅冬陽冷笑，道：「這話也是我要說的！」

金申如玉這光景大叫道：「你們，你們……我饒不了你們！」

她把手臂一揮，尖聲道：「回去！」

快船上幾個搖槳的漢子立刻收槳，船尾的把舵人忙用力往右推舵，快船立刻調頭而去！

大船上，花滿天等立刻一陣哄笑聲！

玄小龍笑不出來，金申如玉那一雙眼神令他心中一緊，他明白，金申如玉是個個性倔强的女人，這以後還不知道她會做出甚麼事情來了！

＊　＊　＊

玄小龍的這條大船上，梅冬陽等準備改乘他們的快船進入杭州灣了，就在這時候，忽的從杭州灣附近駛來三條大船，船上盡是青衣漢，每條船上至少有人員二十多！

玄小龍只一看，立刻明白是太湖幫的大海船！

果然，三條大海船已往這面駛過來了！

龍虎站在船頭上，他重重的道：「這是那裡的船，好像是太湖幫的大船！」

玄小龍道：「不錯！」

後面的快船緩緩靠過來了！

只見大艙中走出松竹大師、百忍和尚、「鐵拳」皇甫高良，以及「江南四君子」梅冬陽四人！

松竹大師等已對大艙中躺着的「千手如來」玄劫辭了行，他七人要在杭州灣改乘他們的快船回紹興，因爲梅冬陽在紹興還有一處莊院！

他們四人當然不會同玄劫回淮上！

梅冬陽對玄小龍道：「咱們在紹興等消息，如果大龍幫要去上島報仇，我們義不容辭！」

花滿天也同樣對玄小龍道：「玄兄，你我一條心，早晚殺了金申如玉，那是個惡毒的女子！」

玄小龍點頭，但心中好苦！

松竹大師在過船的時候，特別對王彩雲道：「妳說過妳已見過我大妹子劉圓圓，是不是？」

王彩雲道：「劉阿姨人很好！」

松竹大師道：「妳知不知道我這大妹子爲情苦了一輩子？」

王彩雲道：「劉阿姨的心已在我爹身邊了，我知道，我爹他都一樣！」

松竹大師道：「認眞說來，全都是壞在他們的教派上了，嗯，當年白蓮教本是爲人民疾苦創立的教派，只可惜教中出了不肖之徒，他們殺人撞騙甚麼都幹，才惹得人人痛恨，官家不容，也打散了我大妹子與妳爹的一段好姻緣，唉！」

他看快船上人人在看他，便又對王彩雲道：「回去順便代我問候妳爹，並對妳爹說，有空不妨去鎮江，看看他的老朋友吧！」

他的話聲只一聽就叫人無奈與黯然！

王彩雲目中有淚在滾動！

她以手扶着松竹大師小心的送到快船上！

便在這時候，一條大船接近過來，嘍，船上有人大聲叫了！

「那不是松竹大師嗎？」

松竹把手一揮，應道：「原來是冷施主呀！」

不錯，冷公度來了，只見他吃驚的看看快船上的人物，道：「喲，全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嘛，難道……」

梅冬陽在快船上道：「冷護法，本來是找大海盜們幹一場的，如今不幹了！」

冷公度道：「你們幫這玄小龍……」

梅冬陽道：「說不上誰幫誰，就是不打了！」

那快船已離開了，刹時間已去遠，花滿天的話高聲有力的傳來，道：「玄兄呀，咱們就在紹興城外梅家莊！」

玄小龍舉手揮揮，他並沒回答！

兩條大船靠一起，大海面上有點浪，冷公度指着玄小龍道：「你看，咱們來了三條船，是打算助你的！」

他指着左邊的一條，道：「我兄弟冷公元在那一條大海船上，金石金玉兄弟二人在另外一條大船上！」

玄小龍一聽，心中稍安，道：「丁姑娘呢？」

冷公度笑道：「你小子還算有良心，心中有梅丫頭，只不過她沒來，她是未出嫁的姑娘，不方便來助你！」

他指指王彩雲，又道：「你同她沒甚麼吧？」

玄小龍道：「她是我師妹呀！」

（未完・卅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上文提要：小龍和柳談來到賭場，遇到一個秀氣的少年正拿出一雙三寸繡花鞋以作賭資，賭場老板居然願出一萬兩銀票，原來這繡花鞋是他愛妾的，女扮男裝的少年，並以奇門遁甲之術先後拿出他愛妾的內褲等，這女扮男裝之人叫梅媚，是「雞鳴五號」。小松和林琴看梅媚與小龍熱乎，暗中跟踪她……



恍然悔悟授武功　促狹戲耍爲出氣

梅媚不便說出是「雞鳴五號」的事。

林琴道：「少來！我看妳勾引男人很有一手。」

梅媚道：「二位和小龍是甚麼關係呀？」

林琴道：「好朋友，也可以說是未婚妻。」

「不會吧？小龍能一下子要兩個？」

「兩個並不算多！」

「兩個不算多，再加一個是不是也不能算多？」

小松道：「妳作夢，我們可是千辛萬苦得到的。」

梅媚道：「訂親了嗎？」

「訂不訂親都是一樣。」

梅媚道：「可是我們已經有婚約了！」

「婚約？你少睹猗！」

「不信算了！我們自幼就訂了親。」

小松和林琴當然不信，小松道：「妳和小龍怎麼會訂親？妳的上一代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呀？」

梅媚蹺起二郎腿，道：「我爹不算甚麼出名人物，只不過，却也不是藉藉無名之輩，聽說過『梅半天』嗎？」

林琴和小松一楞，道：「妳是『梅半天』梅羣的女兒？」

「正是。」

「誰的女兒也不成。」

「不成又怎樣啊？」

小松道：「要妳當場保証，從此以後不再接近小龍。」

梅媚道：「不大可能吧！」

小松道：「不可能也要可能！妳非遠離他不可！」

梅媚道：「兩位姐姐似乎要霸佔小龍哥？」

「對，永遠不許別的女人接近他！」

「我看妳們二人才是作夢啦……」小松往上一貼，就去抓她的頭髮，梅媚往桌上一蹦，道：「要動野蠻的呀！」

林琴也出了手，梅媚身手了得，却絕對接不下二人。

她大叫一聲「暫停！」

小松道：「是不是妥協了？」

「不是！」梅媚道：「妳們這兩個女人不是正經貨，我不要和你們動手，我怕汚了我的手……」

「呸！」小松道：「妳才不是好女人哩！」

林琴道：「我們哪裡不正經？」

梅媚道：「連肚兜都不穿，這算甚麼？而且奶子一大一小，分明是那男人摸得不大平均……」

二女先是一楞，而又盛怒，伸手一摸，果然沒戴肚兜，而她居然知道小松乳峯一大一小的事。

怎麼會呢？她們從不會不戴肚兜。

二人茫然地望着梅媚，眞弄不懂這個女人，小松吶吶道：「妳怎麼知道我們沒有戴肚兜，也未免太邪門了吧？」

梅媚道：「有沒有戴一看便知，試問，二位穿了內褲嗎？」

二女又是一楞，不由自主地去摸大腿根及臀部。

女人沒有不穿褻衣的。

只不過她們的的確確沒有穿，至少現在沒有穿。

此刻正是夏季，衣衫單薄，有沒有穿一摸便知。

但她們絕對相信是穿了內褲及肚兜的，却忽然不見了。

二女驚凛，忿怒地望着梅媚，吶吶道：「妳這個爛女人，用甚麼妖法使我們的內衣忽然間都不見了？」

梅媚道：「把『爛女人』這個『爛』字收回去！」

小松道：「偏不收回去……」再次聯手，梅媚不久就支持不住了。僅是一個林琴她就接不下來。

梅媚大叫道：「停！」

二女這次不停了，而且加緊搶攻。

她們以爲，如果這女人使邪法，只要不停地猛攻她就沒有辦法使了。

結果沒出六十招，梅媚中了一掌一指，倒了下去。

小松道：「爛女人，妳果然是個爛女人！」

梅媚道：「妳們才是爛女人！」

「躺下了還敢嘴硬，琴姐，咱們一定要看看她爛不爛，她硬說自己不爛，這要當場驗明才行！」

梅媚道：「妳們要幹甚麼？」

小松道：「看看妳是不是已經爛了？」

她伸手要去扯梅媚的下衣。

「慢着！」

「又有甚麼鬼花梢？」

「妳們要看，請把我的身子移動一下。」

「怎麼移動？」

梅媚道：「我的身子是頭朝南躺着對不？」

「對。」

「如果以這方向躺着而露出下體，即等於對過往神明不敬，這對我及對妳們二人都是極不利的。」

「有甚麼不利？」

「犯煞，輕則影響婚姻大事，重則會犯血光！」

二女互視一眼，有點信了。

就算影響婚姻吧！她們也不能不重視，林琴道：「怎麼樣才不會犯冲犯煞？妳不是胡扯的吧？」

「當然不是，」梅媚道：「現在是酉時末對不？」

二女看看天色，道：「差不多！」

梅媚道：「使我的頭朝西北是最好，但最好是不要看我的身體。」

不看怎麼成？

二女對自己有自信，絕對不爛，却不信這女人像她們一樣地純潔。所以小松把她的身子移動了一下。

使梅媚的頭朝西北，脚向東南。

我國的秘術極深，數十年流傳下來，師傳徒，徒傳孫，只教他們去作，却沒告訴他們爲甚麼要那樣作。

所以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現在，梅媚躺在地上笑了。

小松道：「妳這女人眞不要臉，我們要看妳的身體，妳還能笑出來，要說妳不爛，鬼才相信哩！」

梅媚道：「妳們已經看不到了！」

「看不到？」小松道：「是不是自解了穴道？」

「對！」梅媚道：「第一，妳剛才把我的身子移動了幾下，我趁機衝開了穴道，因爲我那被點的穴道被壓在地上，不動一下無法衝開！」

二女一聽不由色變，正要動手，梅媚道：「慢着！這還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已經來不及了。」

林琴愕然道：「甚麼來不及了？」

「二位請看妳們的裙子……」

二女低頭一看，不由發出驚嘶。

她們本是穿的男裝，如今却換了女裝，女裝本來也不要緊，居然都穿了怪模怪樣較短的裙子。

古代女性的裙子一定是拖在地上的，不論中外都是如此。

英國女人不穿褲子，穿褲子的女人會被視爲不正派。

只有妓女才穿褲子，所以她們的長裙內是無褻衣的（當然，現在的英國女人是穿褲子了）。

現在二女的裙子只到膝下二三寸。

兩人驚得呆住了。無論如何，不信這女人的鬼畫符是不成了。這工夫梅媚慢　地坐起來。

兩女盛怒之下，一交眼色，左右猛撲而上。

梅媚一躍而起，繞二人游走。

二女要追梅媚非跟着她旋轉身子不可。

可是這一旋轉就不得了哩！

她們的裙子本就短，一旋就像傘撐起來一樣，眞正是一覽無遺，毫髮畢現。梅媚拍手大笑道：「看見了！都淸楚楚地看見了！」

二女怒嘶着要撲上，但立刻蹲了下去。

這份狠狽眞是無法形容。

梅媚道：「妳們二位本要害我的對不對？試問妳們憑甚麼害我？到此地步，妳們有沒有反省？」

小松切齒道：「妳如不殺了我們，就走着瞧！」

梅媚道：「我說小松姑娘，走着瞧這句話妳們二人還沒有資格說，妳們現在是能走還是能瞧？」

林琴道：「梅媚，妳會詭術？」

「不是詭術，這是『奇門遁甲』，但只是皮毛！」

「『奇門遁甲』？」

「對！『奇門遁甲』是方士的看家本領，其中包括『大小搬運』、『圓光法』、『定身法』、『影身法』！」梅媚道：「再說得玄些，能學長房縮地。死者可以晤對（即是可與死者靈魂見面）。雖千里不難命駕（即念一動人即在千里之外）等等！」

小松雙目大睜道：「妳是狐狸精！」

梅媚道：「狐狸精也作不到長房縮地之術，更作不到『雖千萬里不難命駕』的境界了！」

林琴道：「妳會這麼神奇的法術，不是可以把壞人一網打盡？尤其是洪門奸人錢起和翁仲等人？」

「世上的好人與壞人都有所謂氣數，氣數未盡，不能違背天意。所以『奇門遁甲』只是術的一種，不能忤及天道，悖理而行，即使想悖，也行不通。」

林琴道：「這話怎麼說？」

梅媚道：「比喻說，擅『奇門遁甲』者如要把所有錢莊票號的金銀財寶都搬到自己家中，不是立可暴富？」

「對呀！」

「這是逆天行事，根本不可能。要不，那些會『奇門遁甲』的人不是早就發了？」

「可是妳却能以此術捉弄我們！」

「這也是由於妳們想捉弄我之故，事實上，如我狠下心腸要殺死妳們也不成，因妳們春秋正長，陽壽未終。」

小松道：「妳能不能把我們的褲子變回來？」

「當然可以，但一定要痛悟前非。」

林琴道：「剛才移轉方向，是不是不僅是爲了易於解開穴道，尚有助於妳施法對付我們的用意？」

「對！酉時末這光景施法，要對準某一方位。」

小松道：「梅姐，妳能不能教我們此法？」

梅媚道：「當然可以，但此術若用得太多，多少會損及陰德，將來很可能沒有子嗣……」

林琴道：「妳是說只要不常用，而且都用在十惡不赦的人身上，非但不損陰德，還會積陰德？」

梅媚道：「對！」

林琴道：「梅家妹子，請偏勞使我們恢復原狀吧！」

梅媚道：「兩位妹妹承不承認我的身份？」

「甚麼身份？」

「小龍哥哥未婚妻的身份。」

小松道：「今天張三來分一杯羹，明天李四來分一杯羹，將來再來幾個，咱們有甚麼指望？」

林琴道：「梅姑娘，這事很簡單，只要小龍承認，別人想作梗也是多餘的對不對？快點爲我們……」

梅媚雙手合什，兩中指交叉曲下，口中唸唸幾句話，然後向二女各指一下，且喝聲「吽」！二女低頭一看，竟然又恢復了剛才的男裝。

二女不服也不成，「奇門遁甲」是不是邪術且不說它，至少梅媚並沒用此術去作壞事，剛才是她們先得罪了她。

林琴道：「梅姑娘是如何和小龍搭上關係的？」

「不瞞二位……」梅媚道：「我是『雞鳴五號』，二位是幾號？」且撩起衣襟給她們看旭日初升圖案。

林琴道：「我是七號，小松不是，她是小龍的表妹。」

不打不相識，三人立刻熱乎起來，而且膩着梅媚教她們「奇門遁甲」，同時一起去找小龍和柳談。

＊　＊　＊

林莽決定不再當「雙龍頭」，等於叛了洪門。

當然，這應該是改邪歸正了。

洪門的人却不會放過他。

儘管錢起當初是林的心腹，錢起能當「龍頭」，乃是林莽一手提拔的。但是，錢起有實權，且和內外八堂勾結甚密，內、外八堂的人物支持他。

因爲一旦換了「龍頭」，內外八堂的人可能全被撤。

現在林莽剛剛避過錢起及七八個高手的圍堵，奔出二十里外，又遇上了白倫、婁梅和郭香等人。

白道這邊的人四分五裂，一直沒有會合在一起。

此處是峽谷小徑，在此迎面遇上，只有回頭，無他路可走。

婁梅道：「林莽，你這位『雙龍頭』今天要乖乖地就擒！」

林莽道：「我已經不是『雙龍頭』了！」

婁梅道：「管你是不是？總要先逮住你，然後向錢起等人招降。林莽，你的運氣不大好。」

林莽道：「妳以爲我來投降錢起等人就一定靈？」

「大概差不多！」

「錯了！婁梅，剛才不久，錢起還和內八堂的幾個老部下圍攻過我，儘管他們蒙了面，我還是認得出來。」

白倫道：「果眞如此？」

林莽喟然道：「有些話林某對小女林琴說過，也不便重複，如果三位不信，那也沒有辦法。」

郭香道：「正如婁大姐說的，你總是個關鍵人物，不論是爲了龍、康二大俠報仇，或爲了洪門的一些秘密，都要請你去作個見証！」

林莽道：「非要林某出手不可，不能不說是親痛仇快的事！白兄也不相信林某之言嗎？」

白倫道：「不是不信，只想請林兄跟我們走一趟。」

「時機一到，林某立刻去拜訪各位，爲這些年來的罪孽贖罪，只是目前有事不能奉陪。」

婁梅掄劍攻上，郭香也沒閑着。

白倫聽林琴談過有關他們父女相見之事，對林莽和女兒所談的事，他相信十之七八以上，所以看在義女份上，不想出手。

但婁梅和郭香聯手要想制服林莽，那根本不可能。就在這時來了三個人，竟是廖小雨和呼延兄弟。

這三人見了林莽就絕不留情，而他們也一直在找林莽。

這三人一上，白倫直皺眉頭，就算他幫林莽也未必能有決定性的作用，何況，他怎麼可以幫助林莽？

廖小雨一言不發，專攻要害。

她當然不知道，昔年由於楚夢和「太平散人」魯振東串通騙林莽的武功，且向他施襲，仍被林莽識破而予以重創。稍後，由心腹錢起（那時名馬雲）獻計冒充錢大經，因而不敢再見廖小雨。他雖負了廖小雨，却不是蓄意遺棄，而是事非得已。

但此刻林莽無法解釋，廖小雨也不會聽他解釋。

很快的，林莽招架乏力了。

主要的原因是，他不能對廖小雨來眞的。

既然要處處讓着廖小雨，就無法打這爛仗，因爲別人會在他不便向廖小雨下煞手時向他猛攻。

即使對婁梅及郭香乃至於對呼延第一及呼延第二兄弟，也下不了煞手，這是永遠無法打勝的仗。

此刻林莽的衣衫上已有五處破孔。

當然，有的地方已傷及了皮肉，這樣下去不用五六十招，他可能濺血當場，白倫急出一頭大汗。

他又能如何？至少他不能叫衆人把林莽放了。

就在這時林琴、小松和梅媚出現了。

她們本是到處找小龍等人的，沒找到小龍却遇上這場面。

林琴一看不由臉色大變，道：「義父……」

白倫攤着手，道：「琴兒！妳是我能如何？」

林琴搓着手高聲道：「廖前輩……呼延大俠，婁前輩，郭香姐……」由於郭香和柳談有一手，所以年輕人和她平輩論交。

郭香一看這局面，只有收手。

婁梅也喘着氣道：「他娘的！白倫你這老小子眞不是東西，要我們作壞人，你在一邊作好人！」

白倫道：「大妹子，這件事眞傷腦筋……」

林琴悲聲道：「廖前輩，我知道家父昔年對不起妳，可是家父却不是蓄意始亂終棄，而是由於楚夢那女人和『太平散人』魯振東的狠狽……」她說了昔年的事。

呼延第二道：「丫頭，原來妳是林老賊的女兒！」

「是的，呼延前輩，我爹作『雙龍頭』，也是由於遇人不淑，被錢起那賊子拖下水的……」又說了冒充錢大經及龍玉和康杰被襲之事。

當然也說了龍玉和康杰火併都是錢起挑撥的經過。

只不過林琴說甚麼也不成，反而攻勢加緊。

林琴熱淚盈眶，急得團團轉。

林莽道：「琴兒，爲父是自作孽，不可活。妳不必爲我這不爭氣的父親難過，即使我死在當場，也是罪有應得的……」「刷刷」兩聲，廖小雨及呼延第一各掃了一劍。

林莽的左臂及腰後又添了兩道口子。

林琴道：「廖前輩，可不可以先停停，把昔年的事說清了再打？」

廖小雨道：「如我逮到妳，也不會輕饒妳的！」

小松道：「妳這女人也未免太絕了吧！妳和林莽有過節是你們上一代的事，林姐哪裡惹妳了？莫名其妙！」

梅媚道：「琴姐，要不要我來捉弄她一下？」

林琴搖搖頭，道：「千萬不要，那會火上加油的！」

於是小松、梅媚及林琴都上了。

林琴感動得直流淚。儘管她知道，昔年她爹是有很多過錯的，但主要的錯處不在他，只不過別人可不知道這些詳情。

人們只知道林莽殺了錢大經而冒充取代了他。

所以此刻同情林莽的人太少

了。

在此情況下，小松和梅媚肯相助，林琴怎會不感激涕零？而三人一上，呼延兄弟及廖小雨的優勢就沒有了。

「琴兒，妳們不該助我，對小雨來說，全是我的錯。」

林琴以「蟻語蝶音」道：「爹，你快走吧！」

「不，我躲過今日，躲不過明天、後天！」

「爹，你不走就永不可開交，你要說明昔年的一切，不能在這麼多人面前說，應該另找機會！」

林莽也以爲應該如此，於是虛晃一招，加上林琴和二女有默契，猛攻一招，林莽長身而起。

當然，如果白倫、婁梅和郭香等人攔截他還是走不了。

廖小雨和呼延兄弟要追，林琴仗劍擋住。

小松和梅媚也是如此。

當然，這三人一對一應付廖小雨三人，是絕對不成的。

廖小雨急於追人，左右閃了兩次，都被林琴擋住。

廖小雨盛怒，道：「賤東西！妳要代那老賊死我就成全妳……」攻出凌厲的三劍，林琴被逼退了一步。

須知林琴現在非同小可，她比廖小雨所遜色的也只是火候和經驗。

但小松對付呼延第二，梅媚對付呼延第一就不成了。

梅媚被震得右臂痲木，差點長劍脫手。

小妮子一火，就故技重施。

這工夫呼延第一一劍刺來，梅媚急閃，堪堪避過，但聞「蓬」地一聲，呼延第一急忙提住褲子，因爲褲帶斷了。

無獨有偶的是，呼延第二也是如此。

更絕的是，廖小雨的髮髻自動散開，披頭散髮之下，自然會影响視線，三人只好悻悻離去。

白倫對梅媚道：「這位姑娘和梅羣是甚麼關係？」

「那是家父。」

「這就對了，無怪老夫看着很眼熟！」

「白前輩和家父一定有舊吧？」

「當然，都是老朋友，昔年令尊是龍玉的好友，聽說在危急檔口，令尊還陪在老友龍玉身邊呢！」

「聽說龍伯伯及康叔叔被襲受傷逃命時，家父的傷比龍伯伯還重，龍伯伯還背過我好一段路程呢！」

白倫道：「姑娘是不是涉獵過『奇門遁甲』？」

梅媚道：「晚輩只會一點皮毛，居然瞞不了長輩。」

白倫道：「不可能三個人都同時散髮及斷了褲帶。」

「是的長輩，實在是廖小雨太過份了。」

「話也不能這麼說，廖小雨是個無端被遺棄的女人。」

林琴道：「義父說得對，廖前輩並不知道家父昔年是上了賊船，完全聽人擺佈，其實咎不在他。」

此刻林莽奔出八九里外，還是戴上了面罩。

想想廖小雨，如果自己是她，也會如此。

因爲廖小雨爲他蹉跎了十餘年的青春。

這時天已黑，忽聞左後方林中有點聲息。

回頭望去，一個人影緩緩馳來，既是緩緩馳來，就看不出此人的輕功有多麼高明，而且脚步也不太輕靈。

輕功，輕功，如作不到「輕靈」二字，那和「上乘」一定有一段距離。

這人到了近前，林莽不由心頭大震。

不論此人如何易容，也不論此人的身子左偏，向左邊傾斜，左臂似也有點不大靈活，但他一看就能認出來。

因爲林莽曾作了十餘年此人的影子。

爲了不使人看出他不是錢大經，他也曾下過一番工夫，去模仿錢大經，如走路姿態、聲調及口頭禪等等。

因爲錢的兩個女兒在他身邊，稍有不像即會被拆穿。

現在，兩人面對面相距只有四五步。

林莽以爲，即使錢大經身子不偏也不太像他。

也可以說，他永遠也不會是錢大經的影子。

「你是錢大經？」

這人不出聲，顯然易了容。

「昔年的事，你應該知道一些，我林莽只是被人當炮仗放了，完全是趕鴨子上架，說起來可笑也很可憐。」

這人道：「無論你如何巧辯，你還是有罪。」

「當然，我從沒以爲自己是個無辜者。」

「至少，你被利用之後，發現錢起背後另有一隻黑手撐腰，就該向白道這邊告密。」

「對，我沒有那麼做，得過且過，罪不可恕！」

來人緩緩地伸出雙手，作護胸及攻擊狀。

「錢兄，我希望我們二人不以這方式解決紛爭。」

「當然，不過，我們總要知道，是眞的『雙龍頭』行還是假的行，這一點相信你也認爲十分重要的。」

林莽知道無法避免，道：「你的身子左偏，顯示你的左胸上的肋骨，昔年至少斷了五根以上。」

「嗯！差不多！」

「你的左臂也不甚靈活了對不對？」

「一點點，不受影响。」

「這怎麼可以說是沒有影响，我不能佔你的便宜。」

「不妨！這些年來，我一直習慣於這種身子的偏斜，左臂的稍微不靈活，習以爲常之後，就無妨碍。」

林莽道：「錢兄，我們何不坐下來談談？」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以爲能坐下來像朋友一樣談話？」

林莽嘆了口氣，道：「自作孽不可活，好吧！」

兩人錯掌移步，繞行游走。

錢大經先出手，竟是「單撞掌」。

兩掌一接，「蓬」的一聲，二人的身子分別後退，林莽多退了一步。

連接三掌，差不多都是如此。

錢大經展開了他的「兩儀手」。

林莽是「昊天掌法」，各有千秋，各具特色。

掌力猛狂處，土石橫飛。細柔處，有如細雨和風。

兩人都是頂尖人物，火候也登堂入室。

錢大經的左臂稍嫌不靈，似乎影响不大。

只不過影响不大，並不是沒有影响。

七八十招之後，林莽好像有點攻少守多了。

假的似乎總是要遜於眞的。當然，並非全是如此的。

一百招過後，林莽的招術有點亂，一亂就危機四伏，沒出五招，他中了一掌，踉蹌退了三大步。

林莽道：「錢兄，劣幣未必能驅逐良幣，在下甘拜下風，後會有期。」一個倒縱就是七丈以上。

錢大經並沒有追。

他知道，昔年的罪魁禍首並不是他。

林莽疾奔五七里外，在星光下，發現遠處閃爍着寒芒，分明有人在一里外打鬥，林莽掩了過去。

他現在儘量不出頭亮相，不管是對哪一方面的人。

到了近前，他發現是小龍正在和錢起力搏。

一邊躺着二人，一個是柳談，一個是洪門內八堂的「禮堂」林兆基，衣衫上多處焦黑破碎，似是傷在火器之下。

現在小龍陷入了苦戰，衣衫濕透，軟劍已有施展不開的趨勢，而錢起似乎想在二三十招內得手。

這工夫柳談醒過來了，一看這局面，不由大驚。

他的火器全用完，但只炸傷錢起的皮肉輕傷。

怎麼辦？他現在連站起來都辦不到了。

他忽然大聲道：「錢起，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錢起充耳不聞，因爲他馬上就要得手了。

小龍以爲此人很可怕，每次和他動手，他的武功都會高些。

這工夫小龍又被踩了一脚，搖晃着退了五步。

錢起跟上，正要下煞手，柳談大聲道：「錢起，我們親眼看到你的『大夫小』(妻子)和翁仲在『滾盤子』裡……」滾盤子是指車子，這都是洪門隱語。

錢起的攻勢一緩，小龍閃了開去。

他的老婆和小姨子錢珮蘭一起整了他。

這當然是由於他在外面有太多女人之故。

錯不在其妻，但錢起那會自我檢討？

只要有人提起其妻之事，他就無法忍耐。

他可以在外胡來，老婆絕對不能找別的男人。

柳談又道：「他們在滾盤子裡幹甚麼，你可以猜到。」

「小子，你說話要小心點，和翁仲有私的是錢珮蘭不是我老婆珮珊，你別他媽的弄錯了。」

「怎麼？你以爲你老婆就不會嗎？你外面有那麼多的女人，當然會冷落了自己的老婆，她不年輕，自己也會到外面去『打野食』的。」

「小子，你要愼言，別爲你招來殺身之禍！」

柳談道：「嘿，你老婆久旱逢甘霖，『滾盤中』既『撇梢』(哭)又『累盤』(笑)，當然也『返聖』(死)和『爭輝』(活)，就是在極度刺激下又哭又笑要死要活地……」

也正是所謂欲仙欲死的意思吧！

柳談又道：「翁仲已近四旬，却是『開刀』(玩女人)能手，你的『大夫小』(老婆)『亮了扇子』(開了門)，二人在車內『鞭拖』(打架之意)。」以上的意思是，他老婆和翁仲在車內幹那件事，被他們看到。

「小狗，你可不能造謠！」

「造謠！你快別陶醉哩，當時我們故意把車弄翻，還在車外往車內『丟條』(小便)哩！」

這事是眞的，但那女人不是錢

珮珊，而是錢珮蘭。

錢起氣得發抖，攻勢已經走了樣。

不論是什麼高手，只要心神不屬，身心不平衡，就無法發揮正常威力甚至一半的威力，他無法忍受。

「小狗，你們眞的看過他們？」

「當然囉！」

「記住！我要是不吹他們的燈(吹燈的隱語是挖眼)，我就不姓錢。」

柳談道：「你叫馬雲，本就不是錢家的，不過是祖上積德，小子無能，爲了作小公鷄，情願更名改姓。」

錢起忍無可忍，捨了小龍要去弄死柳談。

只不過小龍又纏住了他，但小龍已是强弩之末，沒出五招又中了一掌，搖搖欲倒，錢起已掠向柳談。

柳談爲了拖延時間，才以洪門隱語來氣錢起。

任何一個做丈夫的，聽了這些「春典子」(隱語)，都會熱血沸騰，大丈夫怎麼可以戴綠帽子呢？

錢起一劍凌空斬下，似想先削去小柳的雙足。

但是，人影倏閃，「嗆」的一聲，劍被格開。

眼前站着一個身子左偏的老人。

錢起也許並不太忌憚這個老人，但目前小龍還沒有倒下，而他已戰了一百餘招，他接不下這個人。

錢起再攻一劍，又被來人格開。

錢起立刻掉頭掠到林兆基旁邊，挾起來疾馳而去。

小龍躬身道：「多謝前輩援手。」

「適逢其會罷了。」

「前輩是不是在那墓地中教晚輩五招劍法的人？」

老人微微點頭道：「剛才老夫發現，錢起藏拙很多，此人眞是深沉得太可怕了。」

「是的前輩，晚輩每次和他動手，都會感覺他的武功增進不少。」

老人道：「所以我還要教你另外一種劍法。」

「請問前輩，您是不是外公錢大經？」

老人道：「此事得學了劍招之後再談。」

小龍道：「外公難道不敢認我這個外孫嗎？」

「不是，我能有個像你這樣的外孫，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外公，家父龍玉和康叔叔之間眞的沒有仇恨是不？」

「當然！」

「錢起背後有人撐腰，知不知道是誰？」

老人想了一下，道：「一般人都以爲是他的師父清水道人，但畢竟尚未能証實，不能武斷！」

「上次您帶我到父母墓上去，已教了我劍法對不？」

老人微微愕道：「不妨……不妨……再教幾招更好。」

「多謝前輩。」

「在此教不大方便，跟我走吧！」

二人來到山中一個小茅屋中，簡陋而又原始。

這兒僅是聊遮風雨而已。

於是大約用了兩個時辰，傳了小龍七招劍法。

小龍練熟了之後，道：「外公知不知道錢起的人强佔了嵊泗列島的幾個主要大島的動機是甚麼吧？」

老人道：「最初是爲了抽他的後腿，斷他的後路。」

「可是，迄今並沒撤退。」

「嵊泗列島已被翁仲建設得極爲有規模，錢起當然不會就此撤退。」

「外公沒有去過嵊泗列島？」

「沒有，他們攻幾個大島時，我不在。」老人道：「據說島上有寶藏，迄今尚未找到。」

小龍道：「甚麼寶藏？」

「傳說元末被明軍大破，節節敗退時裝了兩船金銀財寶，遇巨風吹在一個大島不遠處。」

「翁仲已得到了該寶藏？」

「傳說如此，當然也可能尚未到手。」

「這麼說，即使翁仲不招惹洪門，洪門遲早也會去攻打嵊泗列島了？」

「的確，傳說過去曾有此議，也正因爲這消息由錢珮珊及珮蘭姊妹二人傳給了翁仲，所以他只好先下手了。」

小龍道：「翁仲作夢也沒想到，老巢居然被人家佔據了，外公以爲翁仲還能不能收復失地？」

「大概能吧，因爲他對島上四周的水深、水流、海底形態以及潮夕等太熟了，不會長久被佔據的。」

小龍道：「如果我們去攻打島嶼，有無可能？」

老人想了一下道：「翁仲反撲過一次，未能得手，那也是因爲沒想到島已被佔領，當時又沒有準備，被島上洪門的人打了個埋伏。」

「爲甚麼以後翁仲沒有再進攻該島嶼？」

「可能是怕你們這方面和錢起在島外的人抽腿。」

就在這時，屋外有了聲音。

老人道：「孩子我要走了！後會有期……」匆匆忙忙地就自後門掠出，那知這工夫來人已自前門進入。

來人凝目一望，立刻大聲道：「林莽老賊，你這次能逃得了嗎？」說着就自後門追了出去。

小龍猛然一震，此老是林莽？不對，秦杏八成是看花了眼。林莽會傳我七招劍法，而且全是精英？

可是，秦杏是林莽的老妻，她怎麼會看錯？

況且，若剛才的老人不是林莽，他跑甚麼？

現在想起來，此老果然不像是外公錢大經。

假如那夜在他父母墓上傳他劍法的人是外公錢大經，這一個就不是。因爲那一個身子偏左，左臂不靈。

這一個最初也是身子左偏，左臂不靈的樣子。

只不過教他劍招時好像根本身子不偏，左臂也靈了，這顯然是佯作身子偏臂不靈而露出馬脚。

小龍心道：「他爲甚麼要成全我？」

他立刻也追了出去，但沒有追上二人。

這工夫本在小屋外的柳談也趕了來，道：「小龍，屋內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是不是？我怎麼聽到秦杏的聲音？」

小龍道：「不是她是誰。」

「剛才的老人不是你外公錢大經嗎？她找錢大經幹甚麼？」

小龍攤攤手道：「我也搞不清楚。」

「你怎麼會搞不清楚，連外公也不認識了？」

「十年前我才五六歲，對外公的印象不深，況且，你忘了外公和林莽的外貌相似了？」

「這……的確，可是你外公不是身子很偏嗎？」

「對，剛開始時他的身子是有點偏，當教我七招劍法時，也許是忘了作假了，身子不偏，左臂也靈活了，所以我認爲此人是林莽而非外公。」

柳談道：「小龍，這有可能嗎？」

「我也在懷疑，林莽怎麼傳我劍法精英？」

「你確定是林莽？」

「試問，秦杏會不認識林莽嗎？」

柳談猛搔頭皮，道：「奇事！」

小龍道：「我以爲林莽已改邪歸正了！」

柳談道：「或者，他知道你將來必是他的女婿！」

「所以就成全了我？」

「當然囉！第一，你必是他的女婿，女婿有半子之稱。其次，現在他是過街耗子，人人喊打，他貼緊你，白道的人就不便對他太過份。」

「小柳，如果大家要懲罰他，我也不能夠殉私！」

柳談道：「小龍，你外公傳了你五招，當然也是精粹的，如今林莽又傳了你七招，你的劍法應該十分了得了。」

小龍道：「十分了得談不上，把本門的劍法和這兩種當今武林最出名的劍法融合在一起的話……」

「對對，那才能無敵於天下。」

小龍搖搖頭，道：「千萬別那麼想，『無敵』二字永遠不會出現。就以錢起來說，每次遇上，我的功力都大有進境，本以爲能和他打成平手甚至勝他，那知他總是會高出一籌，今夜我用了外公的劍法，百招之後還是不成。」

柳談道：「的確，這賊子眞難纏。」他突然想起一事，道：「對了，這人一定不是你外公錢大經，因爲錢大經用刀，但此人却傳了你劍法。」

「這當然也不對勁，但我外公那夜在家父母的墓地中教我的五招不也是劍法而非刀法？」

「是啊，你外公是用刀名家呀！」

「刀劍的型狀雖異，但用刀使劍法或用劍却使刀法，並非不可互用。有人說劍不可像刀法一樣在脖子上挽花，(因刀爲單刃，劍爲雙刃，劍在脖子挽花被對方兵刃一碰就可能傷了自己的脖子。)事實上並非如此，如果一個使劍的人讓人家的兵刃接近到脖子數寸處，又何必碰自己的劍來傷他自己？人家用自己的兵刃傷他不是更方便些？」

小柳以爲這說法也對。

像他們這種高手，會用幾種兵刃，實在算不了甚麼。

* * *

小松、林琴和梅媚等本是與白倫等人一起，三女要分途自成一路去找小龍和柳談，她們却遇上了鍾華。

鍾華知道小松手底下不怎麼樣。

只不過却知道林琴比她高明多多。

至於梅媚如何，他就摸不清了，鍾華道：「小松妹子，久違了！伯母很想妳，何不跟我去找她？」

小松道：「我沒有母親！」

「小松妹子，何必如此，令堂背叛林莽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先別管別人的事，你說吧！咱們的過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

「小松妹子，咱們有過節嗎？」

「當然有，你和我娘串通來欺騙我，差點使我以爲我和你眞的有了那件事而自暴自棄。」

「小松妹子，那件事是伯母要我和她演戲的。」

「你也不是好東西，忘了把我弄到洞中的事了？」

「別提那件事了，自那次以後，我……我就變成一個沒有用的男人了，不知道爲什麼，也許是上天的懲罰。」

小松看看林琴，交換了一個眼色。

林琴道：「眞的不管用了？」

鍾華哭喪着臉道：「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小松道：「你活該！」

鍾華道：「可憐我們鍾家從此就絕了後。」

梅媚本來還不知道他們在談什麼，慢慢地聽出了門道，知道姓鍾的害過小松，八成小松和林琴不知用什麼方法使他變成「六點半」了。

清代中葉以後，鍾錶已傳入中國，所以「六點半」之詞已經有人用了。梅媚更是調皮的妞兒，其大膽程度不遜於林琴和小松，道：「姓鍾的，我有個偏方。」

「偏方？」鍾華搖搖頭道：「不成，偏方治不好這種病，當今之世，恐怕只有白大國手白倫能治。」

「有所謂偏方治大病！」梅媚道：「你找白倫，他不會爲你這壞小子治病，只有我這偏方能救你。」

「眞的？」

「當然，而且服下藥半個時辰內立刻見效。」

「如何見效？」

「立竿見影，你自己當然可以感覺出來。」

鍾華見她很誠懇，道：「眞謝謝姑娘，若能當場見效，鍾某立以五千兩銀子作爲酬謝。」

「那倒不必客氣，不過一旦有效，你的意思我又不便峻拒，好，你等一會，我去配藥。」

「到那裡去配？」

「到路邊去配呀！我們這祖傳秘方本來是傳媳不傳女的(傳女會帶到婆家去，傳媳反正是自家人)。」梅媚道：「我是跟我娘學的。太珍貴，所以配藥不能被別人看到，不管用一文不取。」

小松和林琴不知她的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

眼見梅媚走到路邊石後，大約半盞茶工夫走了回來。

「喏！這是兩粒『活龍丹』，立刻以唾液送下去。」

「『活龍丹』？」

「是啊！你那條龍本來快死了，此藥下去之後，又起死回生，活龍活現，能立刻恢復昔日之雄風。」

鍾華半信半疑。

這兩粒「活龍丹」只有綠豆那麼大，還有點軟。

「這藥眞有那麼靈？」

「吞下去一試不就知道了？難道你以爲那是毒藥？」

林琴道：「我們要逮住你，還不須用毒吧？」

鍾華道：「如果有效，立刻致謝。」立刻吞下去。

吞下以後，小松和林琴都望着梅媚。

梅媚一本正經雙手合什，中指兩邊曲下，唸唸有詞，其實這是一種加持咒。

鍾華望着她，莫名其妙。不過也有一些爲人治病的人是靠神明處方的，他以爲梅媚八成也是如此。

大約又是半盞茶工夫，梅媚雙手一分，喊了一聲「吽」！然後指着鍾華的下身道：「快看！」

果然，鍾華穿的是長衫，長衫內有物挺起，而且還在裡面大動而特動，小松和林琴不由大叫。

那有這樣惡形惡狀的男人？

鍾華却大爲驚喜。

這偏方太奇妙了，居然如此神速，而且比他以前還管用，再看他轉過身去伸手進入褲內一抓一揸，不由尖嘶一聲，丟出一條花花綠綠的線蛇。

原來是一條蛇在他褲內活動。

這就難怪，在外面看來一會衣衫挑起，一會在裡面大動了，而他那東西本身，還是老樣子，像一個乾癟的蛹。

二女不由既驚且樂，也服了梅媚。

鍾華驚魂甫定，臉色慘白地道：「妳……妳會邪法、妖術？妳爲我……配的是什麼藥？」

梅媚道：「那藥很溫和，大病嘛！不能治，只能消食化痰，生津去暑。那是我的脚丫子裡的汚穢，搓成藥丸，所以還有點軟呢。」

鍾華立刻嘔吐起來，二女掩口大笑。

她們所以能很快建立情感，主要是個性差不多，都擅長促狹捉弄人。

鍾華吐完，「嗆」的一聲亮出劍來，道：「妳是找死！」人劍合一，攻向梅媚。

梅媚這兩手比小松高明些，却略遜林琴。

此刻林琴和小松撤劍一擋，那知鍾華含忿出手，而且是用最少使用的致命絕招，「嗆嗆」聲中把二女震退。

他仍然攻向梅媚。

（未完・十八）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